

上帝瓶中的眼泪

——创伤的摧毁与基督的重建

黛安·郎贝格 (Diane Langberg) / 著
乔兰山以姐 / 译

New Growth Press, Greensboro, NC 27404
Copyright © 2015 by Diane Langber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as provided by USA copyright law.

All Scripture quotation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re taken from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 Copyright 1960, 1962, 1963, 1968, 1971, 1972, 1973, 1975, 1977, 1995 by The Lockman Foundation. Used by permission.

Scripture quotations marked (NIV) are taken from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Copyright © 1973, 1978, 1984, 2011 by Biblica, Inc.® Us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Scripture quotations marked (NLT) are taken from the Holy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2004, 2007 by Tyndale House Foundation. Used by permission of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Carol Stream, Illinois 60188. All rights reserved.

Scripture quotations marked (ESV) are taken from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copyright © 2000, 2001 by Crossway Bibles, a division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Us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Scripture quotations marked (KJV) are from the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Cover Design: Faceout Books, faceoutstudio.com
Interior Design and Typesetting: Lisa Parnell, lparnell.com

ISBN 978-1-942572-02-2 (Print)
ISBN 978-1-942572-03-9 (eBook)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Langberg, Diane.

Suffering and the heart of God : how trauma destroys
and Christ restores / Diane Langberg.

pages cm

ISBN 978-1-942572-02-2 (print) — ISBN 9781942572039 (ebook)

1. Suffering—Religious aspects—Christianity. 2. Traumatism. 3. Caring—Religious aspects—Christianity. 4. Helping behavior—Religious aspects—Christianity. I. Title.

BT732.7.L36 2015

248.8'6—dc23

2015015583

Printed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 2 3 4 5

Chines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Translated by Yida,
Copyright 2020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Atchison, KS 66002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黛安·郎贝格凭借这本诗意而有力、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著作，乘着多年的辅导经验，带领我们踏上一个不安的医治之旅，走进世上许多严重创伤幸存者的心灵世界。我们亦借此书进入自己破碎的心和神的心，这位奇妙而慈爱的神被降卑、钉死和弃绝，以便我们和整个被造界能从邪恶的权势下得医治和拯救。这本书是一门杰出的辅导与牧养大师班，课上有一位满有恩赐、经验和智慧的治疗师。”

——理查德·温特（Richard Winter）

医学博士，圣约神学院（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实践神学与辅导学教授

“通过这本书，郎贝格博士指出了我们这代人灵性健康的最大隐患之一：创伤与受损的心灵。尽管令人不安，但她不屈的呼声却点明了教会的下一个宣教禾场——那些生活在无声苦难中的人。这本书适合所有渴望帮助所爱之人、教会成员或客户的人，将神真理的话语作为医治的药膏，涂抹在创伤遗留的隐秘苦痛处。”

——罗伊·彼得森（Roy Peterson）

美国圣经协会主席

“作者四十多年的辅导经验在书中沉淀，彰显神的荣耀和爱。对于虐待与暴力受害者而言，黛安是一位杰出的老师和辅导者。她以基督的样式启迪辅导的新手和老手们，鼓励他们将在神的爱带给受苦的心灵。这本书实在是一本杰作。”

——吕西安·沙尔曼（Luciene Schalm）

巴西 REVER 事工主席；葡萄牙宣教师

“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邪恶真实存在。当基督福音的真光照耀，这世界的邪恶黑暗就退后。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活出了基督的品格，他忠心地领导废奴运动长达四十年，直到取得胜利。黛安·郎贝格也长达四十年之久地关注那些被邪恶伤害的人，为医治、公义和真理有力地发声。这本书充满了给教会的洞见、智慧、激励与挑战，激励教会去爱我们宝贵的主，活出他的心意，爱那些心灵破碎的人。”

——格雷格·普理查德（Greg Pritchard）博士，

欧洲领导力论坛主任；基督教领袖论坛主席

“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幸存者，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城区儿童；从被困于暴力婚姻的城郊妈妈，自残只为感受自己痛苦的中学生，到美国大教会的牧师——黛安·郎贝格见证了全球范围内创伤对人们的影响。苦难是真实的，它切实损害人的身体和灵魂。在《上帝瓶中的眼泪》中，黛安从未对苦难之痛轻描淡写，但她也从不绝望。透过定睛于基督的十字架，黛安带领我们走向盼望与医治。”

——弗兰克·詹姆斯（Frank A. James）博士

哲学博士；圣经神学院（Bib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主席

“这本书是一封有力的请柬，邀请我们进入受苦者的团契。对于弱势群体、受苦和被虐待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医治复原之书。郎贝格博士对受害者温柔关爱，对施虐者有力对质，对教会则发出挑战，因教会常常未能承担起避难所的职责。作为一名治疗师和教练，这本书是我见过的关于治疗师当持有怎样心肠的最佳著作。书中用相当的篇幅教导如何不被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所消耗，将读者指向基督这位医治之源。”

——**史蒂芬娜·约安娜·芮克林 (Stefana-Ioana Racorean)**

罗马里亚基督教心理学家协会，
黛安尼亚家庭治疗与系统实践研究所，家庭治疗师与教练

“从事儿童性虐待的起诉、调查与对质工作长达二十余年，我长期与黑暗的苦难面对面。作为基督徒，我曾花费许多时间，挣扎于如何将这般苦难与一位自称为“爱”的神调和。《上帝瓶中的眼泪》是一本奇妙的书，巧妙地帮助读者从一位慈爱之神的心去看待苦难，这位神知晓且理解苦难和它带来的痛苦。这本书给那些在苦难中质疑神在哪儿的受苦者带去了希望，是一本必读的佳作！”

——**波茨·屈伟强 (Boz Tchividjian)**

法学博士；GRACE 事工执行董事

“我敢说，在这个时代，你再也找不出一位比郎贝格博士更具影响力的基督徒心理学家。这可不夸张！尽管她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者、杰出的思想家和治疗师，但她的影响力更是来自于她的谦卑好学，愿意去学习和认识破碎的人、她自己和神。那些影响力广大的领袖们，常常花太多时间兜售自己。但这本书会让你耳目一新，你看到的不是郎贝格博士自己，而是神和他对受苦者的心意——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初衷。”

——**菲利普·门罗 (Philip G. Monroe)**

心理学博士；全球创伤康复研究所、圣经神学院辅导学研究生院，辅导与心理学教授

“神从不浪费任何一个伤口。他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启示自己，满有慈爱、真理、盼望和医治。这本书绝对是一个宝藏，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恩典和礼物。”

——**蒂姆·克林顿 (Tim Clinton)**

美国基督徒辅导员协会 (AACC) 主席

“这些动人的文字背后，是黛安·郎贝格长达几十载的辅导经验，她辅导过美国和全世界的创伤幸存者。这本书绝对不是对于人类受苦性质的粗浅默想，黛安在整本书中反复将读者指向耶稣基督——那位受苦的仆人，他是受害者和作恶者的唯一盼望。对于任何渴望被神使用去应对可怕的罪恶与黑暗的辅导者而言，耶稣也是唯一的盼望。”

——**迈克尔·埃姆雷特 (Michael R. Emlet)**

医学博士；基督教辅导与教育基金会 (CCEF) 同工与辅导员；

“除非你愿意真诚接受圣灵的带领，奉基督的名更深参与服侍“最小一位”的事工，否则不要阅读这本书。郎贝格博士对当今世界的创伤实际，作了有力而透彻的总结。她描绘了

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哀哭，以及基督在加略山上对那些受伤和困苦之人的看顾。她也呼吁我们与基督一同哀哭，与他一同凝望和看顾。她挑战我们——我们会去哀哭、凝视和看护，还是会呼呼大睡？”

——撒母耳·罗根（Samuel Logan）博士
普世改革宗协会国际联席董事

“作为一个经历过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卢旺达人，我经历了自己的创伤，也目睹了我的人民和辅导对象的创伤。对于黛安在这本书中教导的真理，我是第一见证人。在你理解邪恶、罪与苦难的心理机制之前，许多东西都会保持隐蔽和无解，但基督可以将受害者（victim）转化为得胜者（victor），将被情感创伤侵蚀的生命大大更新，使之成为复原生命的器皿和媒介。黛安，感谢你为这个艰难而时常隐蔽的话题发声。”

——巴拉卡·尤金（Baraka Paulette Uwingeneye）
卢旺达基督教辅导员协会主席；卢旺达国际正义使团护理主任

“黛安在这本书中金句频出，就像有的人频频引用名言。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她形容创伤是‘二十一世纪的宣教禾场’时，一瞬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所有努力都有了意义。灵光乍现的刹那，茅塞顿开。就这一句话，打开了我人生和职业的新大门。阅读时，请您自担风险，因为你将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

——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
非洲领导力机构主席；创伤治疗研究所联合创始人

“当有机会聆听或阅读黛安·郎贝格的著作，我一定欣然接受。在我人生的六十八年间，我听过的五篇最伟大的演讲，其中有两篇都出自黛安。她的写作深具启迪性。不论何人到来，她都能以坚强的心智面对，从不低估人生的可怖。透过与她一同梳理这些黑暗的故事，我却被启发更加充满盼望，因为黛安是与耶稣同行，有耶稣在的地方，就有盼望。在你面对这个充满罪恶和世俗烦忧的世界时，《上帝瓶中的眼泪》会将你的心更完全地转向神。拿起来读吧！”

——小埃弗里特·沃辛顿（Everett L. Worthington, Jr.）

“走进那些人生被人口拐卖的黑暗产业摧残得支离破碎的生命，意味着你要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并肩作战：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形势黑暗而可怖，仇敌似乎已经得胜。但郎贝格巧妙地提醒我们，我们只是这场战役中的随军牧者。这场战争属于神自己，胜利是必然的，因此，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珍妮·阿勒特（Jeanne L. Allert）
医学博士；撒玛利亚妇人事工创始人与执行董事

目录

引言

苦难，世界与神的心

- 第一章——创伤是侍奉的禾场
- 第二章——公义 vs. 共犯
- 第三章——罪与恶的心理机制
- 第四章——苦难的心理机制
- 第五章——耶稣苦难的团契
- 第六章——虐待的属灵后果

面向基督徒群体的事工

- 第七章——服侍受苦者
- 第八章——创伤与羞耻感
- 第九章——生活在创伤记忆中
- 第十章——生活在持续的创伤中
- 十一章——悲恸的多种面貌
- 十二章——教会与家庭中的领导、权力与欺骗
- 十三章——基督教组织中的性虐待

临床诊所中的事工

- 十四章——复合创伤
- 十五章——认识家庭暴力
- 十六章——认识性虐待
- 十七章——自恋主义和它孕育的系统

对辅导者的关爱

- 十八章——给辅导学生的十堂课
- 十九章——继发性创伤
- 二十章——垃圾城里的美

附录一：一个幸存者的信心告白

附录二：哀歌

引言

这本书源自四十年来对受苦者和心灵受创者的聆听。它曾是我的学校，让我受益匪浅的一门学科。人们带着各种苦难的背景向我求助——虐待、暴力、拐卖和残酷的折磨。这些事件深深地影响他们，而他们大多数都渴望能被重塑。聆听、理解、解读和勤奋地研究，这些都曾是我的工作，我想真正地伸出援手，而非使受伤的更添伤痛。

然而我逐渐意识到，并不只是他们向我求助，神也差遣他们来塑造我。经年累月地消化着人间的邪恶，我的怜悯之心愈加深重，对真理也更加放胆，这一切都精炼着我的生命与灵魂。那位救赎主一直在场，寻找并改变那些破碎的生命。他也一直在场，在我里面愈加陶造他自己的样式与心肠。

我希望书中的这些字句，能够坚固你对创伤与受苦者的顾念与服侍，书中许多内容原是我向世界各地为神作工的看护者所做的演讲。我希望你能了解曾经施加于人的一些最黑暗的恶行，以及这些恶行如何彻底摧毁了人们生命，以至于几句简单的大道理不会有什么果效。我希望你如我一样，在谦卑上成长，不再那么胸有成竹，不再那么肯定你有答案，你知道怎么解决；又或者自认为照顾破损的生命时，不需要什么装备和专业素养。我们需要谦卑，以进入那些挣扎的生命，如同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一般与他们肩并肩。我们也需要智慧，以知晓我们的能力与认知何时到达极限，何时需要召集其他更有知识和经验的人，以免践踏那些已经被人践踏的破碎之人。为此，本书分为几个部分：前两部分是为所有渴望学习如何服侍受创者的人而写，后两部分则是为提供更多专业护理的临床治疗师而写。更多资源可以在以下网站上找到：我的个人网站（<http://www.dianelangberg.com>），以及全球创伤康复研究所的网站（<http://globaltraumarecovery.org>）。

然而，即使这本书能增加你的知识，唤起你的谦卑，我最深的盼望却是他人的苦难能够打开你的眼目，使你看见那位受苦的仆人。他成为血肉之躯，向那些丧失和被践踏的人见证天上的父。随着你服侍别人，他也渴望教导你，使你更加认识他，明白他何其渴望更新你的心灵与生命，使你随处随在都散发基督的馨香。他承担了你人生中遇见的每一个毁坏，哪怕是你自己的也不例外。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都要在这些废墟之地寻求他。寻找他就被他寻见，你会发现，这位羔羊担当了你要遭遇的所有邪恶。在那些坐在你面前的被摧残的生命中，寻找他的面容，他会更新你成为他的样式，以便你辅导的那些受损的生命，也能从你破碎的面容中看见神的羔羊。

第一部分

苦难，世界与神的心

第一章

创伤是侍奉的禾场

这是一个麻木的世界。网络与媒体的海啸汹涌澎湃、铺天盖地，我们常常几乎听不到声音。然而现在，我想邀请你集中思绪和心力，随我一瞥这个我们的神所深爱的世界，这个他亲自承担其苦痛的世界。他要我们与他一同观看——走出麻木，聆听 *他的心和他的意念*。因此来吧，注意听、注意看，一瞥神对这个可怖而堕落的世界怀有怎样的心肠。

几年前，我在加纳参加一个妇女和儿童暴力的会议，参观了海岸角奴隶堡。曾经，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被迫穿过它的地牢，穿过它的大门，踏上永无归程的贩奴船。那里有五间专为男人准备的地牢，踏入其中一间黑漆漆的牢房，足以叫人感到一种毛骨悚然的幽闭恐惧。曾经，两百人被戴上镣铐，捆绑在这间地牢里，他们被禁闭在那里约三个月，然后被运往大洋彼岸。

我们站在其中一间囚禁男人的地牢里，在黑暗中聆听着地牢背后那可怖的故事，这时导游问：“你们知道这地牢上面是什么吗？”我们摇摇头。答案是教堂。这里有两百个被锁链捆绑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在尖叫，所有人都坐在污秽之中；而在他们的正上方，坐着上帝的敬拜者。他们唱诗、读经、祷告，我猜也曾为不幸的人奉献一点金钱。奴隶们可以听到教堂的崇拜，敬拜者们有时也会听见奴隶的声音（尽管会有人迫使他们安静，以免打扰教会）。听到这里我几乎窒息，邪恶、苦难、屈辱和不义排山倒海地向我压来，而视觉上的讽刺几乎振聋发聩。教堂里的人对于他们底下那可怖的虐待与苦难，竟然是如此麻木。

我们今日的世界也有地牢：海地和非洲象牙海岸的帐篷城；卢旺达、波斯尼亚和苏丹达尔富尔的种族大屠杀；世界各地的战争；我们自己城市里无休无止的系统性暴力。你是否知道，所有这些事件，都会制造出精神严重受创的人类？每四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是孩子，这个世界上有 2 亿儿童生活在街头。国际特赦组织声称，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曾遭遇殴打、强迫性行为或其他形式的虐待。三个中就有一个。下次当你穿过机场和城市街道，或坐在教会的椅子上时，想想这个数据。儿童性虐待、童婚、女性割礼，给无数女性造成身心重创。女孩因为去学校上学而被泼硫酸，女孩因为被强奸而被石头打死。刚果东部是世界强奸之都。联合国人权事务小组最近表示，在刚果东部爆发的那场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强奸，而其中 13% 的受害者是十岁以下的孩童。作为当代的奴隶制，性贩运是当今女孩和妇女面临的一股残酷而大规模的摧毁力量。但它并非远在天边，它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街道和城市里，在 *你的城市里*。地牢就在那儿，有时就在我们身旁。

从帐篷城到虐待，所有这些我们感到难以想象和承受的现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次又一次去承受的实际。它们导致的结果，便是严重受创的人类。*创伤指的是生活在被暴行的闪回记忆反复折磨当中，不论是目睹还是遭遇的暴行*。记忆会以可怕的噩梦形式侵袭受害者的睡眠，摧毁他们的人际关系或是工作学习的能力。记忆会撕扯他们的情感，粉碎

他们的信念，切断他们的盼望。你看，创伤之所以非同寻常，不是因为它鲜少发生，而是因为它吞噬并摧毁正常的人类生活。这个世界的地牢中，充满了遭受创伤的人。

如同在海岸角奴隶堡一样，对暴行的常见反应是试图将之从脑海中移除。那些受创者想要逃离暴行发生时的记忆，而我们这些听闻的人，也发现自己想要逃离。这一切太可怕，以至于我们想要忘却；太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无以言表。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使用“无法形容的暴行”这样的词语。然而要遗忘这无法形容的，却是白费力气，因为记忆持续存在，在脑海中尖叫，巨大的张力存在于这种撕扯中。这种需要遗忘又渴望诉说的拉扯，正是创伤的核心矛盾所在。这种张力不仅为个人和家庭所经历，机制与国家也是如此。不仅发生在受创者身上，也发生在那些创伤见证者当中。

我了解这种张力，因为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在性虐待、强奸和家庭暴力上有四十年的工作经验，除此之外还有战后创伤、种族大屠杀和人口拐卖。我曾凝视过世界各地因创伤而破碎和黯淡的眼睛。在我所服务的人身上，我见过这种撕扯，一方面极其害怕记起和谈论，一方面又无法遗忘。我曾见证过家庭、教会以及国家，矢口否认他们当中邪恶、虐待和创伤的存在。

我也深知，这种张力亦存在于见证者身上，因我自己就是一例。我们在电视或互联网上看到一场暴行之后，很快便会想办法将自己抽离出来。这样的故事威胁着我们的舒适感、地位或我们的体系。这样的故事肮脏而凌乱，深具破坏力。遭遇创伤的人常常需要长时间的关注和协助。我们自己家庭、机构和组织中的创伤故事被掩埋，而地理上的距离和轻轻点击一下按钮，使得我们也能掩埋一整个国家的创伤记忆。去问卢旺达吧。实际上，我们与加纳奴隶堡上面的教会人士没什么两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在沉默中逃离，以此选择成为共犯？轻飘飘地从一个事工换到另一个事工，试图做点什么(有时这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或是满足某种窥视欲)？指点江山，将受创者和受苦者通通打包为*他们*？你知道的，要是*他们*更负起责任来，作出更好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会受苦了。

在那座加纳教堂虔诚敬拜的外表下，是黑暗的奴隶制、压迫和暴政——这一切都在摧残与毁灭按神形象被造的人类。但我想，你知道基督教不当是被邪恶包围、在地牢上敬拜，跟随基督不当是成为一个剥削体系的共犯——这个体系给我们舒适的生活、叫我们收益颇丰，但却是建立在那些按神形象被造之人的脊背之上。它看起来不应该是在尖叫、无以言表的苦难、污秽与死亡之上，祷告、唱诗和奉献金钱。基督教不应该是称他人为“*他们*”——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不太像人，受苦也是应该的。我们的导游指着地牢上方的教堂说：“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狱。”但我必须要说，天堂不在上面，因为那不是天堂做的事。

天堂会做什么？天堂会离开天堂——离开它的安舒、歌声、洁净、丰盛和富足的金钱。天堂会往下走。如果那个教堂里的人真的在敬拜神，他们就会到地牢中去，到那些坐在黑暗污秽中的苦难者那里去。他们会下去，以便他们可以带出来。使徒行传 17：6 说：「他们……搅乱天下。」教会走到地牢中去，以便地牢能成为教会。神从天降下，以便将

我们高举。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以便我们能变得像他。他来到这个我们称为地球的满是粪便的地牢，与我们同坐，触摸我们、爱我们，呼召我们归向他。

他还进入了我们心灵的地牢，使之焕然一新。他没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对待，而是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以便我们能归属于他。神是隐于微小的大能，俯就拥抱那些远处的人。没有什么“他们”，只有我们。我们都曾是地牢中的奴隶，他将我们带出来，不是为了让我们高高在上，站在困苦人的头上，感谢主没有让我们与他们一样。他呼召我们作他的肢体，跟随我们的头，回到那个多灾多难的粪坑，以便其他奴隶不仅能获得自由，更能与我们一起去追寻更丰盛的生命。

当我们的神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场离开高处的下行之旅。他离开了荣美，进入了混乱；他离开了纯净，进入了污秽。他证明我们的神不仅说话，而且行动——首先是在人类的心灵地牢中，然后是透过这同一群人的生命进入这世界的地牢。耶稣在肉身中彰显了神的性情，他的教会也应当向世界作同样的见证。当神的百姓在地牢上敬拜，与地牢隔绝，不为所动，他们并非是在敬拜圣经中的神。圣经没有任何内容表明，成为沉默的共犯、保持中立、对人类的哭声装聋作哑是一种敬虔。经文的确说明，海岸角奴隶堡的地牢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首先存在于敬拜者的心中。

悲哀的是，基督的身体常常未能将创伤视为侍奉的禾场。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当今时代广泛的自然灾害（地震、飓风和海啸），将其中的受害者与人类暴行（内城暴力、战争、种族大屠杀、人口拐卖、强奸和儿童虐待）的受害者叠加，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认为，看一下受苦的人类，足以使人意识到，创伤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侍奉禾场。

上帝的子民有时躲在教堂里，敬拜、唱诗、奉献金钱，将我们的头伸出去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常常将那些受苦者的创伤怪罪于他们自己，未能认识到存在系统性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我们看不到，就像我们的主一样，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承受的是自己完全不配得的不义和创伤。我们没有到地牢中去，我们的眼目昏暗，看不到这般拒绝不过曝光了我们心中的地牢——我们的心不像神的心，神的心承载着世界的苦痛，他进到这个堕落世界的地牢中，以使万物更新。

你们中的许多人看到了地牢，也想要进入，我很高兴。你身具权力和影响力，进入街巷和妓院里，你不想躲在教堂中，这很好。但听好，不要被骗了。教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位格，是一个有身体的头。也如在物质界一样，不随头部运作的身体是有病的身体，你们许多人都见过。此外，地牢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心。没有人类就没有集体的贪婪；没有人类就没有强奸和虐待；没有人类的遮掩和欺骗，就不存在腐败的体系。

我们的首要呼召并非进入某个地方——不论是教堂还是地牢，而是进入一个位格——爱并顺服耶稣基督，不计代价。我们蒙召有一颗这样的心：不能容忍有地牢不被基督的光照耀。许多人以为，只要自己规避了这个世界的地牢，就能保持洁净。然而，这么做的人没有跟随主进入这个世界的粪坑。你们许多人的确起身前往——去吧，但要记住一点：地

牢首先在我们心中，正是人心的地牢造就了外面的地牢。不要自欺，以为其他人没有跟随主，而你做到了，与之同时却在你的灵魂中藏匿地牢，不论那是骄傲还是色情。

因着受苦受创者的数目，让我重申一下：*这个世界的创伤，是二十一世纪最主要的宣教禾场之一*。这是当今教会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我们的头离开了荣耀的高天，来到这个充满创伤的世界。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肉身，他切实地取了我们的血肉。他没有对这个世界或人心的暴行麻木并逃离，我们作为他的身体，能奉耶稣的名，同样离开我们的所在、我们的教堂，进到破碎人类的可怖创伤中去吗？倘若我们拒绝看见和进入，我们就是与作恶者同谋。假如我们对自己内心的抗拒视而不见，也同样是共犯之一。如果教会不能进入创伤的禾场，我就要问，她真的是道成肉身之神鲜活的身体吗？我祷告我们能跟随我们的头，愿我们内心的角落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光与生命，*以便我们能真的将他带入这个世界的创伤地牢中*。

第二章

公义 vs. 共犯

1994年，非洲大湖区的一个美丽小国发生了一场种族大屠杀。一百天内，约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他们被朋友、邻居、同学和教会会友，用砍刀、锄头和带钉子的木棒残忍杀害。全世界在电视上观看了这一事件，却什么也没有做。二十年后，卢旺达仍然在废墟中举步维艰。

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曾与成百上千的人共同处理邪恶及其创伤。我曾去过缅甸，也曾去过911现场，那时事件刚刚发生，地面仍然炽热。然而，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残酷、狂暴、范围和亲近的属性，仍然超越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我曾多次造访这个千丘之国，这个国家有一百万个孤儿，成千上万的寡妇，许多都曾被强暴，如今患有艾滋病，并抚育着因强暴而出生、同样患有艾滋病的孩子。

大屠杀发生时，这个国家被视为拥有90%的基督徒人口，然而教会却是屠杀的共犯。许多人逃到教堂寻求庇护，却在教堂中遭到屠杀。全国有多所教堂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为这一事件的纪念。这意味着你可以进到这些教堂里面，看着阳光透过破碎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看着讲台上的圣经，然后看到成千上万的尸骨，还如死去时一样地躺着——一座教堂里有2500副骸骨，第二座有4000，第三座有一万，等等。地狱不仅临到卢旺达，而且临到教会。一个女人对我说：“教会是大屠杀的根据地。”怎么会这样？上帝的圣所，如何沦为死亡之家？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怎会对邻舍举起屠刀？

在卢旺达拜访和培训期间，我对于发生在教会中的事深感震惊。至今我仍然因在那里的见闻挣扎。邪恶并非出自坏人之手，而是来自邻居、同学、教会会友和朋友。卢旺达人被灌输了对他人的仇恨——贬低的词汇，嘲讽，视他人为低人一等——如同马太亨利所言，有太多的“口舌谋杀”。¹我们有些人知道这么看待他人是什么意思——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些我们怀恨在心、怀有苦毒的人；那些其他种族或国籍的人；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政党；那些其他经济阶层的人；或是那些信仰别的宗教或隶属其他宗派的人。

人类不会在一日或一周之内，突然从与朋友共进晚餐到向他们举起屠刀。我们是一点一点到达那里的。我们盲目、麻木、毫不留心，直到恐怖显得正常、可以接受。我们从约翰在书信中所说的仇恨开始——字面意思即在心中向他人吐吐沫。开始时微小而隐蔽，但仍然是贬低、杀戮和不义的种子。首先，就像海岸角奴隶堡的教会成员，我们将他人视作“他们”。他们不够负责，他们没有正确开车，他们信了错误的神，他们具有扭曲的性向。然后，“他们”被冠以名号——在斯大林口中是“国家的敌人”，在希特勒口中是“肮脏的犹太人”，而卢旺达的胡图人则称图西人为“蟑螂”。如果他们伤害了你，不赞同你，或是

¹ 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马太福音注释》，1706，马太福音 5：22。

不认同你的行为，那么你就贴上像蟑螂一样的标签。我们都知道你会怎么处置蟑螂，不是吗？要人类学会认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和恶劣的不公不义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难。这是一个一点一点的诱惑过程，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将另一个按照神形象受造的人，视为一个恶心、有威胁性的受造物，应当除之而后快。

辨识自我中心和共犯

那么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与我们有何关系？我已与不公不义的垃圾堆共处了将近四十年，我听过关于压迫、奴役、残酷、可怖、监禁、暴力、欺骗、恶行与暴怒的故事。我曾在惊恐的脸庞、死灰般的眼睛以及颤抖的身体中，见到过这样的故事。然而在卢旺达，我所听闻的相当一部分——诚然不是全部——都出自所谓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之手。因此，我不是作为一名严重不公的受害者论及这一话题，不是作为一名神学家或哲学家探讨不公不义的哲学命题，甚至不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到场。我今日来，是作为一名见证人，我想从见证的立场告诉你一些我所知道的事，告诉你我的所见所闻，以及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所渴望看到的。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曾说：“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我将永远不在人类蒙受苦难和羞辱时保持沉默。我们总要挺身而出。中立（我还要加上沉默）总是使压迫者得益，而非受害者。沉默总是鼓励欺压者，而非被折磨的人。”² 因此，我也想要我们观看不义及其反面——公义。我们得知，公义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公义并非一个缥缈的观念，不是一个提议，不是只属于自由派的事业，也并非只是那些不怎么忙的人有闲暇从事的事业。公义是神的要求，神自己就是公义。

我们的神透过先知弥迦之口说：“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将你从不公正中带出来）”（弥迦书 6：1-4）。

有一些聆听且似乎受创的灵魂，在 6-7 节回应神的质问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接下去的答案如下：你想知道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这显然意味着神的确有所要求：“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8 节）。关于神有什么要求，他并非没有启示我们。要求一词包含寻找、搜寻之意，你知道神在寻找什么，他在搜寻什么？我们不需要猜测，不需要尝试多个选项，他已经对他的百姓说话，就是他从欺压和不公中拯救出来的。答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该如何到神面前，如何下拜？”这难道不是一个敬拜的问题吗？我该如何正确敬拜神？行公义。我——你所敬

²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诺贝尔领奖致辞，1986 年 12 月 10 日。

拜的神在搜寻公义。本质上，我是一个拯救之神，将你从欺压、奴役和不公之地拯救出来。如果你想要敬拜我，那么你必须像我一样行公义。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 3：18）。如果我们敬拜的神是公义的，恨恶不公不义，那么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也应当热爱并行出公义。我们要以行公义而闻名。这意味着，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会为那些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我们的公义要成为神拯救他百姓的血肉见证。这看起来是何样？我只能带你前往我到过的一些地方，请你与我一同见证。祈求神向我们揭示，我们在何处有违他的性情和样式，因此未能真正敬拜他。

在邀请你与我一同见证之前，我想首先请你思考两件事——当然还有更多，但它们是我们在追求公义路上的主要障碍。第一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工作年间，我多次被自己内在的自我中心深深击中。我发现，对于这个世界的邪恶、罪与苦难，我的天然倾向是不为所动，不会被驱动去追求公义，直到它开始侵害我的世界、我的安舒、我的人际关系。那些与我的世界无关的邪恶、罪与苦难，我会很努力地与之保持距离。它们令人不安、混乱且不方便。神却使用我的工作方方面面纠正我。

过去的几十年间，我曾与许多人一起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大概永远不会进入我的生活。我曾密切处理过许多事，诸如虐待、自杀、恐怖、折磨、创伤、人口拐卖、欺骗、权力滥用以及难以言表的不幸。这样的事都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它们属于其他人。它们被带到我面前，然而，我也被邀请进入它们。进入这样的事曾经扰乱我的思想、感受和睡眠，我不得不改变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询问我以为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间，我一直参与一个城市辅导事工，使得我必须近距离面对更加令人不安的实际。你知道吗？50%的婴儿是由 30 岁以下的未婚妈妈所生。想想有多少青少年的成长中没有父亲。除此之外还有：腐败的体系；儿童仅仅被当做一个数字对待——或者更糟糕，像动物一样；无家可归的母亲或孕妇；生来有毒瘾的婴儿饥饿至死；暴力的警察；丑恶的种族主义；一代传一代的不洁、贫穷和绝望。而这一切的发生地，离我舒适的家与教会不过 30 分钟的车程。

我们在哪儿？为什么我会忽视城里的同胞？为什么我从未想过，城市中那些与我一样认识并热爱同一位基督的人，他们无法为家人提供足够的食物，付不起房租？神的话告诉我，向最小的一个所做的便是做在主身上。我却如何能视这些人类同胞为 *最小的*？我是谁，竟然敢称别人为 *最小的*？难道这不是在使他人沦为 *他们* 吗？然而，当我服侍那些被世界视为“弱小卑微”的人时，我却很喜欢想起这节经文。可这节经文不也表明，我的失败、我在爱心与行公义上的欠缺，也是行在了基督身上？

在我的后院之外，还有世界。当我开始跨国旅行，回家时总是带着在世界各地听闻的苦难——巴西的性虐待体系，缅甸的残酷压迫，刚果普遍的强奸，或是卢旺达大屠杀。每次，我都盼着能早日“克服”这些可怕的见闻，回归正常生活。然而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回归正常”。我曾与世界各地可爱的基督徒一同工作，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什么资源，甚至没有圣经和图书。这些基督徒热爱自己的同胞，委身于他

们。他们渴望伸出援手。与之同时，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生产的图书远超过所需，又不断兴建更大的教堂。你是否认为，这就是公义当有的样子？只恐怕我们常常是在客西马尼园里沉睡，而非凝视我们的救主，只因苦难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不触及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世界没有影响。

神慢慢地消除我的自我中心，带领我一点一点领会他的视角和心意。麦叶思（F. W. H. Meyers）在他的诗作《圣保罗》中说得很好：“整个世界苦难的巨浪冲压着一颗心脏。”³ 这就是神的视角，这就是神的心。全世界的苦痛，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在那颗伟大的心间激荡。我对舒适的偏好，喜欢保护自己远离这世上的悲剧和丑恶，表明我没有一颗像神的心。他本居高天，在天上的圣所，却披戴了人类的血肉，在这肮脏扭曲的世界行走，以至于承受人类的不公不义时，任由他人的唾液从他脸上滑落。他呼召我们与他的视角认同，他在寻找和搜寻公义。而他的教会，真的满足了他的心声吗？

这种自我中心的另一个表现，是认为每个人都同我们一样。这是将他人视作“他们”的反向思维，是同一枚硬币的反面。当我与年轻的辅导者一起工作时，必须一再提醒他们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他们倾向于以自我为标准，“悲伤”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他们自己悲伤时的感受。当他们听到“我很久之前戒了瘾”，会以为是好多年前，而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常常是三天前。他们很容易假设痛苦比他人陈述的要少，抑郁比所说的更轻，而受助者拥有的选择比他们所知的要多得多。这些假设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们自己的挣扎程度，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精力和资源，以及他们自己的成功水平。

我们在面对不公正时常常这样做，这种想当然，与我们将他人视作“他们”时的假设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更努力一点，更负责一点，不那么懒惰，或是只需转换一下思维，他们就不会成为不公不义的受害者。结果到最后，我们要求孩子为性虐待承担道德责任，指责强奸的受害者，而被家暴的妻子也活该承受丈夫的暴力。我们的自我中心对我们说：“你经历这些事，是因为你_____。”填空可以是：不负责任；不够爱你的配偶；没有作出好的道德选择，等等等等。我们在贫困和失业问题上也持相同看法。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他们做了我们所做的，选择了我们所选的，或是表现良好，不公不义就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人生中。如果有人被践踏和欺压，大概是他们自己的错。似乎我们认为所有的不公正都是源于个人选择。我们非但没有扶起被欺压者，相反，我们抬起审判的脚在他们头上行走，对我们的不屑也几乎毫不掩饰。而与之同时，我们的神正在寻找、搜寻公义，透过先知以赛亚呼召我们行相同的事：“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译注：英文直译为‘谴责残酷的人’】”（以赛亚书 1：17）。残酷的人？这意味着存在不公不义的人，不论别人做什么，都会被他们践踏。

多年前，一位巴西的牧师在这一点上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刚同家人搬到一座小城，要在那里牧会。一次培训结束后，他来找我说：“黛安，我村里的所有男人都是酒

³ 麦叶思（F. W. H. Meyers），《圣保罗》（Saint Paul）。
archive.org/stream/saintpaul00myer/saintpaul00myer_djvu.txt

鬼，无一例外。我村里的所有男人都殴打他们的妻子，无一例外。我村里的所有男人都同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无一例外。黛安，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样帮助我的村民？”请注意，他口中的“所有男人”包括所有的警察、法官和村里的其他牧师。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照自己的描述行事的人。那村子里的每一个体系都是腐败的，不公不义已成为常态。在那里长大的人，从没见过什么不同，也没有人转而寻求公义。整个发展中世界充满了这样的村庄、城镇或国家，而我们自己的城内也充满了这样的体系。你可以行一切正确的事，仍然不得善果，通通事与愿违。我不确定我们的想当然是从哪里得出的，毕竟，我们所敬拜和跟随的神自己也做了一切正确的事，却最终蒙受恶劣的不义。

太多的时候，与其承担与混乱、不公和败坏的体系（有时甚至是我身处其中的体系）打交道的痛苦，我宁可选择一条安静而容易的路，得罪那位公义者本身。神说：“我在搜寻公义。”我却装聋作哑。我宁可得罪那位公义者，也不愿意让他人的苦难、他们每日挣扎于其中的不公不义改变我的日程、安舒和干净整洁的生活。

自我中心的结果便是，在世界上、街那头、教会里或邻舍间那些巨大的苦难和不公面前，我高枕无忧。我论断那些受欺压的人，视他们为有缺陷。言下之意自然是，他们苦难的经历实际上是公正的，因为倘若他们做了正确选择，就能被公正地对待。毕竟，难道不是你下了功夫、行事正确，就会公义临门吗？我的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与我所敬拜的神恰恰相悖——他总是行正确的事，却遭遇了凶残的不义。

其次，因着我渴望规避任何形式的受苦，我更喜欢选择能让事情保持原样的罪恶，以避免痛苦和不适。我不想看到世界的不公，哪怕是我的世界。我不想了解权力层面的腐败，其中的遮掩，被封口的受害人，以及被轻忽的穷人、寡妇、孤儿和寄居者。我不想因为自己是一位公义之神之门徒，而承担起我对他人负有的责任。

几年前，我站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的一块匾额前。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定义之后，是大屠杀中应受惩处的恶行。第五条是共谋（complicity），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折叠在一起”，意味着成为一个共犯，在恶行中是伙伴关系。对世界上的不公不义保持沉默，就是与那些施行暴力、邪恶和败坏的人同流合污。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应当成为真实的见证。诚然，这意味着放胆传讲一位道成肉身、拯救破碎人类的神。但它也意味着要传讲关于不公不义的真理，放胆揭露邪恶的真实面目。一个说真话的人会敲响令人不悦的警钟，会警戒、苏醒人们对于不公的冷漠和对于人类需要的自满。世界知道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发生了什么，却保持沉默。世界知道华沙的贫民窟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保持沉默。世界知道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却保持沉默。现在我们知道了海地人糟糕的处境，卢旺达人的需要，刚果人的困境，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病了，穷人被欺压，接受糟糕的教育并死在街头。我们知道我们城里的女孩正被拐卖，我们有些人知道的家庭和教会里存在虐待，然而我们却保持沉默、袖手旁观，我们去保护那个体系和机制，而非受害者。论到不公，沉默并非美德，而是双倍的恶行，因为它既包含对受害者的冷漠，又是与摧残者的共谋。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行公义。行公义的呼召是活出神样式的呼召，如果不行公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像耶稣。如果不像耶稣，我们对他的敬拜就是失败的。

聆听不公的见证

现在，我想请你与我一同见证我曾遇到过的一些不公不义。请听这些见证者描述他们遭遇的不义是怎样的。让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伟大的神心中涌流的世界苦难的洪流，究竟是何面貌。而这仅仅是我们的神所承担的苦痛与不义的极小部分。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在《黑夜三部曲》（The Night Trilogy）中，描述了他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日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它将我的人生变为一个漫长的黑夜——被咒诅了七次，上了七道封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浓烟，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们幼小的脸庞，他们的尸体在一片寂静的蓝天下，化为一圈圈的浓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永远吞噬了我信仰的火焰，永远不会忘记那永恒地剥夺了我生存欲望的夜的死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谋杀了我的神、我的灵魂、将我的梦想变为灰烬的时刻。我永远不当遗忘这一切，即使我被咒诅要与神同寿，也当永不遗忘。”⁴

那时他只有 15 岁，刚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接收中心比克瑙。世界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而世界之上有一位神说：行公义。你知道吗？我们的城市里就有来自德国、柬埔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幸存者。

这是一个十九世纪女人的声音：

“那是在一堂圣经课上……我为一些与当时教会信条相异的宗教观点辩护，这为我招来疯癫的指控……我的丈夫用一把斧头凿开窗户，进入我的房间。我被绑架了……两名医生给我把了脉，一句话都没问，就宣布我疯了。这就是我唯一被允许接受的医学检查，也是唯一被允许接受的审讯……我被迫离开家，离开我的六个孩子和 18 个月大的小宝贝……一进入收容所，一切的援助都鞭长莫及……我被关了三年，头四个月，我再也没有被允许下床走路……虽然最后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我还是被继续当成疯子。我的丈夫切断了我与朋友们的联络，拦截我的信件，把我拘禁在自己家里，并着手计划如何将我终身监禁。”⁵

这样的举动是由那些信主的人执行的，但实际上，那个丈夫不过是想换一个妻子，而这种不义给他提供了机会。就在我们敬拜的教会，女人仍然继续被手握大权的男性封口和虐待。她们真的能安全发声吗？

⁴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黑夜三部曲》（The Night Trilogy），纽约希尔与王氏出版公司（Hill & Wang）1972 年出版，第 43 页。

⁵ 盖勒（Jeffrey Geller），《收容所的女人们》（Women of the Asylum），纽约双日出版社（Doubleday）1994 年出版，第 58 页。

葛莉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她有一个混乱的童年和家族史，这样的背景在危机重重的穷人中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无须了解细节就可以推测她的过去。作为寄养儿童，她不时遭到虐待，被强奸不止一次。她在八个不同家庭中生活过，换过六所学校，大部分都充满暴力，没有什么资源。她从未读完高中。作为一个杂乱无章大家庭的成员，她经常被忽视，有时又被拉回去照顾别人。多年来，她住在收容所，染上了毒瘾，挣扎于戒毒计划，与许多男人保持断断续续的关系。她目睹自己的孩子被带走，放在其他家庭寄养，她设法遵守让孩子们返回的条件。她在多个救助机构讲述自己的故事，然而没有一个能真的起到实质性的帮助。社工们超负荷工作，最近的新闻报道，高层一直在挪用本应用于受助者的资金。葛莉曾经以性换取食物并因此坐牢，却又在监狱里两次以性换取早释。

葛莉很穷、被虐待、迷茫、困惑、抑郁，且不负责任。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却找不到出路。实际上，她发现要想象其他的生活方式都很困难，她的人生看起来就像她母亲的翻版。

我们的城市里充满了葛莉这样的女性。我们的神正在搜寻公义。

吉尔伯特·高特（Gilbert Gauthé）是美国第一个因多次猥亵儿童而被刑事起诉的天主教神父，起诉书指控他一共猥亵了 36 个孩子。他的辩护律师雷穆顿（Ray Mouton）四处搜集信息，发现路易斯安纳教区知道有另外七名恋童癖神父，却什么也没有做。这个故事长而复杂，但到最后，神父获释且不受任何监督。他服罪后，法院曾判决将他送往精神病院，但判决从未执行。他被允许长时间离开监狱，与母亲同住。他有一间私人监狱办公室，有青少年囚犯做他的助手。他将他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剃光他们的体毛，与他们发生关系。他被判刑二十年，却只坐了七年牢，然后就在一个家族老朋友的帮助下于 1995 年获释。

我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电话，讲述他们当中的性虐待。他们需要帮助，却希望没人知道。有教会青年领袖虐待儿童，教会却想要保护领袖；或是牧师虐待了教会里四到六个姊妹。“但是黛安，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教会也在持续增长。”然而，要行公义。

她只有十二岁，很孤独。她的父母是教会里的活跃成员。她被要求参加一个青少年团契，而二十六岁的新任牧师，对她特别关注。他经常带着她做事，她会同他一起处理杂事，给他做个伴。他会送她一些漂亮东西，带她去冰淇淋或午餐。他说她很漂亮，然后开始给她发短信和邮件。尽管怪异，她却感到自己很重要。有一天，他要她跟他一起去办个事，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强奸了她。他对她说，要是告诉别人，没有人会信她，因为教会里的家庭都对他爱戴有加。

显然，有些胁迫无须使用武力，即可对弱势的人产生效用。在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父母之前，他已经强奸了她大约三十次。父母起初不相信她的话，接着又质疑她是否做了什么导致强奸的发生。他们去找主任牧师，牧师告诉她，她引诱了年轻牧师，毁掉了一个属神的年轻人。她被迫签署一份认罪告白，祈求饶恕。牧师说，假如教会里的人发现了这事，教会就毁了，显然也会毁掉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牧师。

她十七岁就离开了家，那里的人们经常议论她是一个问题女孩，她的选择是多么糟糕。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美好的家庭和教会，出来的孩子会这样。他们听闻一些流言，但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毕竟，他是一个如此出色的年轻牧师。”然而，我，上主，喜爱公义。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以赛亚书 58：1-11）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诗篇 113：5-7）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以赛亚书 61：8）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 2：1）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 1：27）

在古苏格兰诗篇中，诗篇 82 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⁶

服侍公义的神

神的启示话语告诉我们，他自己是公义的。同一个词也呼召我们在世上见证神的形象。我们首先要爱神、敬拜他，其次要把这样的敬拜活出来，即在这个世上活出神的性情和样式。我们人生首要和最大的使命便是爱神，但这位我们所崇敬的神也爱人类。这意味着真敬拜也藉着我们与人类同胞的关系体现和印证出来。

如果我们爱神，敬畏他的圣名，那么他的爱、公义和谦卑，都能在我们里面看到。就像上帝的圣道既成文又成为肉身，教会也当在世界中成为神启示的器皿。不论神对世上城

⁶。《苏格兰诗篇 1650》（The Scottish Psalter 1650），http://www.cgmusic.org/workshop/smp_frame.htm。

邦的心意如何——对受害者、穷人、孤儿和寄居的、孤独的、弱勢的、被虐待的、谎言或腐败的受害者，教会的态度也当如何。同样的，不论神对狂妄自大的、欺骗人的、有权有势却用权伤人的具有何样的态度，教会也当持有同样态度。

我父亲是一名美国空军上校。他毕业于一所军校，上过飞行学院，接着飞往欧洲，奔赴二战战场。他带着从未展示过的奖牌回了家。我 13 岁时，这位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行员、杰出的运动员，被迫因病退休，无人能诊断出是什么病。接下去的三十二年间，他越来越衰弱，残疾加重，在养老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年月。

随着父亲疾病的加重，他的身体从协调自如的运动员身体，变成无法自己系鞋带和从椅子中起身的身体。最终，他再也无法站起来在走廊中行走。我从父亲的一生中学到许多功课，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第一，不能随着头部运转的身体，是一个有病的身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通晓很多事。他显然知道该如何系鞋带、如何走路，然而，他却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去执行他脑袋的认知。他的身体不会随他的脑部运转。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有一个头，我们的头呼召我们跟随他，当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是病了。

第二，未经检查、未经治疗的疾病——不论是因为否定还是缺乏治疗条件，最终都会感染、抑制和摧毁整个系统。它会变得越来越脱离自己原有的功用。起初，我父亲的身体仍然听脑袋指挥，偏差只有一点点，甚至可以隐藏。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功能逐渐且愈加明显地退化。最终，那个一米九三、运作自如的身体，变成了一具昔日自我的残骸。他的头再也不能指挥身体，最终，他的身体死亡。

我们追随一位公义的上帝，他说过，他喜爱公义。他站在这个星球上，宣称自己受膏是为困苦人带来好消息，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神的话自然是无暇无疵、无误的，他看到了将这样的话活出来、在身体中展现出来的必要。如今他仍然如此，他要我们跟随他的头，我们有哪些地方不像他，那些地方就存在未经检查、未经治疗的疾病。我们可以转脸不看那些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失败的脸庞——我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从不关注，不看新闻，快速下结论以舒缓自己的反应——但最终，我们欺骗自己无关紧要的微小偏差，会导致我们对神的声音充耳不闻，而神是我们的头。这样的景况，对于灵魂而言十分危险。

最后，让我们回想一下海岸角奴隶堡的地牢，以及坐落在上方的教堂。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想：假如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一群能下到地牢里，将奴隶释放出来，会怎么样？假如他们将奴隶带到阳光下，给他们食物果腹，给他们衣物蔽体，教育他们，放他们自由，会怎么样？他们必定要与上级抗衡，与那个时代的模式与体系、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世俗的文化常规相抗衡，甚至不得不与当时地上最强大的帝国抗衡。他们必定会在至少三大洲内引发轰动、招来烈怒。但当我们的神与世界交往时，他离开了高天，降到人间；他离开了荣美，进入混乱；他离开了清洁，进入污秽。他在文化与经济上都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更有甚者，他彰显了一位不仅说话而且在这个世界行动的上帝——首先是在人心，然后是透过同一群人的生命，在世界中做工。耶稣在肉身中彰显了神的性情，他的教会也当向世界作同样的见证。

当神的百姓在地牢上敬拜，与地牢隔绝，不为所动，他们并非是在敬拜圣经中的神。圣经没有任何内容表明，成为沉默的共犯、保持中立、对人类的哭声装聋作哑是一种敬虔。海岸角奴隶堡的地牢并非仅仅在地下，它们首先存在于敬拜者的心中。

地牢并非仅仅在外面，尽管它们存在于世界各地，存在于我们的社区里。但它们也在里面，在我们的心中。约翰告诉我们：“凡有世上财物（金钱，影响力，名声，专业技能，权力）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一书 3：17）先前，我们提到约翰论及心中的恨意，字面意思是“在你心中朝某人吐唾沫”。神在意我们心中的地牢——我们的偏心、歧视、偏见、刻薄的论断、选择装聋作哑、自保，一如他在乎我们忽视的“外面的”地牢——在我们城市、社区、教会和家庭里的地牢。若非神首先将光明与生命带入我们心中的地牢，我们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践行神的公义。我们还能如何将神的生命带给受欺压的人？救助计划，教育，净水，医药，食品，工作，辅导——对于绝望的人而言，这一切都十分重要。神呼召我们去行这些事，但我们也蒙召要以正确的心去做，我们的心不当再是地牢，而当被更新为神的圣所，这位神爱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

因此，我的基督徒同胞们，我祷告我们能首先将自己看作“他们”。我们是天国的仇敌；我们是配得驱逐的肮脏的寄居者；我们是不洁的族类；我们是“他们”，是那低一等的，我们也曾敬拜别神。我们是未得洁净、被拘禁的；我们是无依无靠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与敬拜的至高神谦卑同行。随着我们愈加看到他，我们也会看到他给门徒洗脚，爱寄居的，举起堕落的，触摸不洁的，欢迎那些与他完全不像的人进入天国。他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奴役人去服侍他、高举他或保障他的享乐。他是海岸角奴隶堡的对立面，当我们以他为镜，定睛那位成为我们一员的主的荣耀，我们就会被更新为主的形象和样式。

我是上主，我喜爱公义。

神向你所求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第三章

罪与恶的心理机制

基督教辅导界甚少论及邪恶的问题，这着实令人震惊。心理学界显然也缺乏针对邪恶的探讨，除了少数例外，例如莫厄尔（O. Hobart Mower）、匹克（Scott Peck）、门宁格（Karl Menninger）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基督徒圈子里，我们更多会讨论个人的罪，而非邪恶的问题，论到向弱势群体施暴的系统性罪恶就更少了。然而，邪恶贯穿着所有的创伤、暴力和虐待，并且，邪恶总会以某种类型的苦难为后果。思考这些主题时，必须遵循一些指导原则。我们处理的对象是危险的，倘若我们不遵守原则，便会造成更多损害，而非带来启迪。

研究对我产生的影响之一，便是日渐加深的谦卑感。我们所处理的议题，对我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个奥秘。我们将穿越神自己的心思意念，本质上是要以针尖的含量去承载一整个大海。不仅面对彼此需要谦卑，作为在神面前的受造物亦是如此。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具有极大的多样性，需要彼此聆听和学习。

其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试图看到那不可见之事。我们蒙召即是为此，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 4：18）。我们将尽力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工具——他的成文圣言、成为肉身的道、圣灵的同在，以及过去和现今圣徒的思想著作。我们仍将十分受限，但不论如何，我们要尝试揭开事物的外表，看见事物的本质；且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透过昏暗的镜片观看，这意味着我们必然会误读和错判。

最后，我们这些处理这些事的人，必定会受到它们的影响。我们不是接诊病人的健康医生，我们是生病的医生，努力理解威胁我们自身灵魂与心灵的严重疾病，理解其本质和影响。不论这疾病如何影响我们的病人，它都已经或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不仅如此，接触他人生命中的这种疾病，也会使我们的病加重。我们并非客观地接触我们的对象，头脑冷静而不受侵蚀。我们的接触会导致我们被自己的研究对象困扰和浸染。因此需要留心。

我们从事辅导的人，每天都与罪与恶打交道。我们是毁坏的第一见证者，这些毁坏要么是人自己的罪，要么是他人的罪造成。我们的世界与求助者生命中的风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去传讲关于这些主题的真理。我祷告我们能有勇气去传讲，有智慧讲好，也有恩典记住我们所讲的一切都包含自己在内。钱伯斯（Oswald Chambers）曾说：“小心，要奋力抓住上帝的视角。”¹ 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章的内容，我将努力达成这一目标，同时完全承认我只是一个有限而有罪的受造物，尽管蒙受了圣道和圣灵的恩典。

¹ 钱伯斯（Oswald Chambers），《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新泽西州西木城巴伯出版社（Barbour Books）1963年出版，298页。

为什么这个主题对我们很重要？

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提到，心理学和辅导学领域的许多基督徒都鲜少谈论罪与恶的问题。我们谈论精神异常、功能紊乱、虐待和异常行为，这些确实是现实问题，需要加以讨论。这些词是对我们所见事物的描述，这种描述是有助益的，特别是在辅导当中。我不建议完全摒弃这些词汇。然而，心理学和辅导学的词汇指向的是可见领域——症状、行为、言语以及背后的思想。你我都知道，还存在一个不可见的领域，它强大而有影响力，要求我们关注。罪与恶的问题，对于跟心理学和辅导学词汇所形容的问题打交道的基督徒而言，具有根基性的重要性。为什么？容我向你罗列一些此处讨论的基础要点。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便得知，创造主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不论这一表述是何含义（这主题本身就得写一本书），我们都知道它是件好事，意味着美好和固有的尊荣。尽管我们知道，这些神形象的承载者业已堕落，但圣经仍然称我们为按神的形象被造。在某种意义上，神的形象仍旧存在于我们里面。你是否去过博物馆，看到考古挖掘的瓷器残片？残片或许微小、参差不齐，但你可以清楚看到它所代表的整体何其精美。你和我就像这种残片，破损十分巨大，但我们过去的荣耀仍然在遗迹中可见一斑。我们被造要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事实使得罪与恶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摧毁那荣耀的正是罪与恶——能毁灭神原初创造的事物，值得我们严肃的关注。

其次，尽管心理学家和其他人提供了对于疾病的描述，甚至对其次级形态提供了一定的疗法，但他们无法提供灵魂的良药。对于自恋型人格、边界人格和反社会人格等人格障碍的描述，尽管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帮助（或反对）的对象，但普遍的共识是，这样的障碍极难改变，而描述性内容不过是谈论我们所见对象的一种方式，病因并不被人理解。不仅如此，任何从事临床工作有一段时期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诊断工具远非详尽，你可能会遇到许多不吻合任何典型临床分类的病症。例如，我们知道反社会人格这一类别，不过是描述一组观察到的症状，是对所见事物的描述。心理学著作绝大部分都没有处理不可见的领域，如果你所处理的症状是根植于看不见的根源，那么仅仅治疗可见的、可形容的部分，你认为会有效吗？这就好像一个人砒霜中毒，不去将砒霜排出来，却只去消除砒霜中毒的症状。

朋友们，我们的现状如何？这个问题在我的研究中经常出现。我们这些认识创造主的人，知道他对我们说话、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现状怎样呢？我想给你两个答案，因为我相信，对于基督徒辅导群体而言，它们都是重要的观察。首先，我们分裂了。论到邪恶，分裂正是那恶者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们似乎在我所称为的“强迫性选择”中争论不休。治疗应当归属于辅导中心还是地方教会？我们在处理症状还是罪？你追随心理学还是神学？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个谬误。难道神的作为，不能既存在于辅导中心又存在于地方教会吗？难道它们不应当彼此协作吗？难道我们不是既处理症状又处理罪吗？世界的堕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戴着诸多面具。在物质界，症状和罪可以分离发生，亦可同时存在，为什么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意志领域不能如此呢？

你不能将电线缠在树苗上，把树苗弯曲并绑在地上的短桩上，然后指望它长得又高又直。同样的，你也不能将一个三岁女孩放在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下，被性虐待十五年，然后指望她长得又高又直。树苗和女孩都被扭曲了。被那样绑着生长的树，都会长成同样的样子吗？不，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例如阳光雨露。所有那样长大的女孩，都会长成同样的样子吗？不，同样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例如能否接触到真理和他人的援助。并且跟树苗不一样的是，在女孩的例子中，她们自己的属罪倾向也会塑造自己。你不能将事物扭曲捆绑，朝着相悖的方向训练它，却不出现病症。与之同时，只因为一些人被扭曲捆绑成一个病态的模式，并不能因此假设这就是问题的唯一源头。诚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人生被自己的罪性影响和塑造的可能性要更大。

我们的分裂削弱了我们，使得我们视彼此为仇人而非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彼此争论，还经常如此分裂，以至于只跟那些与我们言论相近的人交流。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用属灵的“行话”交流。我们的确需要这样做，但恐怕我们常常也只跟那些赞同我们的基督徒交流，他们跟我们一样，使用同样的词汇。我们真的认为自己的视角是如此完整而完全，以至于跟那些持不同视角的人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吗？我曾目睹基督教机构和教会缓慢地衰落，由内及外逐渐腐蚀，因为它们未能与其他信徒“交叉授粉”。教会主张不受质疑，没有了挣扎，狂妄自大是必然的结果。罪与恶是一个艰深的主题，其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便是我们都深受其困。我们需要与彼此交流，需要被挑战、被质疑和有人代祷。

我们同样也需要与非基督教世界交流，聆听他们的声音。通过阅读那些不与我持相同信仰的人的著作，我受益匪浅。有时，我因不赞同他们而有所学习，有时则因他们的见解和描述相当深刻而受教良多。加尔文说：

“所以，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光在异教作家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就要知道，人心虽已堕落，不如最初之完全无缺，但仍然禀赋着上帝所赐优异的天才。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圣灵是真理唯一的源泉，那么，不论真理在何处表现，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藐视它，除非我们敢于侮辱上帝之灵；因为轻视对圣灵的恩赐，就是藐视与责怪圣灵本身……圣经上所称为‘属血气的人’既在研究世间的事物上表现了这么多的天才，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人性最优之点被剥夺以后，主还给它留下许多美好的品性。”²

其次，我们还做了第二件事：不假思索地应和世俗心理学或咨询领域。让我举个例子。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人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低自尊”导致的。这就是暴力、学生不良行为和婚姻问题的答案。我们只需提升一个人的自尊，他们就会没事。基督教界一直兢兢业业地听从和消化着这些理论，如果你翻阅流行的基督教书籍便会发现，许多都点缀着或建立于这样的教导。这个理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它不是真的。

随着研究的进展，低自尊导致暴力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证据支持。实际上，暴力往往跟高自尊关联甚密，施暴者通常是那些自我评价很高的人。当人们强烈的自信受到了他人的威胁或扰乱，便会发生暴力。这一点已经在各种暴力现象中得到证实，从游乐场霸凌到国家暴政，从家庭暴力到种族屠杀，从战争到谋杀和强奸。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

²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5，约翰诺克斯出版社（John Knox Press）2001年出版，第38页。

在《邪恶：人类暴力与残忍内幕》（Evil: 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一书中对此有充分论述。假如上帝的仇敌撒旦，本身就是本质邪恶，因着自己的骄傲而堕落，那么基督教群体为何看不透流行思潮中的问题呢？难道我们在沉睡吗？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吗？为什么我们会盲目地听从那些不认识、不相信创造主的人呢？

现在，我们在此也需谨慎。我并非建议我们当回归教会里经常出现的那种扭曲的自我评价。圣经没有呼召我们高自尊或低自尊，而是呼召我们对自己具有正确和真实的认知。按照真理，我们称善为善，称恶为恶。高举一个满布罪恶的自我等于自欺，而不珍惜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灵魂，则是侮辱上帝。

在神眼中，人类的灵魂非常宝贵。作为牧者和辅导者，我们是在与这些灵魂打交道，神要求我们为之负责，关爱、守望，因为有一天要向他交账。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仇敌十分狡猾，死伤惨重。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学习，需要按照神的话衡量我们所学，我们也当然需要彼此。

罪与恶

让我们更具体地察看罪与恶的主题。神的话说：“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8）。你和我以及我们所服侍的人，有一个以毁灭灵魂为己任的仇敌。我们面临着这个仇敌所造成的伤痕、倾覆、残忍和奴役。尽管我们可能比其他人更多目睹仇敌的工作，但诚实地说，罪与恶的黑暗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无法穷尽它的深度，或是将隐藏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神的意念，他仍然允许这个仇敌追捕我们。然而，假如我们要保持警惕，就要明智面对仇敌的力量与权势。关于这个仇敌，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1. 他是罪的始作俑者，是罪恶之父。他曾是一个力量与美丽尽都超群的天使，拥有极大的特权，得以在神的面前服侍。然而在那荣耀的高处，他试图取代那位唯一配得敬拜者的位置。他率领许多天使堕落，并且进而试图席卷人类一同沉沦。
2. 他是谎言之父，是欺骗者，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信可靠。他曾见过神的面，知晓神的品格，要我们相信神并非良善，不值得我们敬拜。他要取代至高全能者，想要我们跟随他。他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工具和谎言。他也会利用神自己的话。注意，这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因为他攻击基督时也是用的这个武器。
3. 他的力量源自无法调和的恶意，他的残忍没有穷尽，他的追求不会罢休。他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堕落到在邪恶上无所不用其极，也会利用一切良善达成自己的目的。别忘了，圣经形容他是光明的天使，光是神的特质，他将自己装扮得尽可能与神一样，以便欺骗我们，迷惑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在跟随神，实际上却是在跟随魔鬼自己。

你信这些吗？我们是知道还是 *相信*？我们服侍他人时，是否牢记这些真理？在我们服侍的人和自己的生命中，我们是否察觉到仇敌的存在？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事，结果当如何？

1. 我们应当怀着恐惧战兢对待世上的生命，尤其是作为辅导者。当狙击手在街上横行时，你认为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对于出门怎么看？恐惧？警惕？宁可躲在某个角落？有一个比华盛顿狙击手和 911 恐怖分子更加恐怖的正在这里，假如我们认为自己的技能、干预、书本知识和机智，足以与这个吼叫游行的仇敌相抗衡，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这就好比在世贸中心旁边的消防车里躲避灾难。我们唯一的平安在我们的避难所、磐石和山寨里面。在这个世界生活，从事这样的工作，却不追求更深领悟以基督为避难所的真理，堪称愚昧。如果辅导工作未能驱使我们向我们的避难所屈膝，那么我们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傻瓜。基督徒辅导群体因着对罪与恶及其影响的认知，应当以恒切地祈祷为特征。
2. 我们必须谦卑悔改。如果见过神面的天使都能反叛神，那么我们该何其为自己恐惧战兢？我们这些软弱的、凭信心不凭眼见行走的人，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神的面、从未见过他创造世界的人，我们这些比仇敌要有限得多的人类，应当对自己叛逆和自欺的潜能或多或少有所认知。我们需要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地承认自己对圣道、圣灵和基督身体的需要，以保护自己免于像仇敌一般堕落。我们应当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人逃向救生艇一样，奔向我们的主。
3. 如果我们明白上述真理，就会知道，我们永远解不开谎言之父的谜语。当我听到辅导领域的从业人员，无休无止地讲论魔鬼和灵界，详细地描述和罗列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弄明白的魔鬼的作为，甚至给邪灵命名——我总是感到悲伤。我们以为自己是谁，能弄清楚魔鬼？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谎言。你有没有服侍过一个顽固的瘾君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上瘾的人善于自欺欺人，撒谎的时间久了，很难停止。撒谎已经成了他们的本性。如果一个对毒品、性或食物上瘾的人，都能充满谎言到一个程度，你不能信他们说的任何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谎言之父透露给我们他正在做什么时，是可信的？认为我们可以判断魔鬼在做什么，这正是我们所消化了的一个骗局。当一个魔术师在我眼前耍纸牌戏法时，我都没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试图判断魔鬼在一个人生命中工作的细节，等同于进入一个无休止的迷宫。当仇敌抵挡他们的工作时，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的？“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马太福音 17：21）。这些活动是直接指向神的，我们愈加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看到仇敌的作为，就愈是需要寻求神。

论到邪恶与心理学，必然要涉及邪灵附身的问题。人们经常问我：“你怎么看？真有这回事吗？你有没有遇到过？”

首先，是的，我相信它的确存在。圣经中我们的主遇到过，他一再地透过赶鬼来彰显自己的权柄。他遇到过里面不止一个鬼的人，他对那些受苦者显示出极大的怜悯。有些人认为，鬼附是不会再发生了，但这样的结论我找不到圣经依据。

其次，这也是一个许多人翻车的领域。他们陷进去，再也没出来。他们讲论魔鬼，比宣讲救主还要多得多。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理解谎言之父上面，这个目标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值得称赞。他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一个事实的认知：罪在我们所有人里面运行。因此，他们把很多人的罪归咎于邪灵而非面前的当事人，以至于把人留在罪中，也不呼召人悔改。你觉得，这是谁的骗局？

第三，是的，我曾经见过。我曾辅导过巫术和撒旦崇拜的活跃参与者，然而，我认为真正的鬼附，比一些基督教流行书籍要我们相信的要少见的多，至少在这个国家如此。我最近在巴西的一个会议上讲了虐待的主题，从当地的宣教士和牧师那里得知，黑魔法、通灵和撒旦崇拜，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结出了丑陋而真实的果子。当我对一个人得出结论，有邪灵在他的生命中工作时，这种情形鲜少出现，也要在大量的祷告（私祷以及集体祷告）之后才得出结论。如果你遇到了，就当做流沙对待，立刻向神祷告。它具有欺骗你、使你脱轨的大能，让你误以为自己是在做神的工作。

罪

我们来思考一下罪的主题。首先要留意，罪与恶是无缝衔接的。但我们经常不这么处理，我们谈论恶的方式，常常好像邪恶在外面、不正常、极端、异质。我们将邪恶与撒旦、恐怖分子、施虐狂连在一起，而非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神的视角，神说，恶并非借宿于外面的“他们”里面，而是居住于我们内心。神说我们已经遇到了仇敌，那就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他”（尽管撒旦是我们和神的仇敌），也不仅仅是“他们”（尽管他们有时会像敌人般行事），我们自己也是与神为敌，我们服侍的对象也是与神为敌的人，无一例外。即使是一个遭受不公的苦难人生，也不在这真理之外。严重的残疾，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全人类都与神为敌，不论是否被他人所伤，是否残疾或身处其他苦难。

其次，恶不仅仅是我们 *所行*，而是我们 *所是*。罪不仅仅是犯错而已，而是人错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动机错了。圣经说，人心的每一个意图尽都是恶（创世记 6: 5），一点美好的余地都没有，不是吗？耶稣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他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百姓的心离他甚远，这除了是恶，还能是什么？他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中说，只有从我们里面 *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他列出了一串恶的清单，然后说，这一切都是从人心里面发出的。

让我为你列举一些罪的特征，源自伯劳斯（Jeremiah Burroughs）所著《恶之邪恶》（The Evil of Evils）一书。他说，恶或罪是神的反面。它与神的本性相对，抵挡神、得罪神。恶是如此与神的本性相反，以至于倘若神的里面有一丝一毫的恶，他就不再为神。恶抵挡神，与神行事相悖，藐视神。神是生命，恶就是死亡。罪得罪神，超过其他任何事，它直接攻击神的本质。

其次，罪或恶是人类福祉的反面。它损坏了我们里面神的形象，玷污我们、使我们僵硬、孤立我们、欺骗我们、使我们死亡、使我们畸形。罪是神形象的反面，而神的形象正

是我里面神的生命。罪是神忿怒与憎恨的对象，它玷污我们所做的一切，玷污我们的全人。

第三，罪是有毒的。它会传染、扩散，它能轻而易举地改变我们、欺骗我们，我们很容易染上恶习，称恶为善。它具有传染性，牧者和辅导者处理的是所有传染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它不仅仅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且我们里面就有，可以很快被点燃，即使在我们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也能围攻我们。

因此，罪的确存在，在我们外面如此，在我们里面亦然。它存在于我们的家庭、教会、文化、媒体和学校当中，它也存在于我们里面，可以玷污我们所到之处。它是微妙的、具有欺骗性，常常在我们眼中看为美善。它具有传染性，在神眼中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令我惊讶的是，基督徒群体讲罪并不多，或者谈及的时候总是天真而肤浅。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在他的《不当如此》（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一书中声称，他在试图“找回一种过去几十年间丢失和改变的旧意识。对罪的感知曾是我们的影子，基督徒恨恶罪、恐惧罪、逃离罪、为罪忧伤……但这影子如今已然黯淡。”³

我思想过很长时间，如何讲清楚对罪的否定和天真，因此冒着冒犯你的风险，我想打个比方帮助我们领会。让我们想象罪是人类灵魂的下水道或粪坑，这个意象立刻就让人反感，我们本能地弹回，这可不是适合在礼貌场合谈论的话题。坦白说，要是有人不被它排斥，反而被吸引，这个人肯定不太正常。

现在请记住，这并非一个外在问题的下水道，而是我们在自己里面不断创造的。我们正在用它污染我们的世界、家庭和自己。不论怎么清洁，都不能消除，这是一个持续到我们死亡的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要与人打交道，是被神呼召去打扫公共厕所的人。我们蒙神呼召去处理他人生命中的下水道和粪坑，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而且还有其他人经年累月、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倾倒给他们的。我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也带着自己的下水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我那西弗吉尼亚的曾祖母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足够长，什么都能习惯，上吊也不例外。”显然，要是你习惯了吊着，你就死了。打扫公厕也是如此，我们习惯了自己和他人的粪坑，使用等量的清洁剂、空气清新剂和强力清洁刷，却忘了源头是内在的，污秽源源不断。我们习惯了那里的气味，眼睛变得无神，我们不再能清晰视物。我们会找借口：要不是那些人出现，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用的刷子不对，空气清新剂该换了。

现在请注意，现实中的下水道问题，你的确需要刷子、清洁剂和空气清新剂。多年前，一个年轻人从街上走进我的办公室，在等候室里排便，弄得到处都是。我们用了清洁剂、刷子和空气清新剂。这些不是糟糕、错误或无用的东西，它们的确有用甚至必要。但它们不能阻止污秽的排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并非被迫二选一，两个方面

³ 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不当如此》（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大急流城艾德蒙出版社（Eerdmans）1995年出版，ix。

都很必要。我们既需要找到污秽的源头加以处理，也需要清理污秽，并帮助前来求助的人学会清理。

这导致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我们中间谁能阻断人类灵魂的排污？我们自己的还有他人的？常常，我都无法预测自己的下一次排污是什么时候。我是多层、复杂、隐蔽而自欺的，更糟糕的是，我对问题的感知也不充分，尤其是在自己的人生中。我的批评被视为“有帮助的洞见”，我的自大被当做“智慧”，我的不耐烦被称作“忍耐”，我的严厉要求不过是一种“需要”。更糟的是，我们喜欢自己的一些污秽。它们使我们感到安慰，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家人如此，教会如此，宗派如此，我们的文化如此……它是别人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无能为力，因此它是正当的。我们忘了，它是下水道里的污水。

如今请注意，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视角看待罪，就会像对下水道过敏一样吓一大跳。我们会逃走，或是像一个被火灼伤的孩子逃离火焰一样。我们看到自己有多迟钝吗？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多么自欺？我们的眼目是多么昏暗？我们的属灵感知是多么沉睡？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扭曲我们品格的东西，神原初设计我们的品格要承载神的形象。罪玷污我们的思想、情感、言词和行为，它扭曲美好的事物，使我们拿好的东西去行恶。它贯穿着世界各地的暴行与残酷，例如疾病、虐待、饥饿、屠杀和死亡。

作为服侍人的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些事？你和我在人生中要日复一日地与罪恶接触，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可见还是不可见。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人生的实际。你不能靠寻找一个“基督教”堡垒来躲避，因为只要你在那儿，那里就再也不会是平安的避难所。又或如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答案，当他被问及世界到底哪里出了错，他回答说：“我。”作为辅导者，尤其要服侍人们的伤处与痛处。我们非常密切地与罪恶打交道，不可能不被影响。假如我所说的罪与恶的本质成立，那么，我们一定对它存在的许多形态迟钝无知。

结论

从我们所思考的内容，我想给出以下结论：

1. 尽管我们必须研究、学习、理解罪与恶的问题，并与之摔跤，但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圣经说，我们看不透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心善于自欺。我们也当然永远无法完全测透：仇敌和他的诡计，我们面前的人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神。神尽管永远良善、慈爱、智慧、公义、慈悲，却允许这一切存在。我们的标记当是谦卑而非固执。
2. 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魂的敌人是多么狡诈，就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逃向基督，穿戴他的军装，靠他的力量站立，并学习如何祷告。我们会逐渐变得与我们紧紧追求和抓住的事物相似，就像那些牢牢抓住我们的事物也会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不断地追逐魔鬼，想要弄清楚他的方法，迷失在努力理解那本质为虚谎的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而不是基督。

3. 不论在哪里找到罪恶，我们都要恨恶，包括他人、世俗与基督教机构、服侍对象和我们自己。我们要恐惧、害怕、挣扎而逃离。我们必须是那种宁可失去一切，也不要靠犯罪获利的人。我们必须有勇气处理他人的罪恶，必须恨恶罪超过喜爱认可、称赞和归属感。
4. 不论我们在哪里找到罪恶，都不能对罪的本性天真。我们不能仅仅视之为糟糕的行为和言语。我们必须明白，当一个人被严重地伤害和得罪，就有其他人往他们的生命中倾倒污水。如果你要怀着怜悯的心服侍这样的人，就必须首先认识到他们是如何被污染的，在你思考他们如何制造自己的污水之前，必须先帮助他们清理他人的污水。耶稣回应通奸的妇人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针对那些控告者的污秽，然后才转向妇人自己。当你面对一个生活贫困、住在暴力社区、家中充满各种虐待的人，认为仅仅处理他们个人的罪就足够了，这是苛刻和无知。
5. 我们也要意识到，人性会利用各种借口来规避处理自己的罪。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我们的同情心和对施害者罪恶的认知，误导我们忽视当事人自己对神的得罪。要有效地帮助他人，必须了解别人对他们的影响。而了解一个人自己制造的污水和随之而来的毁坏也很重要。钱伯斯（Oswald Chambers）说，世界和其中的人需要一场手术，假如我们认为靠自己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就能帮助他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叛徒。每一个不扎根于基督十架的回应都会误入歧途。
6. 神经常为我做一件事：使用我对于个人或机构罪与恶的认知，让我看到我在他面前、在基督之外是什么样子。当我面对一个自我中心、贪婪、咄咄逼人的人，挑战着我的极限，我只能求神指教我如何以恩典和坚定回应，神常常向我显明我自己的心灵与生命中也存在这样的罪恶，提醒我他为我成就的事。离了这些功课，我们很容易变得骄傲或法利赛。当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笔下的布朗神父被问及，他如何能查明警察都束手无策的疑难案件、找出罪犯时，他回答说：“他们从外面绕着这个人研究，就好像对方是一只巨大的昆虫……科学家论到一个种类时，绝不包含自己，总是指别的物种……我却不从人的外面研究，而是从凶手的内心着手……没有人是真正的好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坏而已。到那时，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傲慢与轻蔑是多么无知，竟然谈论‘罪犯’就好像那些人是一万英里外森林里的类人猿。他才会意识到，说有的人天生更低等、头盖骨小的人更容易犯罪，这些是多么愚昧的自欺。他必须从灵魂中挤出最后一滴法利赛的伪善膏油，唯一的盼望只剩下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倾向，以及自己会如何抑制住犯罪冲动。”⁴
7. 最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不论何时，最珍贵的永恒真理是：我们有一位救主。布朗神父在上面所讲的，有一位已为我们成就。有一位为我们成为污秽，让我们得洁净，成为圣洁。他不仅仅是遮盖我们的污秽，圣经说他成了污秽本身。他不仅仅是到地球上研究我们，而是成为我们的一员，到我们里面。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进一步论述。他与我们迥别，却成为我们的样子，以便与他迥别的我

⁴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布朗神父探案集》（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纽约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1981年出版，218页。

们也能变成他的样式。他全然荣美，却为我们变为污秽，以便与他为敌、在他的世界和被造物中散布污秽的我们，能在这世界和我们的工作中分享和彰显他的荣美。

倘若我们理解这一切，罪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我们身边的灵魂与生命会变得非常宝贵，因为我们逐渐意识到救主为拯救他们所付的代价。在这些真理的光照下，侍奉与辅导的工作变得神圣，因它是我们看到救主工作彰显的舞台。我们这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竟然有幸能与他同工，神的奥秘谁能测透呢？

第四章

苦难的心理机制

我办公室的椅子对面有一扇窗户，窗外放了一个喂鸟器。把它放在那儿，起初是为了提醒我美的存在，这样在我聆听邪恶、罪与苦难的故事时，可以看到红衣主教鸟和美丽的金翅雀前来觅食。有一天，一个后来成为我珍贵朋友的女人，前来讲述自己创伤与虐待的惨痛故事。我抬头看到喂鸟器上有一群麻雀，这时，一节经文立刻出现在我脑海中：“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 10：29，31）。如果两只廉价、无足轻重的受造物，都不可能没有天父的允许而受苦，那么我所倾听的这个女人又是何其贵重呢！

然而，经文包含了一个熟悉的困局。看顾麻雀的父认识它们，若没有他的许可，麻雀不会掉落。然而，它们仍然掉落、受伤。假如是我们来写这段经文，大概会总结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你们的父一定会接住你们。”然而经文却没有这个意思，不是吗？

苦难的迷局是圣经固有的，没有父的许可，苦难不会发生。苦难的发生是在天父的知情与监管之下，他又显然顾念我们、视我们为宝贵。我面前这个宝贵的女人，正在讲述一个不断被虐待和冷落的可怕故事，她显然称得上是一只掉落的麻雀，然而她又比一只掉落的麻雀要贵重得多。她的跌落并不在天父许可之外，父过去爱她，当她在我的办公室里像勇士一般争战、面对真理并成长时，父仍然继续爱她。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看似矛盾？

我对这个问题里的张力并不陌生。如我先前所提，我是一个空军上校的女儿，由于查不出病因的疾病，我的父亲不得不在 42 岁时退休。他的身体在接下来 32 年间一点一滴地衰残，直到 74 岁去世。我在成长中密切见证着这种漫长的苦难，一点一点地攻击着我所爱的人。这是一种逐渐蚕食我父亲的苦难，直到上校的英姿在他里面成为逝去的影子。

我从事心理学已有 40 多年，一直在创伤和虐待领域工作。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不能坐着跟这样的苦难打交道而不受苦。当然，这远远不能与服侍对象的苦难相提并论，但我们的确也要受苦。任何从事救助职业的人都晓得，假期前的几周是疯狂的。一切的伤痛都会恶化。有一年对我来说尤其糟糕，我的工作内容包括自杀、911、癌症、一间分裂和衰亡的教会、神职人员性虐待，这一切之外，还有那些虐待幸存者和其他创伤的常见案例。我睡不好、做噩梦，他人的苦难进入我的内心和意念，又进入我的睡眠。虐待不是我自己遭遇的，癌症不是我的，自杀也没有发生在我的家庭。但我见证的他人的苦难，最终也成了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苦难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跟它保持距离，捂上耳朵，不想听这样的故事。

我们无法解决围绕着苦难这一主题的迷局和疑问，然而，我们不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工作中都要挣扎于这个主题。盼望我们的讨论可以更好地装备我们从事这场持续的战斗。

恶与苦难

准备这一章时，我的一个挣扎在于那存在于罪恶与苦难之间的不自然分割。虽然因着篇幅的缘故，这种分割是必要的；然而它们的确密切相连，我们不能将它们分开。有时因着它们被错误地连在一起，我们辅导领域的从业者会努力将它们分开。我们看到所谓的帮助者，因错误假设苦难是因为受苦者生活中的错误行为，从而给受害人带来更多痛苦。我们在悲伤及愤怒中常常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处理那些伤人者的罪恶，而不处理服侍对象本身的罪。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上一章的要点：“要坚定地持守神的视角。”我们需要留心保罗的劝勉，不要只看到可见的，还要察看不可见的。我们很容易发现错误并回应，尤其当它导致了我们的意图帮助的人的苦难。但假如我们不能将镜头拉回，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整体，我们就会犯另一个错误。

我们都知道，起初我们得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 1：31）。神的创造充满了良善、美丽与生命，他的创造彰显了他的荣耀，所造之中没有邪恶和苦难。但很快，两章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邪恶、敌对、痛苦、控制、羞耻、引诱、欺骗和死亡。罪进入世界，使万物的根基变得混乱而非有序。罪创造了混乱与黑暗，丑陋与死亡。一切的被造物都被改变，再也不吻合神原初的意图。然而，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说，在这一切可怕的扭曲当中，神没有改变。“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玛拉基书 3：6）。那位称一切为“好”的神，也是那位说“我要大大增加你的痛苦，荆棘和蒺藜要为你生出”（创世记 3：16，18；作者改述）的神。

一切被造物都已改变，而神自己保持不变——这两个事实是你我很难消化且经常用反的。作为受造物，我们倾向于从被造界反推神的性情，而非从神的性情推理被造界。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们本应当从创造中看到神不可见的属性。罗马书 1：20 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是谁，在他的创造中已经显明。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真理——站在穹苍之下，看着翻卷的海浪，端详岩石缝隙里长出来的一朵山间小花，或是见证一个婴儿的出生。他就在那里，他的大能、创造力、荣美、权能以及对受造物的看护，全都显而易见。

接着，一切瞬间都说不通了。闪电从天而降，烧焦了一户人家的房屋和里面的三个孩童。飓风中海浪翻滚，一座城镇被冲毁，许多人丧生。火山喷发，人类和野花尽都消化。婴儿出生，却带着严重的缺陷，永远不能靠自己呼吸一口空气。这些惨剧当中，神又是谁？我们能否看着当下的世界，看到神不可见的性情？如此，神是缺乏怜悯、残忍、冷漠和惩罚人类的神吗？我们如何知道世界什么时候在向我们准确地见证神，什么时候又在对我们讲述一个关于神的谎言？这是一个复杂而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作为人类，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中已经犯了许多许多的错误。我敢肯定，我们还会继续犯错。

我们尝试过哪些方法来解决这一困局？我们的方法常常跟一个受虐的孩童很相像。孩童式的思维会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并得出结论说，这一定是某个人的错。在这个孩童式的思维中，只有两个选择，虐待要么是她自己的错，要么是施虐者的错。当施虐者是她的父亲，认为父亲有错的想法就会吓到她，这样的话，她还怎么觉得家是安全的？她很小，父亲很大；父亲有权力，她没有；人们听父亲的话，没人听她的话。因此她决定，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这给了她小小的掌控感。假如虐待是我的错，因为我很坏，那么只要我弄明白我该如何变好，我就可以阻止虐待。这般可怕的结论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安慰，所以当事人很难打破这种结论。任何与幸存者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思维坚信一种信念时，要打破是何其艰难。

虐待显然是父亲的错，尽管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我们也知道情况往往比这更加复杂。很有可能，当这个父亲还是个软弱无力的小男孩时，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也曾被施加于他的邪恶掌控并塑造。或许，他认为自己需要做一切能让自己感觉好点的事，几十年后，他选择认为，自己有权去伤害自己的孩子。于是虐待重现。罪与苦难彼此交织，并一代代延续。

在恶、苦难与神的问题上，难道我们的思维不是类似吗？我们挣扎于“为什么”的问题，假设这是某个人的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神的错？既然他是全能的、掌管一切，认为神有错实在很可怕。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受苦者本人的错。这也是约伯所谓的朋友们的选择。你若受苦，那么很显然你犯了什么错误。你只需把错误找出来，停止犯错，你的苦难就会终结。你的苦难越大，你的邪恶就越大。这是一个很方便、很整齐的因果关联，我们辅导领域的从业者，经常可以看到服侍对象的生活中有大量约伯的朋友。假如这些“朋友”恰好是有权柄的人，例如牧师或基督徒辅导员，伤害就更加巨大。

“有人告诉我，我妻子出轨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出差。”

“有人告诉我，我丈夫打我，是因为我不是个好太太。”

“我们的女儿吸毒，是因为我们不是好父母。”

“我有慢性病是因为我过去犯的某些罪。”又或者，我十几岁时，从一个基督徒姊妹那里听到过另一个版本：我父亲病了，因为我是一个糟糕的女儿。

这种表述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种话的人之所以没有遭受同样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是好人、义人，因此配得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

我们的罪是否导致了我们的苦难？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显然不总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为义受苦。圣经也清楚说明，苦难有时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世上有恶人。诗篇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大卫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诗篇 69：4）。

对于这一迷局，一些基督徒的解决方法是将一切归咎于撒旦，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今早我的烤面包机烧焦了，是因为有个面包机鬼？撒旦在这个世界兴风作浪吗？当然。他被称作空中的掌权者（以弗所书 2：2）。我们得知：“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我们在约翰一书 5：19 读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

下。”因此，魔鬼在这里吗？当然。他跟世界的邪恶和苦难有关系吗？当然。他强大吗？当然。但这能解释苦难吗？不能。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带着“为什么？”到神面前。

在创伤与苦难的问题上，维瑟尔教会我很多。维瑟尔是与家人一同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进入营地时，他是一个 15 岁的犹太男孩，深信神是万能而慈爱的。他在集中营里目睹的可怕邪恶和苦难吞噬了他的信仰。他说，我们不要以为宣告神的存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那只是表明了问题。他说，他的思想要么能接受神，要么接受奥斯维辛，但怎能同时理解神和奥斯维辛？这两者似乎总会互相取消。对他而言，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实际。

我也不能回答你为什么，我也从未能回答我的服侍对象。然而我不认为苦难和神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实际，稍后会给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当下，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是在处理一个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复杂而神圣的问题。尽管我们可能知晓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真相，但我们无法得知全貌。理解这一切有点像试图从一小撮海水里面理解海洋。尽管我们有一小撮海水，我们的确能知道关于大海的一些真相。我们可以知道大海是湿的，可以品尝出它的咸味，可能在水里找到沙子。并且，如果把海水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还能看到微生物。但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海洋的深度，这是不可能的。神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的世界和话语中得知许多关于神的事，但即使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 11: 33）。我们要寻找，也会寻见。我们要搜寻，也会知晓。但深度是何其无限，也因此不可测度。

因此，我们可以从上得出什么结论？

1. 如先前所述，我们显然必须以谦卑处理这一主题。我们是被造物，理解力有限。在神面前我们不仅需要谦卑，还需要与他人的苦难同在。我们不能妄加判断，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使当后果似乎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例如长期吸烟的人得了肺癌），问题仍旧存在——为什么这个吸烟者得了癌症，而其他吸烟者没有？糟糕的选择并不总是等于糟糕的结果。
2. 罪在方方面面玷污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生活，其根基是悲惨的，是有悖常理的。这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不要指望现实相反。好人会遇到坏事，坏人会快活度日。既然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坏人，为什么要惊讶谁的人生里发生了好事？世上的事不公平、不公义，罪恶泛滥，一切受造界都被罪奴役。
3. 神的仇敌的确以多种方式参与人类的苦难。他要求神准许他攻击约伯，且如愿以偿。耶稣说撒旦束缚了一个女人长达 18 年。倘若如约翰所说，全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他显然跟我们的苦难有关。
4. 不论我们是否理解，是否相信，圣经都说我们神的品格至始至终从未改变。在时间之前的他，也是创造中的他，是十字架上的他，是奥斯维辛的他，也是我今日人生中的他。

苦难

对每一个人而言，苦难的问题都意味着持久的挑战。我们自己和所爱之人遭遇的苦难越大，我们的挣扎也越大。当我们的挣扎不再是学术性的、抽象的，而是变得个人化，我们的挣扎就最为激烈。很早之前，我因着父亲的疾病挣扎。四十年间看到朋友们的悲伤与死亡，看到服侍对象的苦难，我继续挣扎。让我告诉你我从苦难中学到的一些事。

我学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苦难 *确实存在*。我学习到，健康从来不是确定不变的，维持健康也常常不受我们控制。疾病、苦难和痛苦可以随时随地冒出来，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我看到健康不值得我们崇拜，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可变的、常常脆弱易碎的偶像。

我的父亲头脑敏捷，幽默感极佳，还是一位杰出的运动员。二战期间，他在诺曼底上空驾驶着一架领航的飞机，带着从未对外展示过的奖牌回到家中。我 12 岁时，他被告知要派往伊朗，去那里替伊朗军队领导一所飞行训练学院。我们从未启程。那年他 42 岁，没有去伊朗，而是患上了一种无法诊断病因的疾病，退休了。

我的世界天翻地覆。父亲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他的安稳、地位、收入、未来以及身体的正常功用。我离开了朋友、家和我唯一熟悉的生活，跟着一个患病的父亲搬到了一个新地方，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如果人生价值是建立在健康或免遭苦难上，那么我们的世界已经彻底倾覆。

你不需要我的故事也知道苦难 *确实存在*，不是吗？看看新闻，阅读报纸，聆听你所辅导或牧养的人。看看你自己的人生，阅读神的话，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彼得前书 4: 12）。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约翰福音 16: 33）。

我还学习到，苦难看起来是不合理、非理性、不公正的。你一生中有几次遇到苦难觉得很公平？或许当我们遇到自己眼中的坏人受苦时，会称之为公平。但这很少见，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受苦让我觉得很公平的人。苦难很少能说得通，只是我们很费劲地要让它合理一点。我们写书、举办营会讲座，试图使之更加合理。坦白说，我经常想，一个人要是能轻而易举地解释苦难，这就是个很清晰的证据，表明他从未受过苦。苦难在许多方面是个奥秘，那些受苦的人，会显示出对这个事实的尊重与谦卑。

耶稣也暗示我们，这一切是不可能相抵的。他和门徒路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路边乞讨，门徒问：“这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告诉我们这是公平的，是因为有人做错了什么。”基于我先前对于强迫性选择的批判，你大概知道我很喜欢耶稣的答案。门徒问：“A 还是 B？”耶稣回答：“C。”你很难找出什么公平的相抵。一个 11 岁的女孩被轮奸，这是无法相抵的。一个孩子遭受严重性虐待，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一个生来患艾滋病的婴儿，她的痛苦不存在公平。一个随军护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基地无私地为人服务，却遭遇强奸，这是不存在公义的。你没法使苦难公平。

我也学习到，苦难不是好事。这似乎很明显，难道不是吗？死亡不好，虐待不好，暴力不好，残酷不好。这些事都是错的，不是本该存在的事物。然而我敢肯定，你一定个遇到过那些声称苦难是好事的人。我们坐在难以形容的苦难面前，轻飘飘地宣布：“万事都

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别误会我，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节圣经。但这不是一节轻飘飘的经文，也不是在说苦难是好的。它没有说：“别担忧你正在经历的事，因为这一切最终都会有个好结果。”它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敬拜的神有能力救赎最深沉的苦难、最骇人的受苦、最难以言表的伤痛，使之变为生命并荣耀他。然而不要弄错了，这样的苦难转化是有代价的，耶稣基督为此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死亡不会轻易转化为生命，救赎是有代价的，不论何时我们遇到救赎，都可以确定我们是踏入了超自然领域。

我从父亲持续且不断恶化的疾病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尽管苦难不可避免，我们仍然不能被动回应。我们不能退后，容让邪恶、罪、苦难或那恶者大行其道，我们蒙召要与之战斗。

我的父母以刚强和勇气回应，他们努力寻找应对之道。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得到诊断。有一周我们得知病是晚期，第二周又被告知不是。我的父亲努力找工作，很少有人对一个四十几岁、能在空中给飞机加油，却又患了奇怪疾病的退休上校感兴趣。我那曾经是空军基地副司令的父亲，有一段时期在一个卡车停靠站打扫卫生，以抵抗疾病带来的经济困境。我的父亲尝试了很多药物和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的持续恶化。

对我而言，在积极与父亲的疾病对抗中，我学会了一个重要功课：等待。这是一个在随后四十年的临床工作中不断回响的功课。我们与一个越来越残障的人一起生活，他仍然在努力给自己系鞋带，给鱼钩挂饵。我们没有仓促地替他行事，破坏他的尊严，而是学会了等待。我们不能阻止病情恶化，但我们可以阻止它破坏父亲的尊严。后来，这个功课经常被用在我的办公室中——当我等候一个多年被丈夫虐待的女人从惊恐中缓解，慢慢组织语言时；当我等候孩子被醉驾的卡车司机夺去生命，痛苦得几乎不能喘气的父母挣扎着说话时；当我辅导那些从幼时起就遭遇性虐待、在信任我上面进退两难的人，而这种僵局持续很久很久时——等待的功课使我受益良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苦难是普世存在的。它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是不可避免的。哪怕是那些看上去未经风霜的人，也要面对死亡，不论是他们还是所爱之人。我们所有人都要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仰望耶稣的受难，会看到三个十字架，它们向我们表明了苦难的普世性。从不悔改的强盗身上，我们看到恶人于苦难有份；从悔改的强盗身上，我们看到忏悔者于苦难有份；就连神完美的爱子耶稣，亦要承受苦难。无人逃脱，我们也不会。

奇妙的是，当人们发现你对苦难有所了解，他们会卸下防备，跟你分享自己的苦难。或许他们感觉到，在一个受过苦的人面前，自己是安全的。他们认为自己可能被理解。在我父亲的故事中，人们开始与我的父母分享他们的生活和苦难，他们讲述自己家中的隐情。就连我也不例外，学校里的孩子们开始跟我讲醉酒的父母、家中的殴打、混乱和残暴。

我从父亲疾病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遭受苦难时，人类往往会陷入两个阵营。第一个由那些逃避苦难的人组成，他们逃避疾病、缺陷、苦痛和死亡，这一切使我们不舒服，我们不喜欢它们的样子、声音、气味和带给我们的感受。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于触摸

一个患病的身体，或是与一个啜泣不止的人坐在一起，我们感到畏缩。我们总是在规避痛苦和苦难，不仅是他人的，还包括我们自己的。

第二个阵营，则由那些与受苦的人同坐的人组成。人们死亡时我们坐在他们身边，我们拥抱那些不能停止哭泣的人，我们照顾他人，等候他人。我们很容易在苦难中迷失，最后在他人的痛苦和疾病中沉溺，很容易对那些不与我们做同样事的人感到愤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的疾病愈加恶化，我眼看着我的母亲在这一平衡上左右挣扎。她委身于照顾我的父亲，他的疾病完全扭转了她的人生。她为了父亲放弃了许多东西，我眼看着她的追求一个一个地放弃。父亲人生的最后一年在一间养老院度过，母亲每日都起床、安顿好一天的事务，然后去与父亲共度下午、晚餐和睡前的时光。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她的孩子经常需要提醒她休息或休假，她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生活除了疗养院里的病人，还有其他。她相信神呼召她忠实地爱并照顾我的父亲，但她也需要被提醒，她自己并没有患病，她的生活也应当体现这一事实。与之同时，因着她的世界变得很小，她也在无用感中挣扎。她曾经以“上校夫人”的身份巡访世界，她是一个外向的人，参与许多的人生。不论我们住在哪里，她都会带领姊妹查经。电话响个不停，生活丰富多彩。医院里一个残疾的病人，与一个插着鼻饲管、从不吃饭讲话或走路的男孩共享一个房间，对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在多年的挣扎中，我和妈妈逐渐意识到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没错，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可怕的苦难，我们不当逃离。我们要正面苦难，拿出勇气去对质，与那些受苦的人同坐、服侍他们。然而，苦难也不能掌管我们的人生，它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受造是要荣耀神，从创世伊始，这个目的就没有变过。苦难不会改变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要与痛苦和苦难作战，但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假如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一定会常常失败。

最后，我从父亲身上学习到，神使用我们的破碎。我的父亲不因身体功用的停止而变得没有用处、没有价值，他仍然持续地影响着许多人的生命。这在我的工作中自然有明显体现，因为父亲的苦难深深塑造了我。我可以从我儿子们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响，他们成长的年月里充满了父亲的陪伴。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有用与美丽、健康、大脑和能力成正比。这是一个可怕的谎言。

我有一个患有狼疮的好友，她常常挣扎于自己世界的微小，她的苦难如何影响和限制了她。在这种处境下，很容易感到无用。然而，她是一个出色的代祷者，与天空的掌权者交战——只有永恒能够显明她人生的果实。她的一生并不渺小，因为它的内容远远超过人的眼见。

我们对苦难的回应

2001年，我有幸在巴西的两个会议上进行关于性虐待的演讲。那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它对我的影响，不像是在911现场度过的那个夜晚，虽然两个经历都翻转了我的生命，给了我人生的珍贵图景，从不可见的视角看世界。让我向你讲讲巴西的一些事，因为与我们对苦难的讨论有关。

那里的贫穷触目惊心，巴西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中。数百万人住在纸箱搭建的临时“住所”内，没有工作，没有失业补助，没有教育，也没有社会公益服务。教会活跃，且还在增长，但也没什么资源。第二场会议在巴西东北部举行。性虐待在整个巴西都很普遍，但在这个地区尤甚。乱伦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一个牧师太太说，当地有句俗语：“其他男人或许会占有我的女儿，但我是第一个。”性贩运日渐猖獗，在世界上仅次于泰国。年轻的女孩和青少年在街头卖淫，她们出来以“摆脱”家中的虐待。

那里的教会迫切需要帮助。基督教辅导在那里基本没人知道，那些拥有辅导或心理学学位的人，除了弗洛伊德外一无所知。书只有很少一点。在那个美丽的国家，在那些我热爱的人中，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世贸大厦的坑中，看着世界的废墟。苦难无以言表，救助人员稀少而疲惫，工作缓慢而艰苦。那里的黑暗、死亡的恶臭和悲痛具有强大的效力。耶稣基督的教会正是蒙召进入这样的地方，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时，正是来到了这样的地方。

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进入他苦难的团契。他要我们以各种方式去做，但我们所有人都接到呼召。我们有些人蒙召进入个人的苦难，有些人蒙召进入他人的苦难，有些人蒙召走双行道，如同我们的主。假如我们跟随基督，就没有人豁免于这一呼召，因为这正是他走过的路。当他在客西马尼园哀哭，他呼召我们与他一同警醒。我们会警醒还是沉睡？

我们不想警醒。警醒意味着近距离与上帝子民灵魂的仇敌对峙，意味着面对席卷他人生命的可怕而可怖的邪恶。警醒意味着与黑暗之王展开殊死搏斗，抵挡他的怒气所激起的一切障碍、恼恨、敌对和仇恨，不论是从环境而是人手而来。警醒是一项严肃的任务，意味着面对我们内心的自欺，我们对安舒和他人认可的欲望。我们喜欢逃入沉睡的麻醉中，但我们会沉睡，还是会警醒？

我相信，神的子民已经接到神的邀请，奉神的名进入暴行、邪恶和苦难中。司布尔（R. C. Sproul）称之为神圣的受难呼召，这其实是呼召我们跟随救主的脚踪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进入了世界和人心的残暴。他以肉身降世，在我们、我们的罪和苦难中行走。他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仍旧有着一个地上的血肉之躯。我们就是那身体，蒙召以对父的爱和顺服，在他人的罪恶与苦难中行走。

近年来，我逐渐意识到，神对我人生的呼召有点不寻常。这是一个明确的、进入他苦难团契的呼召，是一个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呼召。我们必不要忘记，我们服侍的是一位哀哭的神，他从未呼召我们去做他没有首先自己去做的事。

随着神一点一点打开我的眼目，可见和不可见之间的天壤之别让我震惊。我是一个与这个星球紧密相连的受造物，它塑造了我的思维、我的感觉、我的价值观、我的职业和我

的选择。神呼召我与我所看不见的团契，不仅如此，我所看不见的，还与我自己的道路截然相悖。他呼召我舍去生命，我却想要存活。他呼召我谦卑自己，我却想要升高。他说虽然看不见，还要跟从我；我却想要明白，想要看见。他说进入我苦难的团契，我却更喜欢喜乐的团契。他说我要视受苦为大喜乐，我却被苦难惊骇。我厌恶它、恐惧它。这就好比是，我一生都被告知人类需要氧气才能存活，既然这是真的，当你下水时就要屏住呼吸。如果你呼吸的话，你就会死。神说，与我一起下到水里并呼吸，以便你可以存活。我的心缩作一团，我的脑海里在尖叫，而神在等候。

团契意味着相交，意味着亲密与熟悉。而寻求与苦难熟悉，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概念。然而，这却不是指任何类型的苦难，我蒙召要与 *耶稣* 的苦难熟悉。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一样，他们蒙召进入客西马尼园，与主一同警醒。他们却陷入沉睡。我是多么容易沉睡，不仅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智性上、属灵上，而且是在主的苦难面前沉睡。他们使我害怕，他们叫神的儿子错愕，因此叫我错愕也不足为奇。但我渴望与主一同警醒，渴望学习如何像他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基督一同警醒，意味着撕开外表的浅象，看透现实的实质。

圣经呼召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首先，我必须与神的儿子同哭，必须聆听并理解 *他的* 哀哭，以便我能帮助任何其他哀哭的灵魂。他被称为受苦的仆人，他是忧患之子，对忧伤了如指掌。人们转脸躲避他，不想与他一同警醒。与他一同警醒，意味着观看这世界的可怖，意味着被刺透、压碎、鞭打、折磨和欺压。我能承受得了与这样的事熟悉吗？还是我更喜欢如门徒一样安歇并沉睡？我是否更愿意顾念我自己，用沉睡麻醉自己来远离恐怖？

你我生活在一个基督教辅导蓬勃发展的时代，然而历史上并不总是这样，基督教辅导一直被批判。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当存在，我们不是真基督徒，我们是偷窃教会事工、使之世俗化的窃贼。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一个相当严肃的选择。

我们可以回击，也可以沉潜待发，脱离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反应过度，结果用另一个错误来回击错误。这些选择都曾被人尝试。亦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与基督一同警醒，进入他受苦的团契，从那个地方向世界和教会发出呼声。这是什么意思？

1.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知道自己必须深深扎根于基督、基督是谁以及他在世上的作为。否则，我们就无法吸收恩典，我们所做的就是草木禾秸。我们要坚定而自律地与基督同行，深知若我们不真的认识他，就不能像他。
2. 假如我们认识基督，扎根于他的性情，我们就会知道，即使面临最严酷的苦难，无法从苦难的事件理解神隐秘的旨意，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基督的十字架确切地认识神，认识他在那里启明的心肠和性情。
3. 如果我们认识基督，扎根于他的性情与品格，我们就会明白他是圣洁的，无论在何处发现罪恶，我们都会恨恶——我们自己里面、教会里和服侍对象的里面。我们会谦卑而放胆地传讲真理，因我们知道，最大的苦难并非来自疾病、损失、创

伤、虐待或死亡，而是在一个人的罪中沉沦，永远与神为敌。任何其他类型的苦难都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被与基督面对面的荣耀所替代。

4. 我们会为困苦不幸之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会为受欺压、有需要的人张口。我们的主顾念那些受苦的人，代表他们向欺压他们的人和体系讲话。我们也要如此行，因为知道在苦难面前夸夸其谈，并没有彰显神的心。那些认识基督的人明白苦难的重担、它对人性的侵蚀、它贯穿一生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关爱和照顾受苦者的人，要为之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尽管苦难可以荣耀神，但它所经行之处，仍必残垣颓瓦，一片荒凉。
5. 琼妮·厄尔克森（Joni Eareckson Tada）的人生向我们见证了神的荣耀。她仍然被困于轮椅中，仍然处处需要帮助，仍然活在持久的疼痛中。在这个世上，神的荣耀并没有消除痛苦与毁坏，而是在痛苦与毁坏 *当中* 彰显。受苦者荣耀神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我们很容易草草地向受苦者予以荣耀的承诺。我们的神进入我们的苦难，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他见证了人类的苦难。他在呐喊、流血、折磨和死亡中荣耀神。我们常常想当然地假设，假如受苦的人要荣耀神，他们就该不尖叫、不流血，而是安静地坐着，抱着手平和地微笑。这样故作姿态中从来没有荣耀。

当我们进入苦难，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要在生命的黑暗处寻找神，荣耀就会到来。荣耀并非只在苦难的终结或果效当中，而是随着我们在受苦中一点一点更新为基督的样式，逐渐地到来。我们开始在苦难中体现出他的忍耐、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与之同时，也与他一同尖叫、一同呐喊。

6. 我们会明白，虽然神呼召我们定睛于不可见的，而非眼见；但他也呼召我们在可见的世界中做工。我们应当为着神的荣耀，使用各种技术、干预措施和方法去缓解苦难。马太福音 25 章中，我们得知人子在荣耀中与天使一起降临时，他要坐在宝座上，将人一分为二。那些他呼召归属自己的人，要因给口渴的人水喝、给饥饿的人食物、遮盖赤身的人、探访坐监的人而被分别出来。这些都是对受苦的人所做的同情、怜悯的平凡之举。国王说，那些如此服侍的人，是做在 *他的* 身上。当我们去做我们知道的平凡人道之举，在某种奥秘的意义上，我们是在照顾那受苦的基督。想想吧！我最近刚与一位朋友交谈，她最近照顾一个因中风而瘫痪的所爱之人。而她所做的，仅仅是当对方哭泣时坐在她旁边，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这个人不喜欢独自哭泣，因为不能替自己擦眼泪。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替我父亲扣衬衫上的纽扣、替他刷牙、帮他系鞋带；想到了治疗师与哀恸的人同坐，静静地聆听；想到了辅导员温柔地劝说一个幸存者面对人生的实际，以便获得自由。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人做着平凡而人道的小事，但藉着照顾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在照顾身体的头——我们的救主。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基督受苦的团契就成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特权——谁不想有机会在基督受苦时到他身边照顾他？你和我都蒙召服侍他在地上的身体，蒙召参与他在地上又一次有血有肉的行走，活出并见证他的性情。这一呼召中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当他持续在这个堕落而可怖的世界、在他百姓的生命中受苦时，我们得以去照顾和服侍他。

第五章

耶稣苦难的团契

曾有研究人员随机调查，被试者认为一般人要花多久哀悼所爱之人的离世。最普遍的答案是两周。这个答案一定是出自那些从未经历过亲密的父母、配偶或孩子离世的人，显然不理解严重的灾难给个体和集体带来的深重苦痛，例如中国和海地的大地震、非洲的艾滋危机，或是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这样的事件使得亲历者的世界天翻地覆，其毁坏绵长日久。

面对这样的苦难，我常常会思索一个问题：基督徒该如何回应苦难？在我们探讨回应之前，必须首先承认真实发生之事。这些事件是创伤性的，创伤是无法言说的，因为它的性质可怖，以至于语言不足以表达里里外外发生的实际。对于难以言说的苦难，人的自然反应是试图将之从意识中驱逐。所发生、所见之事太过可怕，以至于难以表达。结果，人努力逃避创伤，想要遗忘，好像它从未发生过。

矛盾在于，要想从这些残暴中复原，人必须学会讲述那难以言表的内容。看似太过可怕、不能长久记忆的内容，必须被记住和反思。因此，难以言说的必须被讲述，难以描述的必须被描述。当你服侍受创者时会一再发现这种张力：既有遗忘或模糊的需要，又有讲述的需要。你会在个人和集体中观察到这一模式，这是“重归正常生活”和讲述、处理、释放创伤事件之间的拉扯。不仅出现在那些遭受创伤的人中，还存在于倾听者里面。暴行本质上是人无法承受的，而一再地听闻也会让人不堪重负。正如创伤受害者挣扎于面对那不可承受之事，倾听者也挣扎于投入自己、保持连接。

尽管存在这种张力，但我逐渐明白，神呼召他的百姓在这个堕落世界面对人生的实际。许多人都经历过人性堕落的深度，我们作为基督徒，决不能躲避其骇人的启示。我们蒙召在这个黑暗世界面对人生的真相与实际，我们传播救赎真理时，必须考虑进诸如卢旺达大屠杀或性贩运这样的事件，而非否定它们的真实存在。我们这些背负基督徒名号的人，倘若对待大屠杀、儿童强奸、大地震这样的事件，与它们的真实惨状并不相称，那么我们就是亵渎基督的名。不将这般邪恶考虑进内的救赎，完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作为在美国教会、社区和校园服侍的人，你的呼召意味着奉耶稣基督的名进入苦难与残暴。这是一个跟随救主脚踪的呼召，他进入了这个堕落世界的残忍与邪恶，承受了那难以言表的苦难。他为了我们承受了这一切，如今呼召我们也为那些受苦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以血肉之躯降临，在我们的黑暗、恐惧和苦难中行走，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他在地上仍然有一个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血肉，蒙召爱并顺服天父，在他人的苦难、恐惧和苦难中行走，以此向他人见证我们在天上的父。

还记得 2011 年世贸中心在纽约倒塌的那一天吗？全世界都在电视上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赶到毁灭现场的救援人员，就像基督徒面临创伤与苦难时的场景。他们是一群来到废墟面前，进入坍塌的人。日复一日，他们在死亡之地工作，在废墟中寻找被压的人。他们

的任务艰巨、残酷而危险，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创伤。他们永远无法遗忘，眼目已经睁开，映入眼帘的恐怖太过巨大，永远无法再假装若无其事。他们所做的工作，会深刻影响他们的余生，侵扰他们的睡眠，改变他们看待自己、人生、信仰和未来的方式。有些人因着暴露在有毒气体中丧命。他们的所行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截然相对，在这样的废墟中，没有快速的成功，没有物质收益，没有轻易的满足——而这些价值观，常常是我们这些追随基督的人所真正追求的。

作为神的百姓，我们蒙召在许多方面成为这个世界的救援者。我们获邀加入基督受苦的团契，这意味着我们蒙召进入黑暗与死亡之地，因为基督去了那里。他的公开侍奉以以赛亚书 61:1-3 这段动人的话开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安慰，但我们常常看不到，倘若我们要跟随他，就必须进入贫穷、破碎、监牢、黑暗、哀哭和绝望。这些都不是我们渴望去的地方，而是死地。本质上，你和我就像救援人员，蒙召在坟墓中间生活和工作。思想片刻，假设我给你一个职业建议，让你去罗马的地下墓穴工作，跟那里的死人交谈、帮助他们，你会怎么想？这是一个荒谬的提议，不是吗？然而，这难道不是世贸中心倒塌后，救援人员的工作吗？这难道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吗？他呼召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死地、这个世界中生活和侍奉，在那些死在过犯罪恶的人当中行走，呼召他们领受生命与光照。

日复一日地在死人中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感觉？问一问救援人员吧。死亡是一个黑暗之地，那里没有光。它是一个寂静之地，没有言语。它是一个僵死之地，没有活动也没有增长。那里还有恶臭。进入人类创伤的黑暗也是如此。创伤的核心是恐惧，恐惧使得人们躲在黑暗中。恐惧使他们沉默，因为言语苍白无色。创伤使人生出无助感，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无助，一种被你所不能掌控的事物击垮的感觉。当人们遭遇创伤，他们会一再陷入重复，试图理解无法理解的，试图背负无法背负的。他们将创伤的味道带进他们的关系、工作、思想和选择中，下一周甚至下一年都无法完全康复。那些遭受了严重创伤的人，可能会被一个新的创伤彻底击垮。那些经历过一个创伤的人，似乎有所好转，却可能在遭遇甚至听闻另一个创伤时，重新回到过去的阴影中。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别人，就需要学习如何坐下、聆听照顾那些受创者。我深信，这一呼召也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召，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被罪与苦难重创的世界。

基督重整你的价值体系

世贸中心倒塌很久之前，你与我已经作为神的子民，蒙召进入他受苦的团契。这不是我们大部分人想要接到的邀请。他是忧患之子，对苦难非常熟悉，你和我却更愿意与成功套近乎。他被藐视和弃绝，我们却喜好人的接纳和赞赏。他领了我们的痛苦，背负了我们的忧伤，我们却更喜欢领奖和荣誉加身。他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压迫、审判和从活人之地

剪除，而你与我作为神的仆人，蒙召在我们的人生中，为了他身体的缘故，供应基督苦难中的缺乏。这与救援人员类似，他们是为了神所爱的世界的缘故，填补这可怕苦难中的缺欠。

你与我该如何在坟墓的死地中忍耐、坚持、生活和工作呢？我们怎能完成这样的呼召，而不被周围的死亡扭曲和影响，以便基督生命的馨香不被毁坏？保罗在腓立比书 3:7-10 讲到基督苦难的团契时，这样教导我们：“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我从前认为对自己有益的，如今都当做损失。教会中什么曾是我们的收益？许多人曾因名望、成就、数字、名声和增长获益。时常，我们吸收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带着当下时代的印记和模式。我们跟随一位伤痕累累的救主，却珍爱完整、漂亮、生产力、速度和效率。我们喜欢伟大，他却成为微小；我们喜欢认可，他却被人藐视；我们喜欢美貌，他却伤痕累累。保罗说，曾经的成功，曾经使他看起来光鲜、特别的事物，如今他都视为粪土，以便得着基督。而得着基督，从认识基督开始。

按照我们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你和我都会在坟墓中间生活行走。我们认识和跟随这位伤痕累累救主的程度，将决定我们在坟墓中像基督一样行走的程度。蒙召分享他受苦的团契之后是敬拜的呼召，以及认识基督真实所是的呼召。你和我无法在面对黑暗世界的实际之后还不被扭曲，除非我们从敬拜之地去面对。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首先，除非我们仰望那位被高举在高处的，看到他坐在宝座上配得一切的尊荣、权能和荣耀，否则黑暗的现实会磨灭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陷入愤世嫉俗，并让我恐慌。你无法面对世贸中心的废墟、儿童被强奸、一个民族被屠杀、地震的残垣，而保持自己灵魂的无恙。倘若不敬拜宝座上的羔羊，你无法不被摧毁。

其次，除非我们从敬拜之地开始，否则就没有能力降卑和俯就。敬拜总是导向悔改。除非我们真的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本相，否则我们不能以谦卑、忍耐、怜悯和安慰，在遭遇创伤和苦难的人中间行走。以赛亚直到自己的罪被洁净，才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没有悔改，我们就会以傲慢、优越感待人视物，对他们还没有好起来感到不耐烦，无法忍受他们的重复和漫长的恐惧。敬拜必须在先，因为尽管大地震动，山岭倒塌入海，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是我们永恒的避难所。敬拜必须在先，否则我们就会抬高自己，认为废墟里的苦工不是为我们准备。如果你想好好在受苦者中间行走，服侍他们，那么就屈膝在神面前敬拜。你要想为死地带去生命，神就必须充满你的全人。

保罗说，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基督，在我们接触事物的实际时，必须与基督保持亲密。他接着指出，我们要明白基督复活的大能。认识他在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以前，因为没有与基督持续的相交，任何形态的能力都会被用于我们自私的目的，因此是危险的。假如你要在坟墓中间行走，那么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你的刚需。回到我先前罗马地下墓穴的比方，回到救援人员的例子，你讲论、哭泣、干预，接着会发生什么？死人还是死人，他们被埋

葬，被裹尸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创伤受害者被包裹在层层恐惧、自我保护、先前的创伤经历、抑郁、自身之罪和他人的罪恶之中。

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坚持不了多久。我无法想象，每天早上起床，开车去墓地，跟住在里面的人交谈。那种恶臭、黑暗和死亡会叫我们退避三舍，或是我们会说服自己，人都死了，没什么可做的了。这两个反应都不够，不是吗？假如你要在死人中间工作，那么你真正需要和渴望的是一场复活。保罗说，我们可以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

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圣经有个原则，我向他人传递真理时，要想任何真理结出神所意愿的果实，它必须首先在我里面运行。假如我要将复活的大能带给那些受苦的人，我必须首先让神的灵以复活的大能运行于我生命的黑暗死亡之处。倘若我自己是罪的奴仆，又怎能将自由带给被掳的人？倘若我自己行走在恐惧的人际关系中，又如何能将自由带给恐惧的人？服侍神总是从敬拜开始，屈膝于我自己生命中神的救赎工作。倘若你要将复活的大能带给遭受创伤的人，你必须首先屈膝，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悔改并寻求神的作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神在我们信的人里面运行的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同一个。除非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你的生命中释放你的捆绑与恐惧，否则你无法带领一个遭遇创伤的人进入这样的大能。

当我们思考将基督复活的大能带入他人的生命，我想我们倾向于考虑如何能“让事情好起来”。我们想要帮助人摆脱苦难，使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当我们仰望复活的基督，会看到什么？伤痕。多马将手探入耶稣的钉痕。假如由你我来安排，估计复活的基督一定是没有伤痕的。伤痕一点都不漂亮，人们都是想方设法把它遮起来。基督的伤痕却持续到永恒。耶稣基督的得胜，他的国度与荣耀，是与圣痕、软弱和苦难同在。你能从中听到给创伤受害者的盼望吗？不论用什么办法，你都无法使悲剧好像从未发生。那些遭受虐待、暴力、战争和地震创伤的人，永远都回不去了，他们的人生已经被彻彻底底地翻转。复活的基督带着伤痕，这里的真理不是复活将苦难挪移，而是复活将苦难带入神的荣耀。

当我们迈入永恒，那里最美丽的事物便是耶稣基督的伤痕。没有这些伤痕，你我只会面临他的审判。基督可怖的苦难被纳入了他的荣耀，我们的神并非仅仅重整创伤的碎片，而是将世界创伤的苦难接入他自己的荣耀。你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这一点。他将自足变为与人相交；他将邪恶转化为怜悯；他将毁坏变为温柔。神接住丑陋、死亡和悲伤，使用它们来荣耀自己。你是否曾在自己的生命中见过？没有任何邪恶、苦难在神转化的大能之外。当你在坟墓、毁坏和悲剧中间生活和工作，要明白那称自己为复活和生命的主，已经给死亡和绝望之地带去盼望：伤痕也可以变为美丽。你在世上的工作是复活的工作。

想一想拉撒路被埋葬时，基督在坟墓中间的作为。当耶稣终于在三日之后抵达时，马利亚和马大都对他说，假如他三天前就在，拉撒路就不会死了。耶稣给了一个惊人的回应，他没有说：“是的，我肯定会做点什么”，或是“我现在行动也来得及”。他而是回答说：“我是。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我就是。”假如我们跟随耶稣到坟墓那里，就会发现通常坟墓周围会出现的情景。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他对疾病和死亡的存在感到深深的不

安、愤慨和愤怒。他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在其权势下颤抖。他哭了。他真实明白我们的悲伤，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耶稣接着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将人纳入复活的程序。一个能使人复活的人，自然是不会被坟墓前的一块小石头困扰。他根本不需要人把石头挪开，但他却让他们加入他复活的作为。他呼召拉撒路出来，这也是使用人。“解开他。”拉撒路必须听从呼唤他的声音，什么也看不见地从坟墓里出来。他被布裹着，睁不开眼睛，而且还浑身发臭。耶稣呼唤周围的人帮助他，尽管他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他自己就能使人复活，他也当然能使拉撒路从裹尸布里出来。你要是能使人起死回生，石头和裹尸布算得了什么。

神也呼召你我参与他复活的作为。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事情，例如搬石头、揭开裹尸布。他呼召我们去做这些看似普通的事，用普通的方法在黑暗的死地工作，结果却是神荣耀的更新，因为有复活和生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运行。参与神的工作，要求我们掌握如何做好神呼召我们的事。如果你狂妄自大地对待他人的创伤及其影响，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回应，你就是在伤口上撒盐，造成更大的毁坏。对我们来说，从事这项工作意味着理解创伤及其对人的影响；意味着学习如何回应恐惧的人，他们被残暴击垮；意味着坚持不懈，因为创伤本质上是影响深远的，它的果效远比造成创伤的事件本身要持久。但愿这本书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这样的工具。你需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很重要。

基督就是能力

与之同时，你还要认识到，不论那些工具多么必要，都不是能力本身。这会使你谦卑地工作。不论你滚石头滚得多么好，对恶臭的忍耐力多么强，揭开裹尸布的技艺多么高超，你都不能使死人复活。他才是复活、才是生命，能力是他的，我不能将自己的工作与之混为一谈。我们很容易沉迷于自己的方法、模型和干预措施，就好像伯大尼的人在说：“看到没有，我滚开了石头！”朋友们，滚石头和揭开裹尸布的确是很大的特权，意味着蒙召与救主一起合作，但这样的工作必须以谦卑为标记，因为他才是奇迹的本质所在。他是复活，是生命，工作是他做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也是为他而做，他应当得荣耀。一而再、再而三俯就降卑的是神自己，如他在伯利恒将他复活的大能注入血肉之躯。

保罗说，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认识耶稣，对他的认识超越一切价值。认识他就是注入他的生命，让他透过我们将生命带给死亡之地，将这个世界可怕的创伤与苦难带入他的荣耀。

保罗还教导我们，这样的生命使我们与他的苦难有份。注意，经文呼召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加入他受苦的团契。这是我们常常错过的真理。马太福音 25 章也有相似教导，耶稣说，认识他的人的标记即是在他饥饿时给他食物吃，在他干渴时给他水喝，在他赤身时拿衣服遮盖他……义人对这样的描述感到讶异：我们何时见过你处于这样的景况？耶稣的回答是：你做在最小、最不引人注目的人身上，就是为我这至高者而做。以赛亚说，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当你与受苦、悲伤、哀恸的人同坐，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面对面地陪伴基督所背负的苦难？你所遇到的各种悲剧或罪恶，你的主无一没有

背负过。当你照顾受苦的人，就是在照顾他。当你照顾性虐待、家庭暴力、战争、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就是在照顾基督。这是他自己说的。

艾米·卡迈克（Amy Carmichael）对此有精彩阐述：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承受不了重担，我好像看到了树木……橄榄树，其中一棵树下，我们的主耶稣独自一人跪在那里。那时我知道，那是他的重担，不是我的。是他要我与他分担，不是我要他与我分担。在那之后，只有一件事要做：看到他跪在那里，有谁能转身遗忘？除了走进客西马尼园，在橄榄树下在他身旁一同屈膝，还能做什么呢？”¹

蒙召进入基督受苦的团契，是一个进入客西马尼园的呼召。如果你要屈身背起他人的重担，就会发现你的世界会在方方面面受到侵扰。悲剧与苦难打破了你的日程安排，那些受苦的人在消化悲剧时，经常需要重复。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受苦的思想行走得很慢。黑夜比白日更糟糕，因为黑暗使恐惧复苏。苦难是凌乱的，有时又是刺耳的，因为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眼泪、呜咽和哀嚎就成为唯一的表达通道。苦难也意味着聆听你无法解答的问题——饱经折磨的问题，因为讲述那不可描述的，是医治的一部分。这样的事与以成功、效率、理性和得体驱动的日程安排格格不入，本质上，你是在进入围绕着苦难的人际关系。这是怎样的概念！团契意味着相交，意味着亲密和熟悉，而与苦难熟识是多么奇怪的概念！我们的人际关系通常都是围绕着生产力、成功、收益、共同兴趣、欢庆或是爱。

我们当中那些蒙召跟随忧患之子、进入他受苦团契的人，甘心乐意进入这样的关系，以便向世界揭示，万有的创造者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旁观者，而是一位钉十字架的救主。正是在十字架上，这一奇怪的、苦难的团契彰显它的喜乐所在。受邀进入基督苦难的团契，是受邀去往加略山。

钉十字架的主是受过最重创伤的那一位，是他背负了 911、伊拉克战争、叙利亚的毁坏、卢旺达大屠杀、艾滋病危机、内城贫困，以及被虐待和拐卖儿童的苦难。他承担了可怖的罪行，背负了世上无数因自然灾害而哀恸之人的悲痛——地震、飓风和海啸。他背负了我们的自私、狂妄、对成功的迷恋和骄傲，他进入了黑暗。他知道一切苦痛中最严重的，他曾被天父弃绝，他曾降在阴间，人间没有任何苦痛和悲剧是他不曾知晓、不曾背负的。他这么做，让我们无人需要独自面对苦难，因为他曾走在我们前面，也会与我们同行。他在客西马尼园和加略山为我们所做的，他也呼召我们去做。我们蒙召进入围绕着苦难的人际关系，以便我们能在血肉中彰显钉十字架的那一位的本性。

当你我藉着他人的生命进入神儿子的苦难，结果之一便是我们将见证他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我们伸出援手，却发现自己得到了帮助。我深知这一点，因为他曾在我里面行使复活的大能，让我在死荫之地被他用生命更新。他仍然继续如此做工。神会使用他人的苦难驱使你更加倚靠他，如果你进入他人的苦难，你就是进入黑暗，倘若其中没有宝藏，

¹ 艾米·卡迈克（Amy Carmichael），《金绳索》（Gold Cord），伦敦 S.P.C.K. 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31 页。

这样的黑暗一定会将你压垮、使你绝望。然而，黑暗中埋藏的宝藏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体恤人的一位正在那里，那深知哀恸为何物的一位在那里，那感受到撕裂、弃绝、压碎的一位正在黑暗中等候。进入他苦难的团契，就是寻见他本身。

我祈求上主，你将深深认识他，被他复活的大能充满，甘心乐意地进入他苦难的团契。当黑暗、苦难和创伤排山倒海——它们一定会的，记得屈膝祷告，呼求得着更多的基督，以便你可以恒久忍耐，直到世界的国度变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国度的那一天。到那日，复活意味着一切的悲剧、万事万物得赎；到那日，一切的苦难都会被接入神的荣耀。

第六章

虐待的属灵后果

辅导领域的人越来越多地谈论所谓的“意义挖掘”。这是一个属灵概念，意思是给一个人的人生赋予意义和价值观。创伤具有重塑意义和价值观的能力。例如，一个在贫穷的城市环境下长大的男孩，父亲是个酒鬼，不负责任，常常施暴。母亲经常因吸毒被驱逐，因此他们经常无家可归。男孩曾经遭到邻居的强奸。这样的孩子，其意义感和价值观都被创伤塑造和构建：人生混乱而无序，无人可以信任，能得到什么的时候就抓紧，总要留心你的背后。

另一方面，创伤亦粉碎意义。一个生活在完整家庭的小女孩，受到呵护和关爱，获得许多机会，按照自己的选择进入喜欢的大学。一天晚上，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她遭到残忍的强奸。她曾经拥有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感，如今被粉碎。一切再无意义，信任被摧毁，而那个城里小男孩所持的价值观，如今对她而言比她自己的更容易理解。

当一个处境破坏了熟悉而安舒的信念，一个人的痛苦程度会达到高峰。当一个人在创伤前的信念和意义感是弹性的，有能力囊括创伤、苦难、不义，那么他经受住创伤而不被摧毁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而僵硬、悲观或不合实际的意义感，尤其是那些假设自己不会受苦的人，其创伤症状会更加漫长，更容易换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性虐待对一个小孩子和他们长大后的成人自己，对其意义感和价值感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帮助他们找到不基于假装（创伤从未发生，或并不那么痛苦）的真正意义感和价值感。

性虐待具有属灵上的后果。让我们更具体地思考一下创伤可能造成的属灵后果，以及怎样的回应才有帮助。进入这一领域时，我们需要牢记三件事。第一，幸存者的思维有一大部分被“冻结”在时间里。一个被父亲虐待长达 15 年的女人，会透过虐待的镜片看待自己、自己的生活 and 人际关系。她或许会遇到值得信赖的人，但她却无法信赖；或许会不断地听到神如何爱她，却仍然认为自己是垃圾，是这个真理之外的一个例外。创伤会使成长停滞，因为它能关闭其他一切，带来死亡。在人际关系和属灵上，其他经验的输入似乎并不能影响从虐待经历衍生的思维。

第二，虐待发生在儿童而非成人身上。儿童的思维方式是具象而非抽象，他们透过生活中与亲友的具体交往学习诸如信任、真理和爱这样的抽象观念。从爸爸妈妈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学到什么是爱。从爸爸妈妈的值得信赖（或不值得信赖），他们学到什么是信任。本质上，他们从有形事物理解无形的事物、思想与价值观。假如教他们的人一直不可信、残忍、伤人、撒谎，那么要他们理解并活出信任、安全、爱和真理这样的概念，就是荒谬的。儿童所受的这类影响不止有性虐待，还包括家庭暴力、身体虐待、持续的言语和情感虐待、忽视，以及家中的上瘾与愤怒问题。

第三，不仅儿童是通过具体的方式学习抽象观念，我还认为，成年的我们仍然继续通过可见事物学习不可见的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大地上，神透过自然界教导我们永恒的真理。我们凝望大海，把握一点永恒；凝视太空，微微体会无限；看着快速蒸发的水蒸气，我们学习时间的短暂。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教导我们永恒的真理，他说他是粮、光、活水和葡萄树。我们透过可见的事物，学习不可见的。思想一下圣礼——水、饼和酒，我们透过农民的饮食学习关于至圣者的真理。在理解神的性情上，这个方法一直很重要。这是神披戴血肉，透过短暂的向我们解释自己。

假如我们思想一下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就会发现，许多幸存者都出现了这种思想被冻结在时间中的现象。他们重复地透过具体思考抽象，从可见的事物一再地学习关于不可见事物的信念。属灵领域正是受到强烈影响的领域之一，人透过虐待的镜片去认识神。神是谁、神怎样看待受害者，这一切都是基于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祖父是谁、牧师是谁……去理解。受害者透过性虐待的经历去学习爱、信任、盼望和信心，他们也透过可见的学习不可见。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教导了他们许多关于神的事，这也是为什么辅导者或牧者会发现，他们与受害者分享他们迫切需要的圣经真理，却似乎完全没有作用。这些真理进不去。很多时候，我发现受害者可以向我流利地讲解圣经真理，但是在经验层面上，他们在生活中活出的却是虐待教他们的真理。从个体经验和应用上看，真理被扎根在虐待的教训中。

当然，有时我们会发现例外。神当然有能力创造奇迹，但这并不常见。此外，还有一些人看似真的从经验上理解了圣经真理，且能够应用于自身，但细查之后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尚未真正面对虐待的真相。

《费城询问报》曾刊登一篇关于一个波斯尼亚年轻人的文章，他的人生深受战争影响。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朋友发现自己死去母亲时的情景：“她的身体是白色的，因为扔到她公寓里的手榴弹把墙体炸成了粉末……他在母亲被遮盖之前亲吻了她，接着去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他需要离开母亲，以便假装她还活着。他需要相信母亲还活着，因为他需要时间。尽管他把那段时间用来欺骗自己，他仍然需要时间缓慢地接受现实。”¹我经常发现，幸存者之所以能持守对于神的信念，是因为他们与这个年轻人一样——活在自欺当中。“那不是真的虐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他不是故意的。”换句话说：“我可以相信神是活神，真的爱我，因为我本质上进到了那个使我从虐待中抽离的‘隔壁的房间’。”

对于许多性虐待幸存者而言，存在两个不可调和的实际：一位声称自己慈爱、庇护弱者的神，以及一个孩子持久地遭受性虐待。这两个实际似乎互相抵消，但尽都存在。人类的思维可以处理其中一个——孩子受到性虐待、没有神；或者有神，他保护孩子免遭性虐待。但人要怎么理解孩子被强奸 而且有神存在？大部分幸存者最终都会倾向于其中一个，他们真实面对了强暴，认为神不可信；或者他们紧紧地抓住神，把强奸当作无关紧要。这一困局并不容易解决。

¹ 弗莱施曼 (Jeffrey Fleishman)，1997年10月14日，http://articles.philly.com/1997-10-14/news/25539933_1_mostar-croats-neretva-river。

我希望我们能真正地理解，持久的虐待是如何影响一个孩子对神的认知，我们不能想当然。让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萨拉只有五岁，她的父母每周都会将她送去上儿童主日学。她学会了唱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强壮。”萨了的父亲每周都会强奸她几次，有时候她能逃过一次，因为父亲将魔爪伸向了她的姐姐。这首歌说耶稣爱她，耶稣是强壮的，所以她祷告耶稣让父亲停止伤害她和姐姐。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耶稣根本就不强壮，至少没有父亲那么强壮。没有什么能阻止父亲，哪怕是耶稣也不能。那些写圣经的人，肯定不认识父亲。

玛丽七岁，她住在一座房子里，在那里学习认识神。神似乎有很多规条，他说小孩子必须顺服父母，做任何父母要他们做的事。玛丽很努力地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当她不顺服时，爸爸就会伤害她，说这就是神教爸爸们管教女儿的方式。妈妈生她的气时，就会将她丢给爸爸，爸爸就会伤害她。她想，如果你不做神吩咐的事，神也一定会伤害你。她一定会很努力地做好。

斯坦是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小男孩，许多晚上，他的母亲要求他跟她一起睡。她告诉他，神将他赐给她，是为了让他照顾她，因为父亲离开了。她说神知道她离不开他。斯坦对神感到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要求如此令人困惑和厌恶的行为。他也充满羞耻，因为他也在其中体验到快感。神充其量是个谜，或者更糟糕，神是残酷的。

有一个孩子每天晚上被要求跪在床边与父亲一起祷告，当父亲性侵她时，他对她说：“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妓女，使我在祷告后做这种事？”

迈克尔七岁时去了一个住宿营，他很害怕、很想家。他的辅导员对他特别关注，让他感觉自己很重要。但后来事情变得古怪而可怕，辅导员会在晚上教导圣经，然后带迈克尔去散步，要求他做他不喜欢的事。

被父亲强奸会教给孩子什么？父亲是不可靠的，他们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是不可预测的，会使那些他们本该照顾的人痛苦。他们会背叛、遗弃、欺骗、利用，将你撕成碎片。他们嘴里说着爱和安慰的话，却立刻变成虐待。信任是不可能的。

虐待会教给孩子关于神怎样的信息？神是残忍、无能、冷漠的，他听不到，即使听到也不会回答。他认为小孩子是可以牺牲的消耗品，他不会信守诺言，不是自己声称的样子。既然他说他是全能的，那就最好跟他保持距离。信任是不可能的。

幸存者会学会关于自己的哪些信息？她是没有价值的垃圾，她不被爱，也可能永远不会被爱，她的祷告是无用的。她让人变坏，让他们做邪恶的事。无论她怎么努力都不会带来改变。

幸存者学到关于信任和信仰的哪些信息？你永远都不要信任别人，除非你是傻瓜。爱？爱是你想要支配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时说的话。希望？希望是个阴谋，什么都不会改变。

伴随创伤记忆的情感

性虐待的创伤会导致各种各样使基督徒群体感到不适的情感，因而常常会被基督徒定罪和谴责。在继续思考如何回应虐待的属灵影响时，认识并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虐待导致恐惧（神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焦虑（不要忧虑），愤怒（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及悲伤（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有宝贵的经文针对这样的情感状态，但恐怕我们常常像丢炸弹一样将它们扔给受害者，试图使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适或被教导是错误的情感，消失得越快越好。假如你要进入创伤受害者的苦难，就必须学会如何坐下，以怜悯心和同理心聆听恐惧、愤怒和极大的悲痛。你还要学会长时间地聆听，远远超出你自己的喜好。

许多遭受创伤的人都害怕面对与创伤相关的感受，不想去体验那些感觉。他们害怕自己会失控，承受痛苦。这些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创伤相关的情感十分强烈，很快能使创伤的情境重现，使幸存者感到无助而绝望。允许一个人一点一点地进入创伤的情感，以及面对一个同理的聆听者，使创伤的情感被理解和正常化，而非被定罪——这一切都会使人更觉安全。处理和医治这样的情感，永远不是那么简单。创伤的情感会与麻木、耗尽交替并存，这种交替是必要的，不能被匆忙否定。

你可以为挣扎于这些感受的创伤幸存者做一件事：鼓励他们与生活中安全的亲友一起做一些康复的事。例如去散步，记录一下所见的美景，听音乐，做一些有氧运动（尤其有助于愤怒和烦乱），这些都可以平静思绪、放松身体。与安全的人一起做这些事，具有医治和复原效力，传递出一个信息：强烈的感受并没有如虐待时那样将他们孤立。

愤怒可能是针对他人，尤其是施虐者和沉默的旁观者，或是任何被视为对他们的损伤负有责任的人。愤怒也可能以罪咎和自责的形态出现。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因此他们的受害者愤怒常常会发泄在自己身上，愤怒自己遭到了虐待。认为自己应当能保护妹妹免遭性虐待的哥哥姐姐，会因自己的失败而充满罪咎感。视自己为被摧毁的物品，背负极大的羞耻感，会导向自我厌恶。

悲伤也会以多种形态出现。悲伤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失去了童年，失去了某种生活，对家的盼望破灭，对安全的父母、健康和未来的期望落空。人可能会失去信仰，不论是对人生还是人性。悲伤的另一个层面是一种弥漫的无助感，不仅幸存者无法阻止创伤，他们也没有能力复原消失的自己和一切。你无法使死人复活，不论一个人变得多么成功、多么有钱，都无法复原一个失去的肢体、人或天真烂漫的童年。我们对于自己在世的能力，其感知可能大部分都是虚妄，但当我们失去这些能力时，悲伤仍然是真切的。

服侍创伤幸存者，一个特征便是这项工作的高度重复性。幸存者会反复讲述同样的事：“我父亲怎能那样对我……”他们的情绪也会重复：“我对……很愤怒。”他们也会一再地重复自己的损失：“我不敢相信……死了。”要有心理准备，学会坐下聆听。创伤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重复是必要的。人的思维无法相信所发生之事，无法承受这样的意念，无法负担强烈的情感，因此这样的感受必须一试再试。这些都是在努力背负那不可承受的，是在挣扎着将那突兀的融于生活——因为它们不属于任何类别。要有耐心，然后再加一点耐心。

以神的心为心

服侍创伤幸存者的工作，本质上是见证他们的故事和苦难，进入神的心，并向他们鲜活地展现，神对他们和他们所经历的邪恶怀有怎样的心。假如我们尚未亲自认识并领悟神对邪恶与苦难的心，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他人的苦难经历，也会草率地运用圣经，未能正确呈现圣经中的神。这项工作向我揭露了内心的自我中心，我发现，我对世上和人类的邪恶、罪与苦难不为所动，除非它触及我的世界、我的安舒、我的人际关系。那些远离我世界的邪恶、罪与苦难，我会努力与之保持距离。它们是令人不安、混乱而不便的。

多年来，我曾服侍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神使用我所从事的工作来纠正我。若不是我的工作，我不会接触到这些人。我曾密切处理过许多事，诸如虐待、自杀、恐怖、折磨、创伤、人口拐卖、欺骗、权力滥用以及难以言表的不幸。这样的事都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它们属于其他人，它们被带到我面前，然而，我也被邀请进入它们。进入这样的事曾经扰乱了我的思想、我的感受和我的睡眠，我不得不改变自己一直坚信的信念，询问我以为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

我还沮丧地认识到，我视人生中的痛苦比罪恶更可憎。实际上，我有时也曾为了避免受苦而犯罪。当我们“撒一点点小谎”以保护自己免遭批评、纠正或反对时，难道不是在犯罪来规避受苦吗？我们忘了罪的严重性不在于它本身，而更在于它所得罪的对象。我们是否习惯于将罪与罪比较，来决定其严重程度？被辅导者常常这样做。“至少我只是在网上浏览色情内容，没有真的发生外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句臭名昭著的告白：“我没有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话部分是在暗示他所做的没那么糟糕，因为还有比他做的更糟糕的事，至少他没做。哥林多后书 10:12 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这样的比较不过是一种自欺，本质上是我们的麻醉剂。

按照神的话，罪是极大的邪恶。假如我要持守神的视角，那么我的罪就必须以他无比圣洁的角度去看，而非从我认为比我更遭的另一个罪人的角度去看。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做 *那种事*！”或是“至少我没做 *那样的事*！”约翰·邓恩讶异于他的灵魂对罪不如身体对疼痛那般敏感：“当罪的试探临到，为什么我的灵魂一点反应都没有？”想一想你的身体准备迎接疼痛时的反应，哪怕是一根针扎向手臂，你都会变得警惕，身体僵直，做好忍耐的心理准备。要是我们对待罪恶也如这般警惕就好了！记得我们说过，罪是人类灵魂的粪便。然而，我发现自己常常去维护那本该让我排斥的东西。

然而，神逐渐增加了我对罪的敏感。贝克尔（Ernest Becker）不认识基督，但常常具有真知灼见，他说：“我认为，严肃地对待人生，意味着不论你做什么，都必须直面人生

中邪恶与可怖的实际，一切事物背后那轰隆作响的恐慌。否则所谓的严肃就是假的。”² 这种日益增长的认知，坦白说叫人十分不舒服。诚实说来，神在我人生中做的许多事都是不舒服的。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内心生发出何等多的罪恶。

遗憾的是，我也常常更多意识到他人的罪。这里的问题出在两方面。首先，这意味着我对待他们时，态度倾向于论断、批评或傲慢。其次，这意味着假如我要真的爱人，我就无法忽视这些事。分辨他人生命中的错误，总会呼召我们去代祷，有时甚至需要介入。诚然，忽视起来要更容易，用自欺欺人来麻醉自己要更容易。然而，天父在十字架上对圣子的审判，向我们彰显了罪的邪恶。忽视罪、稀释罪，包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都是在拒绝神的视角。接受神的视角，意味着常常感受到罪的沉重性。司布真说（我认为这段话也适用于我们辅导领域）：“我们若是认真工作，会更容易抑郁。谁能承受灵魂的重压而不堕入尘土？看见敬虔的人逐渐冷淡，牧师滥用职权，这些所见难道不足以将我们压倒在地吗？”³ 当心灵的眼睛从神的角度面对事物的实际，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罪恶，我们就会呼喊：“神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或是与大卫一起说：“主啊，要到几时呢？”

此外，我再次意识到，多少罪是因为没有谦卑。我意识到，基督教界关于骄傲和谦卑存在大量扭曲的教导。谦卑被等同于自恨，实际上，到最后变成对自我的一种执迷式关注，这显然不是谦卑真正的样子。我们看到许多人都被教会错误的谦卑教导摧毁。我们还多年将焦点放在自尊上面，这个词常常被糟糕地定义和误用。波密斯特（Roy Baumeister）的话曾深深击中我：“暴力常常源自于对自我的良好认知遭到了他人的质疑或破坏——简而言之，就是人的自负受到了威胁。”⁴ 他是说，当一个人对自己具有膨胀的认知，而他人冒犯了他们的自负，这样的人就会倾向于施暴或作恶。

以赛亚书 14 中，我们读到关于路西弗的描述，他曾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就堕落了：“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 14: 14）。我认为，说神威胁到了路西弗的自负，这话并不为过。我们当然也可以说，结果就是暴力！路西弗接着到伊甸园对那里的人类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纠正他，表示只有一棵树不可，他接着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 3: 4-5）。这里又出现了“如神”，这是对真理的微妙歪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而撒旦提供的是跟真正的目标接近的东西。他必须进行如此微妙的歪曲，否则就不能骗人了。赛耶斯（Dorothy Sayers）对此有精彩论述：

“我们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区分神眼中的魔鬼和他的表象。魔鬼的本质是苦毒、丑陋而污秽的，表象则是魔鬼向世界展示的外表，常常是高尚的，而且越高尚越危

² 贝克尔（Ernest Becker），《否认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1973 年出版，283-284 页。

³ 司布真，《给学生的讲课》（Lectures to My Students），第十四课，1856 年出版。

⁴ 波密斯特（Roy Baumeister），《邪恶：人类残暴的本质》（Evil: 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Henry Holt）1999 年出版，141 页。

险。魔鬼是属灵的疯子，但就像许多疯子一样，他极其狡猾、花言巧语。他的大脑运转灵活，除了中心那柔软而腐败的一块，那里住着永恒的幻觉。他的方法是向我们展示美丽动人的假象，期望我们不会使用自己的大脑或属灵能力来参透其中的幻觉。他试图赢得我们的同情，因此比起诉诸我们低级的欲望，他更喜欢利用我们的美德。因此，当魔鬼看起来最高尚、最合理时，他恰恰是最危险的。”⁵

当亚当夏娃离开受造物的位置，不再依靠父的智慧，问题就来了。他们自以为在升高，不理睬神的禁令，倨傲自恃，结果产生了暴力。不论何时我们离开自己受造物的位置，不再依靠天父，而是抬升自己，暴力、罪与邪恶就会应然而生。我们仍然如先祖一样想要分别善恶，我们仍然不喜欢自己受造、依赖、有限而脆弱的位置。我们常常愤怒神不向我们解释事情，我们对神不耐烦，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足够多的事。

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 16：33）。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 5：19）。他说：“因我耶和華是不改变的”（玛拉基书 3：6）。他也将目标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变成基督的样式，成为像他的受造物。他将结果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但是他保留了奥秘的过程。

在这个周遭充满罪与苦难的世界，屈膝承认我们是受造物，耶稣基督是主，是多么困难！我相信我们可以谦卑屈膝、信靠他，因为我看到了神的心。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心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显现，基督的十字架是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实际——罪与神——相遇的地方，基督的十字架是神与罪碰撞的地方——这一碰撞也发生在神自己的心间。

他承担了世间的奴隶制、童妓、宗教法庭、种族不公、大屠杀、卢旺达、波斯尼亚、乌干达、红色高棉、黑死病、艾滋病、911，以及我们身体和灵魂的疾病与苦难。朋友们，他知道我们的悲伤，也背负了我们的悲伤。他因着我们的过犯被击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罪恶受伤、受死，他的受难、他所载满的痛苦都是神良善的计划。然而当他献上生命作为罪的赎价，他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儿女、许许多多的子嗣。当他看到他的苦难所成就的一切，就会满足。因着他的经历，他使人称义。他要从全能的神那里领受荣耀尊贵，因为他顺服自己以至于死，被算在罪犯之列。他背负了多人的罪孽，为罪人代求（以赛亚书 53）。

当你与邪恶、罪和苦难摔跤，让这成为你的标记——你要看到救赎主被剥去衣衫，挂在十字架上。他呼唤我们注意他，注意他容许他的仇敌对他所做之事。⁶ 让我们坐在那里观看，十字架会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否坐下聆听？

他按照当时的习俗，以最极致的方式成为羞辱的对象。恩典离弃了他，换句话说，他降到了阴间。创造主被摧毁，生命成为死亡，荣耀变为羞辱，美丽被消灭，活水却渴了，全能的变成无力的。那为万物披上衣衫的，被赤身鞭打；全然荣耀的被人藐视；圣洁的成

⁵ 赛耶斯 (Dorothy Sayers)，《永恒要务》(A Matter of Eternity)，大急流城艾德蒙出版社 (Eerdmans) 1973 年出版，第 56 页。

⁶ 希尔德 (Klaas Schilder)，《钉十字架的基督》(Christ Crucified)，安大略省潘迪亚出版社 (Paideia Press) 1979 年出版。

为被弃的。爱被离弃，天堂进入地狱。这些真理意味着许多奇妙而永恒的事情，它们还意味着，我们的神理解创伤。

有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在一所大学教指挥，听到巴赫的康塔塔后，他归信了基督。最近，他教给我们一些源自巴赫曲中的美丽信息，其中一首咏叹调唱到：“我要高兴地背起十字架，它来自神的慈爱之手，在我的苦难之后将我引向神，进入应许之地。”德文的 Kreuzstab 意思是十架之杖，他说巴赫描述的十字架既是受难的媒介，又是我们倚靠的杖。

我们显然将十字架当作死亡的媒介，我们的救主就死在那里，罪也同他一起死在那里。这意味着罪也可以在我们里面死去，以便神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生发。我们看到了基督为我们承受的苦难与忧伤，我们看到了疾病，世界一切的疾病都压在那一个身体之上。他如此行，以便那一切都可以永久毁灭。但十字架难道不也是我们倚靠的杖吗？我们被自己的罪吓倒，却又无法停止时，还能去哪里？当疾病、悲伤和痛苦将我们压垮，我们还能去哪里？难道这样的时不正正是十字架支撑我们吗？当我在神面前屈膝，允许神在我们里面造作他的视角，就会出现好几个结果。

首先，我会毫无疑问地知道，邪恶不只是“在那里”，而且是“在这里”。我永远不会视世界存在“他们”和“我们”之分。不存在所谓的“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他们”。神的视角要引导我恨恶罪，哪怕是在我里面找到的。当我理解了罪是人类灵魂的粪便，就会像他一样回应。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看到罪被治死，包括在我里面和在世界中。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意犯罪得罪一位圣洁的神。

其次，那些受苦的人会知道，我将付出时间和怜悯，因为我蒙召与基督的苦难认同。逃避他们就是逃避基督，我对最小的一个做的，就是做在基督身上。我明白，我永远不会遇到一个基督没有背负的人类苦难，他已经背负了你能找到的所有苦难。当我与那些受苦的人同坐，我就是与基督同坐。我会明白，神要透过他的子民缓解世上的痛苦。每当造物呻吟哀叹，都需要神的儿女在其间，才能医治其伤口、安抚其剧烈的痛苦。不论神的儿女生活在哪里，那里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疗愈，世界的伤口和悲怆得到医治和抚慰。这个星球上女孩和女人、男孩和男人在黑暗残忍之地的哀哭，已经被听见，当神的儿女 *道成肉身地活出自己所言所信*，神话语鲜活的同在就会带去医治。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 1: 4）。

第三，我会谦卑地在世上行走。之所以谦卑，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灵魂的罪恶，我永远无法指手画脚、高傲地扬起头，或是不耐烦地回应一个挣扎的罪人。之所以谦卑，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有限脆弱的受造物，终极意义上倚靠创造主赐予生命和敬虔。之所以谦卑，是因为我跟随那位受苦仆人的脚踪。

最后，我会明智地分辨真理和谬误。智慧会降临，因为我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必须是我一切思想的中心。智慧会降临，因为我刻意强迫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那些被轻易、舒适地接受的观念。智慧会降临，因为我敏锐地知道自己会使用自欺的麻醉剂。

回应

你和我成了神的代表，去服侍创伤幸存者。我们的工作是以可见的方式教导不可见的真理，我们的言语、声调、行为、肢体动作，我们对愤怒、恐惧和失败的回应，都成为幸存者学习认识神的管道。我相信，神自己的名声就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我们蒙召要好好成为神的代表。

当我们努力代表神，幸存者会挣扎于关于神的问题：神是谁？神怎么看到我的虐待、强奸和一无所有？神怎么看我？我被爱吗？我可以被饶恕吗？他的耐心快用完了吗？为什么我该心存盼望？

在这种情况下，言语起初是没有意义的。从小到大，你一直听到“爸爸爱你”，然后爸爸强奸你，言语是什么？或者爷爷叫你坐在他腿上，你害怕时，他安慰你说这次不会有事，但从来不是真的。当辅导者说：“这个地方很安全”，幸存者回答：“没错，当然。”她或许变得如此绝望，以至于不论行动如何，言语都会被相信，以便使她更容易地接受虐待。

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面前活出神的品格。在我工作的初期，我特别渴望一个长期遭受虐待的女人能真的认识神的爱。我试着跟她讲神的爱，却发现她不过是在礼貌地聆听。我清楚记得自己在神面前跪下来，祈求他帮助她看到她极其需要看到的——神爱她。而我得到的回应是：“你想要她知道我多么爱她吗？那么你去爱她，活出这样的爱，让她看见。你想要她认识到我是值得信赖的、安全的吗？那么你去做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在肉身持久地彰显神的品格，以便你是谁足以向幸存者彰显神是谁。

道成肉身就是如此，不是吗？耶稣在肉身向我们解释神，耶稣将不可见的以血肉的实际彰显出来。幸存者需要我们的道成肉身，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都需要。第二，这种需要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更加强烈，因为孩子重复地从可见实际中学到的是神真理的对立面。她学到的关于父亲、权力、信任、爱和庇护的知识，全都是从谎言之父而来。

如果你希望创伤幸存者理解神是避难所，那么就成为她的避难所。如果你希望她理解神的信实，那么就对她信实。如果你想要她理解神是真理，那么就永远不要对她撒谎。如果你想要她认识神的无限忍耐，那么就耐心待她。当你没有庇护、没有忠心，当你的回应搪塞、失去耐心，就屈膝下跪，祈求神更多将自己赐给你，以便你可以更好地代表他。

回应的第二个方面是说真话。当人们经历到他人的邪恶，尤其是还提时期，他们会深深地背负其中的谎言。这样的谎言需要温柔而缓慢的曝光，如此真理的光可以取代谎言的黑暗。通常，有一些特定的记忆会使谎言深深地种在脑海里，并帮助谎言生根牢固。例如，一个在童年时期遭受严重虐待的女人，被威胁要么杀死一只心爱的宠物，要么自己承受更大的痛苦。她一再地被告知，她是邪恶的，没有人会爱她。她杀死宠物、手上沾满鲜血的鲜活记忆，提供了她邪恶的生动证明，将谎言深深地种在她脑海中。需要长期而仔细地帮助她处理这段记忆，处理其方方面面，她才能开始理解这段回忆教给她的谎言是多么微妙而可怕。

这种情况可见于任何类型的创伤，在战后退伍军人中尤其普遍，尤其当他们经历道德创伤时。例如，他们参与了违背良心的事，或是做了违背良心的见证。若是在任何其他处境下，他们都绝不会做那样的事。当他们无法挽救战友——即使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在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也很常见，尤其当受害者一直被告知，是她引发了暴力，施暴者又扭曲圣经来佐证这一点。

根据我的经验，创伤受害者只有在经历一段美好的关系，一段在黑暗艰难之处见证基督馨香的关系后，才能真正地看到灵魂深处的挣扎。我们都首先需要道成肉身，也需要黑暗被照亮，以便我们能理解所施加于我们的邪恶缠绕在我们灵魂四周的谎言。接下来才是关于神、神是谁的问题，这时土地已经开垦，可以更深地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他知道邪恶的深度，他承担我们极深的痛苦，他曾受伤，以便我们能被医治。

我会让被辅导者自己去查考，基督的十字架如何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罪恶、苦难、悲伤痛苦中与我们同在。当创伤受害者因属灵问题而挣扎，我经常引导他们去读一段经文，或是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与其直接教导他们，我会让他们自己去查考和学习。当他们自己与经文摔跤时，会更得益处和造就。然而，这可不是我在辅导初期进行的活动，而是要到辅导的第二阶段末尾和进入第三阶段时（参阅十四章）才进行。之所以延后，是因为很多时候，经历过童年性虐待或其他严重创伤的人，经常会带着一些混乱的属灵观念来参加辅导，这些观念会主导我们的辅导。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当他们在与我的关系中看到一些十字架的真理，就会更深、更好地理解这些真理。他们准备好讲述那不可言说的，他们被人认识，他们被爱。不论他们要说什么，都是安全的，我会饶恕，我会对他们有盼望。因着这样活生生的血肉经历，他们可以转向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经历到基督与他们认同。据我的经验，这一直是教导真理、带来医治的有力方法，无一例外。

有一位创伤幸存者用一首诗表达她的成长，简要地总结了漫长而艰辛的医治之旅。你可以看到，起初她明白了基督是如何与她的苦难认同，对她的受苦感同身受。接着，她转而用自己的苦难再去与基督的苦难认同。最后，她开始对基督的侍奉与荣耀感同身受。

受害者

虐待、殴打、离弃，破碎；
情感被奚落，
身体被穿透，
灵魂被掳掠。
鞭打、奚落、咒诅，重击，
受害者蜷缩在十字架上。

被剥夺亿万光年的恩典与荣耀，
道成肉身的爱，如今升高。
祝福、颂赞、尊荣，

得胜者坐在父神的右边。

被珍爱、蒙拣选、得拯救、披荣耀，
穿着完美光彩的嫁衣，
洁净、发光、无罪、无瑕。

新娘要站在她的新郎身边。
(希伯来书 4: 15)

最后，我要给你三个锦囊妙计。要想做好这项事工，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第一，要认识人，认识创伤，理解创伤对人类有何影响。然而，虽然要认识，却永远不要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不论你见过多少幸存者，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假如我们不能理解这一切，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会在时机不成熟时就急着要看见改变，我们会给出错误的回答，会无法聆听，因为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要敏于听，勤于学。

第二，要认识神，认识他的话，要成为圣言的狂热学徒。我们都需要被神的话渗透，以至于我们学会照神的方式思考。麦克唐纳 (George MacDonald) 曾说：“假如你说：‘我所持守的观点，我所宣讲的基督教，都是圣经上的。’我会回答：‘没人能理解或代表他人，除非你与他同心合意，对神也是如此。’”⁷ 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照着神的定义，认识他的话意味着圣言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顺服于它。在我们不照着圣经生活的地方，我们并不认识神。

最后，从事这项事工，必须完全倚赖神的灵。假如做不到，就不要尝试。你还能在什么地方寻找智慧？你怎能知道何时该讲话、何时该沉默？你该如何分辨谎言？你如何能在疲倦时仍然去爱、在厌倦时仍然耐心？离开神的灵，我们如何能指望自己活出神的性情？假如我们没有让十字架首先在我们的生命中作工，如何能指望基督受难那赐生命的大能，能倾倒在他人的生命中？你不能使人起死回生，除非你倚靠圣灵而行走。

创伤事工非常艰苦。在可见的世界做神的代表，以便让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领会和相信那不可见的，这项工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然而，这的确是一项能叫你饥渴慕义、时常屈膝祈求神更多充满你的工作，以便你能带领他人认识神。

⁷ 麦克唐纳 (George MacDonald)，《未出口的讲道》(Unspoken Sermons)，加州约翰内森出版社 (Johannesen) 1997 年出版。

第二部分
面向基督徒群体的事工

第七章

服侍受苦者

两千多年前，女婴被视为一种负担和累赘。一世纪的世界部分地区，人口统计数据呈现出极端的男女失衡。杀女婴的风俗并不少见，女婴通常被等同于畸形和残疾，刚一出生就被杀害。本质上，法律允许将女婴丢到城外的垃圾堆，在那里自生自灭。这大概是对一个人生命价值最赤裸裸的否定，宣布其“一文不值”。

然而，有一群人似乎认为这样的宣判是错误的，这群人越来越多。他们没有接受文化对于女性价值的贬抑，而是走到城外，在垃圾堆里寻找并挽救被遗弃的女婴。这样的决定既危险、又需要牺牲，要求站在主流的对立面，作出与文化背道而驰的价值判定。这意味着为另一个人付出生命、时间和财富；意味着扩增一个人的责任范围；意味着被人贬低和藐视，因为竟然将一文不值的当做珍宝；意味着进入危机处境，无私地服侍受苦的人。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跟随了羔羊的脚踪，因他去到城外献上自己为祭，舍弃自己的生命，作许多被认为一文不值之人的赎价。藉着他的死，他判定他们为珍贵。他在一世纪的身体（教会）跟随他的脚踪，出了城门去垃圾堆营救女婴。我们一世纪的弟兄姊妹所响应的呼召，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所面临的呼召。这是神的呼召，我们作为他在世上的身体，蒙召跟随我们的头去温柔看护我们中间那些受苦的人。

我最初的工作是辅导越战退伍军人，后来服侍的对象逐渐扩增，包括强奸、童年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幸存者。我也曾辅导过许多牧师和基督教领袖，包括被抓捕、强奸和在枪口底下遭受折磨的宣教士。我也曾服侍过 911 事件的工作者和牧者、缅甸军事镇压下的侨民，以及从妓院拯救女孩的便衣警探。我也经常去卢旺达聆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在我们的世界中，苦难俯拾皆是。让我们以事实佐证。统计数据都是关于真实的人，有些数据，你也是其中一员。当我给出数据时，我鼓励你不要只是把它们当成数据，而是联想到那些同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人。

据统计，美国有 31% 的妇女至少会被她们的丈夫或伴侣暴力侵害一次。¹ 这意味着你的姊妹事工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每天都有至少三名女性被她们的丈夫或男友谋杀。² 孕妇最大的死因是他杀，而非其他。³ 强奸的数据也没什么不同。成年女性中，至少 20-25%

¹ 联合国妇女权能署 (UN Women), “事实与数据: 终结妇女暴力”, <http://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

² 美国司法统计局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特别报告, “亲密伴侣暴力及受害人年龄调查”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Age of Victim), 1993-1999, 2001 年十月。

³ “谋杀在孕期死亡中的占比调查” (Examining Homicide's Contribution to Pregnancy Associated Deaths),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285(11), (2001):1510 - 11。

（每四个或五个中就有一个）会被强奸，而 12% 的青春期女孩曾经历过性侵犯或强奸。据美国医学协会的数据，每年约有七十万名女性受到性侵。⁴ 这意味着每分钟都有不止一名女性遭到性侵害。根据 CDC 的数据，在美国，每年有将近十多万名男性被强奸。⁵ 三分之二的强奸受害者与施暴者先前就认识。性侵举报案件中，70% 的案件受害者年龄都不到十八岁。⁶

女性在 18 岁成年之前，每四个就有一个曾经遭遇儿童性虐待。⁷ 每年举报的儿童性虐待案件多达八万例，但有理由相信，未经举报的案件数量要多很多。⁸ 青少年中，每五个就有一个举报曾在互联网上收到性邀请。⁹

20% 的男性（每五个就有一个）承认曾在 18 岁之前遭到儿童性虐待。¹⁰ 《费城询问报》1998 年刊登过一篇关于男童虐待的文章称，¹¹ 男童性虐待是美国的隐性流行病。而那些遭到性虐待的男孩，更容易对毒品上瘾、出现精神疾病，并变成性捕食者（侵害者）。儿童性虐待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持续多年；其开始的通常年龄，女孩是六岁，男孩是十岁。可悲的是，儿童遭受暴力虐待的数据也很相似，一项研究表明，27% 的女性和 29% 的男性曾在还提时期遭遇暴力虐待；也有别的研究给出的数据是三分之一。

⁴ 国家犯罪资讯中心及受害者研究治疗中心（National Crime Center and Crime Victims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美国的强奸：国家报告》（Rape in America: A Report to the Nation），弗吉尼亚阿灵顿 1992：1-16。

⁵ 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强奸的程度、性质和后果”（Extent,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Rape Victimization, 1995-1996）。<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nij/210346.pdf>。

⁶ 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受害人与施害者调查》（Victims and Perpetrators），2010 年十月，<http://www.nij.gov/topics/crime/rape-sexual-violence/Pages/victims-perpetrators.aspx#note5>。

⁷ 儿童评估中心（The Children’s Assessment Center），“儿童性虐待相关事实”（Child Sexual Abuse Facts），<http://cachouston.org/child-sexual-abuse-facts/>。

⁸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家庭指南》（Facts for Families Guide），http://www.aacap.org/cs/root/facts_for_families/child_sexual_abuse。

⁹ 米切尔（Kimberly H. Mitchell）博士，芬克霍（David Finkelhor）博士，沃拉克（Janis Wolak）法学博士，“青少年网络性教唆的风险因素和影响”（Risk Factors for and Impact of Online Sexual Solicitation of Youth），《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2001;285(23):3011-14. doi:10.1001/jama.285.23.3011。

¹⁰ 儿童评估中心，“儿童性虐待相关事实”，<http://cachouston.org/child-sexual-abuse-facts/>。

¹¹ 韦丹塔姆（Shankar Vedantam），《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1998 年十二月 2 号文章，http://articles.philly.com/1998-12-02/news/25720606_1_sexual-abuse-david-finkelhor-sexual-offenses。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 40 万人离家出走。¹² 街头流浪的青少年中，三分之一会在离家出走的 48 小时内被引诱卖淫。¹³ 每年大约有 15 万名青少年被引诱卖淫，这些孩子中，大部分都是从动荡的中产家庭出逃，大约 12 岁起开始出卖自己的身体。他们也常常来自存在严重虐待的家庭。¹⁴ 目前，美国有多达 280 万儿童流落街头。¹⁵

在美国，青少年凶杀案的比率是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十倍。¹⁶ 2004 年，每天平均有十五名 15 至 24 岁的年轻人被谋杀。因谋杀被捕的人中，25 岁以下的占 50%；因抢劫被捕的人中，25 岁以下的占 62%。统计数据表明，六年级到十年的孩子中，六分之一曾遭遇霸凌。¹⁷

美国每年有六百万起车祸，¹⁸ 每天都由 115 人死于车祸，每十三分钟大约死一个人。每个看到这里的人大概都对癌症有所经历，不论是发生在自己、家庭成员还是你的朋友身上。911 事件以后，有七万人因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挣扎于卡琳娜飓风和桑迪飓风创伤的人则有更多。我们不断听到大量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回家后患上了 PTSD；也听闻军队中自杀事件和性侵事件频频升级。当你将目光放眼全球，数字将更加惊人。

在这个呻吟的星球上，我们过得并不好。我深信，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蒙召进入混乱，带去光明和生命。他没有呼召我们过一个远离纷乱尘世的生活，坦白说，按照上面的数据，这也不可能实现。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每五名男性就有一名曾遭遇性虐待，每三个就有一个被家暴，每五个就有一个被强奸，我们的孩子曾被霸凌，我们的街道也不安全，我们的家庭则因战争、自杀和疾病痛失所爱。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如同发生在世上一样。

我想，你在读这本书，是因为即将或渴望服侍那些处于危机和苦难当中的人。危机的字面意思是“分隔”，它是人生中的大事件，以至于成为分水岭。你的人生被分为危机前和危机后。强奸，第一次被人殴打，被告知患了癌症，失去自己的孩子，配偶离世，破产，婚外情……这些都是人生的分水岭时刻，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人生中的关键时期。这

¹² 美国司法部，“离家出走与被遗弃儿童：国家评估与特征”（Runaway/Throwaway Children: National Estimates and Characteristics），《美国失踪、绑架、离家和被遗弃儿童发生率研究报告》（National Incidence Studies of Missing, Abducted, Runaway, and Throwaway Children），2002 年十月。

¹³ 新避难所援助组织（Redefining Refuge），“21 世纪的贩奴”（21st Century Slavery: Fact #4），<http://www.redefiningrefuge.org/facts/>。

¹⁴ 同上。

¹⁵ 同上。

¹⁶ 《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世界卫生组织（WHO），2002。

¹⁷ 福克斯（L. Fox）与邓拉普（G. Dunlap）等，“教学金字塔：社交能力支持与儿童问题行为规避模型”（The teaching pyramid: A model for supporting social competence and preventing challenging behavior in young children），《幼儿期刊》（Young Children）58（4），（2003）：48 - 53。

¹⁸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12 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2）。

也是一个可怕的时期，你所熟悉的地图不再为你指路，熟悉的一切已经远去，曾经的安全如今变为危险，而看似可预测的如今不再确定。危机本质上是人生的警报时刻。

钱伯斯（Oswald Chambers）曾提到“在他人生命的危机时刻在场的能力”。¹⁹ 想象一下你不小心触发警铃的场景，可以一瞥人们遭遇危机时的经历。他们的人生中有大量的情感噪音和混乱，他们无法思考该怎么办，很害怕。他们感觉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想要噪音停止。他们希望恐惧能消退，再次感觉安全。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思考。

如果有人在这样的警报时刻寻求你的帮助，他们就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他们的噪音。他们会走进你的生活，带来愤怒、暴力、抽泣、咆哮、恐怖、恐慌、恐惧和焦虑。你甚至会成为他们愤怒、指控和恐惧的对象。在这样的时刻，保持在场是多么艰难。他们会带给你沉默，疼痛带来沉默，因为苦难太重，无以言表。诗篇作者说：“我被拘困，不得出来”（诗篇 88：8）。他们会带来眼泪，有时是颤抖的呜咽和抽泣。我们常常会递上纸巾，这常常成为一个微妙的暗示：哭泣该停止了。我们更喜欢没有眼泪的干净脸庞，抽泣在我们耳中太过强烈刺耳，让我们感觉尴尬。在纯粹的痛苦面前，我们感到不安。当警报响起，我们希望它停止。噪音使我们惊扰，侵扰了我们的世界。当警报响起，我们常常会自然地逃离。警报意味着出了问题，在这样的警报时刻，我们怎能拥有留下来、保持在场的力量？

每当有身处危机的人走进你的世界，你都面临着一个警报时刻。这对于那个人而言，是人生的分水岭，其实也是你的分水岭。实际上，任何人将危机带到我们面前，都为我们制造了一场危机。问题是我们是否容让他们的危机驱使我们迈出常规，迈出我们自己的安舒和喜好，成为他们人生中一个持续在场的力量。我们是否会进入他们的苦难，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又如何能成为帮助和支持，而非增添噪音和混乱？

要想服侍受苦的人，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实际，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帮助危机中的人，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那些好的、真实的事，他们听到就会好起来。恐怕很少会这么简单。

当你伸出援手，会遇到的一件事是模糊不明。在正常的日子里，人与人打交道尚且是模糊不明的，在警报作响的时节与人打交道，更是经常不清不明。你以为理解了一个问题，但它出现在某个人的人生中时，你所知道的却突然对不上了。或者有人向你求助一个问题，你意识到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人们想要感觉更好，他们想要答案，你发现自己很快就会觉得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自以为正确的回应，最终却搞砸，制造出更复杂的乱局。

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人想要改变——然而这是真的吗？他们的确想要改变，但我们忘了，改变会使人类紧张。改变要求大量的努力，也常常使人耗尽心力。改变不是有人告诉

¹⁹ 钱伯斯（Oswald Chambers），《基督徒要则》（Christian Disciplines）第一卷，大急流城探索出版社（Discovery House）2000年出版，276页。

你正确答案就能发生的，而且当一个人决定努力改变，他/她很可能会吓到或触怒他们世界中的其他人。他们会退缩，导致更多危机。这就好像走错了方向！

改变不仅是受苦者的双翼，也是你的双翼。处于危机中的人带着一个未经讲述的故事走进你的生命，这个人和他的故事一定会影响你。你不能让自己进入他人的生命，却不受影响。你无法见证虐待、暴力、拐卖、欺骗、上瘾、破碎、绝症和黑暗，而不为所动。你会发现自己因人类对同胞的残忍而崩溃，你会难以置信，会挣扎，会迫切渴望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对于危机中的人而言，重复是必要的，你所讲的还要再讲一遍。你具体活出所讲的，他们还是质疑其真实性。离开重复，你无法对抗长期的童年虐待、家庭暴力、压迫和上瘾造成的衰竭。你讲述真理，然后看着它淹没在一片谎言的海洋。你一再地打造信任的根基，只听到对方说：“但我能在这方面也信任你吗？”你必须重申、重做、重新活出你认为再清晰不过的真理。当然，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你必须学会等待。你必须等待想法从一个混乱的脑海中浮现，等候真理渗透一个黑暗笼罩的思维，等候戒瘾又一次失败，必须重新建造根基。你必须等候神的灵在生命里动工，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成长标记。你必须等候，因为神的时间表跟你不一样，他不但在教导你服侍的人，也在教导你等候的功课。他在教导你，在警铃大作的*同时*，如何思考、如何去爱。

当你辅导处于危机中的人时，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在服侍一个苦难与罪的结合体。苦难会使人沉默，然而伤痕不会消失。沉默与伤痕并不是罪的标志，只需看看基督便能理解。当警报仍然在他们的耳中轰鸣，你不能强迫对方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无法清晰地思考，有时候，人受苦是因为其他人的罪，而非他们自己的。大卫因着扫罗的罪受苦，他的苦难不是当得的。当你面对他人的苦难时，记住这一点，不要去纠察罪而给受苦的人徒增重担。有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不涉及任何人犯罪。例如，一个人可能患有长期的疾病，面临无尽的痛苦和损伤，疼痛和体内的化学物质又导致持续的抑郁症状，然而他的苦难不是任何人犯罪的结果。

你当然也会遇到严重的习惯性犯罪，不一定是你的服侍对象，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某个人。我们不能轻忽这种罪对他人的影响，不能太过天真，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成长中经受长期性虐待的女人，已经被邪恶训练和塑造。一个生活在操控、怒气、殴打和持续的言语虐待下的人，他们的思想、情感、属灵生命以及关系已经受到深深的影响。一个人倘若多年吸毒、性上瘾或醉酒，这样的人已经自欺多年，真理只能缓慢而微小地注入他们里面。曾经被羞耻感、愤怒或屈辱压垮的人，无法立刻挺直腰板站立。生活中存在习惯性罪恶的人——不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已经被那罪所改变和塑造。他们的属灵听觉和视觉都已经严重退化。

我们对孩子的饮食总是很上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食用的饮食会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现在和将来。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他们的阅读和眼见的內容也十分谨慎。我们擅长习惯的事，知道习惯具有极大的影响。假如你二十年之久都在练习沉默和放空思

想，以承受殴打的暴力，那么你不会因为有人伸出援手，就突然可以清晰地思考和陈述。假如你多年来习惯用欺骗来掩盖色情成瘾，那么真理、清晰和忠心也不会突然出现，即使你认了罪，也渴望改变。

因此，仅仅是讲说真理并不足够，我们该如何回应那些受苦的人，以便他们能真的得到帮助、最终更新改变？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学习，他进入了我们人生中的警报时刻，进入了那里的混乱和噪音。他进入了世界的苦难与罪，并且留了下来。他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让我们思考一下，怎样才是像主，以便我们能跟随他进入他带到我们眼前的生命中去。

1. 他舍弃了荣耀

要进入他人生命中的警报时刻，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荣耀。耶稣离开了他的世界，离开了那里的荣美、舒适、安全和不受干扰。他离开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进入了对他而言陌生的。他离开了完美的爱，进入了仇恨；离开了秩序，进入混乱；离开了美丽，进入丑陋；离开了光明，进入黑暗。他离开了天上的“自己”，以便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自己”。他为自己披上人性的血肉。

要想帮助危机中的人，你必须离开荣耀之地。你也必须离开对你而言熟悉的、有序的、可预测的、安舒的，以便帮助那些身陷危机的人。你必须进入陌生的异域，你不认识路的地方。你必须出去面对从未见过的事，必须离开你的安全，进入一个被暴行摧毁的灾难现场，进入一个苦难的生命。你必须离开你的健康，坐在癌症患者身边；离开你的秩序，与上瘾者同行。你将永远被他人的苦难与罪改变。

2. 他成为卑微的

第二，耶稣离开了荣耀，变得卑微。他是宇宙的创造主和维系者，永恒、永生、无限，然而他成了不像他自己的。他在尺寸、能力、影响力、言语和帮助的能力上，都降卑自己，将自己缩减（腓立比书 2：6-7）。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那卑微的。他变得与我们一样，以便我们可以得着他。他变得与我们一样，这种倾听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他允许自己被我们“教导”，如何做一个人。

当你进入一个陷入危机的生命，你必须降卑自己，成为微小。假如你只是趁虚而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接管大局，这一点帮助都没有。你需要离开荣耀，然后以微小的样式进入，以便你能真的聆听和理解对方，被他们的衰弱所打动。假如你从未遭受过长期的性虐待，你不会知道那样的人生是何样的。即使你有过这般经历，你也只知道自己的，而非他们的。要进入、聆听、与他们同活，观察并学习。保持微小，这是关于他们，而非你自己。你必须为强奸和虐待的受害者降卑自己，对那些遭遇长期痛苦，以至于大脑不能轻易理解真理的人，也是如此。你必须如眼药水般一点一滴地输送自己和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剂量，也正是宇宙之主用在你身上的。假如他将自己的一切意念倾倒入你，你的大脑就会崩溃，完全无法掌握、组织、理解并使用。

3. 他进入了黑暗

第三，耶稣离开荣耀，进入了黑暗。耶稣住在陌生的地方，他是阿拉法和俄梅戛，如今却不知道明天。他是世界的光，如今却如日食般被黑暗遮蔽。他是道，却变为沉默。他是完美，却有了伤痕。他的生命被许许多多陌生的事物触动，那些事物都是对他的冒犯和侮辱。

通常，当我们进入他人的苦难时，总是尝试将他们拉进我们的世界。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思考，选择我们的选择，理解我们的所见，活得像我们一样。我们想要他们离开他们的抑郁、痛苦或悲伤，将之抛诸脑后而“翻篇”。这些不一定是坏目标，然而你只能进入他人的黑暗，才能带他们离开。你必须进入去得着他们，以便你能将他们带出来。你不能靠几句口号或口才，将人从苦难、创伤、成瘾或巨大的悲痛中拉出。你必须进入，与他们同坐，聆听并感同身受，然后一点一滴地陪伴他们走向新的世界。假如你不能进入黑暗，就无法帮助他们。

4. 他没有在黑暗中迷失

第四，耶稣没有在黑暗中迷失（约翰福音 1: 5）。当他变为卑微，进入我们的黑暗，他带着天父的性情。他将真理和爱带入血肉之躯，与我们同坐。他来到黑暗中见证父的性情，满有恩典和真理。他与我们同行时，活出了那样的性情，与我们同吃同坐，与我们交谈。他以自己的所是，向我们揭示天父的样子。光开始为我们发现，因为它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时常以为自己需要技术、项目、计划或正确的言语，这一切的确可以很有助益，然而，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关于神的知识，还需要这些知识真实地展现在血肉之中，彰显在*你里面*。当我们与他们同坐、与他们同行，他们会认识他的真理、他的爱、他的慈悲和他的恩典。他们会认识他无限的恩典和忍耐，因为这些品质清楚体现在你身上。那些遭受虐待的人，已经被邪恶、谎言、操控、羞辱和愤怒渗透。他们何其需要与你里面充满慈爱和真理的天父同坐！他们不只是需要聆听关于父的真理，还需要透过你去经历，在血肉中亲历。抑郁的人不需要关于盼望的宣言，他们需要你在他们抬不起头来时，替他们去盼望。

5. 他没有离弃我们

第五，我们的主没有离弃我们。他离开了荣耀，进入我们的黑暗，并且没有回头，哪怕面对十字架时也没有。他曾经想要逃跑，感到一切已无法承受，然而他没有离弃人类（路加福音 22: 42, 44）。他没有将我们遗弃在我们的混乱和危机中，此刻没有离弃我们，曾经没有，也永远不会。我们看不见、无法思考、无法笔直地行走，然而他却留了下来，等候并呼唤我们到他面前。

你会面临遗弃求助者的试探，你会想要离开。总有一天，你会觉得电话响得太频繁，同一个错误犯得太多，同一个糟糕的选择屡次重复。你会感到疲倦而沉重，你会想要一个免于危机和警报的生活。然而天父的慈爱却不会离弃自己的儿女。我曾多次看到，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开始时很好，却没有留下来的能力。我们发现，要与危机保持连接太难了，尤其是长期的危机，因此我们离弃了那些对他们人生中的苦难束手无策的人。他们无法离弃苦难，因此必须独自承受。然而当我们的主进入我们的苦难，他并没有转身离去。

6. 他没有感染上我们的疾病

第六，我们的主离开荣耀进入了黑暗，但他没有感染上我们的疾病。处理警报时刻时，很容易陷入危机而失去正确的视角。然而他没有，他没有犯罪，即使与我们一同受苦时也没有（希伯来书 4: 15）。他没有容许混乱、黑暗、邪恶和噪音将他摧毁。他进入了黑暗，却维持光明；进入了疾病，却没有染病。我们面对混乱与失败，会变得不耐烦或愤怒；我们处理缓慢，回以沮丧泄气；我们与聋子同坐，却以为只要我们讲得更大声就能被听见。苦难可以扭曲我们，直到我们变得完全不像我们的主。我们如何能服侍那些受苦的人，却不感染上环绕我们灵魂的疾病？

我们如何成为那些在他人生命的警报时刻，具有留下来的能力的人？我们如何能在服侍人时，自己不被疾病感染？我们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免得被持久暴露在苦难、罪与邪恶中扭曲和摧毁？

保持在场的的能力意味着忍耐的能力，忍耐意味着对抗。我们要坚持而不被削弱，以耐心承载。假如我们真的想帮助身陷危机的人，那么显然需要立足之地。假如没有这样的立足之地，我们会离弃他们，或者自己被摧毁。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苦毒或绝望。

达勒姆（Durham）主教穆尔（Handley C. Moule）曾说：“教会里热心的基督徒们，假如你们想要正确地服侍受苦的人，就要住在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要越来越从那个人那里转向耶稣基督，以便你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再到那个人面前，将主自己赐给你的平安与力量带给他”（原话有所调整）。²⁰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到主面前，深深饮于他，才能承受将活水带到干旱饥渴之地的奔波。

假如你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受苦的人，我要请你记住三件事。首先，你是在 *与神同工*。不要误以为这是 *你的* 工作，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子民，连你也不是自己的。你不是救主，不过是他的仆人。假如你记住这是他的工作，就会不断地奔向他，询问他要你从事哪一块的工作。假如这是他的工作，结果就在他手中，你不会要求在特定时间达成特定结果，因此给人施压，要他们变得更好，以便你能感觉很成功。

²⁰ 穆尔（Handley C. Moule），《希伯来书的信息》（Messages from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格拉斯哥皮克林与英格利出版社（Pickering & Inglis）1930 年出版。

这不仅仅是你与他一起做的他的工作，还是为了他而做的工作。你不是在为那些受苦的人工作，不是为任何人工作。你不是为了获得任何人的认可，或是教会里或人群中的地位。你是他的工人。假如你的工作是为受苦的人而做，那么你就会被他们主导。他们的需要会变成你的主人，你会自己陷入他们的噪音和混乱。你必须替他们考虑，必须理解他们，但工作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为了你的神而做。他说了这个，不是那个；这些限制，不是那些；这种回应，不是那种。他人的需要并非你的呼召，也不是你的主人。如果他们的苦难统治了你，那么结果不过是加倍的问题。呼召从神而来，唯有神是你的主，你也是在神里面进入他人的苦难。

第三，你只能藉着神、透过神去做这间工作。除非神自己透过你、藉着你展开救赎工作，否则你无法在苦难的生命中做神的工，你所做的也不会讨神喜悦。救赎主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艰苦的，他是忧患之子，尝尽了悲苦。我喜欢熟悉和安舒，他却被藐视和弃绝；我喜欢尊荣和认可，他却担当我们的疾病、软弱和残疾；我喜欢健康、力量和完整，他却被刺穿、压伤和压碎。我喜欢没有伤痛、没有冲击、没有不义，我不喜欢警报时刻的工作，我做不到。神透过许许多多受苦者的生命，教导我凭自己不能做神的工。然而他却仍然呼召我从事这项工作。唯有当我容许神为他的事工改变我，我才开始看到解答。假如我要弯下腰、背起兄弟姐妹的重担，那么我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负重者。他首先呼召我们允许他进入我们自己的地牢，以便与我们同坐，将我们带入他的光明与爱。

弯腰挑起他人的重担，会使你真正的样子曝光。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很有耐心，但直到这耐心经受检验，你不会知道你的自信是否正确。如我先前所说，危机是分水岭。你会面对这样的时刻：“我以前以为自己是这样”，以及“结果我原来是这样”。神总是做两头的工作，他不仅呼召你去照顾受苦的人，而且也在你里面制造了一场危机，以便他能向你展示，有哪些方面你急需他来动工。唯有当我们向圣灵的工作屈膝，接受圣灵的曝光和悔改的呼召，我们才能真的走出去，将他的恩典带给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决心弯腰背负他人的重担，就会发现，你世界的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干扰。悲剧与苦难会颠覆你的日程安排，那些遭受创伤的人，甚至对帮助他们的人也感到害怕。解救他人脱离邪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我们灵魂的仇敌不会轻易让人从他的魔爪逃脱。进入苦难也意味着艰难地面对无法回答的问题——让人备受折磨的问题。这样的事不吻合那些受成功、效率、理智和得体驱动的计划，你是在进入围绕着苦难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非常团契。获邀进入他受苦的团契，就是获邀前往加略山。我们会接受邀请吗？

钉十字架的主是受到最大创伤、最痛苦的一位。是他承受了大屠杀、种族灭绝，是他承受了饥饿、贫穷、疾病，他也背负着每一个曾经被拐卖、折磨、虐待和遗弃的孩子。他为那些施行这些暴行之人的罪受伤，他也承担了我们的自私、自负、对成功的热爱、自义和骄傲。他还承担了我们看到、听到邪恶时所承受的痛苦与忧伤。他曾进入黑暗，他知道一切的哀悼，他曾被天父弃绝，曾经降到阴间。人间没有任何苦痛和悲剧是他不曾知晓、不曾背负的。当你进入内城战争、面对施暴者；当你听闻受害者的故事，或是坐在垂死者的床前；当你看着一个孩子恐惧的脸庞——你将永远不会遇到你的主不曾背负的罪恶。他

如此行，以便我们无人需要独自面对苦难，因为他曾走在我们前面，也会与我们同行。他在客西马尼园和加略山为我们所做的，他也呼召我们去做。

倘若十字架的信息没有首先应用在你自己的心灵和生命中，你就无法与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同工同行。他的指头将温柔地指出你的骄傲、你的优越感、你的自负、你的不耐烦、你自己的成瘾问题，或是对他人的恶待，你对秩序的喜爱、你对成功的渴望、你对名声的热爱，以及你对自己工作的信心。苦难要么使你放弃、使你的心灵刚硬，要么驱使你到神面前祈求得着他更多。以赛亚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赛亚书 45：3）。

当你进入这个充满苦难和死亡的世界，请带上钉十字架的主的话，他称自己为复活、为生命。要恨恶他所恨恶，不仅是世上的事，还有你里面的恶。要恨恶恐怖主义、暴力、虐待、拐卖人口、疾病、创伤和罪，不仅是“他们的”，也是你的。进入围绕着苦难的关系，看到那里的美丽和宝藏，因为受难的救主在黑暗中等你。除了认识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其他事都要视为粪土——每件事。当他国度降临、当他使万物复苏时，你和我会同天使、长老和活物们同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5：12-13）。

第八章

创伤与羞耻感

创伤和苦难的另一面是羞耻感，对羞耻感的研究叫我心碎。深入研究羞耻感的产生，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造成，就像是在废墟中游泳，那里充满了毁坏的被造物——尽管毁坏，却仍然是神的形象。这样的研究也会使你深入神的心，他是如何背负起我们的羞耻感，如何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具上，透过他的死为我们披戴他极大的荣耀。

这个主题内容繁多，即使穷尽，也仍不过是起始。我们将看几个关于羞耻感的故事，然后思考羞耻感与罪咎感的区别，羞耻感的影响，以及我们对之的回应。我们将探讨文化对于羞耻感的表达和经历，合宜的羞耻感与毁灭性的羞耻感，以及我们的思想和回应必须基于哪些神学根基。首先，请与我一同进入几个真实故事，看看羞耻感是如何围困、吞没一个人的身份认知和灵魂。

巴基斯坦：一旦羞耻感蔓延，一些家庭便视杀戮为唯一的选择。这当然是隐藏的终极手段，我们感到羞耻时，都会有这种反应。阿玛尔是一名十七岁的约旦少女，家人发现她怀孕时，她告诉家人，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里留宿时强奸了她。她的嫂子卖了自己的金首饰想让她堕胎，但医生拒绝手术，这在约旦是非法的。阿玛尔说，父亲转而去买了一把枪。¹

第二天，阿玛尔的父亲将她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送出家门，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音乐声开大。阿玛尔躺在房间的床垫上，她的父亲和 22 岁的哥哥轮流拿起枪，朝着她开了八枪，丢下她，任她死亡。阿尔玛却没有死。

“当一个人的女儿犯了错（注意，这里指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被强奸），他就没脸跟其他人同坐。”一位著名的公会领袖、部落首领这样告诉来访者，他的家坐落在安曼最高的山顶上。“他会被排斥，别人会不给他倒咖啡。谁愿意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但假如他不这么做，他在村子里、在宗族中，就会被人瞧不起。”

美国城市贫民窟：我们并不总是住在芒果大道，它坐落于城里的另一边。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们，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搬进一所真正的房子，它永远都是我们的。房子里会有自来水，有畅通的管道。但芒果街的房子并不像他们保证的那样。有一天，我学校的一个修女看到我在房子外面玩耍，那时楼房的底部用木板遮着。她问我：“你住哪儿？”我指着第二层楼说：“那儿。”她说：“你住那儿？”

¹ 杰尔 (Douglas Jehl), “羞耻感：特殊报告；阿拉伯的荣誉代价：女人的鲜血” (Shame: A Special Report, Arab Honor's Price: A Woman's Blood), <http://polyzine.com/arabwomen.html>.

那儿。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油漆脱落而斑驳，还有爸爸为了防止我们掉下去钉的木板。你住那儿？她说话的口气让我感觉一文不值。那儿，我住那儿。²

美国最南部：那时我读小学，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像我们一样珍惜生命。不要跟她玩，我不想你跟他们说话。”我和我的家人一直都是那个“他们”……我咬着自己骨瘦如柴的拳头，我被当做白色垃圾。愤怒感觉不错，比随后的羞耻感更坚强、更纯粹。羞耻感则是恐惧，突然有种冲出门外躲起来的冲动，想要否定，假装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世界会对我做什么……我在贫穷、仇恨中长大，我是身体、情感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我知道这样的苦难和羞耻一点都不会使人高贵，它们会摧毁你。³

美国原住民学校，二年级：贝蒂是一名宣教士老师，红头发，很丑，没人喜欢她。她罚我连续 14 天待在教室里，课间不许外出。她说：“跟我说对不起。”我问道：“为了什么道歉？”“一切。”

有一次，她给全班发了拼写测试，却把我晾在一边，给我一个为初中生设计的测验。我把所有词都拼对了，她把试卷揉成一团，让我吃下去。“你会学会尊重。”她说。她让我给父母带一封信，告诉他们要么剪掉我的辫子，要么把我关在家不要去上学。“印第安人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她总是这么念叨。

三年级时，我独自站在教室的角落，对着墙，等着惩罚和羞辱的结束。我仍旧在等待。

沃利开车撞向一棵松树，自杀了。血检报告没有检测出酒精，他有一份好工作、好太太，还有两个孩子。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有印第安人耸耸肩，看着地面，“不知道。”我们都这样说，但照镜子时，我们民族的历史就刻在眼睛里。我们喝自来水时，能尝到失败的味道。我们流下的是古老的泪水。我们完全明白怎么回事。⁴

大卫王统治下的以色列：他玛是大卫的女儿，还是处女，被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传唤。他迷恋她，假装生病，欺骗他的妹妹到他房间为他预备食物。他拉住她，强迫她与他同寝。她哭喊道：“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作这丑事”（撒母耳记下 13：12）。她哭了，知道自己的无助：“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13：13）。她离开了，撕裂了她的衣服，把灰尘撒在头上，双手抱着头，这是羞耻的标志。

上面关于羞耻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当我们谈到羞耻，到底是在指什么？这与罪咎感有何区别？西方世界的我们，对罪咎感更熟悉，谈起来也容易。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羞耻感较少，或是羞耻感对我们不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处理羞耻感的方式是隐藏，让自己感觉不到。我们想要独立、自足、胜任有余。当我们讲到罪咎感，一般指向道德行为

² 西斯内罗 (Sandra Cisneros)，《芒果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生而贫穷》(Growing up Poor: A Literary Anthology)，纽约新兴出版社 (New Press) 2002 年出版，第 25 页。

³ 艾利逊 (Dorothy Allison)，《阶级疑问》(A Question of Class)，《生而贫穷》，第 76 页。

⁴ 阿丽克斯 (Sherman Alexie)，《印第安教育》(Indian Education)，《生而贫穷》，105 页。

（思想、言语或行为）。西方文化下，罪咎感是关于我作为个体，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我选择了一项行为，对之负有责任，这个行为可以被客观地衡量，要么对要么错。假如它是错的，我就有罪责。罪咎感的反面是道德的纯洁和无罪，当罪咎曝光，第一时间会努力证明无辜，即便我们需要撒谎。

另一方面，羞耻感则似乎是主观的、情感上的。它是关于我是谁，而不是关于我的行为。心理学家、情感论的发扬者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博士这样定义羞耻感：

“假如痛苦是苦难的情感表现，羞耻感就是侮辱和疏离的情感表现。尽管恐怖生死攸关，痛苦使世界充满眼泪，但羞耻感却深深刺入人心……恐怖和痛苦的确伤人，但它们都是从外部造成的伤口，只触及自我的表面。但羞耻感则是一种内在的折磨，是灵魂的疾病。不论被羞辱的人是因为嘲笑还是自嘲，这都不重要，不论哪一种，他都感觉自己是赤裸的、失败的、疏离的，没有尊严和价值。”⁵

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在《大屠杀的见证：记忆的废墟》（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一书中说：“被羞辱的记忆唤起最深的痛苦，足以粉碎一切完好的自我认知。它的声音代表着纯粹的痛苦，即使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仍然深入骨髓。不论是时间还是健忘症，都不能缓解它的折磨。”⁶ 兰格称羞耻感为“灵魂的沼泽”，是“一种吞噬灵魂的情感”。

羞耻感的反面并不是道德的纯洁，而是荣耀或尊荣。羞耻感和罪咎感都是关于达不到某种标准，但罪咎感更多与违背标准有关，而羞耻感则更多与人格有关——是一类糟糕、软弱、不光彩、不足够强壮，无法遵守标准的人，也无法在羞辱面前站稳。

羞耻感的影响

羞耻感对一个人或灵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起初——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故事。亚当夏娃处于与神、与自己、与彼此、与神的世界完全和谐的关系中，一切都敞开而透明，一切都合一而连贯，没有任何隐藏的角落，没有任何破碎之处。人类没有穿衣服，赤裸而坦然，充满了荣耀。在那里，他们被赋予了道德选择，吃还是不吃。伊甸园的生活存在道德维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狡猾、诱人、闪耀的活物出现了，引诱人类使用道德选择权去追求看似真实、美好、值得追求的，但实际上却是虚谎、邪恶、毁灭灵魂。

“他们二人的眼睛 就 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 3：7）。直接的后果便是恐惧、羞耻感和遮挡。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被剥去了一切的荣耀。他们看到自己堕落了，羞耻而荒凉。他们犯了罪，负有罪

⁵ 拿单森（Donald L. Nathanson）编辑，《羞耻感的各种形态》（The Many Faces of Shame），纽约吉尔福特出版社（Guilford Press）1987 年出版，第 10 页。

⁶ 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大屠杀的见证：记忆的废墟》（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77 页。

责，暴露在神和彼此面前。他们给自己编造遮蔽的衣服，以挽救自己的尊严。这是在说：“我已经不再完美，但请仍然赐我尊荣。”他们逃避神的面，也躲避彼此。

这个故事当然兼有罪咎感和羞耻感，罪咎是因为亚当夏娃做出了违抗神的客观道德选择，他们不再是道德纯洁的，无罪的状态已经消逝。他们在神面前有罪，结果他们很害怕，逃跑躲避神的面。羞耻则是因为他们被曝光在自己的罪行面前，看到了自己的缺陷，他们崭新的“次等”状态。他们失去了荣耀、尊严，因此他们遮盖自己。他们并非只因着犯了错而逃跑，逃跑和躲藏是因为他们不想被看见自己羞耻的样子。如同路易斯在《凯斯宾王子》中所言，亚当和夏娃拥有的荣耀足以使任何乞丐抬头，而他们拥有的羞耻也足以使世上任何的帝王垂首。⁷ 他们躲藏是因为曾经的荣耀如今成了毁坏，当我们感觉自己有缺陷时，就会躲避曝光。

神的回应是惊人的。他前来询问：*你在哪里？* 本质上是在说：*我想见你。* 回答是：*我害怕，因为我会被看见，所以我躲藏了，我不想你看到我。* 我们感到羞耻时，无法忍受被人看见。我们会躲到后面，会遮盖，会努力避免曝光。我们不希望他人的眼睛注视我们，也会努力躲避自己的眼睛。安曼的那个首领说：“他们甚至连咖啡也不会给你倒”（意思是，他们希望你透明的，希望你消失，或者使羞耻消失）。在我服侍性虐待受害者的经历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多年都不曾照过镜子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背负的羞耻感。

亚当夏娃采取了两样措施：穿戴无花果树叶，以及躲在树丛里面。充满羞耻的人会用各种东西，遮盖的目的是隐藏那个羞耻的自己，以便还能获得尊荣，不论是从自己还是从他人获得。我是有罪的、羞耻的、有缺陷的、不足的、低微的，我会将这些藏起来，以便还能得到尊荣。尊荣和被看见羞耻是互相抵触的。人们会怎么躲藏？他们会躲在骄傲和傲慢中，可以是智力、经济、表现、地位或权力上的。他们会躲在毒品、酒精和怒气背后，因此会羞辱他人。终极的躲藏是被羞辱的人自杀或死亡。

羞耻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尽管它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感觉。羞耻是对自我的一种感知——“我是”有缺陷的、虚无的、没有价值的、被丢弃的。它使得自我向内蜷缩，躲避自己，不可触及，以便不被看见。羞耻也会对关系造成影响，增加了隐藏羞耻自我的需要。羞耻毁坏了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他们不再赤身露体坦然相见，而是用无花果树叶遮盖自己。当他们躲避神，他们与神的关系也被破坏。因此，比起关系破裂，人更愿意躲藏，但躲藏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关系的破裂常常是内在的，躲藏不过是加深了羞耻，也加深了随之而来的关系瓦解。

人对羞耻的反应

人感到羞耻时，会作何反应？杰斐逊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拿单森博士（Donald Nathanson）在1992年写了《羞耻与傲慢》(Shame and Pride)一书，书中讨论了羞耻的认

⁷ 路易斯（C. S. Lewis），《凯斯宾王子》，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1951年出版，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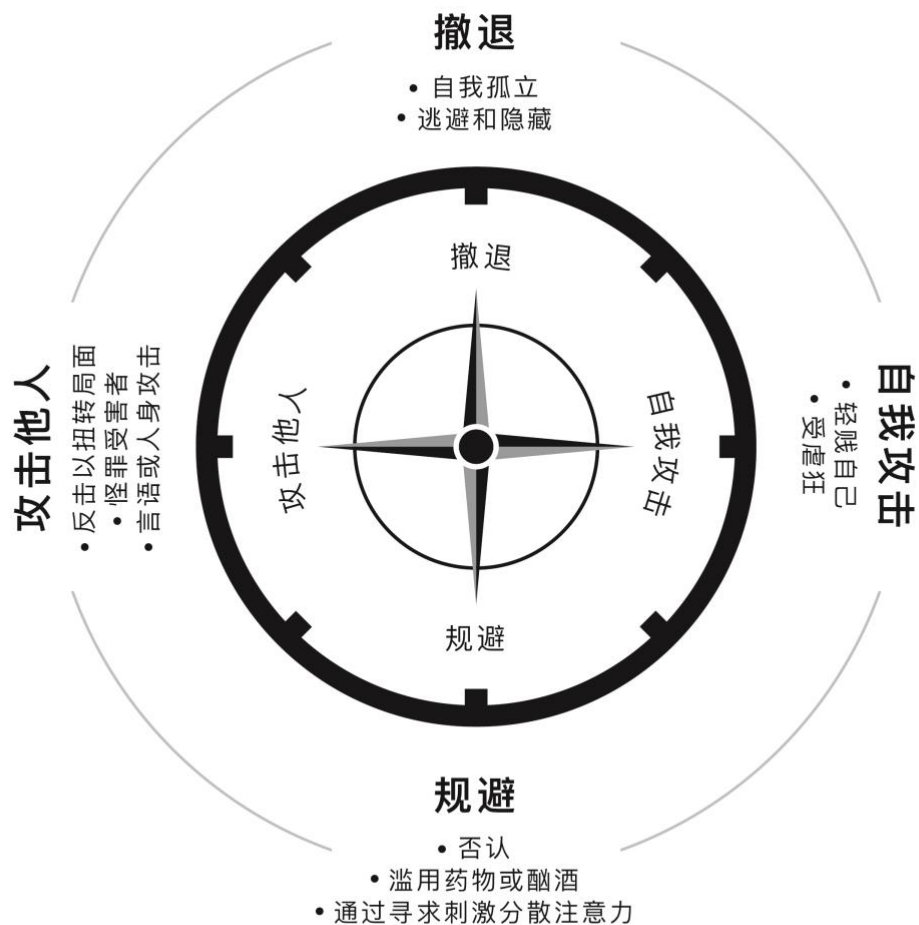
知阶段。有时当羞耻感出现时，记忆倾向于搜寻先前的相似经历。这可能会导致与旧事件的瞬间关联，例如：

1. 关于个人的体格、力量、能力或技能（我软弱、无能、愚蠢）
2. 依赖/独立（无助感）
3. 竞争（我是个输家）
4. 自我认知（我的所谓特别不过是我的缺陷）
5. 个人魅力（我丑陋、畸形）
6. 性（我在性的方面有问题）

不难看出，有多少种类的创伤可以灌输这类观念，它们紧紧地缠绕、包裹着人的自我，直到融入自我、成为自我本身。在创伤的背景下，我是软弱、愚蠢、无助的，结果因有缺陷而突出。羞耻的效果和认知会随着时间推进，逐渐捆绑在一起，制造出汤姆金斯所称为的“原稿”，原稿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原稿包含着我们从羞耻生出的对自我的信念和认知，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塑造我们的人生。本质上，我们逐渐累积起一个感受和信念库，也积累了抵挡羞耻感的各种手段（比如毒品），最终，我们就被这些原稿所控制。

拿单森博士也论及“羞耻指南针”⁸，其中引用了汤姆金斯的著作，试图将之翻译成易于理解的语言。他说，我们中那些资源更多、人生经历更积极的人，在处理羞耻上与那些缺乏内在资源的人不同。那些过着相对安稳生活的人，来自稳定的家庭和社区，这样的人有着可以支取的储备，因此当感到羞耻时，这样的经历不会吞噬他们的自我，甚至最终定义他们的自我。而那些资源更少的人，来自混乱、破碎的家庭，来自暴力横行的社区，或是以前曾遭遇创伤、有过羞辱经历，则倾向于以四种防御方向的其中一种来回应。

⁸ 拿单森，《羞耻感与骄傲：影响、性别与自我的诞生》（*Shame and Pride: Affect, Sex, and the Birth of the Self*），纽约诺顿出版社（W.W. Norton）1992年出版。



©1992 版权归唐纳德·拿单森博士所有

最北端逃避羞耻感的方向是 **撤退**——躲避他人，生活在对缺陷曝光的恐惧中。这是一个疏离之地。指南针最东端则是 **自我攻击**——我们在他人面前轻贱自己。我们仍然与人交往，与“撤退”不同，但常常只与那些从失败者身上汲取优越感的人交往，以便“他们能感觉自己是赢家”。指南针的南端是 **规避**——把自己的羞耻感受完全藏起来，让自己感觉不到。可以是借着酒精、麻醉或其他上瘾的事物。规避的一个变体是透过表现自己来吸引注意力，炫耀自己。这与自恋型人格障碍有别，自我强化是为了规避羞耻感，以便自己不再感觉到羞耻。关系虽然维系了，但却没有真正的亲密。最后，指南针的西端是 **攻击他人**——这是霸凌者的方向，他们去欺负软弱的人，将自己的羞耻感投射在别人身上，将之外在化，常常会深深伤害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者被埋在他人的羞耻感和霸凌者的暴怒之下。看到这些对于羞耻的反应，我们很容易看到它们对人类的严重摧残，包括自我和他人。

羞耻的系统表达

我们应该敏锐地意识到，不同文化应对羞耻有不同的方式。探讨之前，先要作一个免责声明：我并非文化专家，特别是对我们称为具有“耻感/荣耀文化”的地区，更不是专家。我的视角更多是心理学的视角，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系统知识。

羞耻是一种自我障碍，是自我的身份定位障碍。它是根基性的，不是自我存在紊乱，而是一个紊乱了的自我。羞耻感的根基是“我是什么”，而非“我做了、说了、想了什么”，尽管它当然是渗透到这些领域。

通常，在西方世界，自我是独立的个体：独立、有能力、负责任。发生的、未发生的一切，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力量。假如你更努力，就会成功。假如你更努力，就可以上升。这取决于你，人们都期待你去使事情成真。假如没有实现，那么你很丢人。假如你失败了，你是独自失败，不是任何人的错，都是你的错。你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你足够努力，做得正确，成功就会到来。我们的身份定位是单数的，全在乎我们一人。

在西方世界，我们使用罪咎和恐惧管理他人——孩子、学生、犯法者，等等。假如你做错了，你就会被处罚。罪咎与羞耻都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你要惧怕报应。罪的观念在西方社会更有力，且比羞耻的观念更容易理解。在西方社会，人们希望清白无罪，希望免于罪责。西方世界很难理解所谓的“走投无路的选择”，以及灰色地带的处境，例如一个因饥饿而偷窃的孩子。我们想要施加责备。假如你偷东西，那么都是因为你坏，不接受反驳。假如你被强奸，都是因为你太性感。我们似乎无法容忍无助这一概念。

在世上的许多地方，自我是集体性的，家庭和宗族就是自我。一切都基于一个荣誉/耻辱的连续统来衡量，一切不光彩的都不只是个体性的，而是针对集体。因此，那个集体属性的自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羞耻。个体服从于集体荣誉。荣誉是阿拉伯人的精神驱动力，而集体荣誉就像一件盔甲一样覆盖一个社群。连最小的裂缝都是一种威胁，而羞耻就是一切威胁中最大的威胁。东方世界的羞耻，其力量似乎比西方世界强大得多。因为在东方，羞耻是坐落在集体之上，而非个体。未能保持一致，会使整个社群蒙羞。而曝光则比犯错更为可耻。因此，假如撒谎可以隐藏什么羞耻的事，那么撒谎就会被视为光荣的。结果，谋杀比羞耻更光荣。人们最怕的就是被公之于众。

荣誉当然就意味着免于羞耻感，人们崇尚力量，对软弱没有任何同情。暴力是彰显家庭或宗族荣誉、清除其中羞耻的手段，是被许可的。这样的社会不会视被侵犯的女人为受害者，而是视之为家族荣誉的玷污者，因此他们会取她性命来移除羞耻。要是未能这般“清理门户”，就等于进一步让家族蒙羞。举一个荒谬的例子，一个埃及人勒死了自己未婚先孕的女儿，将她分尸后倒在了厕所。他说了这番话：“（在谋杀女儿之前）无论我走到哪儿，羞耻都如影随形。村民们对我没有任何怜悯，他们拿我开玩笑，讥讽嘲笑我。我无

法承受，决心结束这种羞耻。”⁹ 他真的将“羞耻”从下水道里冲走了。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感到恐惧，我们应当如此；但就在我们的城市里，街上到处都是靠海洛因和毒品一点一点冲走自己生命的人，因为他们怀着深深的羞耻感，难以承受。

另一个辛酸的例子则以扭曲的方式折射出一点真理。一个二十五岁的巴勒斯坦人用绳子吊死了自己的亲姐妹。“我没有杀她，只是帮助她自杀，帮她执行她给自己判处的死刑。我这么做，是为了用她的血洗刷家族因她的缘故蒙受的羞辱，也是为了回应社会的意志，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社会不会怜悯我……社会从小就教导我们，鲜血是洗涤荣誉的唯一方法。”¹⁰

这些社会将那些不敢用鲜血洗涤荣誉的人视为不配活着的懦夫，这样的一个阿拉伯人不被当做人看。对我们而言，这很恐怖，但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社会里对谋杀女性的杀人犯宽大处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989年，纽约市的一名法官判处一名杀妻犯五年监禁，因为这个犯人因妻子通奸而承受了极大的羞耻。¹¹ 1994年，马里兰州一名法官对另一个杀妻的男子处以十八个月的监禁，并为这严酷的判决道歉，因为犯人因妻子通奸承受着巨大的羞耻和压力。¹²

其他类型的羞耻感

上述的羞耻感，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我们明白个人的羞耻，大都经历过。我们也理解集体耻辱的概念，假如一个人带来耻辱，就必须被清理门户，以恢复族群声誉。这一点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体体会更深。我还想谈谈其他类型的羞耻，尽管无法尽数，但这个领域比我们通常的认知要复杂和深远得多。让我们简单探讨下另外四种类型的羞耻感：

首先是我称为的“倒置型羞耻感”，意思是一切都颠倒了，我们通常视为羞耻的事物，如今却带来骄傲和尊严。假如你读过西蒙和伯恩斯（Simon and Burns）的《角落：内城社区的一年》（*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 City Neighborhood*）一书，或是看过HBO频道的连续剧火线（*The Wire*），那么你对我所说的倒置型羞耻应该不陌生。我们视为羞耻的言词却被引以为荣，骇人听闻的举动受到喝彩。在内城的角落和街上，在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利用儿童贩卖毒品、利用女性、杀害年轻的生命，皆被视为荣誉的象征，而

⁹ 菲尔德（Totam Felder），“荣耀谋杀”（Honor’ Murders），《中东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2000年十二月。

¹⁰ 纽曼（Jake Neuman），《伊斯兰教：以神之名的邪恶》（Islam: Evil in the Name of God），第161页。

¹¹ 胡塔多（Patricia Hurtado），“杀妻的男人不用坐牢”（No Jail for Man Who Killed Wife），1989年《新闻日报》四月一号。

¹² 卢文（Tamar Lewin），“冲动杀人有何处罚？”（What Penalty for a Killing in Passion?），《纽约时报》1994年十月21日。

这样的角落也被视为流离失所者和社会边缘人士的避难所。只有当一个人试图帮助这样的人脱离这种环境，而受助者不知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和生活，这时他们才会感到羞耻。

我们可以说他们口中满是羞耻的言词，我们是对的。我们可以称他们的行为为可耻，我们也是对的。我们可以说那般对同胞的侮辱和贬低，远非羞耻可以形容，我们也是对的。当我们看到警察、老师或是牧师，逐渐适应这样的邪恶，开始效仿这样的颠倒，以耻辱为荣誉，我们会感到恐惧。在内城的角落，人们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样逃避羞耻感，但羞耻感的标签已经被置换，本当是荣耀的，却成为可耻，原本的耻辱却成了荣耀。人类按神形象受造，被赋予足够的尊严和荣耀，以至于能够自由而敞开地与神在伊甸园同行；如今人类却变得扭曲，羞耻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本当是降卑和贬抑的言词，却成了荣耀的勋章。

这充分体现了仇敌在伊甸园所做之事：善是恶，恶是善。对本来可耻的事感到羞耻，这可以是好事，能导向尊严和恢复和医治。而以羞耻为荣耀、以退化、死亡和耻辱为荣，却是属魔鬼的。但被社会羞辱和抛弃的人，会竭尽所能地在任何地方争抢荣誉。

第二种羞耻感与创伤关联甚密，我称之为“强加型羞耻感”，意思是一个人强加于另一个人自我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本来属于施加的人，却由受害者来背负和承担。它指的是他玛所背负的暗嫩的羞耻，以及刚果强奸受害者所背负的强暴者的羞耻。还有加纳被人孤立、羞辱、咒诅的被称为女巫的女孩，只因母亲逝世。还有遭受性虐待的孩子，整个青少年期都被称为妓女。这些人并未作出羞耻的行为，但却被贴上标签，背负着不知廉耻的施害者的羞耻。强加型羞耻感，指的是一个人利用、羞辱和贬抑他人，留下影响深远、常常绵延一生之久的羞耻感。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在《黑夜三部曲》中说：“就是这样，羞耻折磨的不是刽子手，而是受害者。‘被选中’就是最大的羞耻……”¹³ 过去几十年间，我服侍过的人中，许多都是乱伦和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他们因为“被选中”而背负着极大的羞耻感，就好像被施虐者“选中”揭示出他们里面某种固有的可耻的东西。他们经常会问我：“但他为什么会选中我（来强奸或虐待）？这说明我是怎样的人呢？”

第三种类型的羞耻感，我们可以称之为“剥夺型羞耻感”。它指的是一个人被贬抑到不被当做人看，基本的需求被剥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人之为人的大部分东西都被摧毁——不再有主动性，没有创造力，没有关系，没有声音——只剩下一具空壳，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或所爱之人，或实际上，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维瑟尔描写了饥饿带来的羞耻感，他说：“饥饿是施虐者使另一个人非人化的最简单的手段……可怜的男人女人，昨天还是自己族群中有尊严的一员，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如今却在尸体中间游荡。饥饿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得个体的死亡成为一次匿名的死亡。”¹⁴

我认为，羞辱人的不仅有物质上的剥夺，还有无形事物上的剥夺，例如剥夺人的声音、选择、影响或改变事物的能力。大屠杀文学中一再出现对这一点的描述：你站在那里，却不被看见、不被听见，没有能力，无法选择——你彻底被消减，这种羞耻感深刻而

¹³ 埃利·维瑟尔，《黑夜三部曲》，239页。

¹⁴ 埃利·维瑟尔，布朗大学 1990年四月5日。

真切。这些事物本当属于人里面神的形象，可以带来尊严和荣耀，如今却消失了，只剩下一具空壳。许多作者论及由于选择权的丧失，而导致道德维度和道德选择的丧失。换句话说，人类被剥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构成部分，却仍旧活着和呼吸。大屠杀、折磨、饥饿和饥荒，以及战争的许多方面，都会制造出剥夺型羞耻感。

有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盟军到达集中营释放他们的那天，本是他们迫切渴望的一天，一直在谈论、等待这天的到来。但当它发生时，他却空空如也、剥削殆尽、饥肠辘辘，以至于听到这个好消息，他能做的只剩下从床上滚下来，躺在地板上。他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什么能拿来回应自由。好消息不再影响他，他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第四种类型的羞耻感是“幸存者羞耻感”。这种类型的羞耻贯穿了许多大屠杀文学，在多年来我见过的退伍军人身上也很常见。我们经常提到战争幸存者的罪疚感，但我不确定这种表述是正确的，至少不够充分。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幸存状态中的羞耻问题，也要去思考道德伤痕的问题。

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论到重获自由的同时体验到的羞耻感：“走出黑暗时，人所体验到的痛苦在于意识的复苏，重新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怎样的对待。并非出于我们的意愿，也非因为我们的怯懦或过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曾经如动物一般地活着……我们忍受了污秽、滥交和困乏，所遭遇苦难的程度远甚于平常人生，因为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被改变了……我相信，正是因为这种 *回头看*……导致了如此之多的自杀事件。”¹⁵ 随着自由的到来、力量的恢复以及处境的转变，羞耻感会随着一种意念如影随形地降临：*你本当如此；你本可以如此；你永远不当那样，等等等等*。列维也论到，因着自己幸存下来而别人没有，从而感到羞耻。尤其当那些更和善、慷慨或勇敢的人死了，你却活了下来，羞耻感会更深。在他所写的《溺死者与得救者》（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他论到自己与他人因着活了下来，而永久搜寻着一种正当性。

许多退伍军人都会为战争中的行为挣扎一生，曾经因着上级的命令，出于顺从或自愿做出的行为，在回首时却以不同尺度审视。困惑和羞耻感，以及用战后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判断，使他们无法承受。自我已经被战争重新定义为一个可以也已经作出可怖之事的人，这是无法撤销的，自杀因此变得更可以承受。

如果你看过拯救大兵瑞恩，一定记得一个深刻的场景，墓地里的那个老兵实际是说：“我值得吗？”拯救我、以他人作为代价，值得吗？我配得上这一切吗？与退伍军人打交道的人，都当去读一读《溺死者与得救者》这本书，尤其要注意列维论到羞耻感的那一章，以及他对于自杀的评述。¹⁶ 探讨退伍军人中道德伤痕和高自杀率的问题，却不论及羞耻感，绝对是缺失了重点。当一个退伍军人回首时，用一个在战争中不存在的道德尺度去丈量自己的战争行为，或因自己活了下来，而那些“最好的人”却没有而感到痛苦，这种羞耻的重担是毁灭性的。

¹⁵ 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溺死者与得救者》（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阿巴克斯出版社（Abacus）1989年出版，150页。

¹⁶ 同上，77-79页。

回应羞耻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应对创伤的三种常见反应：战斗、逃跑、冻结。我认为，我们也可以用这三种模式来思考人对羞耻感的回应。我们有些人蒙羞时会以战斗回击，我们会攻击他人——有时是那些羞辱我们的人，常常也会是那些比我们更加弱小的人。你们有些人可能看过或读过彼得·谢弗（Peter Shaffer）的剧作《恋马狂》（Equus, 1973），讲到一个年轻人对马的病态痴迷，这部剧具有典型的弗洛伊德式性主题的复杂剧情。重点是，最后当艾伦将马与上帝混为一谈，尖叫道：“他看到你了，他永远都会看到你！神在察看。”艾伦说：“不会再这样了，我不会再被看见。”¹⁷ 于是他用铁棍刺瞎马眼，以便它们无法再看到他。

显然，这是以战斗来回应羞耻感。我们通过“弄瞎”和“弄哑”那些看到我们的人，来除掉羞耻感。我们用言语摧残那些知道关于我们可耻之事的人，我们谋杀婚外恋的妻子，用饥饿折磨自己，以便让自己看不到自己。我们逃避或遗弃那些提醒我们无法面对之事的人，我们的战斗就好比弄瞎他们的眼睛。

第二种回应是逃跑。我们逃向自杀、毒品、酒精、财富、成功、滥交和宗教仪文，逃向任何能使羞耻之痛麻木的东西，任何能抵消痛苦的“好东西”。我们通过伤害自己来逃避羞耻感：死亡、毒品、食物、性、过劳、巨大的压力和无情的审判。

第三种反应是冻结。冻结是一种分离——瘫痪、被动，就好像没人在家，因为只要家里没人，就不存在羞耻感。冻结意味着羞耻感不属于我，跟我没关系，对于不是我的东西，我自然无能为力。

我们该如何承受羞耻的重担？

羞耻感是一个将人压垮的重担，它临到脆弱人类的肩头，这些人原本是为荣耀而造。但荣耀去了哪里？我们还有复得的指望吗？还是我们必须在这片羞耻的沼泽中沉溺而亡？

当你察看圣经中指向羞耻的希伯来文，会得到这样一个清单：被不怀好意的群众议论，被嘲弄，被侮辱，被贬抑，被斥责，被责骂，被厌恶，被压榨，充满瑕疵，被轻蔑。这足以让人蜷缩到角落，将自己遮盖起来。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梦魇成真，难怪亚当夏娃要遮盖自己，躲避全知的神。羞耻感是彻底的荣耀丧尽。

他们奔跑、逃离，他们的眼睛开了，看到自己是离弃荣耀之神的受造物。羞耻扑面而来，他们遮盖、躲避、逃跑。本当见神的面、彰显神荣耀的受造物，如今在垃圾堆里匍匐，往血管里注射海洛因，贩卖自己的身体，折磨，残杀，咒骂……他们看到了自己离开神是什么样子，因此躲藏了。我们了解这种局面，我们也不想看，不论是看到自己不可承受的真相，还是看到他人被羞辱和摧毁。我们也想要躲藏和逃跑。

¹⁷ 《恋马狂》（Equus）第二幕，第 34 场。

神是怎么回应的？追寻——我们感到羞耻时最不想要的东西。神为他们而来，他说：*我想看见你*。如此，神将亚当努力包裹起来、掩盖起来的，彻底暴露出来。仇敌被迫用肚腹爬行，在地上吃土，他曾经是光明的天使。但神那蒙羞受损的被造物（常常以为神会向对待撒旦一样对待他们），却被神温柔地遮盖，并得到救赎的应许。神的遮盖要求流血的牺牲，还记得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吗？“我这么做，是为了用她的血洗刷家族因她的缘故蒙受的羞辱……我们被教导，鲜血是洗涤荣誉的唯一方法。”这个巴勒斯坦人说的没错，但他不知道谁的血能将荣耀洗涤干净。神才实实在在是我们的荣耀，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诗 3：3）。

世纪以来，神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弃他，羞辱自己，也彼此羞辱——战争、强奸、仇恨、恐惧、将孩子献祭给摩洛。荣耀已经丧失，似乎无法挽回。

然后，一个未婚妈妈有了身孕——可耻。一个拿撒勒的孩子——可耻。一个跟妇女同行的男人——可耻。他伸手去摸麻风病人、被鬼附的人，为小孩子操心——可耻。

被卖作一个奴隶的价格——可耻。被宗教领袖逮捕、被公开侮辱——可耻。被拖到嘲笑的人群面前——可耻。然后被拖到街上游行示众——可耻。被挂到高处、让众人看见——赤身露体、被鞭打、胡须被拔、被吐唾沫、蒙羞受辱，被挂在历史上最具羞辱性、最残酷的刑具上。他被他所造的世界羞辱，他成为羞辱本身，活成了一个耻辱。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他没有躲藏。

我们这些蒙羞的受造物，不论是因自己的行为还是他人的折磨，都蒙召回首定睛于这位耶稣，这位彻底暴露、蒙羞受辱的耶稣。他被羞辱时没有躲藏，我们蒙召去观看。看着他承受这样的折磨、嘲讽、苦痛、侮辱、赤身露体，看着从他脸上流下的唾沫。希伯来书作者呼召我们将眼目定睛于这个耶稣，这个我们倾向于挪开眼目不去看的耶稣。我们不想看见，他却说与我一同观看，与我一同定睛于我的羞耻。我们接着得知，他轻视那羞耻。轻视？没有恐惧，没有被削弱，没有被耽误，没有缩作一团而躲藏。这意味着去厌恶、憎恨、痛恨羞耻，看作一文不值。他将那使我们感到自己一文不值的羞耻感，看作一文不值。

约翰一书中，我们被教导要彼此相爱，假如我们恨自己的弟兄，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那里“恨”的希腊文字面意思是“在心里朝某人吐唾沫”。耶稣说：“我没有掩面躲避羞耻和唾弃。”当我们感到羞耻时，掩面是最自然的反应。孩童凭本能知道这一点，他们感到羞耻时会跑开，躲在衣橱里，或是用手遮住脸。耶稣却没有掩面，他轻视羞耻，憎恶它。本质上，耶稣是在唾弃羞耻本身，视之为一文不值。羞耻在他眼中没有分量，没有价值。耶稣唾弃人的唾弃，他轻视人的轻蔑。他削减了羞耻本身，这个最削弱人类的事物之一。他使羞耻蒙羞，他没有躲避，没有掩面，没有遮盖，没有退缩。他憎恶羞耻，直直地盯着它。然后，他在充满荣耀的神宝座的右手边坐下。

他轻视羞耻，坐在荣耀中。我们却蒙羞，荣耀消散。他直面羞耻，将之转化为荣耀。在十字架上，耶稣以唾弃回击，不是指向蒙羞的人类，不是指向那些扭曲、被摧残，却仍

然按他形象受造的人类。他而是唾弃人们倾倒在他身上的唾弃，他拒绝让羞耻定义他、削减他，或是摧毁他的工作和使命。他的工作和使命是什么？将我们的羞耻变成荣耀。

我们与他同在，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自己罪的羞耻，以及他人对我们犯罪所造成的耻辱。他却没有躲避羞耻，他没有轻视我们，相反，他轻视我们的羞耻。如此，他将这群充满羞耻的受造物带回荣耀中去。他将羞耻更新为荣耀：“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 3：18）。我们这些掩面躲避主的人，如今可以敞着脸看他，也被他看见，却毫无羞愧。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会被改变为荣耀的样式。

因此，我们这些曾经蒙羞的受造物，因着定睛耶稣，被改变，荣上加荣。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服侍那些遭受创伤的人，他们因着他人施加给他们的羞耻，背负着极大的重担。我们蒙召在这项侍奉中定睛于耶稣，他是那位伟大的羞耻轻蔑者，是全然荣耀的那一位。这位耶稣曾经在城门外受难，那是一个羞耻之地，以便他能使一群蒙羞的子民成为圣洁。因此，让我们这些得以敞着脸看他、已经被赋予荣耀的人，也随着他出到城外，背负 *他的羞耻*。

出去，承担他的羞耻。承受责骂，如他一般承受他人的羞辱，以便举起那些丧失的人，坚固软弱的人，触摸麻风病人，将生命带到死亡之地。走近这个世上那些蒙羞的人，带他们一尝耶稣的荣耀，他用宝血所赋予你的荣耀。除了十字架之外，神禁止我们以其他事物为荣，十字架是那羞耻而残忍的刑具，却为被罪摧毁的人类带来荣耀。

第九章

生活在创伤记忆中

任何具有创伤记忆的人都知道，他们渴望这种记忆烟消云散。如果不能让记忆消失，至少希望自己能够遗忘，将记忆藏起来。那些试图隐藏或遗忘的人也熟悉这种经历：记忆不断闯入他们的意识，无法中断。

一名创伤幸存者说：“我就住在它旁边。它就在那儿，固定不变，包裹在记忆的坚硬表皮下，与现今的我只有一墙之隔。我希望这层表皮更加坚硬，因我害怕它会变薄、开裂，导致创伤溢出，将我俘获。”¹ 还有：“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垃圾，你知道的，就是所有那些画面和声音，我的鼻孔里也充满了它的气味……你无法将之清除……它就像这层皮肤下的另一层皮肤，你无法使其脱落……我不像你，你对人生怀有一种视角，而我有两个……我过着双重生活。”²

这个女人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她所描述的是一个普遍经历：尽管她努力遗忘或掩藏记忆，记忆仍然在她周遭鲜活存在，她总是恐惧会被记忆的触角缠裹和吞噬。你无法擦除创伤性的记忆，一名心理学家说：“那不可言说的，也无法安息；既然无法安息，伤口就会不断溃烂，代代相传。”³

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在《大屠杀的见证：记忆的废墟》一书中，探讨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经历记忆挣扎的原因。兰格从集中营幸存者那里搜集了详细的见证，并记录了他们复述自己的经历时遭遇的具体困难。按照他的理解，这些经历与日常生活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幸存者经历到一种“双重存在”。意思是，日常生活与同时进行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与日常叙事记忆之间不存在延续性，它们无法并入日常模式。因此，你所拥有的人生叙事具有一个永远不协调的片段，因为这个片段无法并入叙事，因它不属于任何类别。

我发现兰格的著作对我服侍创伤幸存者很有帮助，兰格的书中清晰说明，创伤如何分离人的自我，使之不再完整。它将人分为“我以及非我”，或是“我的生活以及不是我的生活”。因着创伤的缘故，发生了非常基本的分裂。“我出生、成长、上学、结婚、找工作、生子，然后在纽约世贸中心找了一份工作，接着有五千多人被杀？然后我继续工作……”或是：“我家在印度，父亲是个渔夫，如同他的父亲一样。每天早晨他都会去捕鱼，我的母亲和我会做米糕，然后一场巨浪袭来，摧毁了一切，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那场巨浪中丧失。”创伤实在不符合故事线，假如听到有人这么讲故事，仿佛这样的情节进展是自

¹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 5 页。

² 同上。

³ 贝多汉（Bettelheim），《生存与其他》（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纽约科诺夫出版社（Alfred Knopf）1979 年出版，157-158 页。

然平顺的，这一定十分怪异。这样的语汇不吻合故事情境，也远非平常人生的类别所能承载。

深度记忆（埋藏的自我）

当人遗忘记忆的努力被证明是徒然的，就会发生这种情形。“我生活在双重存在中，奥斯维辛的那一重身份，无法与我现在的生活交融，就好像那根本就不是我。”⁴你能听出这里的分裂和超现实性质吗？地震幸存者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场商务会议中，或是在一个晚宴上，然后突然经历到这种双重存在，迫切渴望那些压碎的尸体、死亡和悲惨的画面立刻消失，试图让包裹创伤记忆的那层皮肤足够强韧，因为他们本当与人在晚宴上愉快地交谈。

另一个死亡集中营幸存者说：“有时它会突然爆发，记忆喷薄而出，然后我的身体记忆就会苏醒，整个身体都会再次回到当时的感受……这需要很多天才会复原，因为记忆的皮肤需要时间自我修复。”⁵一名童年长期遭受虐待的幸存者，会在看到电视上某个画面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被虐待时的反应。一名退伍军人听到直升机飞过，突然认为自己正身处战区，并采取相应行动。

兰格在此使用了两个术语。*深度记忆*是创伤的古老记忆，被孤立起来，潜伏在深处。当它爆发时，会侵蚀 *普通记忆* 带来的舒适感。普通记忆是当下的记忆，使自我复原、重归正常，并提供与过去分离的记忆图景。普通记忆陈述着常态叙事，它会调解暴行，说尽管有这样的邪恶，生活仍然存在好事。普通记忆和深度记忆是两个并行运转的相邻世界，偶尔互相侵入。

兰格还提到另一个常见情况，当创伤幸存者试图向他人描述所发生之事，常常会问：“你能理解我想说的吗？”这个问题暗示了言语的苍白无力，那些聆听的人必须同样意识到这种局限。言语是必要的工具，但却无法传递全貌。在我们的理解能力和曾经发生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真空。幸存者记得曾经发生之事，而听众则是在想象。这就要求听众必须怀有持续的谦卑，当我们聆听他人的创伤记忆，必须抱着尊重和谦卑的态度，知道没有言语足以表述整个经历。我们永远不能自以为是地回应，好像创伤的经历只需按一下某个精神上的按钮就可以消失。

伤痛记忆（自我分裂）

⁴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6页。

⁵ 同上。

这个术语指的是攻击并最终分裂人自我的记忆。幸存者会谈到无法将过去和将来连结起来。“我分裂了，那不是我，我是别人。”⁶ 你会听到 911、海啸、卡特琳娜飓风或地震幸存者谈到“事件发生前”和“事件发生后”，这样的语言很普遍。强奸受害者也会采用这样的表述。这样的事件将他们的人生一分为二，为了活在当下，创伤记忆必须在人的意识中封锁起来。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分离。创伤经历下的我，对现今的我而言必然是陌生的，而且中间没有桥梁可言。例如，一个出色、成功的职业女性在童年时期遭受长期的性虐待，那样的记忆镌刻着身体的疼痛、鲜血、母亲彻底的遗弃、愤怒、咒骂，这一切都一再发生。假如这些伤痛记忆不能与当下的自我分离，她又如何在一场商务会议、教会聚会或是与任何人的商务、个人往来中镇定自若呢？

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说：“……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先死去。对我来说，我已经死了。我死了，不想再知道任何事，不想再听到任何事。不想再谈论它，不想承认这一切曾经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的，就像一种分裂，将发生的事严密地隔开，然而却不那么严密……它一定不能介入，另一个必须不要变得势不可挡，以至于正常生活无法运转。”⁷

创伤的自我必须“死去”，以便今日的自我能够生存。然而，我们都知道，记忆并未消失、死去或沉默，任何时候它们都有可能在意识中突然爆发，导致幸存者永远过着一种随时可能被痛苦淹没的生活。

羞辱性记忆（被围困的自我）

兰格提到的另一种记忆是羞辱性记忆，这样的记忆唤起人彻底的痛楚，旨在粉碎一切保护完整自我的模型。这种记忆会使人生不如死。强奸、性虐待中的羞耻和羞辱，正属于这一类别。当人在创伤中的行为与他们的自我认知完全相悖时，就会发生羞辱性记忆。911、地震、卡特琳娜飓风幸存者中，那些表现不那么英勇或利他的人，也会经历这种记忆。这种记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事件亲历者，也涉及听闻的人。正如我们会被听到的英勇故事影响，我们也会被听到的残忍故事影响，例如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冷酷无情地屠戮，或是生病的人与老人被抛弃。这样的知识会导致我们看到人性的黑暗，我们会经历一种试探，想去重新诠释历史，以便复得我们的积极信念，而非去挑战人的恶行。我们渴望擦除我们听到的和我们想要听到的之间的落差和强烈对比。

换种方式表达就是，无助的概念对于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很陌生，因此幸存者在回首过去的选择和行为时，可能会严苛地论断自己。“我本当……我本可以……为什么我没有？”许多成年人在回忆童年受害的自己时，都会用成人的标准去判断童年的自己，好像小时候的他们也拥有成年人的知识和资源一般。他们视自己为软弱、愚蠢、坏，或是有什么糟糕的品质导致了虐待的发生。这种信念长期延续，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来从中释放。

⁶ 同上，48 页。

⁷ 同上，49 页。

走进创伤的记忆，等于面对伤痛和羞辱性记忆，意味着处理其中的内容，搜寻恰当的模型，因为这样的记忆完全不符合常规类别。假如你要聆听或消化创伤的实际，就必须放弃正常的人生归类，在无以言表的残酷面前，寻常的类别和言语都在我们心中消逝。然而，言语仍然必要，它变成去讲述那难以言说的，解释那无法解释的，承载那不可承受的。

创伤记忆不会消失，我们的大脑被设计如此，不会忘记任何东西。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无法搜寻脑海里的讯息，或是遗忘了某事，但这与消失是两码事。既然如此，我们就似乎必须学习如何与创伤记忆共处，以便它们不会摧毁我们现今的生活。我想将焦点放在帮助人与创伤记忆共处的事物上，帮助人一方面尊重创伤记忆，一方面却仍旧多产而创意地活在当下。我会从两方面进行，第一件事是探讨人类回应创伤记忆的三种积极方式，以便帮助他们走向复原和医治。第二部分则是受创者抵挡创伤、捍卫生命的三种方法。这一部分我将探讨其中两种，第三种则会在接下去的部分讨论，因为值得更多篇幅。

创伤康复的第一阶段

经历创伤后，每个人都必须心碎地适应一个哀鸿遍野的新世界。创伤涉及的事件，威胁到生命和人身安全，剥夺人的发声权，并使恐惧如巨浪袭来。这样的事件包括战争、暴力、强奸、性虐待、身体暴力。当这些事临到人身上，他们会感到孤独、无助、羞辱、无望。创伤过后，人们会向内蜷缩，远离生活，因为他们所能承受的只有记忆和感受。这并没有错，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必要的。然而，最终生活要继续，当事人必须回归外部世界。那么，什么有助于他们面对内心世界、牢记过去的记忆，却仍旧能够以好的方式重归生活？

康复涉及到创伤经历的一个逆转过程。创伤带来沉默，因为似乎言语不足以形容发生之事。创伤带来情感的黑暗和孤独，因为感觉没人在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创伤使得时间停滞，因为我们迷失在发生之事里面，看不到前路，失去了盼望。要逆转这一切，带来康复，有三件事是必须发生的。这三件必须全部发生，仅仅一件是不够的，它们就是：讲述、眼泪和时间。让我们一一展开。

讲述

你们中多少人知道如何说话？多少人确实说话？有没有人认识哪个从未开口说话的人？似乎说话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是神创造我们的特质。他设计我们会说话、表达自己、与他交谈、彼此交谈。当一个人不说话，就意味着哪里出了问题，或许是生理问题，或许是情感问题。有时候，人们完全不说话，或是避而不谈某个特定的事件，是因为痛苦太过巨大，无法找到表达的言词。又或者，他们重复述说同样的事，以便找到合适的言语，获得释放和安慰。

讲述对于康复是绝对必要的，尽管言语有时苍白，但仍然必须说出。保持沉默等于不尊重事件和记忆本身，要尊重这样的记忆，我必须讲述关于它的真相，表达它真实发生

过、它是邪恶的，它确实造成了毁坏。当我们剥夺当事人讲述经历的声音，假装那没有发生过，或者不重要，我们就是在羞辱受害者。讲述表达了 *我在这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是错的，我被它摧毁，需要正义，我受伤的心灵也需要护理*。开始时，讲述或许无法用言语进行。有时候，人们只是哽咽、叹息、哭泣或是尖叫，这是开始让那无法言说的发出声音。许多时候，人们都需要我们与他们一同静坐，这是一种支持和连接，表明他们挣扎着寻找词语表达时，并不是孤单一人。以下的话也很有帮助：“下面我要说一个词，假如它恰当描述了你的感受或经历，就点点头。”你可能会使用 *恐怖、黑暗、孤独、悲伤、恐惧、压垮、无助或疼痛* 这样的词。一点一点，你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词语，直到他们可以向你讲述故事的碎片。创伤的故事起初不会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它们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没有顺序，甚至不够明晰。

讲述是讲说真相，它使受害者与另一人连接。讲述可以重塑尊严，因为他们的故事有分量、有价值、很重要。讲述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何时说话、何时沉默，受害者也得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语言。再次强调，这正是对创伤过程的一个逆转。不公、暴力、虐待教导我们谎言，这般事件教导我们，我们没有价值、无足轻重。创伤告诉我们真相，赋予我们尊严，因为我们的故事是重要的，它的影响也深具价值。暴力和虐待使我们与爱的关系失联，我们孤独一人，不被顾念。讲述创伤故事则给了我们一个爱的链接，可以帮助灵魂痊愈。创伤的康复要求讲述，当故事得到重复，讲说和领会真理的力量就会逐渐增强。

眼泪

你们多少人曾经流过眼泪？多少人有过欲哭无泪的经历？多少人经历过他人告诉你们不当哭泣？

创伤的康复需要眼泪，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新世界，必然痛由心生。创伤会伴随有多种情感，其中包括：恐惧、悲伤、孤独、屈辱、绝望、愤怒、痛苦。这些都是强烈的情感，很难承受，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的人生中出现这样的情感。然而就像言语一样，它们也必须表达出来。人的感受也可以讲故事，如同言语一样。感受表达了创伤对受害者做了什么，如同鲜血表明了切割对皮肤造成的伤害。就好像看到并承认一场事故中身体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感受就是心灵的伤口，也需要被看到、被听见。

对有些人来说，言语先行。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得以选择言词、讲述出来、有人聆听并尊重，可以帮助受害者更坚强地面对自己的感受。这也使得他们与关爱的人达成连结，他们可以信任对方会与他们一同承受可怕的感受。许多幸存者努力不去感受，常常会说类似的话：“我要是开始哭，就停不下来了”，或是“我要是感觉痛苦或无望，就会掉进一个黑洞，永远出不来”。

许多人很努力地不让自己有任何感受，人们常常会使用酒精或毒品麻醉自己，认为假如自己一直醉着或吸毒，就可以远离痛苦的记忆和感受。人要是这么做，就会一辈子被创伤掌控，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旨在逃避创伤。创伤仍旧如发生之时一般掌控着他们的生命。

同时，我们所有人都要牢记，讲述一个创伤故事、面对真相、表达其中深切而痛苦的情感，需要极大的勇气。大部分人都无法独自做到，他们需要与一个有爱心、有耐心的人连接，帮助他们有勇气面对发生的真相，以及他们是如何被伤。悲惨处境或困难中的陪伴，总是会使我们更有勇气。

许多情感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因此非语言的方式就变得很重要。我常常要求人画一幅画来表达他们的悲恸或恐惧。多年前，我见过一个女人编排了一支舞蹈来表达她的故事和感受。有时候，人们会写故事、写诗或写歌。人们也会打造一件首饰或其他艺术品来象征创伤与疼痛。我们经常会以创意的方式表达深刻的情感，包括好的感受，例如爱和喜乐。因此，我认为鼓励创伤幸存者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痛苦也是有助益的。采用你自己文化的传统来辅助这一过程。

诗篇 56：8 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对强烈的情感感到不适。我们的文化可能会说，这样的感受不合宜。我们的信仰可能会教导，这些情感体现了不信。我们的家教可能会暗示，我们应当坚强、不要感情丰富（或者感受属于女人或孩童而非成年人），就好像它们是软弱的象征。这节经文却说，创造我们的神在乎我们的痛苦，他关注它们，搜集我们的眼泪装在瓶子里，记在他的册上，因为我们是重要的。所发生之事是重要的，我们对之的感受，对神而言同样重要。他在为我们记录我们的故事和眼泪，假如我们在对待感受上能像神一样，就可以帮助他人康复。我们聆听他人的故事和眼泪，这就是在尊荣他们，帮助他们记录自己的创伤故事。眼泪要求力量和勇气，因为眼泪意味着直面苦痛。

许多遭受创伤的人都惧怕面对和体会与创伤相关的感受，他们害怕失控，害怕痛苦将不受控制。这些恐惧都可以理解，因为创伤的相关感受十分剧烈，这样的情感可以快速重建创伤情境，导致受害者感到崩溃无助。处理和医治这样的感受，永远不会轻而易举。感受会与麻木和疲惫交替出现，这些交替和间歇是必要的，不能匆忙。与能够聆听的人一同经历创伤的情感要安全得多，这样的人会向受害者保证，他们的感受是正常的，不当被谴责。悲恸是伴随创伤最剧烈的情感之一，因此我们下面会花一整章来探讨。

你会发现，对许多创伤幸存者而言，有一两件特殊的记忆成了整个经历的象征。有时我们通过仔细的聆听就可以辨识，注意受害者一再重提那部分的记忆。这些片段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整体，因此也承载着强烈的情感。

我记得一个在内城长大的男人，从小到大见证了许多街上和家中的暴力。他一再遭到继父的强暴，清楚记得有一天透过百叶窗的空隙，看着母亲沿着人行道越走越远。他谈到透过百叶窗看人生，尽管当时不知道，但就是在那一刻，母亲彻底将他遗弃给继父，再也没有回来。透过百叶窗看人生，意味着人不值得信任，他们总是会离开，你的安危全在乎自己。他当时只有八岁。类似这般象征性的记忆足以讲述整个宏大的故事，例如，孩子的死亡意味着希望的死亡，被某个宗教人士伤害的故事也讲述了信仰的消逝。

当你聆听故事，看到并体验到其中的情感，同样重要的还有捕捉并跟随最强烈的情感，努力倾听背后更大的故事——这个故事，幸存者自己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讲述。

时间

创伤的康复中，还有第三件事必须发生：时间。这最后一件，我们毫无掌控之力。创伤的康复需要讲述、眼泪和时间，而且缺一不可。假如你不讲述故事，就没有康复。人们会被困于过去，被创伤所掌控。故事必须得到一再的讲述。创伤的康复也需要眼泪，眼泪尊崇受害者，也尊重所发生的悲剧。眼泪表达了掩埋的情感，那些让人寝食难安的感受。表达情感、找到语言描述它们，也是人练习处理情感的好方法。不论是讲述还是眼泪，受害者都是在直面创伤，就好像一个人直勾勾地盯着仇敌，说：“我会讲述关于你的事，你无法使我沉默。”很显然，这些事都需要时间。言语需要时间才能成型，倾听和理解需要时间，表达和理解感受也需要时间。

任何康复都需要时间，如果你摔下台阶摔断骨头，医生需要时间找到哪根骨头折断，如何治疗。他需要坐下来听你描述，询问问题，以便理解伤势。你会受伤，会疼痛，即使在医生采取措施接骨之后，你还是会很疼。

你可能希望自己的腿明天就好，疼痛快点消失，但这不会改变时间的脚步。时间总是一分一秒地过去，你无能为力。康复需要时间，但每个创伤幸存者需要的时间不尽相同。有些人需要久一点，有些则更短。不论一个人多么强壮，多么努力地讲述和表达感受，仍旧需要时间。关于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两件铁定的事：1)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让时间加速；2) 当我们处在疼痛中，会特别想让时间加速！

我们还从研究得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幸存者最终所承载的，会比原初的整体更小，尤其当故事得到了讲述。随着幸存者生活的进展，新的经历、新的人际关系开始影响他们，他们也可以学习应对过去的新方式，而非创伤教给他们的那些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最终可以选择要如何处理自己的苦难。

总的来说，要从创伤中康复，我们需要三件事：讲述、眼泪和时间。记住，缺一不可。只讲述一遍也是不够的，一再地重复很有必要。有时候，讲述不一定走心。光有眼泪也不足以医治，人也不足以练习到精湛处理的地步，这时候还需要言语，也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时间本身也不充分，假如真相没有被讲述，没有被积极地面对和处理，受害者就仍旧仰赖着记忆的慈悲，如同他们仰赖创伤的慈悲。

创伤康复的第二阶段

讲述、眼泪和时间，是幸存者可以用来帮助自己走向康复的手段。但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提到的这些，都聚焦于过去的创伤本身。这就好像一只断腿，起初所有精力都花在处理伤损、疼痛和治疗方案上。然而，假如病人只进行这些步骤，就永远无法再次行走。这第二个阶段就在于学习如何再次走人生的道路。

同时也要记住，创伤的康复需要创伤经历被逆转。创伤是人生的威胁，无可选择、充满恐惧。创伤使我们沉默消声、鼓励我们，我们无法阻止这一切。创伤摧毁爱、尊严和价

值感。我们的第二个阶段，讲的还是同样的三件事，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这一个阶段涉及到爱的关系、工作或使命感，以及信心。让我们一一展开。

爱的关系

首先，爱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在创伤的摧毁之后重归关系中去，始于那个聆听的人。当我们讲述时，我们就被听见。我们被一个努力理解和与我们感同身受的人听见，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不是在独自受苦。然而，我们最终必须选择，我们是否要再次去爱、再次在乎、再次向另一个人类伸出手。创伤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而幸存下来、讲述我们的故事，等于将选择重新递回我们手中。我们必须选择要如何与人交往，我们可以躲藏、憎恨或逃离，但创伤仍然掌管我们。

每一件善举、每一次援助、每一个饶恕——每一件爱的举动都是对创伤的藐视。这就好像你站着面对试图摧毁你的，双手掐腰说：“不，你不能掌控我。你没有使我不再为人，你无法照着你自己黑暗、无助、孤独和恐惧的形象创造我。我选择良善，选择再次去爱，选择饶恕，选择与我的人类同胞连结。”施暴者摧毁了信任和关爱，幸存者可以一点一点地收复失地。善举和关爱他人，其意义之一在于逆转屈辱的可怕感受。暴力使我们感到屈辱，好像自己不再是人，充满羞耻。每一件关爱他人的微小善举，都提醒着我们自己的人性以及其中的尊严。

工作或使命感

第二件事是使命感，通常在工作中获得，但也会在其他地方出现。一些年前，我去了多明尼加，还记得走过首都的贫民窟时，看到人们四散地坐着，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眼神一片空洞和死寂。

那里没有工作，他们无法供养自己的家庭。他们压抑而忧郁，没有自尊，感到自己不再像人。他们许多人都酗酒，家中充满暴力。他们没有使命感和价值感，看不到任何存在的目的。

我们被造就有使命和目的。神起初创造世界，一切都是好的，男人和女人都会工作。他创造我们要去工作，工作给我们尊严、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产生的影响。当你可以通过工作供养家庭，当你种植粮食并售卖，或是打鱼、照顾孩子，你会有一种价值感和力量感，你可以看到自己劳苦工作的成果。当你可以创造出美丽的事物，不论是一个篮子、一件珠宝、一首歌还是一顿每餐，你都可以指着它说：“看哪，这是我做的。之所以有这个存在，是因为我在这里。”这不仅仅是你存在的证明，还体现了你在生产出好东西。

工作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无偿。这不过表明你在使用自己的力量、能力或大脑从事创造和生产。你可以每天工作，一点一滴地影响许多生命。你会感到自己在作出选择，这会给你尊严、荣誉和尊重。你正在这个世界上做着好事。有研究表明，在难民营里，倘若人们能够从事生产、创造或帮助他人的工作，他们就会表现得更好、更坚强。工作可以逆转创伤，创伤带来无助、邪恶和羞耻，受创又工作的人，会比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恢复得更

快，人生重新启程得也更快更好。工作提供了意义、日程和秩序、焦点和熟悉的场所，这一切都与现今和将来关联在一起。

信心

最后，我们需要思想创伤如何影响信心，如何从康复的角度去看待这点。首先，关于信心有几件事需要注意。创伤会冻结人的思考，遭受创伤的人会以创伤为框架去思想自己、人生、关系和未来。她会困在里面。创伤会使成长停滞，因为它会关闭一切。创伤是一种死亡，从创伤经历衍生出的思想，会控制新经历的输入。这意味着创伤之后，根基不再是信心，创伤的经历变成了根基。创伤会变成框架，创伤所教导的信息涉及的方面越多，它的信息就越是坚固。例如，在性虐待的创伤下，一切感官都牵涉其中（触觉、味觉、气味、声音和视觉），并且因着当事人的恐惧，这一切都发生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下。它所教导的信息，不论对错（例如：我没有价值）都不会被遗忘。

思想一下中国的一对夫妇在地震中因学校倒塌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假如多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也将这个孩子送去学校，你认为会发生什么？送孩子上学的第一天，看着他走进学校的教学楼，你认为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你认为他们会害怕吗？

其次，你和我是透过可见的世界学习认识不可见的世界，学习信心之事。我们都是地上的居民，透过五感来认知和学习——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神知道他如何创造我们，因此他透过我们周遭的世界教导我们真理。不论是透过看似无边无际的大海一瞥永恒，还是透过饼和酒学习至圣的奥秘，神总是使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导我们认识他的性情，以便我们不用猜测他是什么样。他披戴血肉、骨骼和皮肤，以便我们可以看着耶稣、认识他。神透过我们可以理解的事物向我们解释自己。

当人们遭遇创伤，他们不是从神学习他是谁，而是从创伤学习认识神，认为邪恶背后是神。对许多人而言，神透过创伤的框架被认知。暴力和羞辱意味着神不在乎，他不爱我，也不爱我所爱的人。他离弃了我们。人们在经历创伤之后丧失对神的信仰，这相当常见，是又一个损失。

针对这样困难的问题，我只找到过一个答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唯有在那里，创伤和神相遇。基督忍受了一切的恐惧、无助、无力、摧残、弃绝、沉默、损失和地狱，他理解创伤，甘愿为我们进入创伤。他承受了屈辱、降卑、背叛、弃绝、赤身露体、孤独、黑暗、神的静默、无助、羞辱、悲恸，他失去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首先，他经历了创伤，以便我们可以确知，我们有一位理解我们的神。思想一下你所经历的事，看看是否在这个清单上：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击打，充满疼痛、伤痕，被压伤，被鞭打。他的性命被夺走，他被从活人之地剪除，被人藐视和弃绝。神在静默，你是否感受过这些事？它们是否也曾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当你对他诉说，要记得他全都明白。

他曾应许要使万物更新，他为何会许可这些事发生，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必须等候应许的实现，我也不知道。但我的确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曾怎样的活过、死过，假如他可以胜过死亡和地狱，那么我也会挣扎着相信，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应许。

苦难和信心在观念上很难结合，不是吗？二选一是容易理解的，一帆风顺时，我们可以有信心；受苦时，信心很容易消亡。但是信心是相信盼望而未达之事。邪恶总是试图摧毁信心，试图吞灭我们的盼望，它说：“看一看我带来的毁坏，没有好东西，没有好的盼望。”但是记住，创伤带来无助，康复则带来选择。我们是选择生命还是死亡，邪恶还是良善，爱还是憎恨，信心还是否认神？邪恶之事在于拣选死亡、憎恨和否认神，选择这样的事，就等于效法试图摧毁我们的邪恶。

信靠神在寻常人生中也是一种挣扎，当我们目睹悲剧和创伤时，这样的挣扎更加庞大。然而这是一种好的挣扎，因为它在抵挡那些试图摧毁我们、把我们变成它们样式之事。与其承载施加于我们的恶的形象，我们可以选择仰望耶稣，他也承载了恶的伤痕，但也是恶的征服者，在恶伤他最重时，仍然拒绝向邪恶低头。神仍旧活着，仍旧坐在宝座上掌权，有一天他一定会到来，使万物更新。我们的问题在于现在该做什么：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生活？

第十章

生活在持续的创伤中

有一次，监督一位治疗师辅导时，她正在辅导一个跟严重家庭暴力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女人。这个女人问她说：“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没法克服他虐待的创伤？”治疗师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她？”我答道：“你无法‘克服’仍在进行中的事。”在生理意义上，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假如你得了流感，发烧 39 度，畏寒，气管发炎，除非流感结束，否则你无法康复。你可以抵抗它、忍受它，保护自己免于病情恶化。你可以谈论它，但你的谈论大部分都是关于你的症状，关于你采取的防止恶化的措施，以及你多么渴望流感结束，以便你能开始康复，一点一点重新得力。症状的缓解并不意味着完全康复，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在持续进行的创伤当中，试图进行典型的创伤康复过程，等同于给一个仍然站在暴风雪中的人脱衣服。你不过是将受创者置于更大的风险中。

创伤的医治要求安全和稳定的环境，这一切都是建立同盟、安全连接的必备，以便创伤幸存者可以回顾可怕的创伤，开始讲述、感受，将那些记忆融入生活，同时不被它们再次吞没，不至于使当下的生活遭到毁坏。

假如不存在安全的环境，又该如何？当生活持续充满危险、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我们该怎么办？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刚果共和国的女人仅仅因为想要喂养自己的孩子，就要冒着被强奸的风险。苏丹南部的人活在轰炸和不稳定中，无法回家。叙利亚的人民生活在持续的战争中，面临着供给不足和各式各样的毁坏。高压政权下的人民，始终保持警惕和恐惧，言语和行动都受到限制。任何一个内城牧师都可以告诉你，那些生活在我们城市贫民区的人，一直面临着持续的创伤。世上许多人民都生活在所谓的帐篷城中，在基本需求上一一直处于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当中。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处境、其中的人以及创伤？对于每天生活在破碎处境中的受创者而言，怎样的回应才有帮助、有韧性，可以规避进一步的不堪重负？

一些年前，在一次辅导会议上，一名刚从伊拉克回来的士兵谈到，他们试图在伊拉克就尝试一些康复程序，帮助士兵处理战争的创伤。背后的观念是，假如他们立刻处理创伤，士兵们回家后的挣扎就会小一点。他说，这样的努力无济于事，士兵们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说：“他们想要我们放下防御，告诉他们，我们对杀人作何感受，然后又指望我们拿起枪，回去杀更多的人？他们疯了吧。”他还说：“现在回到家的我，战争已经结束，我也安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这一切。他们凭什么以为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就能做到？”我认为这名士兵的话相当精辟，值得注意。

我们看一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你必须注意，它被称作创伤后（意思是之后）应激障碍，创伤已经发生，如今已经结束。当我们进一步查看这个定义，留意采用的过去时。第一项诊断指标，是这个人曾经暴露在创伤事件中，且以下两件事全部发生：

1. 这个人曾经经历、目睹或遭遇过一个或多个事件，其中涉及实际或恐吓性的死亡或严重的损伤，或是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2. 这个人的反应包含剧烈的恐惧、无助或恐慌。

请注意，这里形容的事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式。一句话讲，受伤的人是一个因着一个或多个先前事件而被彻底击垮的人。击垮的定义是1)大规模地淹溺，或是2)完全被击倒。它包括在思想或感受上完全被巨浪拍打、淹没、吞噬。创伤等同于一场个人的海啸，只需坐下来片刻，消化一下这些词语（拍打、淹没、吞噬），哪怕只在有形层面。想象一下被淹没在巨浪之下，你无法呼吸，看不见，不能动。你想要爬出去，你的心剧烈跳动，你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想一想那些在海地海啸中被卷走的人，被埋在倒塌的建筑下，或是被埋在卢旺达大屠杀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下。现在，假设你正被埋着的时候，我来与你谈论你的故事，不仅是故事，还有它所激发的感受。你无法呼吸，你所想的全部就是怎样呼吸下一口气、逃出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想逃跑。你疑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或是你爱的人是生是死。你仍处于创伤故事的中心，而非结尾。如此，我们应该不难意识到，当人还处于危险和创伤的处境中时，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和感受不能也不当按照我们通常的视角去看待。

十岁的时候，我与家人住在日本最南端的一个海岛上，我的父亲随空军驻扎在那里。天气晴朗时，我们常常在周六下午到海滩去，在日本海里游泳。一天下午，我自己出去游泳，有了一次差点被淹死的经历。我仍然能记起当时的感受，努力浮到海面，海水扑面而来，我迫切需要氧气。那个时候，要是谁来到我身边，要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和感受，问我这样的经历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是荒谬的。假如真有人这么问了，我也努力作答，我一定会被威胁我生命的海水进一步淹没。

试图在持续进行的残酷创伤当中进行典型的创伤康复程序，就会是这般图景。你不会在一个女孩正在被强奸时，要求她讲讲自己的故事。你不能指望一个仍旧活在性虐待中的孩童，或是一个持续被家暴的妇女，讲述他们的故事、明白其影响，并努力走向医治。这就好比当一个车祸受害者还被压在车底下，就要求他开始康复。对这些事的意识应当导引我们的思考，当我们服侍那些生活在持续创伤中的人时，要保持这种意识。假如我们不小心，就可能最终变成鼓励人汲取更多的无助感和被压垮的感受。

该处境的另一方面与警觉性有关。服侍创伤幸存者时，他们通常是高度警觉的，这常常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帮助他们学习放松下来，处理他们的焦虑，缓解持续的警觉性。那个伊拉克的士兵所说的重点之一，便是他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他正处于战斗中，人们有枪，想要杀了他。假如他放松警惕，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他可能会死，他的战友可能会死。一个去田地里为家人找食物的刚果妇女，她的处境也是一样。到了一定地步，安全感会使我们放松警惕，可能会将我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中。对叙利亚街上的人民

如此，对许多生活在美国黑帮横行、暴力泛滥的内城社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走在街上，坐在家门口，或是等红灯时停下来，都可能导致你被枪击。这对经历持续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而言也是如此，放松警惕去反思和感受，会让你看不到下一次虐待的到来。作为人类，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努力躲避下一次袭击时，我们的评估能力会大大下降。躲避攻击就是我们的焦点。若想评估损失以及相应的情感和思想，必须要有一个安全舒缓的环境。今日大部分的创伤辅导都假设创伤已经过去，已经不存在，如今是安全的。但假如不是呢？假如永远不会结束呢？当创伤或多种创伤持续进行，且在我们看来永无止境时，我们该如何伸出援手？

我不会假装我有答案。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是研究的重大领域。这在创伤领域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新概念，需要大量思考、工作和田野调查。我们的理念必须涵盖那些身处这般处境之人的声音和见地，必须是一个二重奏。那些生活在创伤中的人，实际上是唯一能告诉我们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人。我们或许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有根有基。我们需要询问亲身经历者，尊重他们对我们当下模型的抵触。士兵的抵触不是在抵触处理创伤本身，也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在否定创伤——他不过是视这样的程序为愚蠢和危险，会置他和战友于危险当中，他的焦点和警惕都在这些人上。我认为他是对的。

我认为，该处境的另一部分在于，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许多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宝贵人类，都长期处于使他们生病的处境中。他们的皮质醇水平长期居高不下，我们现在知道，这会使我们的身体生病。处境使他们的大脑生病，扭曲他们的情感，粉碎他们的自我认知，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的灵魂也被摧毁。我猜我们都更喜欢那些在创伤后来找我们的人，但真相是，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永远活不到“创伤后”的那一天。

今年四月，我去了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这座城市的下水道区域生活着所谓的“鼠孩”，他们被贫困的父母扔在大街上，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在下水道里为自己安了家。创伤水平高得离谱。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已经生下儿女，同样住在下水道里。不仅存在慢性创伤，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其他记忆。对鼠孩们来说，不存在创伤后这回事。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存在创伤前。我们不仅要灵活回应，还要审视自己的假设、喜好和偏见，很可能包括我们偏好处理已经发生的创伤，而非正在进行也将会继续的创伤。这要求我们与自己对质。多年来，我曾见过许多护理人员不明智地抱有一个信念：只要他们做得正确，只要受苦者做得正确，一切就都会变得更好——好得多。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孩子，永远不会变成一切都更好的成年人，不论你如何努力。童兵们永远不会长成没有杀过人的成年人。我们很难忠于这样的侍奉，我们无法否认，这世界仍然卧在那恶者的权下。我们可以去爱、去建造、去支持，一点一点给这个世界的下水道带去改变，但只有一位能使一切更好。他只应许在再来时成就这一切，这意味着我们仍需面对极大的邪恶，在忠心的同时仅仅获得局部的成果。如你们大部分人所知，这是一门艰苦的功课。

思索问题不过是对话的开始，而非答案。你们有些人对这种持续的创伤处境具有全球性的视野，你们许多人有着多年处理创伤的经验，熟知其影响和弹性。创伤事工要想明智、合乎伦理、有效，就需要多重指向，包括全球指向、城市指向、临床指向，也需要生

活在这些处境下的人的贡献。我的盼望是，在这之后会出现对话、观念、建议和挑战，可以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苦难的兄弟姐妹，对他们而言，安全、安稳的观念已经失落，他们从未知晓，更遑论体验。

因此，让我重回多年来我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你们有些人可能从我的另一本书《辅导性虐待幸存者》（*Counseling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中了解过这些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声音。创伤是自我被消声的经历，受害者的话语、感受和思想，他们的选择，全都被消除。当我们被压垮，我们会专注于生存、活着、捍卫、逃离或是断开关联。通常，我们在受伤时会说“哎呀”，哪怕一点小事都是如此。创伤幸存者的“哎呀”却完全被消声了，他们的意见、想法、思想或感受完全被摒弃，变得无关紧要，不论那是战争、强奸还是海啸。

创伤的经历与人里面神的形象完全相反，神的声音呼出万物，他作为成了肉身的道（*the Word*）进入历史，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意味着拥有一个向世界投射自己的自我。有神形象意味着有一个声音，有创造性的表达、思想，并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当你遭遇残忍的强奸，或是失去一切，失去一切所爱之人，一切都粉碎了。自我被粉碎、摧毁和消声，不再向这个世界发声见证自己是谁。

第二个概念是关系。我们受造与神和他人有关系，神也进入这个世界，以便透过他的死重新确立与人的关系。他的形象体现在关系中，真神的声音说了，那人独居不好。人类渴望安全的关系，我们甚至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寻求。创伤违背且粉碎关系，带来背叛、恐惧、羞辱、尊严的丧失、羞耻，它会消灭安全和安稳。本质上，创伤移除了美好关系的构成要素。创伤孤立、威胁人，制造割裂，摧毁纽带。同情被摧毁，安全被丢弃，连接被切断。创伤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透过扭曲的镜片看神，导致视他为那恶者。极大苦难中信心被干犯和摧毁，信心的丧失是创伤经历最重大的悲剧之一。

第三个概念是能力，意思是影响力或选择的能力。神呼召我们治理世界，这是强有力的语言，表明人要对世界施加影响力，推动事情的发生，有所建树，创造并改变事物。创伤移除并抑制能力，受害者变成了无助的，不论是因着海啸、地震，还是强奸、战争。受害者感到无用、无助、无效，尊严和意义感的丧失极其严峻。我们本当工作，本当使事情发生，本当看到事物的改变，只因为我们在那儿。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受害者活在威胁和强迫之下，他们的能力被强迫用于邪恶的目的，被迫行恶，导致自我在道德上被压垮和粉碎。

所有这些方面：声音、关系和能力，都是根植于神的性情，体现在人里面神的形象上。创伤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摧毁了人的尊严和神的形象。尊严、生命力、影响力、创造力、建造力、生产力——这一切都承载生命，如今却被创伤消声和粉碎，尤其是长期的创伤。我们对创伤的一切回应，都必须建立在我们里面神形象的根基上，以复原的方式重塑这一形象。同时，我们必不能复制创伤经历，或是摧毁这一形象。

因此，让我们将神形象的三方面（声音、关系和能力）加上我们对创伤经历的理解交织一起，思想一下如何回应一个生活在持续残酷创伤中的人。简短地说，我们希望能重塑声音、建立关系、增加能力，同时不给自我太大压力，避免增强恐惧感或无助感。这些都

是我们工作的标尺。他人的尊严、他们里面神的形象，是我们侍奉的根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选择（包括拒绝）、他们的文化、他们当下的处境、他们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对不被再次压垮的需要，都对我们的侍奉至关重要。

西方模式一直都是在一个安全、一对一的治疗关系下，为受害者的故事提供空间，鼓励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自己的声音和能力。每个读到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模式，它具有极大的助益和救赎性，但却不能也不当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即使它在任何地方都奏效——事实并非如此，它仍然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能性。每个读到这里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模式在难民营或战区是无效的。然而我认为，我们完全加以摒弃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它的构成在西方是行得通的。那些构成之所以有助益，是因为它们是建基于受苦者的人性本身。

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生活在创伤记忆中的第一阶段，涉及讲述、眼泪和时间。如我们通常的认知，讲述故事意味着将自我沉浸其中，放松你的防备，面对它、再次感受它。这么做会使你变得脆弱，在火海中脆弱不是件明智之事。讲述故事不是为了表达、感受或是言说那不可言说的，而是为了保护。这是任何合乎伦理的创伤事工都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然而，在持续进行的创伤案例中，这却变得极其棘手。当我在办公室辅导一个人，帮助他在离开之前不至于被创伤压垮，我通常不需要考虑，他们回家的路上会不会被枪杀或是强奸。

但在当事人仍旧生活于创伤当中时，这一需要就变得强烈地多。换句话说就是：“我希望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讲述的程度由你选择*，目的是我们一起合作，思考在你所经历的苦难当中，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如何保护你的心灵、思想和身体。”标尺更清晰，也包含了限制。这句话赋予受害者声音（讲述你的故事），重塑尊严；重塑能力感（由你选择）；建立关系（我们一起合作）；且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切都是为了尊重真相，一个痛苦而残酷实际的真相。当你与他们肩并肩，你是在赋予尊严，既尊荣他们经历的实际，又尊荣他们在经历当中仍然具有的潜能。

“讲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哀歌。这是一种容纳性的讲述真相的方式，同时不至于在其中迷失。我们会哀叹公义、创伤、悲恸和丧失，哀歌是对神的祷告，充满了情感。哀歌可以是集体的，会将人凝结在一起（参见附录二）。哀歌可以讲述故事、表达眼泪，与神和他人连结。哀歌深具医治性，极大的悲恸以更易于承受和包容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便创伤仍在进行，仍旧有一个安全的空间留给公共表达。

处理创伤的第二部分是发展爱的关系、工作或使命感，以及信心。这些方面在性质上更具集体性，西方传统方式却更多是个人主义的。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集体都被摆在首位，这是西方思维所无法领会的。我相信，回应那些生活在持久创伤中的人时，我们需要努力培养和建造社区，而不是倾向于将个体故事当做侍奉的先决条件。这里当然是线性的，部分在于我们的文化，遗憾的是，也可能是因西方教会中缺乏有效的群体关顾。例如，教会将创伤幸存者送到专业人士那里，等治疗结束后，幸存者再回到教会，成为社区中的有效成员。

让我们来看几个示例，以激发我们思考。我认为，我们需要与战后军人一起探讨这个模型。他们丧失了意义和使命感，失去了自己的兄弟连，许多战后军人都对我讲述他们的无用感，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仿佛“失去了家庭”。将受创军人重新组织起来参与一项事工（例如海地救援工作），可以使他们重新与战友连结，找回意义感。这个模式加上传统的创伤治疗，更有希望重塑他们的韧性。

任何曾在内城从事过创伤事工的人，都会晓得这种模式。内城区域大部分集体性很强，按照种族划分。这种划分存在问题（例如黑帮对战），但也有其优势。单身母亲如何能够挣着稀少的工资，没受过什么教育，住在一个暴力横行的社区，却仍然能活下来、养育儿女，并让儿女不再重复这个循环？单靠一位母亲是做不到的，她的声音需要被听见（她对儿女寄予更高期望）。她的资源稀薄，需要他人的帮助。她的声音和他人的加入可以产生影响，这样的情形确实在发生。有些人成为街区监督员，负责组织事务——监督孩子们的行为，寻找篮球框，收集垃圾。成人一起协作送孩子上学校，以便加强安全性。他们彼此帮助孩子上学，学校曾经不听家长的声音，如今也让他们发生。那些可以阅读的人，可以给其他孩子读书。难吗？当然。会沮丧吗？当然。但这样的事可以重塑人的尊严，一点一点地调转航向，塑造一个社区，重塑人们的希望。

一些年前曾有过一个针对难民营的研究，在那个难民营里，联合国和其他民间组织规定，居民不可以捡棍子烧火。难民营是暂时的，因此没有引进老师，也没有什么组织，人人都感到无用、无望，非常压抑。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一切标记都消失了，抑郁率和自杀率都很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被剥夺了有意义的工作，男人女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会变得完全癫狂。”这个案例被拿来与其他难民营比较，例如极度缺少食物和干净的供水，居民极其贫困，但却被组织成一个集体，每天都需要完成任务，教导孩子或送孩子上学，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实践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庆典，并且按照他们的选择进行宗教崇拜。是否有很多人受创？当然，也当然有一些人甚至不能正常活动。但是不论程度如何，这样的难民营里都存在一种生命力和意义感，以及下一代被给予重要资源的盼望。

这样的地方仍然充满悲伤，且缺乏许多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滋养我们里面属神形象的那些特质，是一件美好的事工。我相信，这样的模式应当成为我们创伤事工的主导，尤其当我们服侍的对象仍然处于延续的创伤之中。

因此，当人们已经处于安全稳定的环境，时间线处于创伤后，我会帮助他们讲述、流泪，并明白需要交给时间。随着他们将故事用声音表达出来，他们就有了控制的能力，可以决定讲多少、何时结束。受害者身处一个安全、充满尊重的关系，他们可以表达发生了什么、对他们的人生有何影响、他们深切的悲恸，以及对神的疑惑。然后我们会往下走，去寻找一个崭新的目的和使命感，建立健康的关系，并帮助他们的信心成长。

当创伤持续发生时，这些因素仍旧存在，对于医治而言仍然必要，但我认为，它们的次序需要转换一下，且焦点不当放在康复或医治上，而应当放在管理、合作、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并保护那些有价值、可以被保护的事物（例如投身于下一代）。这意味着讲述和眼泪要少得多，并且表达本身不是目标，而是为了在死亡之地建造、保护和滋养生命。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不同于西方的模式，而是一切因素同时交织在一起，彼此坚固。

因此，讲述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重塑尊严、声音、关系和能力。糟糕或不受控制的讲述会使创伤重演，当事人感到被他们的讲述所伤，被压垮，感到无助和惶恐。如同实际的创伤一样，这样的重演会使人逃离，或是透过毒品、暴力，或是麻木、疏离。这在任何处境下都是困难的，但当创伤持续发生时，就更加困难，因为几乎不存在什么舒缓的余地和稳定的环境。当我在办公室里工作，我们聆听创伤故事，我总是会将康复时间安排进辅导的过程，辅导过后也会与辅导对象一同花时间舒缓。持续的创伤意味着以更小的剂量去面对真相，过程要充满舒缓的空间和停顿，而不是放在最后进行。

我从这项研究得到的教训之一，是那些难民营里的人尽管没有做什么使创伤恶化，但仍然变得极其抑郁。我们曾说过，创伤中有三件事至关重要：1) 持续的连结和社区生活，一种集体归属感，有能力分担彼此的悲伤，甚至是点滴的喜乐。孤立、躲避、不讲话，都会使景况恶化。2) 一种使命感和意义感——共同合作建造房屋，参与儿童的教育，捡拾柴火，给大家讲故事，或是共享仪式和礼仪。这些都会在毁坏当中赋予人尊严和意义感。3) 信心——包括集体的哀歌和哀哭（需要一些指引，以免失控或压垮他人）；一起唱歌，一起敬拜——这些都会在神似乎缺席和遗弃的时节，提醒人关于神的事。这些可以十分简单，但却可以对抗绝望、沉默、孤独和无意义感，可以使用创伤来激发心灵、思想和灵魂。这些事都具有生命指向，即使在创伤当中参与这些事，都能使人的意志更倾向于生存。

还有一点在辅导相似处境下的基督徒时至关重要。我们所有人不论生活如何，都很难记住神的国在我们心中。我们倾向于关注外在的国度，而非建立于我们内心的永恒国度。在西方的表现就是：大教会、成功、名望，等等；与之同时，内心却滋生恐惧、嫉妒、贪婪和不忠。我认为，当外在的一切被拿走，我们都会面临关注外在而非内心的试探，只是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我得极其谨慎，因为我毫无小看悲剧之意，不论是失去家人、家园、食物、教育、秩序还是安全，这世上许多人每日都承受这样的悲剧。我知道有许多人会将凡事属灵化，就好像创伤不重要。我却因一些苏丹难民在一次创伤营会上的话深受震撼（经许可引用）：

“在来营会之前，那段时间我的心并不快乐，我总是想到我的家人。但我来到了营会，我的心现在好一点了，因为我们在小组里彼此分享，彼此代祷。

来营会之前，我的内心因很久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充满苦痛，也因为到处攻击我们的仇敌。想到这些问题经年累月地存在，直到现在，我的心就揪成一团。如今我可以表达内心对这些事的感受……来了营会，心中的痛苦如今得以减轻。

来到营会，我感谢神，透过你我得以学习这么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我祷告，哦按网神可以帮助我更多学习创伤医治的讯息，因为这是解决难民营里人类问题的最有助益的手段。我们可以借此得医治，彼此建立正确的关系。*因此在我帮助别人时，你必须为我祷告。*”

这些人生活在持续的创伤中，但他们将焦点放在自己的心灵、与神和他人的关系之上，他们就有了盼望。他们看到了改变——不是处境的改变，而是自己的改变。他们感受到一种使命感——告诉他人、教导他人他们的所学，帮助他人的需要。这些人的苦难极其

巨大，却能够在他人的生命中结出果实。他们自己身负重担，却仍存盼望，仍然去爱。创伤使他们的人生天翻地覆——而且持续进行，但却没有杀害他们的灵魂。

《世界》（World）杂志曾刊登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贝尔茨（Mindy Belz）所写的“北方侵略战争”。她这样描述苏丹南部的景况：

“属灵前景也在改善，难民营里建立了许多教会。在最近的一场主日洗礼崇拜上，牧师在树下放了 25 桶水。三个男人负责协助，两个拿着塑料杯子，一个拿着毛巾。诗班唱诗，牧师讲道，成百上千的人两个两个地来到水桶前——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崇拜结束时，有超过 1300 名难民受了洗。”¹

那里可能没有学校，但可以有学习；可能没有教会，但可以有讲道；可能食物稀少，但可以有传统；可能凡事缺乏，但可以一起歌唱。怎么做到呢？当人们在集体关系中汇聚一起，共享目标、意义、哀哭和信心，尽管创伤的故事仍在继续，尽管受造物仍在唉声叹息，仍然可以有水桶欢迎新人加入信心的社群。

因此，这里的概念是：我们可以从恐惧、悲伤、绝望、无助的水桶中拿走什么？我们可以往声音、关系和能力的水桶里加添什么？我们可以往工作、使命和信心的水桶里增加什么？这样的工作是点滴汇聚起来的，正如神对以色列论到他们的仇敌时说：“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出埃及记 23: 30）。

总的来说，我们知道整个受造界都在真切地叹息，当我们从事创伤事工，这也会增加我们的叹息。但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我们作为他的子民，被放在极大的苦难中间，我们的工作就是传递水桶——装着巨大创伤的碎片的水桶，装着无尽悲恸的水桶，装着给压伤者生命和尊严的水桶，装着活水的水桶——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他总是一点一滴地在我们身上动工、养育我们。愿我们乐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服侍那些有神形象的受苦者，让他们不至于再被淹没，因为这也是天地之主的步伐，他正是如此待了我们。

¹ 贝尔茨，“北方侵略战争”（The War of Northern Aggression），《世界》杂志，2013 年二月 23 号。

十一章

悲恸的多种面貌

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悲恸？这是人类的普遍经历，我们所有人都在人生中多次经历。既然我们无法逃避它，就不如思考一下它是什么，以及悲恸之旅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你要踏上一个旅程，最好先知道路线：我要去哪儿？我会经历什么？我要住在哪里？要花多长时间？我需要什么帮助我度过这段旅程？

悲恸是某种死亡的结果，死亡是人生中不受欢迎的客人。我们不想要它，常常恐惧它。我们无法命令它，我们厌恶自己的无助。我们有些人很努力地遗忘它，不想谈论它。我们很努力，以便无须面对它缓慢地败坏我们的身体。然而它的步履不会停息，它一定会临到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这样的经历是人类共有的，它超越性别、种族、文化、国度、经济和年龄。我们无人能逃避面对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名叫死亡。

死亡不是我们只在生命末尾遇见的，不是吗？我们一生会见证许许多多的死亡，我们在每一次结束时都会见到它：梦想的枯萎、关系的终结、工作的丢失、孩子离家、长期的疾病、强奸、虐待、战争。我们甚至会在喜乐的时节遇见死亡：婚礼、孩子的出生、毕业——这一切都是大喜乐的时候，然而总是伴随着某种事物的死亡，不论那是关系的性质转变，还是某个生命时节的告终。

我们经常会让自已与这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保持疏离，这是我们的应对之道。我们自己的死亡还很遥远，我们把死亡定义得尽可能狭窄，以便可以否定它持久的临在。我们视身体的终结为死亡，以便人生中各种微小的死亡，都可以被唤作别的名号。然而，假如我们面对真相，你我都会在活着的时候面临一个持续的死亡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必然常常悲恸。

我们没有人喜欢悲恸，它很伤人，我们想要躲开。我们视之为敌人。然而，今日探讨这一艰难话题，让我们开门见山：悲恸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仇敌，但这个仇敌却不是悲恸，而是死亡本身。悲恸不是我们的敌人，它虽然伤人，痛苦也会将我们压垮，但悲恸是生命、医治和修复的标记。任何属生命的事物都不是敌人，因此我们思考时要小心地将死亡和悲恸区分开来。假如不作区分，我们就会对在这个濒死世界中生活究竟是何面貌，抱有严重的误解，我们也会对他人的悲恸报以不合宜的回应。

悲恸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损失过后进行修复。悲恸很痛苦，我们想要躲避，但要是真的躲开了，我们就会受困，健康的修复永远无法进行。我们会在活着时经历许多微小的死亡，我们对这些死亡会报以悲恸的回应。我们必须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他们将我们留在世界为他们悲恸。最终，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死亡，留下别人为我们悲恸。你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悲恸，那等于是活在一个远离实际的真空，是未能活在真相中的一种失败。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该如何看待我们必然遭遇的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恸？我们该如何照顾悲恸时的自己？如何照顾好悲恸中的其他人？

定义

当我们论到悲恸，到底在讨论什么？字典对悲恸的定义是“由丧失、不幸、受伤或任何类型的恶事导致的强烈情感痛苦”¹。悲恸具有大悲伤、承受重担之意，显然可以发生在任何情境下，当它发生时，其重量会将人压垮。

悲恸的原因

什么事能导致我们经历悲恸？我想确保我们明白悲恸的多种面貌，而不只是假设悲恸仅会在所爱之人离世时才会发生。

1. 死亡：这是悲恸最明显的原因。失去所爱之人或亲人离世（孩子、配偶、父母、好朋友、祖父母），尤其是突然的悲剧性死亡，一直被公认为寻常人生中最严重的损失和最大压力源。
2. 健康：长期疾病、健康衰退、截肢、衰老——任何身体的衰残，都会导致悲恸。在长期患病的例子中，悲恸可以持续多年，因为随着疾病的持续，损失会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3. 地点：失去一个有形的场所，或是失去某种职位、地位，也会带来悲恸。失去家园、教会、社区、工作、名声，都会带来悲恸的反应。这常常十分复杂，因为你可能因一份更好的工作而搬家，本身是好事，然而你却可能因失去许多事物和所爱之人而悲恸。这常常会使人困惑。
4. 关系：失去朋友、浪漫关系、分居或离婚、不孕不育、流产、孩子吸毒过世、所爱之人患上严重精神疾病，这一切都会导致悲恸，而且经常很复杂，因为有些处境下，那个人虽然还在人世，却已经不再是他。
5. 创伤和虐待：这些经历（性虐待、强奸、家庭暴力等等）导致安全感、自我认知、信心和熟悉生活的丧失，它们会扭转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这一切都会导致悲恸。
6.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战争：这些事件会给个人和社区造成巨大严重的损失，有时候甚至涉及一整个国家。由灾难导致的突然创伤，可能会持续相当一段事件，尤其当人流离失所。这样的处境下，出现强烈、持久的悲恸是正常的，因为对世界的安全、可预测的经验受到了挑战，不确定、恐惧和焦虑如今成了日常。
7. 事物：一件珍爱之物，具有极大纪念价值的东西。当失去的东西跟我们失去的某个人或生活方式相关时，尤其如此。

¹ 《韦伯斯特二十世纪词典》（Webst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grief”。

我们显然会因各种损失而经历悲恸。圣经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罗马书 8：22-23）这部分彰显了一个事实：悲恸会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因为万物不是神创造本来的样子，因为死亡已经进入世界。叹息这个词具有许多人加入集体的哀恸之意。换句话说，整个被造界，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在死亡的沉重下悲恸。悲恸不是非洲的，不是美国的，不是柬埔寨的，而是全世界的。

圣经

圣经中有许多关于悲恸的经文，假如你思想一下，悲恸会对一个人的信心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会动摇人的信心。丧失和悲恸会导致许多人质疑神和神的良善可信，圣经承认悲恸是人类共有的经历，圣经论及悲恸的方式，常常会使许多基督徒惊讶。圣经显然没有假设我们可以很快胜过悲恸，或是强烈的悲恸在神面前是不可接受的。

请听耶利米书 31：15：“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样的话适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纳粹德国，卢旺达，刚果。

哈拿因自己不孕而悲恸，她倾倒自己极大的哀伤和痛苦（撒母耳记上 1）。

耶利米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耶利米哀歌 2：11）。耶利米哀歌整卷都献给了悲恸之声，充满了悲恸之人会生发的意念和感受。它表达了深切的痛苦、对神的疑问，讲述了被离弃、大悲痛的感受。我们稍后会讲到哀哭。这般对丧失的回应若是表达出来，常常会遭受他人的批评或指正。

即使是耶稣自己，也曾因他朋友拉撒路的死表现出极大的悲恸。他哭了，那些看到他眼泪的人，都将之视为深厚友谊的标记。

悲恸之旅

悲恸既花时间又花精力，就像一趟带领我们走过不同村落的旅程。每个人悲恸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穿过这些村落。次序也可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会在一些地方打转，一再拜访同一个村落。

村落 1：这是震惊和否认的村落。人们第一次经历丧失，常常感到麻木，他们不住地想：“不，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没法消化实际，被消息所震惊。他们常常会眼神呆滞地坐着，不知时间的流逝。否认导致人们不相信所发生之事，有时他们会立刻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以便一切看似毫无变化。否认可以感觉良好，就像一颗破碎心灵的毒瘾。否认并不总是坏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地接受丧失的实际，以便我们不至于一下子坍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消化真相。

村落 2：这是身体的村落。悲恸时常具有生理上的征兆。胸闷、不能呼吸的感觉、剧烈跳动的的心脏、胃部中空、手掌心全是汗，这些都是常见现象。睡眠和饮食模式也会受到侵扰。身体在悲恸过程中，会与思想和情感一同处理真相，恐惧和焦虑常常伴随着悲恸，也常常会以生理的征兆体现出来。

村落 3：愤怒通常是悲恸的一部分，常常发生在丧失之痛已经落实时。起初我们感到被悲伤、失望、受伤和恐惧压垮，愤怒是对我们痛苦的反应。有时它会指向已经不在的人，有时则指向神。有时我们被压垮时，会朝身边的每个人发怒！我们感到被神背叛和离弃，我们怎能信靠那个导致我们的损失的人？他本可以阻止，却没有。死亡使我们感到渺小、脆弱和不安，丧失使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枯朽，以及我们的无力掌控。它使我们面对自己对神的倚靠，同时面对神允许艰难发生的事实。悲恸总是会挑战我们的信心。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不论我们多么信靠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更多是信靠神赐给我们的东西，而非 *他自己*。例如，我相信神是好的，因为我生命中的特定事物一直保持安全稳固。假如那些事物被某种死亡摧毁，那么神的性情就会遭到我们的质疑。愤怒也是拒绝丧失的一种方式，愤怒使我们从痛苦中分心，可以使我们恢复能量。有时人会选择愤怒多过痛苦，愤怒可以使人感觉更强大，甚至比悲伤更有生命力。

村落 4：这是无望的村落。人们抵达这个村落时，会感觉悲伤、毫无盼望。他们无力起床，无力正常生活。悲恸的人变得消极被动，意识到丧失是真的，他也无能为力。幻觉已经消逝，未来好像也随之一起消逝了。悲伤吞噬了其他一切，悲恸者毫无指望。这是悲恸之旅中最黑暗的部分，黑暗在于其深度，似乎没有光存在。然而，悲恸的这一面貌，仍然带有一颗好的种子：人开始接受可怕的真相，这是接纳的开始。

村落 5：这是新起点的村落。在无望之中，悲恸者逐渐在一个黎明中苏醒：他似乎仍然生活在活人之地。曾经发生了一起死亡，但那不是我们的死亡。我们仍在这里，或许明天还在这里。确实，我们不再一样，我们的损失已经留下伤疤。然而，发生了一点转移，我们不再向下看，而是开始向外看、向上看。我们很惊讶，生活竟然还在继续。我们以为一切生活都已经停止了。我们就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一阵子，然后逐渐开始了重新与生命连结的旅程。我们的损失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吞噬我们。我们再次回归生活，更加谦卑。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被造物的地位，意识到我们的脆弱和有限。我们意识到万物的短暂性，这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要么会离开我们，要么我们会离开。我们也开始看到，我们以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已经来住在我们中间，以便死亡这个仇敌可以被永久地摧毁。我们被死亡击倒，如今却一尝复活的滋味。

每个人的悲恸经历都是特别的，没有两个人的悲恸一模一样，过程一样，时间线一样。悲恸的各种面貌不会以线性的方式发生，许多面貌都会重复循环，甚至同时出现。

汪格林（Ealter Wangerin）在《从哀哭到跳舞》（Mourning into Dancing）一书中写道：

“每个悲恸者的经历都是特别的。她在事件中可能会惶恐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困惑，痛苦会怂恿她认为悲恸是邪恶的。然而实际上，邪恶的是死亡，不是悲恸。我们作为她的朋友也会知道这一点，我们选择成为她的安慰者，会明白这个过程的一般模式。悲恸

的每个方面都有其意义，以便我们可以分辨她的伤口，陪伴她的悲伤，直到悲恸带领她回归生活，再次回到我们中间。”²

悲恸的所有村落都有一个主要任务：学会放手，学会在失去中生活，学会戴着一个感觉并不匹配的东西。也许你们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最常用的那手或胳膊打着绷带。戴着绷带时，你每天很多次想做什么事，需要那手，却发现它没法用了。最小的任务也不能照常完成，你不假思索做的事，你轻松做的事，如今要么换个方法，要么完全做不了，需要别人的帮助。一旦痛苦消散，你会发现因着手不在了，自己不断面对自己的局限，感觉沮丧、愤怒、抑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找到新的方式，你会适应，学会没有那手也能生活。生活不再一样，你当然想要回自己的手，但你离开它也继续生活。这个比方不完全贴切，但我想给你一个比方，说明损失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回应，如何学会继续生活。

当我们失去了所爱之人，或是某种生活方式因疾病而破灭，或是被创伤摧毁，我们发现自己仍然试图如往常一样生活。我们持续去寻找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人，我们在每个拐角处都指望他们出现。我们期望自己的身体能如往常一样运作，我们一再被自己的局限所惊诧。我们必须学习与死亡带来的缺席共处，在这样的学习中我们经常撞到墙。这是一个危机时刻，*危机*这个词部分意思是“分隔”。有之前和之后，死之前、死之后，强奸之前、强奸之后，失业之前、失业之后。生活曾经是那样，如今是这样，永远地改变了。

走向悲恸的终结

步骤一：承认丧失已经发生，没有余地。接受失去的事实是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我们的思想会拒绝这念头，想象可能发生了其他事，结果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试图跟神讨价还价，予以否认，拒绝改变我们的生活常规。然而我们的否认会随时间逐渐缓解，人们常说：“你需要接受事实。”就好像按一下按钮就好。这样的按钮并不存在，接受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步骤二：经历和表达所有与失去相关的情感。人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来帮助自己进行这一过程，他们会看旧相片，故地重游。他们想要谈论自己的回忆，或是抒写记得的事，以抒发感受。有时候，他人会对这样的举动报以消极态度，就好像我们是在自我折磨一般。然而在悲恸之旅中，这实际上是有益而必要的步骤，它给了丧失之痛一个发声的机会。

步骤三：找到一种放手或说再见的方式。悲恸的早期涉及到抓住过去不放手，随着过程的进展，这种抓紧会逐渐放松，悲恸者会逐渐放手。显然，当有人逝世，通常会举行葬礼，但葬礼一般处于开始阶段，常常会显得不真实。有时候，人们感觉有需要在后面做点什么作为纪念，作为一种告别的方式，因那时他们已经更多接受了失去的事实。

² 汪格林 (Ealter Wangerin)，《从哀哭到跳舞》(Mourning into Dancing)，大急流城桑德凡出版社 (Zondervan) 1992 年出版，208-209 页。

步骤四：学习将被悲恸包围的情感和精力重新投注到新的关系、目标、人或项目上。这显然发生在悲恸之旅的后期，我们逐渐一点一点地回归当下的生活，而非回望过去。有时候，人们会强迫我们早点这么做，好像这能帮助我们“克服时艰”。这无法发生在早期，也不当在早期，这是一个漫长旅程的后期步骤。

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悲恸的“任务单”，假如没有发生，通常是因为人被困在了过程里面。因着多种因素，存在所谓的“复合式悲恸”，这类的悲痛常常更容易困住人。比如：与逝者有着一段不明朗的关系，涉及到敌意、疏远时尤其如此；无法确定丧失真实性的处境（失踪）；不被社会接受的死亡（艾滋病或自杀）；一段未解决的悲恸历史；个人特质导致无法表达感受，或是隐藏情绪压力——这一切都会导致复合式悲恸。大规模的死亡以及暴力死亡，也更难处理。大部分悲恸都可以在 2-4 年内得到健康的解决。认为一年就能处理好，这种观念是个神话。显然，第一年的痛苦最为剧烈，但只因为一年已过，并不意味着痛苦已经消失。假如几年过后，悲恸的程度和频繁性仍然没有缓解，或是有人不愿意处理死者留下的遗物，或是发展出与死者相似的身体症状，或是出现疾病或死亡恐惧症，那么最好寻求专业的帮助。

我们常犯的错误和偏见

到这里，我想探讨一下我们经常持有的关于悲恸的谬见，以及照顾哀哭之人时常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时常导致我们要么自己受伤，要么伤害他人，因为我们误解了悲恸的实质。要记住我们先前所说，悲恸本身不是敌人，死亡才是。悲恸是一个回应死亡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导向生命的过程。假如我们错将悲恸视作敌人，那么我们会成为医治之旅上的绊脚石，妨碍了必要之事的发生。

1. 我们常常认为，悲恸会延及一段时间，以线性的方式按照特定阶段进展，并且应当在一年内终结。悲恸通常要花费不止一年，悲恸的面貌各人不尽相同，既是因为个体因素，诸如性格和经历；也要看丧失的类型。失去孩子跟失去配偶是不同的，死亡和离婚也不一样，失去人和失去地方也不一样。创伤和身体的死亡也不一样。
2. 预料之中的死亡导致的悲痛比突然的死亡更容易承受。两者的挑战都很大，只是有所不同。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性，在长期的疾病中，那个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你同在，然而失去是持续性的，一点一点地发生。突然的死亡则因其震惊性而更加艰难。不论是预料之中还是突然，死亡都没有余地。
3. 关注当下：不要谈论你的失去；保持忙碌、使自己分心。假如你这么做，你就没有悲恸，最后会被困住。悲恸是一项工作，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常常叫人筋疲力尽。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工作，假如你规避它，就无法痊愈。
4. 假如你真的对神有信心，悲恸就会很短暂，甚至没必要，因为神是充足的。许多好意的基督徒都抱有这种观念，问题是圣经并不认同。基督自己就悲恸，如我们先前所说。他也呼召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 没有呼召我们

劝诫哀哭的人，或是斥责他们的悲恸，或是驱赶他们快一点。他实际上是呼召我们加入他们的哀恸，与他们用哀哭；他要我们跟他们一样，而非允许我们要他们跟我们一样。当我们选择与某人“同在”，意味着哀恸的人掌握着节奏。我不认为耶稣指的仅仅是葬礼，我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整个悲恸的过程中都要如此。

5. 悲恸过程中表达的愤怒总要被制止。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当因失去所爱而感到愤怒，但读一读诗篇吧，它们常常充满了愤怒，诗人质疑神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似乎离弃了他所爱的人。我们后面会藉一首哀歌来看这一点。
6. 假如提醒某人他没有失去的东西，或是事情原本可以更糟，就能使他感觉好一点。有些人会说这样的话：“至少你没有……”或是“他们本来就病得很重了”，或是“你难道不高兴你只是被强奸，没有被杀死吗？”或是“难道你不该为自己还有三个健康的孩子感到开心吗？”就好像思想你没有失去的事物，可以缓解痛失所爱的悲痛一样。你是在哀恸一个真实的丧失，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之不那么真切。我们不会为自己有的东西哀恸，我们会为自己没有的哀恸。我们会将自己所失去的与曾经拥有的作对比，而非与永远不曾发生的假想的恶事作对比。要记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填补那个空洞。

如何做一个安慰者

人的悲恸方式各有不同，我所列举的，可以帮助你理解人的悲恸。不存在一个固定、正确的悲痛方式，安慰他人，有一件事很简单，就是承认悲恸具有多种表现，它们都是正常的。当哀恸者在经历多种悲恸表现时，担心自己失了心智，安慰者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发疯，这不过是悲恸的一部分。这种保证可以为哀恸者的混乱世界带来稳定感。

汪格林（Walter Wangerin）对安慰者说：“总要学照她的样子，她的主导是出于本能，你的服侍要带着耐心。”³ 哀恸者告诉你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而非你去教导他们；你当聆听，努力去理解，并保证你理解悲恸的特性。

要做好迎接怒气的心理准备。不要因怒气的强烈而震惊，要知道，即使你被当做靶子，那也不是因为你。作为安慰者，你将自己提供给哀恸者，给她机会表达感受。要牢记，与你的连接是与生命连接的一种方式，哪怕是带着怒气；这种时候，总是感觉死亡好像吞噬了一切。你有如此特权，能在那里，表明在死亡之地，生命也被许可存在。

安慰者的角色会暴露你自己，假如你自己尚未接纳死亡和终结的事实，那么你所面对的他人的失去，就会成为对你的威胁，你会作出错误反应。我相信，我们经常批判他人或是催促他们，原因之一是我们自己也尚未接受现实，没有接受创伤、终结、死亡的斩钉截铁。我们想要使之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想要将之轻描淡写，因此我们最终会弱化哀恸者的损失。毕竟，不可能那么糟糕嘛！

³ 同上，215 页。

这种状况的另一面，是被死亡和相应的悲伤压垮，以至于我们与哀恸者一同在悲恸中迷失。我们无法分离出来，无法提供盼望，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保持与生命的连结。你作为安慰者，是哀恸者的桥梁，你必须怀着怜悯和耐心走过幽谷，与哀恸者一同造访各个村落。与之同时，你也必须与生命和盼望之神保持稳固的连结，否则你就无法提供桥梁。安慰者必须填补死亡和盼望之间的鸿沟。

安慰是一种侍奉，你成为丧亲之人的仆人。她悲恸的时长取决于自己，而非取决于你能陪伴她悲伤多久。你的工作是与她目前的位置同在，而非将她拉出来，到你觉得更舒服的地方。葬礼过后，每个人回归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除了哀恸者。六个月后，全世界看过来，说：“噢，她还在哀悼吗？”作为安慰者，你要留下来，与她同在。

长期的疾病一经诊断，所有人都来到病人身边。但多年之后，很容易将之遗忘，或者说一句没有那么糟糕，肯定是他多想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眼看着自己的生命被疾病摧毁，疾病蚕食着他的身体，他的能力。他与抑郁搏斗，他的悲痛似无止境。他会因自己没有能力做心里想做的事而悲痛，他可能最终会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卧床的病人。假如他服用药物，会因副作用而痛苦，导致他更加衰弱。他的睡眠也会很艰难，他需要忍受痛苦，每日照顾身体要花费他越来越多的精力。这可能会持续几十年。这样的人，需要你做什么？你会如何处理他的所有感受？你能否允许他悲恸、哀哭和提问？你能与他一同忍受他不得不忍受的吗？你会厌烦他的疾病和局限，他自己也会。你会离开，他却不能。许多人都会离开和遗忘，悲恸没有那么简单。

安慰者通常不是解释者，你无法回答不断发出的问题，他们也并非有意刁难。你不知道意义何在，不知道为什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会使你类似约伯的朋友，他们可算不上什么安慰者。神对约伯所谓的安慰者们发怒，因为他们试图解释和回答，他们向受苦者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上帝。

安慰者的角色十分有用。悲恸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迷失其中，无法思考，有时会忽视自己的身体，需要温柔的提醒。我们时常忘记一些基本事务，例如付账单、洗衣服。我们不想吃饭，可能需要人供应餐食一段时间。爱的帮助时常是必要的。纪念日、节日、第一次独自做某事、坐轮椅，或是无法承担所有事务，这一切都需要安慰者的出现。

安慰者必须照顾好自己。你必须滋养好自己的生命力，需要与其他不悲恸、也没有在帮助悲恸者的人在一起。记住，你是安慰者，不是哀恸者，你的生命必须彰显这一真相。你需要支持，需要朋友跟你一起做有趣的傻事，让你开怀。你是哀恸者的饮食，因此你自己需要有补给的地方，这很重要。

哀歌

我们经常会催促哀恸者，催促他们控制自己的悲痛，这是错的。我们想要简短、不那么情绪化，不那么伤感；我们想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恐怕，教会对待哀恸者的方式，常常就好像他们犯了什么错一样，尤其当他们似乎在质问神时。诗篇充满了所谓的哀哭诗，

在哀哭诗中，人们向神倾倒怨言，呼求神为他们行动。大卫在诗篇 13 : 1 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哀歌鼓励人们在神面前诚实，袒露自己的情绪、质疑和困惑。他们不需要解决问题，只需要诚实地向神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阅读这些诗篇(3, 4, 5, 6, 11, 13, 16, 17, 22)很有趣，它们表达的内容，许多基督徒都会指责缺乏信心。但哀歌是 *向神* 而作！这是处于极大痛苦之人彰显出来的信心，因为他们是在向神倾诉自己的痛苦以及相关的困惑。

耶稣开始公开侍奉时，他站在会堂中读以赛亚书，讲到他要来医治伤心的人，安慰哀哭的人。圣经还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遇到耶稣没有担当过的苦痛，不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人的。他是那位伟大的安慰者，他是悲伤专家，渴望我们活在这个困苦的世界时，能将困苦的心带到他面前。他自己担当了灵魂的苦痛，背负了身体的毁灭。他对我们说：*来吧，到我面前来*。就好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呼唤她的幼儿：“孩子，过来，到我这里。”他会聆听你的哀歌、你的质问、你的疑惑和你的悲伤。

每个人都知道失去的滋味，不论那是强奸还是其他创伤，是婚姻还是战争。我们所有人都曾因某人的离世或失去心爱的某物而品尝失去的滋味。亲爱的朋友们，哀恸吧，哀恸吧，尊荣你认识的那些哀恸的人。但哀恸时，不要像那没有盼望的（帖撒罗尼迦前书 4 : 13）。耶稣是背负哀恸的那一位，他带领我们走悲伤的道路，他应许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 21 : 4-5）。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 15: 58）。

十二章

教会与家庭中的领导、权力与欺骗

近年来，权力和欺骗的问题成了一个讨论热点。我们经常读到或听到家庭、教会、政圈、政府当中的权力滥用问题，我们听到欺骗的问题，大机构、组织和教会掩盖了多年的谎言。这些重要话题值得我们深思。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多年来，在辅导创伤幸存者的工作之外，我也与那些在基督教团体中担任领袖的人打交道，包括牧师、宣教士、长老、教授等等，他们操控了羊群的理智、心灵和性生活。他们利用羊群喂养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非喂养神呼召他们服侍的羊群。毋庸置疑，我见证了基督的身体和名号被摧残，这样的故事常常未经讲述，这样的摧残常常是奉基督的名进行。正是为着这个身体和奇妙的名号，我相信我们需要与权力和欺骗的问题摔跤。

你们许多人都参与侍奉，处于某个领导地位。你们有些人是国际性的基督教领袖，这意味着你们在一大群破碎的生命当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你们也必定在侍奉许多曾经或正在遭受虐待和欺骗的人。我相信，你们是在乎基督我们救主身体和名号的男女，你不想听到从神的宝座传来一句“祸哉”，那是他对以色列邪恶牧人所说的话，他们吞吃羊群。神是这么说的：“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以西结书 34：4）。这些牧人滥用神赐给他们的权力，容让羊群成为掠物。神的回应是夺回他的羊群，不再交给他们看护。

我相信，你渴望顾念、保护神的群羊，你不希望他们成为你或他人的掠物。出于对这种渴望的尊重，出于对羊群和神荣耀的顾念，我想与你分享一些关于权力和欺骗的思考。

权力的定义

当我们论到 *权力*，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单纯意味着能力，影响、塑造、命令的能力或力量。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力，这是因为神在创造时就赐给我们权力，权力是我们里面神形象的一部分。他命令亚当夏娃治理全地，统治地上的活物。治理和统治都是强烈的语言，意味着使服从、征服、控制。这些强烈的用语表明人类有能力影响和塑造他们的世界。

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力，但许多人都感到无力（powerless）——有些人是在特定处境下如此，有些人则常年如此。如果你曾经在贫困地区生活或造访过，或是与性虐待受害者交谈过，你一定目睹过这种彻底的无力感。你们若是养育过幼儿，就都经历过你 *感觉筋疲力尽、软弱无力*的时候，然而你知道你仍然有能力伤害自己

的幼儿。实际上，脆弱和软弱完全不一定会移除我们的能力和权力，然而它们确实会使得我们更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毁坏的后果。我们越是感到软弱缺乏，我们身处权力位置就越危险，因为我们更容易忽视羊群，或是利用我们手下的羊群喂养自己。那些感到无力和能力不足的人，经常会滥用权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权力不是一个固定特质，一个人的权力在不同背景下会有所不同。例如，我对我的成年儿子们仍然有权力，因为我是他们的母亲。但是，因为他们一米八几的身高，他们在身体上比我更有力量。一个大公司聪明能干的 CEO 可能权力覆盖许多人，但把他放在自己爱批判的母亲面前，他跟母亲的关系存在许多问题，你会看到他的权力烟消云散，这反过来会导致他更想要在家中滥用权力。他在一个领域的无力感，可能会成为他在另一个领域中摄取更大权力的原因。

论到权力，就不能不提它的反面，那就是弱势。一个弱势的人更容易受到攻击或伤害。弱势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受伤”。一个女人身处一屋子的男人中间，她在身体上处于弱势。一个被辅导者坐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一个囚犯在牧师办公室里，一个病人在医生办公室里，一个孩子面对父母，也是弱势的。不论何时，权力被用来伤害弱势的人，信任就被利用了，虐待已经发生。虐待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错误使用，或是错误对待。当一个有权力的人利用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发生了虐待。如牧者利用羊群喂养自己。

权力的类型

我们说过，权力并不总是一种感觉，也会随处境而改变。还有一点，权力存在多种类型。让我列举一些，最明显的当然是 *体格上的权力或气场*。高大强壮的有胜过矮小弱小的力量，通常是男人胜过女人，父母胜过孩子，年长的孩子胜过年幼的孩子。这种权力也不仅仅是尺寸，我相信你们都见过这样的人，其性格和魅力使得他们充满整个屋子、主导现场；他们的气场会产生一种庞大感，尽管这些人的身体并不一定高大。

另一种类型的权力是 *言语*。那些言语有力、能言善辩的人，会主导一场谈话、一个房间、关系、团队或一个国家。我们经常使用言语影响他人，让他们朝我们希望的方向行进。言语可以被用来影响、塑造和鼓励他人，也可以被用来羞辱、欺骗、指使或控制他人。言语有能力影响一大群人。想一下马丁路德金的话对人有多大影响力，想一想希特勒的话，他对人有多么大的邪恶影响。想一想你用话语刺激、谴责或惊吓他人，因为满足了你自己的需要，服侍了你自己的私欲。想一想你使用言语去激励、肯定他人，给予盼望。言语的力量极其强大。

第三种类型的权力是 *情感权力*。配偶对彼此拥有这种权力，父母和孩子也会行使这种权力，我对我服侍的对象有情感权力。人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情绪或敏感来行使权力，本质上，他们让周围所有人都受缚于他们的感受。人们如履薄冰，试图规避特定的情绪，避免恶化。配偶用冷战、不说话来惩罚对方，长达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这是在利用情感权力伤害对方。讲道人也可以行使情感权力影响或说服教会成员，这可好可坏。

知识、智能和技能也会带来权力。假如我更聪明，知道更多、有更多技能，那么我就在这些领域拥有权力。那些有神学学位的人，对其他人具有“神学权力”。人们假设他们懂得更多，他们有权力告诉我们余下的人什么是真的。牧师在神学领域的权力，因着许多人当他是为神开口而得到强化。诚然，他很可能会向人宣布他是在为神说话。

我们有些人具有“心理权力”，我们不仅有他人没有的关于人的知识，还知道如何操控和耍弄他人的情感。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知识上的权力失衡，我们生病时，需要指望医生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

还存在地位权力。地位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例如主席、CEO、理事、牧师、治疗师或家长。地位也可以延展到名声或威望，那些被贴上聪明、敬虔、成功标签的人，被他人赋予了权力，这是基于他们的名声。他们可以走进一个房间，只因为自己的名声，人们就会重视他们的话语和行为，当作极有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经常具有多种权力。想一想，地位与强大的气场、口才、知识和调动他人情感的能力相结合，这会是多么强大的组合。例如，让我们把气场、口才、情感调动力和神学知识融合到一起，放到牧师的地位上，然后放到一个屋子里，其中有一位女性（通常外在力量更加弱小），她是一名教会成员（地位上更弱），她的挣扎和痛苦使得她口才受限，她在神学上又存在不确定和挣扎，这时你就已经有了一个权力滥用和虐待的充分设定。言语、知识、技能、地位和情感，都可以被用来支配另一个处于弱势的人。

拿一名老师或寄宿学校的宿舍管理员举例——一个有知识、有地位的人，把他们跟一个远离家人的孩子放在一起——弱小、情感上处于弱势，不难看出多么容易发生言语、身体和性虐待。脆弱、孤立、有需求、不谙世事、情感痛苦、缺乏权力，很容易使个体容易被另一个人虐待。

权力的滥用

不论何时，当权力被用来剥削弱势者，当信任被利用，就发生了虐待。这种权力虐待存在三个元素：自欺、欺骗他人，以及强制。欺骗他人当然在自欺之后，我们人类似乎有无尽的自欺能力，向自己隐藏痛苦的真相。我们有强大的压制真理的能力，明明知道的事却压制下去。起初，只是将真理歪曲一点，最强大的谎言就是跟真理很相似的谎言。自欺自然可以成为邪恶的毒根，自欺不是你所能做的最坏的事，但却是我们借之犯下最可怕恶行的媒介。¹

先知耶利米向我们揭示了自欺的模型。一个长久自欺人的人，无法分辨好坏。换句话说，他失去了分辨善恶的能力。结果就是，如此喂养自己在旷野流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对比之下，信靠神供给的人，却不害怕干旱，仍然青翠结果。欺骗的过程是微妙的，让人对事物产生虚假认知，欺骗那些信靠的人，最终摧毁他们。

¹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不顺服的扫罗”，2004年1月4日讲道。

自欺和欺骗他人的模式

自欺成了意念的习惯，本质上成了麻醉剂，因为它保护我们免于看到或感受到让我们痛苦的真相。一个善于欺骗的人是一个对欺骗上瘾的人，这使灵魂养成了深度的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总是和神完全相反。自欺涉及躲藏、假装、忽视、伪装和掩饰，你是否曾在路边或商店里遇到一个不想遇到的人？你是否在心中压抑过已知的真相？你转头不看，采取另一条路线。假如你绕道了还是碰到了那个人，欺骗就会更进一步，你会假装看到他们很“惊讶”。

自欺的另一面是我们明知是错的事，却向自己辩称是对的。我超速是因为我要迟到了，我吃太多巧克力是因为我工作太努力，我对家人言语尖刻是因为我今天过得不好。我知道超速、吃太多巧克力和尖刻的言语是错的，但我用外在的事物为破坏规则而辩解，不论是人的规则还是神的。我们在处理家暴案例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我虐待是因为她……面对自己的错误很痛苦，所以我欺骗自己，我用自欺麻醉自己，以逃避痛苦。”

我们也会藉着比较、对比来欺骗自己。我们将一件坏事和我们做过的好事对比，暗示好事会使坏事不那么坏。例如，我偷税漏税，但至少我去教会；或我恨我的母亲，但至少我从没告诉过她。我们使用自欺的麻醉剂，以便保持良好的感觉或自我形象，尽管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

我们欺骗自己的另一个方式是误导。这在许多关系中都会出现，尤其是婚姻。一方配偶告诉另一方，他们做的事是错的，对方则反过来指出他们的错。指正你的人身上的某个弱点或失败成了你的焦点，而非面对他所说的话。这又是使用自欺的麻醉剂规避面对真相的痛苦。

苏格兰神学家、希伯来学者史密斯（George Adam Smith）在诗篇 36 的默想中为我们揭示了欺骗的起源和历史。欺骗的起源是人心，我们没有人例外。欺骗就在那里，你和我都知道它在我们心中存在，我们听到过它窃窃私语。假如我们诚实的话，所有人都曾接受过它的怂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内心的试探，以及自欺的反应，自欺与试探相结合，说服我们这么做是对的。我们已经举过生活中的例子，例如我超速是因为我要迟到了。要记住，错误地使用好东西，也会构成自欺。例如口才、神学知识或是事工目标，我们很容易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去高举自己，去随心所欲，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错，至少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当我们心中敬畏神，那么这场灵魂的交战就存在另一个有力的因素。假如我们不敬畏神，或是消灭这种敬畏，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欺骗引导，认为我们可以犯罪而不伤害自己。这与魔鬼引诱夏娃的话如出一辙——你不会死，它不会伤害你。我们说服自己，我们可以停下来，最后一次，这不会伤害我；再吃一口；再看一下；再诡辩一次；再注射一次。假如我们自欺足够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失去对良善的品味以及对邪恶的憎恶。我们最终会消灭神的声音，消灭我们对那声音的恐惧。问题当然在于罪一定会使我们受伤，它一定会导向死亡。当我们开始失去对良善的品味和对邪恶的憎恶，那么我们唯一会上瘾的就是使我们死亡的罪本身。

随着欺骗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灵魂愈加死亡，也愈加适应作恶，直到肆无忌惮，人会积极主动地谋划作恶。随着时间推移，悔改的可能性也被摧毁，这种习惯根深蒂固，直到灵魂死亡。史密斯谈到各个阶段：试探、自欺、无耻、成为习惯，直到死亡。²换句话说：试探出现，自欺加入，恶被称为善、被正当化，选择成为习惯，人被困住，积极谋划作恶，快速移向死亡，至终无法停止。

把这个流程铺陈出来，听上去相当可怕、令人生厌。然而，它仍然会以微妙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中。我恐怕很多人都陷在恶中，他们走上领导岗位，至终只能被送回家。位高权重、神学知识、傲人口才、极佳表现的表面之下，很容易掩藏着欺骗和极大的邪恶。假如我们灵魂的仇敌可以化作光明的天使，那么一个恶人当然可以伪装成道貌岸然、神学渊博、美丽光鲜的形象。

假设一个女人到她的牧师面前，她是一个害羞、不善口才的人，或许有点激动和害怕。她告诉牧师，她的丈夫打她，或是性侵她的女儿，或是发怒、言语虐待，或是与教会里另一个女人有暧昧。她说得很迟疑，不够清晰，紧张地直扯衣袖。她的丈夫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经常给教会大笔的捐赠。他还是一个长老，在教会里受人爱戴。他还有着神学学位，教育背景出色。教会若是出现纷争，他可以影响大批的人。他相当有魅力，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好人。这样的处境下，很容易发生两种情况。第一是假设外在表现可以体现内心实际。有以上的这番表现，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家暴妻子、性侵女儿、与其他女人有染的人了。我们认为：*我知道这个男人，这不是他会做的事*。第二，假如出现任何疑问，听众很容易倚靠自己的自欺能力，说服自己不去相信所发生的真相。换句话说：我不信这个妻子，因为她说得太离谱。我要相信这个丈夫，因为他很成功。此外，我怎么能用这件事扰乱教会和信众呢？假如这事曝光，被证明是真的，教会就会损失大量金钱、名声，甚至还可能因此分裂。

实际情形可能演变得更加复杂，这是当然。实际上，听众和见证者暗自寄希望于真相不被曝光，这样说真话的人就会被推开，不被信任、不被保护。你看，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地位、身份、机构和组织比真理更值得保护，因为假如我们站在真理那一边——哪怕是去探索可能的真相，我们都会冒着失去心爱之物的危险。我们实际上不相信罪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如此我们就如坐在我们面前的人一般活在欺骗当中。

我们很容易被外在事物缠累，相信这些东西被摧毁，将是最可怕的事。当有人前来曝光罪恶，有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让说真话的人闭嘴，担心真相会如何毁坏婚姻、教会或机构。重点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外在的形式，哪怕其实质已经腐烂。然而当以色列人持续悖逆他，神的回应却截然不同，神摧毁了形式，以便实质可以曝光、得洁净，最终被更新。他恨恶邪恶，邪恶不值得保护，没有什么比处理邪恶更有价值、更为优先。婚姻是好的，是神所设立的，但婚姻中的邪恶永远是不可接受的。教会是好的，是神所设立的，但教会中的邪恶永远是不可接受的。

² 史密斯，《四首诗篇》（Four Psalms），斯托顿出版社（Hodder & Stoughton）1896 年出版，第 25 页。

我们会使用一切形态的自欺来保护自己，使自己远离足以威胁我们良好自我认知的信息。这个机制驱动我们去忽视、犯错、感觉很正当甚至更有义，一次去保护我们的婚姻、名望、组织或工作，而实际上，我们本应当去面对我们的失败、虐待、罪、我们对他人之恶的共谋。

每个危机都是一个分水岭，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可选，这选择会曝光选择者的内心。当有人被施虐的行为掌控，让我们看看这样的危机中可以发生什么。危机首先到来——性虐待被曝光，家庭暴力曝光，教会中婚外情的电话记录曝光。然后会发生什么？通常会出现某种欺骗式的回应（毕竟撒谎已经成了习惯）——彻底的否认（“我没有做那事”），或是承认并承诺（“我做了，我保证不再犯”），或是轻描淡写（“至少我没有跟她发生性关系”）。这样的回应多种多样，都具有同一个目的：都是在试图扭转局面，隐藏真理，息事宁人，让一切回归曝光前的样子。人会利用一切资源达成这个目的：眼泪、哀求、威胁、找借口、指责，甚至也会利用圣经经文。

为什么会这样？要记住施虐者是谁：一个献身于实践某个特定习惯的人。献身的意思是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的时间、精力、思想、行动去做某事。献身是意志性的，献出自己给某事或某人。因此一个施虐者已经将自己献给了施虐的习惯，诸如虐待儿童或妇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习惯经过大量的实践、重复、滋养和保护，自我最终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确保这样的习惯得以继续。这种习惯已经到了看似对人的生命和福祉有益的地步，成了必需之物。要记住，施虐者不仅在意恶行的曝光，而且在意失去自己的恶习。与习惯分离的念头是可怕的，因为习惯被视为带来生命，任何威胁都会使得他抓得更紧，比如迫切寻找新的骗术，以更好地瞒天过海。

我们必须认识到欺骗的原理，这点至关重要，否则我们试图帮助被困者就会惨败。你会看到罪行曝光后，男人可以放弃招妓或虐待孩子，但假如引擎仍在运转，他就仍然会活在欺骗当中，不过会寻找另一种满足自己的方式，不那么明显，让你看不出来，甚至连他自己都会被欺骗。潜在的成瘾是自欺的引擎，在自欺之下，存在一个值得探索和理解的历史，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习惯，为何是这种形态。终极意义上，在欺骗和历史背后，是一个试图自治的人，宣称对自己的人生具有主权。

强制的威压

强制是权力滥用的另一个元素，即限制一个人、使之保持沉默，用威力迫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强制*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围绕、困住”。这种威力可以是体力、言语或是情感。我们可以用言语围困他人，一个父亲的口头恐吓，足以强迫被他虐待的孩子保持沉默。有形的力量也是最明显的一种强制形态，不论是拳头、武器，还是其他用来钳制的强大威力。

强制的一种更微妙的形态是压制，压制是向某人施加不切实际的重担，以严重地压垮这个人。压制可以是透过不切实际的法律规章，或是剥夺本应当具有的权力。

你也可以透过情感渠道进行强制，愤怒就是常见手段。愤怒使他人恐惧，从而服从或保持沉默。恐惧也可以被用来强制他人，威胁受害者可以达成使之顺服的目的（例如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假如你不杀了你的邻居，我们就杀了你”）。或是威胁真相曝光后，会有什么后果（“假如你把我对你做的事说出去，我的整个侍奉就都毁了”）。

你可以透过心理手段进行强制（例如威胁曝光、排挤或孤立）。一个孩子可以被迫对虐待保持沉默，因为他被威胁，如果说出去，他妈妈就不再爱他，或是没人会相信他。一个女人可以被迫保持沉默，只因牧师说了：“没人会相信你，他们都会相信我”——很遗憾，这话很可能是真的。

强制也可以涉及到好的东西。礼物、肯定、金钱、工作或是某种对受害者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使手握权力的人辖制受害者。尽管不会明说，但给予这些东西，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被收走，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威胁。恋童癖经常会采用这种方式，拿礼物诱骗儿童。我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他人困在我们的欺骗之网中，这就是强制。

权力虐待涉及三个组成部分：自欺、欺骗他人和强制他人。这会欺骗受害者，使他们困惑。滥用权力的一方也显然活在欺骗和困惑当中，权力的滥用要求一个人不再有能力分辨善恶。真理和谎言彼此混淆，或经常互相颠倒。这对基督徒而言是个险地。

我们先前提到，我们越是软弱缺乏，身居权位就越是危险。当我们肩负自我或他人的期望，会感到压力山大，经常很焦虑地想达到这些期望。我们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在我们疲惫、缺乏和焦虑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滥用权力。对权力的嗜求常常是为了掩盖极度的焦虑。研究表明，当个体的行为对于达成某个渴望的目标没有效力，就会出现高度的焦虑。不受控制的焦虑会导向精神失常，一个人越是感到孤立、不重要、没有效力，就越是觉得自己需要权力。人们经常会寻求权力以胜过缺陷，但是权力只会放大和加重罪的本性，而不是减轻。换句话说，我们具有的任何属罪倾向或软弱，权位只会使之恶化，而非如我们假设的那般变好。

想一想教会里的服侍，或是一个宣教机构。领袖肩负着成功的期望——人数增长、财务稳定，经常还被期望具有特定的性格，还有属灵深度、事工的杰出果效。对于任何工作而言，这些都不稳定，因此就会出现焦虑。焦虑必须隐藏起来，因为对于基督徒领袖而言，焦虑被视为不吸引人、错误的。一旦人将焦虑和恐惧隐藏起来，他就分裂了，如此就很容易想办法控制和压抑这些感受，例如酒精、色情或是剥削羊群。这种剥削可能是拒绝聆听羊群的批评，以便保持自我的膨胀；可以是越来越要求别人的称赞；可以是一个忙碌的工作日程，以便显得时间很紧张；或是与某个教会成员精神或肉体出轨，以此滥用权力。这种分裂在生活中不断扩张，焦虑也会增长，而非缓解，自欺就成了保持公共形象的麻醉剂，捍卫自己服侍上帝的形象；而私生活则明显缺乏正直，也缺乏圣灵的大能。

最狡猾的是，这一切都能以侍奉的名义进行。我工作过度、我忽视家庭、忽视与神的关系，我要求称赞，我与人过度亲近是为了“帮助”有缺乏的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最终会使用侍奉来为自己对主的不忠不爱找借口。

让我再强调另一个要点，滥用权力的那些更明显的试探，是我们都明知是错的那些事，例如跟教会成员发生婚外情，或是殴打妻子。我不认为滥用权力的试探会以这种明显的方式临到我们大部分人，至少起初不是如此。我相信，任何类型的试探都设计精巧，吻合我们的性情，揭示了我们的某一面。原因在于，滥用权力的试探是朝哪个方向，都是一个走捷径的试探，为了更快捷地实现某个我看为好的目标。

走捷径以达成好目标的试探，正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夏娃的试探，也是他在旷野给耶稣的试探。*你是天上的粮，蒙召喂养饥饿的人，这儿有条捷径。你是父的爱子，蒙召启示他的本性，照顾他的儿女，这儿有条捷径。这世界和神的国度都要赐给你，这儿有条捷径。*魔鬼给他的目标都是好的，是神所命定的目标。牧师，你想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吗？你想建立一个医治的事工吗？你想帮助释放那些被性虐待、性成瘾捆绑的人吗？这些都是好目标，是神所命定的目标。但假如我们服侍目标，而不是目标的主，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我们会走捷径，从而带来灾难。

三个错误观念

关于施虐者，他们如何运作、像什么样，存在许多错误的观念。但下面我想列举其中最有害的三个。

1. 好行为、和善的言语、好名声，表明一个人不可能是施虐者。真相：一个施虐者经常为了欺骗的目的故意培养这些特征。在公开场合的负责举止，会导致人们放松警惕，让他们接近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魅力、和善、讨人喜欢，这些对接近人非常重要。《恐惧的恩赐》（The Gift of Fear）一书的作者贝克（Gavin De Becker）说：“和善是一种决定……一种社交的策略，而不是品格特质。”³思想一下 *性侵犯者* 或 *性虐待者* 这个词，你会想到怎样的特质？变态？吓人？怪物？认为那些施虐的人跟我们其余的人不一样，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可能是好朋友、忠心的雇员、负责的公民，他们在公共场合的举止常常不会透露出半点迹象。关于美国堪萨斯的连环杀手雷德（Dennis L. Rader），许多文章声称，很多人被这个消息震惊，因为他是一个顾家的人，一个教会成员，而且在童子军里服侍。⁴ 再次可见，“和善”绝非一个品格特质，“和善”的行为也不能作为正直、安全或道德的证明。
2. 大部分施虐者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都是怪人，古怪、恶毒、像怪兽一样，当然不会是基督徒，更别说是基督教领袖了。真相：大部分虐待都来自亲近的人。儿童性虐待案例中，超过 50% 的案例，孩子都认识或信任施虐者。⁵ 施虐的人是母亲、父亲、继父母、祖父母、亲戚，他们是邻居、看护者、教练、牧师、宣教士

³ 贝克，《恐惧的恩赐》，纽约小布朗出版公司（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7 年出版，第 67 页。

⁴ CNN.com，雷德供认十桩谋杀（Rader details how he killed 10 people）。

⁵ 儿童援助中心（Child Advocacy Center），“揭秘儿童性虐待”（Myths about Child Sexual Abuse）。

和老师。在一个幸存者调查中，幸存者指认的 955 个施虐者当中，只有 11 个是陌生人。性侵犯者会告诉你，他们去教会是因为基督徒很容易上当，很容易被好行为欺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近这些基督徒的孩子。⁶ 在各种随机的暴力事件新闻中，大部分暴力都发生在家里，由与受害人亲近的某个人施行。

3. 你通常可以辨认出一个人是否在撒谎。真相：几十年的研究表明，人们无法可靠地辨认谁在撒谎、谁没有，然而大部分人都自信他们有测谎的能力。⁷ 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了解谎言的征兆——缺乏眼神交流、烦躁、扯衣服、坐立不安。这一切行为都可以通过练习来压制。想到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是否可靠，这是很可怕的。然而基督徒不当惊讶，因为圣经说了，人心 *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我们常常喜好活在幻觉当中，以为我们能识透，甚至能辨认谁在说谎、谁没有。我们这么做不过是在愚弄自己，这反倒是一种欺骗。那些习惯撒谎的人非常精于此道，他们是撒谎的大师。研究表明，有些人生来就极善撒谎，他们凭直觉就知道如何瞒天过海。最后，还存在精神病态的撒谎者——他们没必要撒谎时也会撒谎，因为喜欢这种感觉，他们喜欢撒谎。

错误的观念还有很多，但重点无怪乎一条：我们跟施虐者一样，也喜欢欺骗。我们用自欺来感觉良好、感觉安全，以便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孩子没事，甚至当他们有事时，我们也会自欺。我们不想去考虑那些事，不想为我们的孩子或照顾的孩子提心吊胆。我们不想为他人警惕守望，不想我们关于教会领袖的幻觉落空。这一切都让人不适。比起警觉，我们更喜欢自己的安舒。我们的喜好，最终由受害人买单。

对权力的属灵理解

我们都脆弱、有罪，我们都有权力，我们有些人有很大很大的权力。我们都很容易被引诱去自私地滥用权力，而非为神的荣耀而使用。圣经关于权力有何教导？圣经教我们如何使用神赐的权力，可以讨神喜悦，不至于玷污他伟大的圣名？

让我给你两处经文，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圣经的权力观。马太福音 28: 18-19 中，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耶稣在约翰福音 20: 21 将自己的手和肋旁给门徒看，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耶稣握有一切的权柄，这意味着你和我拥有的这点小小的权力都是派生的权力，我们都是他的权柄之下蒙差遣。耶稣没有给我们权柄，权柄还是他的，他是差遣我们在他的权下做他的工。

⁶ 萨尔特 (Anna Salter), 《性捕食者》(Predators: Pedophiles, Rapists and Other Sex Offenders), 纽约基本书局 (Basic Books) 2003 年出版, 第 29 页。

⁷ 同上, 39-40 页。

你和我拥有的每一丝权力和能力，都是那位握有一切权柄的主赐给我们的。这不是我们的，而是他的。他与我们分享他的权柄。你是否很有口才？那就是那位道给了你这能力。你是否体格强健？那就是折兵断枪、维系宇宙的全能神给你的能力。你是否地位显赫？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给你的权力。你是否满有知识和技能？那是那位道路不可测度的创造主给你的能力。你是否对他人具有很大的情感影响力？那是那位奇妙的策士、安慰者赐给你的能力。你我所有的任何能力，都是神的，也是神赐的。神赐我们这些力量，都是为了荣耀他这个独一目的。

其次，假如一切的权力都是衍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怀着极大的谦卑。我们是受造物，不多不少。我们跟随的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握有一切权柄，他在地上时说了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约翰福音 5：19；6：38；8：50）。那些跟随他的人，应当大大显出圣子的心肠。我们兜售自己的教训、自己的著作、自己的名声，他却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们试图自取荣耀和权柄，他却在神和人面前谦卑虚己，成为仆人。我们试图建造自己的小王国，他却来建造父的国度。神给被造的我们权柄，这是一种信托式的授权。假如我们理解权柄的本质、源头和危险，我们就会在他人面前谦卑而行，因为我们的主说过，如果我们要为首，如果我们要带领和影响他人，如果我们要有权柄，那么我们就必须做仆人。在他差遣门徒之前，耶稣说：“看我的手和我的肋旁。”这些是他谦卑的标记，是他来服侍人的有形记号，表明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些标记是他权柄的象征。那些跟从他、被赋予他能力的人，也蒙召走十字架的道路。

第三，我们若把权力当做一件外在的事物，就大错特错。权力不是关于统治配偶、教会、信徒、机构或公司，权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神的国在人的心里——不是我们的教会、机构、事工或学校。他在建造他的国度——不是我们的国度，而且他是藉着在人心中统治来建造他的国度，以至于圣灵充满人心。这才是敬虔的权力，当我们内在充满了神的能力，我们就会在一切外在行动中带出生命、光、恩典、真理和爱，不论大事小事，神的国就会扩张，神会得着荣耀。任何事业或工作，无论多么美好，倘若使我们犯罪，它就成了我们生命中一股不敬虔的力量。神赐给我们的任何权力都当照着神的话和神的性情去使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服侍？我们说过，一切权力都是派生的，应当谦卑使用。这要如何达成？答案是带着对神对人的爱。权力只有一个目的：荣神益人。任何时候我们用权力摧毁或利用他人，我们就没有忠于神。任何时候我们用权力喂养、高举自己，我们就是在滥用权力。我们使用权力必须受到神话语和圣灵的管治，任何不顺服神话语的权力使用都是错误的。任何基于自欺、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权力使用，都是滥用。

使用权位“为福音的缘故”打压侍奉的工人，也是在滥用权力。使用情感或言语权柄为自己获取荣耀，也是滥用权力，因神说了他必不分享他的荣耀。使用成功、财务知识等权力达成事工目的，却不忠心不正直，也是滥用权力。使用神学知识的权力指使他人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也是滥用权力。使用我们在家中或教会里的地位来行使自己的意志、达成自

己的目的、打压他人、不让他人发声、恐吓他人，都是在不敬虔地滥用权力。使用我们的影响力或名声来操纵他人，也是在滥用权力。

你们是领袖，是有罪的人类，但也是神赋予尊荣的受造物。他差遣你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差遣你们顺服他的话、以谦卑服侍、被圣灵管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顺服他的权柄。你们跟随的主成了被宰的羔羊，你们跟随的主不是用外在的国度测量领导力，而是用人心。你们跟随的主呼召你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他的性情，他蒙召你们用基督的生命领导。他要你不容忍罪恶，不论罪能达成什么果效。他要你们向着自己的选择、目标、欲求死，假如这一切会导致任何的不顺服。

我们渴望扩张，渴望增长，渴望王国，渴望进步，这些渴望本身不是问题。它们是神所赐的，因为这些渴望呼应着神的渴望。问题在于我们达成这些渴望的方式，在于我们选择的道路。寻常追求权力之道，不会引领我们达成想要的结果，而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损失，使我们玷污神的名。人类渴望领导力和权力，部分是因为他们渴望荣耀和尊荣。他们认为荣耀可以藉由扩张、王国、达成欲求、进步来达成，但你不会在这些地方找到荣耀。

荣耀唯存在于十字架的道路中，这是我们的救主所走的道路，*唯有*当我们也走这条路，才会找到荣耀。“道成了 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 1: 14）。你想要肉身中的荣耀吗？你想要你的婚姻、教会、国家有荣耀吗？那你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 17: 22）。你想要神赐给耶稣的荣耀吗？那你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 17: 24）。你想要看到神赐给被杀羔羊的荣耀吗？那么你必须走爱与顺服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不论外在有何后果。

作为牧师、辅导员、教会领袖，我们具有极大的话语权、知识权力、地位和影响力，这些都是神的，不是你们的，也不是我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当在地上作为神荣耀的管家忠心地使用。我们不当用这些权力喂养膨胀的自我、要求他人服从我们、建造自己的小王国、建立自己的名声和威望。权力赐给我们，是为了世界能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在肉身中——满有恩典和真理。这荣耀彰显在谦卑、爱、舍己和向罪死当中，一切不像耶稣基督的事物，你都应该向着它死去。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你在其上会看到忠心的脚印。这条路要求弃绝这个世界错误的方法、习惯、品味和原则，人子的领导力方向截然相反。然而，这也是条荣耀之路。我祷告我们能捍卫神赐我们保管的尊荣，以效法耶稣的方式行使 *他的* 权柄，直到我们发现自己站在宝座前的那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听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 25: 21）。到那天，作为忠心的仆人，你会在羔羊的宝座前屈膝，对他唱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启示录 5: 12）。阿门。

十三章

基督教组织中的性虐待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异化，释放人们脱离任何类型的压迫，谴责存在于任何地方的邪恶和不公。”¹ 我们已经听闻全球范围内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国内和国际上的性贩运问题。我们视这些事为异化、压迫、邪恶和不公，对洛桑会议上的这句发言很有共鸣。但你是否知道，这些词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珍爱的基督教机构？

这一章的标题——基督教组织中的性虐待，恐怕令人错愕。这些词语居然能组合在一起，确实叫人害怕。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组合我们并不陌生。但我们本不当熟悉这一表述。与我一同思考一下韦伯斯特词典中的相关定义：

- **性**——与性相关的。
- **虐待**——错误使用；滥用；以有害或伤人的方式对待；欺骗；性侵犯。
- **基督教**——属于耶稣基督教的；生活基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体现与耶稣基督跟随者相一致的性情；对他人怀有关爱。
- **组织**——组织有序的状态，例如，协调部分以从事合一的行动；组织人员从事某项工作；完全吻合组织设立的标准。²

因此，当我们将这些词穿起来，会得到什么？我们有组织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人员，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做着某项工作，外表上是为了他的荣耀，但非但没有如应当的那样去关爱别人，反而使用或允许性被误用去伤害他人。怎么会这样？

一些案例

迈克尔第一次去基督教夏令营时只有八岁，他很害怕，谁都不认识。他很想家，他的辅导员对他特别关注，给了他很多帮助。有一天晚上灵修过后，辅导员带他去树林里散步，辅导员开始以怪异的方式抚摸他，还做了其他迈克尔不理解的事。他试图告诉护士哪里不对劲，但护士告诉他，他这么说不对，他的辅导员“是个特别好的孩子，是夏令营主席的儿子，他不会做任何伤害儿童的事。”

萨拉的父母是派往亚洲的宣教士。七岁时，父母带她登上飞机，去了另一个国家，将她送进那里的一所寄宿学校。她很想念父母，很想家。她跟很多其他女孩住在一间宿舍里，有个男人和他太太负责照顾她们。男人晚上会进到她跟另一个女孩住的房间里，和她

¹ 《洛桑大会公约》，1974年，第五部分。

² 《韦伯斯特二十世纪词典》，“sexual”，“abuse”，“Christian”，“organization”。

们一同祷告。她们必须跪在他旁边，他会抚摸她们的私处很长时间。他告诉她们，祷告过后，如果告诉她们父母，就会将她们从学校赶出去，那会妨碍她们的父母向人传讲耶稣。

梅丽莎去向她的牧师咨询婚姻问题。她丈夫是个施虐的酒鬼。他让她晚上不能睡觉，坐在椅子上，承受他的吼叫和咒骂，然后他会昏睡到次日下午。她会重新振作起来，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上班，因为他们特别需要这份收入。她迟疑不决地向牧师透露一点婚姻状况，牧师很友善，邀请她下次再来。他猜想或许她的丈夫虐待她，是因为他们的性生活不美满，他说他想帮一帮她。他的丈夫时常提到她在那方面的失败，因此她想或许会有帮助。一开始很缓慢、很微妙，不过是面谈末尾的一个拥抱。然后拥抱持续更长时间，然后是一个亲吻，然后他开始抚摸她、脱她的衣服，告诉她他会教她怎么做。她无法思考，非常困惑。他开始与她发生性关系，最终她告诉了教会里一个领袖的太太，太太又告诉了她丈夫。接着教会领导层告诉她，她在犯罪，牧师也说了，她很有诱惑力。她不应该告诉其他人，因为这会伤害教会和牧师的侍奉，别人会离开教会。或许她最好安静地离开，这样对教会最好。

基督教组织中的性虐待——这个组合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矛盾。为了保护“神的事工”而遮掩的性虐待。遗憾的是，尽管这些案例经过一些调整和处理，它们确实都是真事。我曾花了几十年时间辅导像这样的被摧残的人，许多生命都被献祭在隐秘的祭坛上，“为了教会或福音的缘故”。

同样遗憾的还有，那些被放在基督教世界权位上的人——牧师、宣教士、老师、教授、营会带领者、教练和辅导员，他们的工作本应当是牧养羊群，却利用羊群的弱势，喂养自己的私欲。更糟糕的是，有些被蹂躏的羊群曾试图讲述虐待的真相，但所谓的“基督教”组织却官官相护，保护组织架构，而非羊群本身。手握权力的人成为保护对象，因为他们有恩赐、很重要、很成功，被视为神国度事工的必要助力。而弱势的羊群，在这样的地方非但没有安全地吃草，反而被扔出去，被消声和宰杀。坦白说，他们又一次被教会的权力架构所虐待，基督的身体显然没有跟随他们的头。

事实陈述

我们已经探讨了有关性虐待的一些数据，知道在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女孩和六分之一的男孩曾在 18 岁之前遭受性虐待。美国有五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强奸或强奸未遂。

性虐待可以有多种形式：言语、视觉、身体。言语性虐待包括对一个人的身体发表性评论。视觉性虐待包括被迫观看色情内容，被迫裸露、窥阴，或是被操纵或强制拍摄具有性含义的照片。身体性虐待包括触摸身体的性器官，被迫抚摸他人，或是将物体或身体部位位置入他人的身体部位。许多性虐待，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是熟人作案。我们对新闻报道的连环强奸案，或是大街上的陌生人强奸案感到惊骇，然而，大部分时间，性侵犯者都是儿童或成人受害者认识的人。

性虐待对受害人的影响

性虐待可以在受害人的人生中产生许多长期影响，其强度、时长和影响范围取决于许多因素：受害人的年龄，先前的虐待经历，虐待次数，虐待的暴力等级，求助时得到的回应，性格，受害人的支持体系，等等。受害人会经历到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药物滥用、自残、隔绝、睡眠障碍、意念扭曲（“我是邪恶的；我是垃圾；这是我的错”），以及信心的失落。研究表明，当施虐者是信仰团体的领袖，破坏性尤其显著。毋庸置疑，受害人对神、对神话话语中许多宝贵真理的认知受到了可怕的扭曲。

请听一个神职人员性虐待幸存者记录的一些想法，这是一封给好意友人的回信，其中谈到神的爱：

“我不认为你有意要伤害我，相反，我相信你是想提供一些安慰和盼望。但从我的视角看，你的邮件就好像在我面前挥舞着那个被用来伤害我的武器，就好像你在告诉我，我应当拿起那把刺穿我肺腑的剑，再次卧在那把剑上。我做不到。我对神的爱、我的信仰、我迫切渴望遵循神旨意的强烈意志……这些我里面的组成部分，都被转化为攻击和摧毁我的武器。结果就是，我大脑的那一部分，那个曾经可以转向神、降服神、向神倾心、向神交托、相信神会顾念我的部分……我大脑中的那个部分，再也无法接近。我的大脑就像装了高压电栅栏，成了捕食者的地盘……我的大脑中只剩下一块蹂躏后的荒地。”³

如何发生？

怎么会这样？儿童或成人性虐待，如何会发生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学校或营会里？假如发生的话，受害人又为何不被保护，反而经常被更大的体系进一步虐待，以便维系所谓的神的工作？一个女人怎么会被教会领袖教导，不要告诉她的丈夫牧师强奸了她？一个11岁的女孩，怎么会被迫签署一份认罪书，承认自己诱惑一个35岁的宣教士性侵自己？一个高中运动员怎么会被威胁，假如他告发自己基督教学校的教练，大学的前途就不保？更重要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神的工作，甚至是神的话，怎么会被用作武器去消灭受害人的声音，首先是施虐者，然后是教会体系，就好像神真的在乎保护体系而不看实质；就好像神的工作需要踩在被欺压者、受害者的脖子上来保护，要把这些人变成哑巴才行？

这个丑陋的问题有许多因素，我想与你陈述一二。我们将探讨体系的文化、骗术、权力滥用、对侵犯者的回应，以及一些指导原则。

体系文化

³ 布朗（Christa Brown），《这点微光》（This Little Light），前沿出版社（Foremost Press）2009年出版，250页。

一个体系包含了具有密切关联的人和事，以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体系具有超越其中任何个体和组成部分的力量，体系的力量要大得多。当体系受到威胁，所有这些力量都会汇聚起来抵挡。当体系受到疾病或伤害的威胁，这种抵挡之力就是好的，常常可以拯救生命。然而，当这一切的力量被用来掩藏错误，掩盖对系统有毒的东西，这股力量就足以威胁生命。

拿人体举例，这也是一个系统。假如我的一只眼睛疼，就需要立刻的关注。眼睛会立刻涌出泪水，我闭上眼睛，另一只眼睛负责替我视物。我的手也会加入，去拿水将异物冲洗出来。我的大脑会处理发生之事，作出要不要打电话给医生的决定。出现了问题，系统就连结起来，动用一切力量来纠正问题，保护受伤的部位进行愈合。

反过来说，假如我发现身体上有个肿块，决定忽视它。我很怕肿块意味着什么，不想经历各种问诊和潜在的治疗。我知道，假如是癌症的话，治疗就很可能让我衰弱，甚至导致身体的衰残。因此我将肿块掩盖起来，甚至假装自己也不知道。你可以说我的反应是愚昧的，我否认的努力会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你当然是对的，但很多类型的体系，不总在遇到疾病征兆时，急着把征兆藏起来吗？这在乱伦的家庭很常见，体系使用自己的力量，让受害人沉默，甚至努力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的面貌。

你们从事辅导的人总是在跟生病的体系打交道，这些体系围绕着成瘾、性虐待或家庭暴力运转。你一定感受过，当体系内部或外部有人试图拉扯出真相，指出实际问题、寻求帮助时，那股强大的抵抗之力。一整个家族都会联合起来否定真相、孤立受害者或曝光真相的人，而不是面对实际，面对那个在系统中转移和摧残体系的癌症肿块。

我们也知道，这也发生在更大的体系中——背负基督名号的体系。我们在全世界的教会、事工、基督教机构和团体中都看到这种现象，那里有不道德、偷窃、腐败、性虐待的癌症，但体系的所有能量都被汇聚起来去捍卫自身，维系外表的光鲜形象，同时忽视疾病。他们以为自己在捍卫神的体系，却无法看到和处理内部潜藏的问题。他们实际上认为，假如他们承认疾病的存在，并努力阻止，他们就是在摧毁神的工作。然而，假如一个有病的体系向内掩饰最坏的病兆，就不是在迈向痊愈。

我们说，这是主的工作，我们在使用体系的力量来捍卫这工作。耶利米书中，我们读到以色列人曾说“耶和华的殿”，而他们却在拜偶像。神对他们的回应是呼召他们回归公义，呼召他们洁净自己的道路和行为，不要再容忍自己内部的罪恶。我们在耶利米书 26 章得知，先知对有病、属罪的体系说话，替神发言，体系的回应是：他必须死。他们想要让他彻底闭口。回到迈克尔和梅丽莎的例子，营会护士和教会领导层都想要他们变成哑巴。

没有任何体系——家庭、教会、社区或机构——是真的在做神的工，除非它充满真理和恩典。容忍罪恶、虚假、疾病、不诚实、歪曲或偏离真理，意味着这个体系实际上并非神的作为，不论我们描绘得多么天花乱坠。我担心我们具有服从人的某个命令或观念的倾向——过去的、传统的或是文化的，这么做时，我们拒绝了聆听、顺服永活真神本身。

我们有些人遭遇过这种体系的力量，高举着神的名号，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像。这种势力强大可怕，你很难与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抗，尤其当这个体系中充满了你爱的人和对你重要的人，尤其当它关乎你的未来。我们曾在纳粹德国、卢旺达、缅甸和波斯尼亚见过这股力量，这个体系似乎很容易席卷人入内，使人加入它败坏的道路。这样的体系要想扫除障碍和异见，更是何等容易，尤其当体系打着奉神的名行善的旗号。我们忘了，任何奉神的名而做、却不完全吻合神性情之事，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属神的。我们在遗忘中变得对人的命令更加忠心耿耿，而非忠于神的命令。

神是发明体系的那一位，他创造了家庭、以色列民、教会。他希望这些体系充满活力、健康，像他一样。它们应当成为世界的祝福，在众民中成为一股公义的势力，充满了基督的样式。当它们不是这样，神的百姓蒙召谦卑虚己，寻求神的面，悔改行义，以便神能真的在他的作为中得荣耀，哪怕在隐秘角落，神也能因他的作为得荣耀。

欺骗

性虐待必然包含两个要素：欺骗和强制（或权力滥用）。欺骗始于自欺，然后是欺骗受害人和群体。假如性虐待被遮掩，那么欺骗和强制就由体系继续执行，这就等于在效法作恶者。营会护士和教会领导层选择欺骗和强迫受害人，这是在效法施虐者。性虐待离了这些要素就无法存在。

欺骗显然涉及到作恶者和受害人的关系，但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作恶者本身是自欺的。欺骗他人必然是在自欺之后，如我们先前讨论，我们似乎具有无限的压制痛苦真理之力。这对于我们所建造的组织 and 体系也是一样。

上一章中，我们谈到施虐者如何自欺，然后用谎言引诱和控制受害人。接着，通过一系列的谎言和威胁，受害人被迫保持沉默。这些是恋童癖的经典策略，但它们也经常被牧师、宣教士、辅导员用于性侵犯。领导层也会用这套策略来让受害人闭口、保护系统。还有其他更微妙的谎言：“我从未与她发生性关系”（潜台词：那不是*真正的*性），或是“曝光对教会危害很大”，或是“我是被引诱去满足他/她想要的”，或是“我们真的需要考虑这事传出去对组织的影响”。遗憾的是，欺骗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便是使用属灵的语言。毕竟，这些属灵话语背后似乎带着神的分量。

不论何时罪恶曝光，都会营造危机。危机有两个功能：揭示本质，以及所谓的“分水岭”。危机会揭示，本质，因为危机时分我们会看到自己一直在做什么，我们会显出自己的习惯，彰显出我们顺服什么、顺服谁。

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海湾各州时，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被抛在后面、被人遗忘，因为在飓风来袭之前，这些做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穷人和弱势群体一直在那儿，他们一直很缺乏，但没有人回过头去照顾他们。危机临到时，人们只是做了一直在做的事，他们没有回头。人们对穷人的习惯性回应，在危机当中暴露了出来。危机是一个启示时分，揭示出一个人里面的实质。它会揭示被指控者的内心；它会揭示你自己

的内心；它会揭示出被真相威胁的组织和架构的实质。危机揭示出的一切，必须被看见、理解且照着神的话语回应，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

权力

性虐待的第二个方面是权力的滥用。权力不过是使事情发生的能力，它是影响和改变的能力。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力，如我们先前所提，有权力的人不一定感觉自己很强大。你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却感觉不到自己很强大。你可能会觉得疲惫、困乏、软弱，甚至无力，然而仍然行使着巨大的权力。脆弱和软弱不一定会移除我们的权力，然而它们的确会使我们更有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力。

我们越是感到软弱困乏，滥用权力的危险就越大，因为我们更容易利用弱势的人喂养自己。换句话说，受自己的焦虑、恐惧和软弱驱动的有权的人，常常更容易滥用权力。遗憾的是，权力加上欺骗等于人滥用权力，却自欺欺人，说是为了他们底下的人的益处。梅丽莎的牧师告诉自己、告诉她，他是在“帮助”她的婚姻。然而，圣经说，一切权柄都已经赐给了基督，因此我们的任何权力都一定是派生的。在一切恩赐上，我们都蒙召作管家，权力也不例外。我们是权力的管家，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或是喂养自己。

维持关系的正直与正派，这个责任总是落在牧者或有权力的人身上——老板、辅导员、牧师。不用说也知道，没有任何牧师-信徒、老师-学生、教练-运动员、辅导员-被辅导者、成人-儿童的关系应当具有性成分。世界也宣明这样做不符合伦理，神的话更说牧者永远不当吞吃羊群。神的话清楚地说，弱势、有病、破碎的羊需要被喂养、被保护、被医治、被缠裹；当牧人喂饱自己，而非交给他看护的羊群，神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作他们的食物”（以西结书 34：10）。

当牧人以羊群中的一只为食物，神的话得着尊荣的方式，便是牧人被移除。当我们实事求是地称恶为恶、不要混淆概念，神的话也会得着尊荣：神职人员性虐待不是婚外恋；恋童癖不是因为环境太有诱惑；性侵犯青少年不是因为婚姻有挣扎。这样的事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被陈述，施虐的人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神的话呼召我们为哑巴开口，搭救受欺压的人，看顾困苦穷乏的人。

侵犯者和悔改

悔改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主题，我只能略微叙述。有一个负责青少年事工的牧师，在被捕前性侵了大约一百名男孩，听听他怎么说：“在我眼里，教会里的人很好骗……他们只因为身为基督徒就信任别人……他们似乎想要相信所有人的良善面……我认为他们想要

信任人。因此，你很容易就能说服他们，不管用不用具有说服力的言语。”⁴ 作为基督徒，我们喜欢诸如 *饶恕*、*救贖*、*更新* 这样的词语，采用这样的词，并不能使灵魂更新。这些事也不是经由一点言语、眼泪和时间就能达成的。

基督徒群体对自己内部性虐待的回应，最让我困惑的一点是他们对罪的天真。圣经清楚表明，我们欺骗的能力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理解。同样很显然的是，当我们持续犯罪，我们就成了那罪的奴隶，奴隶是不能释放自己自由的。很显然，我们恨恶罪的曝光，我们会否认、找借口、责备他人，以便逃避责任。圣经还清楚告诉我们：罪是世上最坏的东西——不是曝光，不是被抓，不是失去一切。

似乎我们并不相信自己所教导的。假如我们相信，就会知道施虐者已经是一个奴隶，他根本不能简单地停下来。我们也会明白，自欺的麻醉剂在他的人生中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撒谎根本就停不下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失去了分辨真相和谎言、善与恶的能力。我们也会知道，习惯性的罪恶根深蒂固，对灵魂的摧残远非一朝一夕，因此也不可能简单地清理出去。我们也会晓得，要想他从生命中根深蒂固的癌症得解脱，曝光、后果和策略都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理解的第二件事是，不论是恩典还是饶恕，都不意味着让人随心所欲，或是给他们觉得必须要有的东西，或是能立刻缓和他们痛苦的东西。恩典并不等于没有约束，实际上，有时候最充满恩典的东西便是约束。当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难道他不是满有真理，试图阻止我们参与蚕食我们生命的恶行吗？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会说：别在大街上玩耍。约束充满了爱与恩典，施虐者需要得到这样的恩典。他们花了许多年在欺骗、邪恶和虐待的街道上玩耍，摧残了受害者和他们自己。对施虐者说：“不，你不能站在讲台上；不，你不能只是换个事工”并非对他们尊严的冒犯，并非一种控告，甚至不是不信任（尽管不信任他们是明智的）——这不过是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对罪的敏感已经大大迟钝，以至于他们无法清除看到前方摧毁他们灵魂的危险，更别说其他弱勢的羊群。当然，我们需要保护弱勢群体——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如此行。但我们也要保护施虐者免于自己的习惯之罪和死亡。

第三，从习惯性罪恶中悔改，永远不是立竿见影的。这根本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分辨善与恶、良心、顺服神的渴望全都被践踏和杀死了，这些东西不会因为这个人被抓住了，就立刻苏醒、强壮、持续运行。悔改不是看眼泪，也不是看言语，也不是看情感。悔改是一段漫长时间之内的漫长、缓慢、一致、持续的改变，因为它是从心而发。心灵的改变是超自然工作，我们都知道属罪的人类是不会快速变成一个敬虔人——我们自己的人生就足以见证。底线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内，你都无法分辨一个人的悔改是否真诚。假如你认为自己可以分辨，你就不只是成功地把自己骗倒，而且还会拿弱勢的人冒险。

任何坚称自己很好、不需要监督的施虐者都不安全，因为他对自己自欺欺人的能力一无所知。任何坚称自己值得信赖的施虐者，都不明白圣经关于自欺的教导，以及自欺如何导致人无法分辨善恶。任何认为说句“对不起”就足以让他重回侍奉岗位的施虐者，对自己

⁴ 萨尔特 (Anna Salter)，《性捕食者》，第 29 页。

内心的诡诈、对权力的滥用、对羊群的冒犯都一无所知，也对他如何玷污了基督的名一无所知。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人，但神说我们不了解。他说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我们倾向于相信外在，我们相信成功、相信基督教组织的扩增壮大意味着背后充满了敬虔。想一想吧：你信任的一个百万美元基督教组织的一把手，被一个小孩子指控，这孩子只是说：“那个人摸了我。”或是更切合生活一点，那个孩子指着你教会的某个牧师说了这话，这个人曾在你家中吃饭。你想要相信谁？你是相信一个单纯、困惑的小孩子，只说了这么六个字，让这几个字摧毁一个领袖甚至一整个体系？还是相信这个领袖——这个你“了解”和尊重的人，你一直奉献金钱、忠心耿耿的人？我们本能地会去保护自己的家庭、组织或社群，我们会去保护体系。但神要他的百姓本能地跟随他，充满真理、圣洁、荣耀他的名，这就意味着愿意着手调查，去发掘神眼中的真相，而非人眼中以为的真相。

指导原则

要了解如何回应虐待的处境并不简单，欺骗和权力会引发困惑和质疑。当你着手处理时，以下原则需要牢记：

1. 未成年人性虐待、性侵犯和强奸都是非法的，在美国五十个州都是重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官方和专业人员，专门负责处理这样的案例。当基督教组织认为自己足够英明、足够审慎、足够博学、足够能干，可以关上门处理这样的复杂问题，他们就是违背了法律，进一步伤害受害人，与施暴者共谋，行事自大。他们也等于身体力行地印证了施暴者的话：教会里的人都很好骗。许多人都以为，应当首先由他们来判定指控的真实性。基督教机构并未受过这样的训练去进行这样的判定，这不在他们的权限之内，需要由经过训练的执法部门、律师和专业的医学人员进行。
2. 对性侵犯者的处理方式，仍然没有普及、为大众所理解。许多好意的基督教组织都要求一个认罪告白，当他们看到眼泪、道歉、读经，当他们进行一些辅导，就让一个侵犯者重回基督的身体。性侵犯是刑事犯罪，作恶者是个罪犯。刑事犯罪需要上法庭接受审讯，其后的处理需要考虑到帮助性侵犯者改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要考虑到当作恶者不改变时，如何保护弱势的受害群体。
3. 神职人员性虐待在许多州都不算刑事犯罪。⁵然而让我们声明一点，这是权力滥用，是亵渎基督的名。这不是婚外情，受害人也 不 负有相等罪责。神羊群的安危取决于 *神的品格*，而非羊群的。因此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受伤、困惑的羊群应当因为牧人的品格而安全，当他们不安全，牧人的品格总是有问题、曝光出来是滥用权力和骗术的，丝毫不像他挂在嘴上的主。

⁵ “沉默的大多数：神职人员针对成年人的性剥削”（The Silent Majority: Adult Victi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by Clergy），美国只有十三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制定了有关神职人员性虐待的法律。

4. 我们的神一再在他的话语中启明，他的国度在人的心中，不是制度和结构意义上的国度。他清楚表明，他并不喜悦形式过于实质。当以色列人遵照圣殿礼仪却敬拜别神——追随形式却实质腐烂，神就摧毁他们。神恨恶一切罪恶，神不惜付上生命代价来摧毁罪恶，我们真的以为，他会希望我们通过掩藏罪恶、不让罪恶曝光来避免一个组织或体系的衰亡吗？他宁可看到每一个人的组织和体系分崩离析，也不愿看到这种东西充满罪恶还能维系下去。
5. 今日教会的首要呼召是什么？是传福音、持守纯正的教义、人数增长、做成功的大教会、援助世上有病和受苦的人吗？耶稣呼召门徒时，他呼召他们到什么面前？是宣言、信条还是任务？都不是，他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呼召他们到他自己面前。只恐怕有时我们已经失落了这个呼召。我们的耳朵被其他声音引诱，我们的心也跟从。结果，我们不仅会伤害羊群，也会伤了大牧人的心。他希望我们首先不计代价地爱他、顺服他，这是我们的第一忠心，他并不希望我们首先忠于侍奉、服侍、机构、系统或组织，不希望我们的目标是知识、增长、金钱、名声、成功或传统。当我们追求他超过一切，基督的身体就会成为地球上弱势羊群可以安居的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的头将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是维系我们的体系——我们的家庭、教会、组织和文化，还是爱和顺服耶稣基督，不计代价？问一问你自己，我是否会成为虐待之罪的共犯，如此与施虐者、与黑暗共谋和结盟，以便维系我世界的安定？我是否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事工、教会和神的缘故？还是我只会一直对耶稣基督的名与性情忠心，尽管大地摇动，山川倒塌在海中？愿我们所有已经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都能谦卑俯伏去带领羊群，恳求神使我们更像他，不论要我们的地位、事工计划、组织、侍奉、传统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第三部分
临床诊所中的事工

十四章

复合创伤

历史上，当有人经历一个创伤事件，他们常常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近年来，随着我们对创伤的理解加增，出现了针对创伤幸存者亚群体的不同诊疗法。复杂的精神创伤涉及到长期重复的压力源，涉及本该是照顾者的人施加直接或间接伤害，经常发生于受害者处于弱势阶段的成长期，且具有严重损害人身心发展的风险。

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初起源于战争处境，随后人们发现它也适用于诸如车祸、自然灾害这样的事件。然而，它并不足以用于诊断那些长期在虐待和恐怖处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近来的文献将焦点放在这个崭新的类别上：复合创伤。在复合创伤中，创伤的压力源是人际的、有预谋的、长期的、计划的，而且是由人导致。因着这样的性质，这些压力源会造成更严重、更绵长的后果。复合创伤涉及到人际之间的暴力，常常重复很长时间。因此，个体已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创伤塑造。复合创伤包括任何类型的儿童虐待（身体、性、情感虐待，还有长期的忽视），也包括经历多层创伤的人，例如一个成长中一直遭遇暴力、青春期被强奸、成年后又参与战争的人。

思想一下持续的儿童虐待涉及哪些因素。这样的虐待会导致不安全、紊乱的依恋关系，带来绵延一生之久的巨大影响。所谓的“照顾者/监护人”在身体和情感上剥削仍处于不成熟、依附状态的儿童，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或是因着自己的不足和成长历史而施加虐待。儿童被利用来长期满足一个成人的自我、私欲或权力饥渴。本该成为安慰、安全和养育源头的关系，却成了持久的压力源，而且没有逃脱的指望，只会源源不断地带来不安全感、疏离、不稳定和痛苦。在这样的环境下，因着虐待的长期属性，儿童永远无法在虐待后重新获得情感的均衡和稳定。

在长期的人际创伤下，儿童会发展出高度的警觉性、持续的危险意识、长期的焦虑和恐怖感。儿童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向着处理危险弯曲，而非朝向学习和成长。儿童被那些本该照顾、养育他们的人彻底背叛，无法寻找和获得帮助和安全，因为周围不存在安全的人，或是受到持续的威胁不要将虐待说出去。

与流行观念相反，儿童并不具有强大的弹性和复原力，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他们能很快回归原初状态。但他们并不能从虐待“弹回去”。真相是，儿童具有可塑性，意思是他们会被人生中的种种力量所塑造。在持续的人际创伤中，他们被邪恶、忽视、暴怒和离弃塑造，这样的力量无法以正常方式塑造儿童。

儿童性虐待指的是说服或强制儿童参与或辅助任何人的性剥削行为。在大部分儿童性虐待案例中，儿童都认识和信任施虐者。施虐者可以是母亲、父亲、继父母、祖父母和亲戚，可以是邻居、保姆、教练、宗教领袖和老师。

儿童是具象学习者，透过他们的五感学习。他们透过具体的经历学习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关系、情感、选择、身份定位和与神的关系。长期性虐待会塑造儿童人生中的所有领域，造成扭曲的思维，对自我和他人的混乱认知，以及对神的严重误解。这些领域被建立起了终身模式，因此虐待的触角必定会延续和缠绕一生之久。

许多幸存者都厌恶自己的身体，一生挣扎于自毁行为，例如对食物、酒精、性和毒品成瘾。也会出现自杀式的思想和自残行为，饮食紊乱、睡眠障碍也很常见。他们对身体常常具有强烈的羞耻感，而情感后遗症则包括愤怒、恐惧、强烈的悲恸、羞耻感和罪咎感。还有一种可能是情感的麻木，长期虐待常常导致一个儿童学会关闭自己的情感，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

虐待也会摧毁受害人的思维，因为思想在整个童年都由谎言和欺骗塑造，会造成强烈的诸如此类的信念：“我没有价值，神并不良善，爱不存在，没有人值得信任。”帮助受害者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虐待重复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

面临长期的虐待，儿童发展出的另一种常见思维模式是分离。这是一种自卫式的调适，允许儿童将自我从虐待中分离出来。儿童希望相信虐待没有发生，因此她会寻找将虐待向自己隐藏起来的方法。当身体被困于无法承受的险境，思想会透过想象和出神抽离出现场。

从虐待生出的问题，会在受害者的各种关系中不断回响。童年性虐待包含背叛、拒绝、羞辱、离弃和欺骗，信任成了不可能或愚莽。关系被恐惧吞噬，控制成了首要。

虐待的属灵影响同样巨大。虐待造成对神的扭曲认知，以及对自我的扭曲认知，这会妨碍人经历神的爱和恩典。神被视为喜欢处罚、喜怒无常、冷漠或死亡。虐待将错误的属性归给神，将扭曲的圣经真理教给儿童。当儿童被虐待，他们一再地亲眼目睹关于天父的一系列谎言。要想撤销属灵、关系和情感上的毁坏，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艰巨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使一个小孩子困惑跌倒的，还不如立刻死了为好。

诊断类别

暴露在这类长期人际创伤下的人，会出现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 PTSD 类别没有涵盖到的症状。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她的新书《创伤与康复》

（Trauma and Recovery）中表示，存在一种更广义的类别，她称之为“复合创伤”

（Complex Trauma）。¹ 特尔（Lenore Terr）认为存在一类创伤（单一事件创伤）和二类创伤（复合或重复创伤）。² 柯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和创伤研究中心的其他学者，

¹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暴力的余波》（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纽约基本书局 1992 年出版，119 页。

² 特尔，《童年创伤概论》（Childhood Trauma: An Outline and Overview），《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48（1991）:1-20。

发展出一个称为严重应激障碍（DESNOS）的诊断类别。³ 这些作者都将严重应激障碍与长期人际创伤历史、多重创伤事件、长期创伤暴露联系在一起。这个类别也建立在一项研究上：那些被诊断患有 PTSD 的人，出现进一步障碍的可能性，是没有 PTSD 的人的八倍。临床医生开始怀疑，是否需要增加一个类别，而非仅仅视这种模型为并发症。

我们将短暂探讨一下复合创伤或严重应激障碍的主要诊断类别。当一个人经历长期的复合创伤，这个人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变更。首先，变更出现在对影响和冲动的管制上：这些病人倾向于对压力过度反应，很容易被压垮，呈现出强烈的愤怒，很难平复自己，而且常常具有自毁倾向。他们发现，调解怒气、管理诸如自杀、性行为、冒险行为这样的冲动，十分困难。这个类别也包含自我调制的意图，例如上瘾或自残。这是一种自毁式应激机制，讽刺的是，在过去，这一机制 *有时* 挽救过他们的生命，因为它将强烈的毁灭冲动转化为不足以威胁生命的行为。

其次，变更出现在注意力和意识上。创伤是无法逃避的，极其痛苦，人们通常有效的应激机制全被压垮，例如逃跑、反抗、让某人停止伤害你。当应激机制崩塌，就没有逃脱的可能性，结果便是形成一个创伤与分离的强大链接。有多个研究表明，在创伤时刻出现分离式经历，是预测一个人将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强长期指征。小于十四岁的人际虐待的受害人，更容易发展出分离的问题。那些在早年经历人际创伤的人，会发展出分离式身份识别障碍。发生在童年或青春期的创伤具有更广大的影响。

在分离中，信息不被整合，创伤的经历被降低，归入意识被隔离出来的某些部分。创伤无法有效地被大脑编目、标记或理解。创伤不吻合正常类别，本质上，一个儿童的大脑中，不存在任何档案记录可以容纳和解释他们遭遇的虐待。设想一下，你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你生活的家中，你被长期忽视、殴打和强奸。消化这些记忆——各种感知（声音、气味、疼痛）、视觉、认知扭曲、情感痛苦——这一切很可能会使你发疯。假如你无法在身体上逃脱，那么一种应激机制便是将经历分割成部分，在大脑中分开存储，甚至到了记忆不可提取的地步，也就是出现记忆缺失。因此，特定年龄、特定地点发生的虐待、情绪反应，等等，都在大脑的存储器里分开入库。

在《大屠杀的见证：记忆的废墟》（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一书中，作者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研究了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他发现了记忆不被综合，而是被大脑分割、隐藏起来的现象。兰格说，记忆一直运转和持续，不论是否言说。他说，既然记忆无法被大脑消声，就很可能被听到。重点在于，不论记忆是否由内在或外在表达出来，它都持续影响人，常常是透过一些征兆表达自己，哪怕当事人不记得这些征兆出现的起因。

兰格采用“*极度痛苦的记忆*”指向攻击自我、最终分离自我的记忆。大屠杀幸存者会谈道，他们无法将过去和未来关联起来。我们在先前章节也有所提及，但他们要一再承受。“我将自己一分为二，那不是我，实在不是我，我是别人。”

³ 柯尔克等，《精神病学指南》（Directions in Psychiatry），哈瑟利出版公司（Hatherleigh）2001年出版，373-415页。

“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垃圾，你知道的，就是所有那些画面和声音，我的鼻孔里也充满了它的气味……你无法将之清除……它就像这层皮肤下的另一层皮肤，你无法使其脱落……我不像你，你对人生怀有一种视角，而我有两个……我过着双重生活。”

“你知道的，就像一种分裂，将发生的事严密地隔开，然而却不那么严密……它一定不能介入，另一个必须不要变得势不可挡，以至于正常生活无法运转。”

“我生活在双重存在中，奥斯维辛的那一重身份，无法与我现在的生活交融，就好像那根本就不是我。”⁴

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类似的描述，成年幸存者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创伤，一部分通过分裂、分离来应对。这些幸存者的描述，与那些经历过长期童年虐待的人的描述惊人地相似。在那些经历过多重或长期创伤的人身上，尤其是孩童身上，呈现出高度的分离现象。分离的极致形态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在大众人口中大约占1%的比例。然而，作为辅导者，我们必须理解一点：许多存在创伤历史的个体，都可能经历到相当程度的分离，但却没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分离作为一种应激系统，发生在一个连续统内。研究表明，在 PTSD 或 DID 的症状得到大规模缓解之后，许多人仍然会持续使用分离。这个类别涉及到意识的变更，包括侵入式记忆，可能与闪回和噩梦更加相似。

复合创伤或严重应激障碍的第三个类别，是自我认知的变更，包括视自己为毁了、无效、不受欢迎或无助。受害者将虐待归咎于自己，认为他们无法被人理解，并对虐待轻描淡写。他们背负极大的羞耻感，但不仅仅是因为施虐者对他们做的事，认为这说明了他们是怎样的人，而且还有对当下症状的羞耻感。

第四，赫尔曼将一个没有出现在严重应激障碍研究文献中的类别囊括在内，这个类别将焦点放在受害者对施虐者认知的变更上。许多受害人会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施虐者——害怕他会再次出现、计划报复，感觉自己仍然被他控制，哪怕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他们还会采用施虐者对自己的看法，认为施虐者具有巨大或全能般的能力。尽管到这里，赫尔曼对我们有所提醒，因为医生经常想要对施虐者当下持有的权力和能力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个世上确实存在一些非常邪恶、权力很大的人，因此病人极度的恐惧不当被视为一种陈旧、童年般的反应。你面对的这个人，其家庭很可能与有组织的犯罪、人口拐卖或类似暴力相关。他们看似极端的恐惧，很可能是基于有理有据的现实。

第五，我们也看到关系的变更。显然，重复、有预谋的施虐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依恋障碍。作为一个小孩子，遭受长期的虐待会导向循环受害，无法信任别人，在一小部分受害人身上，还会出现侵害他人的现象。他们无法感到与人的亲密感，他们里面没有建立起任何健康关系的模型，所以无法作出明智的判断。他们无法捕捉危险的讯号，因此会重复受害。又或者，他们看到危险的讯号，却感觉无力反抗或立刻抽离，把自己当做无助的。这些挣扎都会影响治疗关系，因为他们很难信任治疗师，或许会出现攻击性的反应，或是过度依赖，或是在治疗中感觉受伤。他们感到与他人十分隔绝，常常活在一种抽离的状态

⁴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6、43、56页。

中。他们或许会表现出总在寻找一个拯救者，又或者，你可以肯定他们希望你会是那个救他们脱离苦海的人。

诊断复合创伤的第六个类别，是躯体化现象。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医疗领域尚未完全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创伤对身体和大脑存在影响。长期暴露在压力中，会损害人体的压力处理系统，以及人评估刺激、处理非文字记忆的能力；此外也会妨碍大脑的信息处理。受创的个体具有过度活跃的神经系统，夸张的震惊反射系统就是一例。特定化学物质的过度分泌，会导致经常性的焦虑、高度醒觉以及睡眠障碍——这一切都会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当下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存在长期童年虐待历史的女性身上，免疫系统都出现功能紊乱。这些身体问题通常无法由传统的医学治疗来治愈，这些患者经常会遭到医疗体系的质疑甚至敌对。还有些人会多年进行不必要的手术，却收效甚微。

最后一类变更，会导致绝望、无望或是先前信仰的失落。这些病人很难感受到人生的意义，认为允许这般虐待存在的神，最好也是让人困惑的。要处理长期的创伤历史，经常会动摇先前或当下持守的每一个信念。

治疗

治疗经历了复合创伤的人，必须以安全稳定为根基、起点和持续的环境。这个阶段常常是治疗的最漫长阶段，对于治疗结果的成功与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根基，治疗就很容易变成二度创伤，在某种意义上沦为虐待的重演。安全和稳定包括：建立一个治疗联盟，持续的关于创伤的心理教育，包括创伤的影响和症状，如何处理闪回、影响、自杀念头以及冒险的行为。焦点起初更多放在行为上，而非解释说明上。病人通常之所以寻求治疗，是因为他们身处危机。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让自己镇定下来，只知道不断地对自己的高度醒觉状态作出反应。

第一阶段：安全和稳定

治疗的第一阶段，焦点放在身体安全、建立信任、学习如何自我安抚和发展支持网络上。你的主要焦点是修缮工作，以便为后面的治疗打下根基。你是在给他们工具，让他们可以回头审视创伤记忆、处理痛苦和难以描述的暴行。

第一阶段经常需要多重介入。假如患者存在滥用药物或饮食失调，那么就需要附加治疗。假如不进行附加治疗，随后处理记忆时就会加重这些问题，安全性就会受到威胁。衡量当下的安全等级是必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事人生活在混乱或虐待型关系中，或可能有自残倾向，例如成瘾、划破身体和自杀倾向。除非实现一定程度的安全性，否则他无法在治疗中有所进展。不仅如此，无法保障安全就处理创伤，不过是对原初模式的重复，这显然谈不上治疗！一旦当事人是安全的，治疗师就可以专注于提供教育、支持、安全计划或选择上面。这一直必须是一个合作式的努力，以便尊重当事人，帮助他们发展出一种能力感和自我赋能，这是对虐待的旧模式的一种逆转。

第一阶段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是帮助受害者理解和处理身体和情感状态、刺激物，以及如何规避。假如不这么做，受害者就仍然任由自己的高度醒觉状态和情绪状态所摆布，

无法理解下面可能发生什么，也无法以好的方式回应，让他们建立一种自主控制感。要发展出一套崭新的自我反思能力，需要意识到自己对外在刺激的内在反应，有能力识别情绪反应，以及如何回应刺激的一系列选择。这套崭新的能力会带来一种越来越强的胜任感，让受害人感到可以进行自我管理。

这一初期阶段的第三个方面是教育。受害者需要被清楚告知：治疗是什么、不是什么；界限何在；治疗师会如何应对紧急处境；以及创伤的一般治疗过程是怎样的。受害者需要被教导，创伤是什么，创伤对人有何影响，以便他们可以理解自己的反应，开始发展出对自己的同情和照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受害人需要发展出一个支持网络。教导他们认识创伤如何塑造他们对于依恋关系、关系如何运作的理解，这很重要。长期的不信任会影响他们的所有关系，治疗关系必须首先是安全的，让受害者可以表达这些感受，理解它们的起源。关于界限、如何分辨安全和不安全的人，这样的教育也很重要。戒瘾小组、幸存者治疗小组或是教会里的小组，都是受害人建立支持网络、测验自己日益增长的人际技巧的潜在平台。这样的小组提供了一个比单个治疗师/辅导者更广大的支持系统。

许多治疗师都会过于快速地被拉近创伤历史中去，他们想要将焦点立刻放在处理创伤记忆上。这只会进一步动摇一个已经混乱的人生，导致受害者再次感到任由这些记忆摆布，甚至可能任由原初的虐待摆布。第一阶段很重要，可能持续漫长的时间，甚至持续多年，尤其当受害者有成瘾问题、经常自残或自杀。这个阶段必须在治疗中不断重复，因为最终的处理记忆工作，有可能使得受害者重回混乱和自毁的选择中去。当发生了这种情况，记忆工作就必须放诸一边，直到再次建立起稳定性。与之同时，治疗师要不断教导受害者如何分辨、标记和处理内在不可承受的精神状态，如何确保自己的安全，如何不要虐待自己，如何做选择，如何与他们无止境的无助感交战。

这一阶段对于治疗成功的重要性，再强调都不为过。受害者的人生中缺乏安全的环境，意味着他们必须持续地采用自卫和保护机制，否则就会再次被压垮，再次成为他人或自己进一步施害的牺牲品。这一治疗阶段帮助受害者分辨应激状态，识别情绪反应，也给他们技能训练，以便他们不会被困在应激和分离反应中动弹不得。

辅导者在这一阶段，千万不能跟被辅导者一样，被情绪调节障碍所主导。两个具有调节障碍的人，可不是什么好结果！治疗必须总是保持其伦理性，具有清晰的边界。你作为治疗师，需要尽可能地稳定、可预测。你需要和被辅导者一同为他制定具体的安全计划，写下来，达成共识。因为创伤会使感知变窄，所以你不能指望病人的记忆，尤其是当他们被高度应激反应冲击时，这些观念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写下来，仔细过一遍，积极让他们参与进来。辅导时间之外的界限也需要清楚说明。这些被辅导者生活在许多持续的危机中，因此他们会想要各个辅导面谈之间也有联系，治疗师很容易被卷进这些危机中，挪移设立的界限。我认识的一些治疗师没日没夜地接电话，包括周末；或是亲自去病人的家中调停危机。辅导员需要在治疗的起初就知道自己的局限，并告诉被辅导者。这些界限包

括办公室以外的电话交流、紧急情况如何处理、晚间和周末的守则、邮件守则（是否允许、是否可以期望收到回应），以及住院守则。要记住，你希望他最终能学会自我管理。

如果你持续地解救他们，你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你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并且你总是随叫随到。你是不会坚持下去的，你会感到愤慨，会妨碍病人自己的能力发展。你和他一起做的每件事，都当服从于在治疗和伦理意义上，什么最有利于他们发展出完整的思维、成人思维和自我管理能力。

第一阶段主要着眼于创伤经历的影响，并教导这种影响。随着病人发展出一定程度的自控力，对恐惧和应激反应有了一定的调节能力，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治疗。

第二阶段：处理记忆

治疗的第二阶段着眼于处理创伤记忆。记忆得到安全的揭露，加上这些事件的影响，最终会导向被辅导者整个人生的叙事。处理这些记忆必须仔细地安排时间、谨慎管理，以便被辅导者可以持续地运用第一阶段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这个阶段并非要去翻耕记忆，因为那会导向虐待模式的重演。一切好的护理都在于逆转原初经历的模式。在创伤中，当事人被压垮，没有发言权。在复述他们的故事时，他们可以停顿、歇息或是停止一段时间，以便不让巨大的恐惧和悲恸重演。这是一个一点一滴的过程，总是允许受害人自己掌握节奏，并帮助他们稳定激动的反应。

这个阶段也会处理所有跟创伤相关的情感。跟 PTSD 不同的是，这阶段的重点首先不在于焦虑，尽管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但真正的焦点在于悲恸和丧失，还有羞耻感和愤怒。情感的消化过程很容易超负荷，必须掌握节奏，以便被辅导者足以运转。时不时地也会有必要回到第一阶段。这个讲述尘封故事的过程，经历隐藏、分离和恐惧的情感，最终会带来一种征服感和胜任感，并为那个被创伤蹂躏的人划上句号。

随着你与被辅导者一同推进治疗，要记住，终极意义上，长期创伤必然导致持续的逃离反应。要记住，逃离的是无法承受的邪恶和虐待，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超负荷的影响。这是复合创伤的人生中最根本的主导力量之一。你的病人会呈现出各种逃离反应：疏离、麻木、滥用药物、饮食紊乱、过度嗜睡、不规律地终结关系——包括治疗关系，甚至包括我们都会有的撤退反应。逃离必然是与影响有关，因为影响总是强烈、充满痛苦、不可承受，因此当它临到的那刻，受害者便会出现恐惧，逃离将是唯一的应激机制。不要忘了，逃离存在多种形式，所有形态都要得到辨认，以便可以加以处理，并训练新的应激技能。即使当故事已经讲完，很多症状都以失效，随时逃离痛苦之地、不确定或强烈情感的冲动，仍然会继续存在。受害人已经养成了逃离故事和相应痛苦的习惯，需要花时间让新学习的应激机制更加强韧，并不断练习，直到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

注意：不要被故事情节所席卷。诊疗复合创伤是强度很大的工作，许多创伤病人都具有引人注目的故事。总要记住，故事是由邪恶创造出来和养大的，是在混乱和长期的悲剧中诞生的。故事的强度会导致有些辅导员一味地推动故事的陈述，迫切要听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常常以为只要把故事将完整就会带来释放。但讲故事本身是不够的，宣泄本身不是医治，它会放开情感洪流的闸门，需要不断回到安全和稳定当中。要谨慎自己，知道你

在强烈的故事面前会有何倾向——推动陈述，被席卷其中，还是撤退抽离？要控制自己的反应，以便它们能为被辅导者的益处服务，不要主导治疗，重点不在于你自己舒不舒服。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次序。只有当你受过处理创伤记忆和强烈反应的训练，才能参与这类工作。许多辅导员都带着良好的意图加入这项工作，但未经训练，对其强度和力量没有准备。被辅导者很容易出现反应失控，以及失控的自毁行为。对于一个专业治疗师而言，这尚且非常具有冲击性，许多都最终挪移伦理原则和界限，在情感上撤退，或是不合伦理地终结辅导进程，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其强度。容许被辅导者在辅导面谈中持续地崩溃，会加增他们对分离的需要和使用，这意味着记忆及其相应情感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反应，是治疗的关键部分。要明白如何在治疗上管理被辅导者的反应和你自己的反应，这对成功的治疗而言至关重要。

终极意义上，第二阶段是关于在一个安全、符合伦理的关系中，为了被辅导者的益处，诚实地讲述一个被消声的故事以及其中的一切情感。故事的讲述需要谨慎的时间设定和结构安排，要考虑到被辅导者对于创伤记忆和相应反应的承受力。节奏也必须掌握好，以便被辅导者发展出一种自我效能感。这些事都是对原初创伤模式的逆转，原初，被害者的感受、声音和选择被视为无关紧要，如今却逆转过来。这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故事要包含全部的真相——不只是有关创伤的真相，还有全人的真相——被辅导者本身的成就、实现的目标、成长和成功。这么做也是逆转了原初的模式，大声而清晰地宣告，被辅导者比创伤事件更加丰富、更庞大。这也一定是一个具有极大力量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生存下来，或是前来治疗、重新面对创伤。这些力量应当得到凸显和肯定。

随着第二阶段的进展，内容常常会围绕着这样的问题：与施虐者对质，与先前的施虐者或家庭系统的关系协商，以及饶恕的问题。在《辅导性虐待幸存者》（*Counseling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一书中，我对这些有详细论述。⁵

悲恸和哀哭都是第二阶段的要素。悲恸强烈而深沉，经常会吓到辅导者。他们很多人都惧怕哀哭，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哀恸是无止境的，他们认为如果开始哀恸，就会停不下来。诗篇和先知书里有许多哀歌，在此可能很有帮助，尤其是许多基督徒被辅导者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哀恸、质疑和愤怒都是不敬虔的。看到自己的感受在圣经中展露出来，而且没有被定罪，这会鼓励他们为自己所承受的邪恶和苦难哀哭。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主题。

此外，许多属灵问题和挣扎都会浮现出来。如先前所提，长期虐待造成的属灵影响非常巨大。神被透过虐待的镜片审视，他是谁、他对幸存者的看法，全都基于爸爸、祖父、牧师……是谁来理解和看待。他们从虐待经历中学习爱、信任、盼望和信心，他们也从可见的事物中学习不可见。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教会了他们许多关于神的功课，这也是为什么治疗师和牧师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受害人讲圣经真理，都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真理，却发现他们似乎无动于衷。许多时候，我发现受害人可以对我流利地讲述圣经真理，但在经验

⁵ 郎贝格，《辅导性虐待幸存者》，生命树出版社（Xulon Press）2003年出版。

意义上，他们却活在虐待的教导当中，而非神话语的教导。智力层面上，真理基于神的话；而在经验或个人应用层面，真理却扎根于虐待的教导。

幸存者挣扎于对神的困惑：“他是谁？他怎么看？他对我怎么看？我有可能被饶恕吗？他的耐心快用完了吗？我为什么应该有盼望？”在治疗中，治疗师成了神品格在肉身中的彰显和代表，治疗师的工作是以可见的形态教导不可见的真理。治疗师的言语、声音的音调、行为、肢体动作、对愤怒、恐惧和失败的回应，这一切都成为幸存者学习认识神的媒介和管道。我相信，神自己的名声就系在治疗师的生命上。我们蒙召做好神的代表。处理记忆和背后的谎言是一项艰巨而缓慢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当你看到一个黯淡而困惑的心智被光逐渐照亮，那种欣慰感是无以言表的。然而，这相当有别于简单地告诉某人神爱他，并看着他们相信。要讲出来、活出来、成为这信息，并不断重复。当你自己有血有肉地活出神的品格和性情，你就会看到我们看为宝贵的真理，在被辅导者的思维和心中活了起来，因为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实际。

治疗的第三阶段是连接和成长的阶段。这对于被辅导者而言，也可能让他们害怕，因为他们要走进一个更加正常的生活——一个一直被渴望，却从来未曾相识的地方。这个阶段包括辅导婚姻、育儿、亲密关系和其他人生抉择，常常涉及到找到一条“回去的路”。被辅导者发展出冲突解决技能，发展出对安全边界的清晰认知，并增强自我管理能力。他们学习如何与自己的身体维持健康的关系，治疗师则持续地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供被辅导者探索和成长。

治疗的结束是一个欢庆时刻，也是一个目标达成的满足时刻。这样的结果应当是合作的结果。我建议，治疗时长（辅导时长）可以逐渐缩短，以便治疗的结束不会显得那么突兀生硬。这也必须是一个共同决定，虽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常常类似这样：从一周一次到两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再到三个月、六个月一次，然后到一年后的回访。每次节点上，被辅导者都可以决定是否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制定好一年的辅导日程，可以持续地提供一种安全基地的踏实感。

做这项工作要十分谨慎，进度要缓慢。你需要极大的智慧从事诊断，而治疗过程也是一样。查阅、查阅，再查阅，研究、阅读，参加培训。靠谱的研究和辅导训练长期存在。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创伤的流行书籍，用戏剧化的写作宣扬快速的治疗。务必提防这种东西。哈佛正义资源研究所的创伤研究中心，有着许多出色的研究。你需要对创伤的神经生物学以及它对大脑发育的影响有所了解，也需要对治疗过程保持足够的机警、理智和清晰度。复合创伤是一种复合障碍，还有大量值得学习的地方。从事这项工作要谦卑、忍耐，永远怀着学习、聆听的态度。

你所服侍的神，了解你面前这个人的心灵和思想。你和我都在处理我们看不见、也不能假设自己理解的事物。神渴望这个心灵得到医治和复原，他希望我们能扎根在他和他的真理中，以便我们不会被可怖的邪恶、混乱和强烈的痛苦所牵扯和压垮。他希望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学习和经历，然后耐心地示范和教导给我们的辅导对象——扎根于神生活，而不是被世界的邪恶吞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颗明智而自律的心。你是在与神同工，

他允许你观看他是如何耐心、缓慢地教导、带领和医治受伤的人，邪恶的人类和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压碎的地方，神却带来生命。我称之为“俯首”的工作，意思是在神面前俯伏。坦白说，所有辅导工作都是这样的工作。

我们是在处理邪恶、脆弱、复杂，这一切都是我们看不见的。我发现，神呼召我在面前的破碎生命里作工，但与之同时，神也在我身上强烈而忍耐地作工。这是一个极大的特权。那些将他们的故事和破碎的心智带到我面前的人，他们怀着勇气和乐意的心指教我，我都欠他们的债。我在他们的脚前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在神的脚前所学的甚至更多，唯有神能够医治。

十五章

认识家庭暴力

必须在基督徒圈子里谈论家庭暴力的问题，实在令人伤心。神要我们安居和治理的家庭，却成了暴力的温室。这本当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可悲的是，事实与期望相反。探讨家庭暴力问题，必然要回归神对婚姻的旨意。

婚姻是神所设计的，旨在成为一个结出丰盛果实的联盟，改变世界。婚姻是一个活的比喻，有血有肉地向世界宣讲神对他子民的爱，让世界看到一幅关于爱的清晰图画。婚姻也是向人见证神的子民当如何爱神。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极大的奥秘，这奥秘在地上最荣耀的启示就是人类的婚姻。婚姻是地上存在的关于基督和新妇关系的最佳象征，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成为基督对教会爱的体现，妻子对丈夫的爱也代表着教会对耶稣基督的爱。

与我一同思想一下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无私的爱，是纯净的爱，是服侍、滋养、使之变美的爱。那么教会对基督的爱是何样？是对奥秘之爱的爱的回应，对完美之爱的爱的顺服。婚姻于是成了对爱的爱之回应，对伟大之爱的伟大之爱，对舍己之爱的舍己之爱。基督渴望他的新娘回应他的爱。

记住这幅图景，记住这是神的设计、他的蓝图，让这幅图景成为你脑海中爱的协奏曲。然后想象一下，突然出现一幅尖叫、咒骂、扔东西、咒诅、摇晃、殴打的画面。发生了什么？地狱临到了神的艺术杰作，将神设计的和谐撕成碎片。它带来刺耳、丑陋、背叛和毁坏，如同我们灵魂的仇敌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他将这一切带进亚当夏娃的生命中。永恒之事遭到了可怕的摧残，它教导关于神的谎言，衍生更多的恶行，因为婚姻会生出具有自己样式的种子。当暴力横行，它的果实就是有毒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画面会描绘出救主对新妇的爱。让我们思想这样的毁坏，期间请努力记住神对婚姻的原初设计和旨意。

清晰起见，大部分时候，我都会假设男人是施虐者，但男人并不是唯一会蹂躏婚姻的人。女人也可以尖叫、嘲弄、操纵和控制，如同男人一样，女人也可以在身体上施虐。然而，因着体力权力等诸多因素（体格、经济权），妻子常常沦为受害者。我查阅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中，女性受害占85%的比例，男性则占15%。我想，尽管我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若是算上言语和情感虐待，这个比例也应该更平均。我们不清楚，女人的攻击在多大频率上是对男人殴打的回应，这在许多案例中显然是真实的，但并非所有案例。

其次，我一点也不认为所有男人都是施虐者。当我们探讨这一领域，读者很容易以为我的前设就是男人都喜欢施虐，或是认为我不相信存在有爱的男人。但我刚好嫁给了一个非常有爱的男人，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几年了。我还有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也是相当有爱、体贴的男人。这三个男人都以尊重和温柔待我，品格正直。我也一直与许多男

同事一起工作，我爱他们、尊重且信任他们。我在这里绝非要发言攻击男人，然而，我的确想清楚强烈地指出真实的罪恶，它们都是教会时常压制或轻描淡写的。

我们大部分人对家庭的设想都是：宁静、快乐、爱，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安全。我们认为暴力犯罪都是大街上的事。然而遗憾的是，数据表明我们的设想常常是幻想。紧闭的家门背后的暴力不但真实存在，而且甚至可以说正在全球流行。这也不是一个“世俗世界”的问题，教会里也存在。遗憾的是，在家庭暴力领域，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基督教群体之中，我下面给出的例子，也都是主内的例子。

世纪以来（许多地方今天仍是），打老婆都是一种被社会接受、视为常态的现象，女人被视为丈夫的财产。我在全球范围内工作，因此清楚知道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样的虐待是一种常态，当地教会根本不加质疑。曾经我与一个弟兄一起搭车，在那个国家，他是一间教会的长老，我们谈到了家暴的话题。我问他，他教会里的家庭出现虐待的频率有多高。“噢，这很普遍了，在大部分家庭都存在。”我问他，教会里的牧师长老是否知道这是错的。“哎呀，很多牧师长老的家里也有家暴。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我问他，他们是否教导教会里的其他男人这是不对的。“我们正在商量要不要这么做。”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男人对妇女儿童的暴力都是被许可的，受到社会、法律和宗教的支持。罗马法律赋予父亲绝对权柄，他有权贩卖自己的儿女，也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父亲对家中一切成员都具有终生的绝对权柄。在古希腊，妻子和儿女都是一个男人的绝对财产，家中的次序由重到轻是父亲、牛、母亲和孩子。看得出来，倘若在一种文化下，妇女儿童连牛都不如，那么虐待他们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历史留给我们大量史料，针对妇女儿童的反圣经观念和态度悠远流长。女人和儿童并非一个男人的财产，而是按照神形象创造的人，应当被爱、被滋养，被当做在神面前负责的受造物对待。男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主人和所有者，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消灭任何其他人类。

家庭暴力的类型

让我们先从虐待的定义开始。英文的虐待（abuse）一词出自拉丁文 *abutor*，意思是“错误地使用”。其他定义还包括“侮辱、消费、违背、玷污、践踏、损害或使黯淡”。每当一个人为了错误目的利用他人，就发生了虐待。任何时候，一个人拿另一个人当靶子，当发泄怒气的对象，当做操纵或利用以满足自己私欲的物件，就发生了虐待。任何时候，当言语被用来贬低、打压、攻击或羞辱他人，就发生了虐待。任何时候，当人使用恐吓、威胁、轻蔑、嘲笑、咒骂或羞辱，就发生了虐待。

据估算，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到三百万的妇女遭受来自伴侣的身体暴力。¹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25% 的女性至少会经历一次来自丈夫或伴侣的暴力。每天都有超过三名

¹ 美国司法部，2000 年十一月，NCJ183781。

女性被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杀害。² 孕妇最大的死亡因素是谋杀，高于其他任何因素。15-44 岁的女性中，家庭暴力是最大的受伤源，超过强奸、行凶抢劫和车祸的总和。³ 统计数据表明，女人回家中的危险，远比晚上独自在城市大街上行走要高得多。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 20%-70% 的妇女会在家中经历身体暴力和性虐待。

遗憾的是，在大部分国家，家庭暴力的数据在教会里也没有变化。一个保守派宗派的调查表明，这个宗派大约有 30% 的妇女经历过至少一次家暴。遗憾的是，许多基督徒妇女都经历过殴打、脚踢、淤青，最后以顺服的名义又回到家中。当一个男人的虐待曝光，教会的典型反应是教训 妻子，要她履行职责、为耶稣的缘故受苦。许多女人都被教会领袖送回家中，遭到进一步的殴打、奚落、吼叫、羞辱、利用，有时甚至死亡。你的丈夫或许打断了你的骨头，让你鼻青脸肿，称你为荡妇，将家中物件摔个粉碎，恐吓你的儿女，禁止你使用金钱，孤立你远离他人，但你仍然要毫无怨言地顺服，以为耶稣受苦的特权为荣。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是否不确定暴力、公义的问题究竟是不是神学问题？我们是否相信，抵挡或曝光不公与暴力，在某种意义上不合圣经？到底有没有可能用圣经为虐待配偶辩护？我们何时开始认为，容忍家庭中巨大的罪恶，是一种敬虔的表现？

想一想下面的设想，要记住我们先前描绘的神设计的婚姻蓝图：

- 当一个男人用拳头揍他的妻子、扯着她的头发将她的脑袋撞到墙上或沙发扶手上，你是否会称之为虐待？
- 当一个男人或女人让他们的配偶心惊胆战，以至于不敢提出任何异议，这是虐待吗？
- 当一个男人将妻子绑在婚床的四角上，强迫她发生性行为，这是虐待吗？
- 当一个丈夫权力欲和控制欲强烈，妻子对他们的财务一无所知，且无法接触和使用金钱，这是虐待吗？
- 一个男人咒骂他的妻子，称她为荡妇、妓女、婊子、蠢货、肥猪，这是虐待吗？
- 当一个丈夫或妻子日复一日、喋喋不休地指责配偶——从外表，到育儿、家务、朋友、工作、与神的关系，这是虐待吗？
- 位于这些处境下的人是否遭到了利用、侮辱、践踏或玷污？

他们被虐待了吗？当然。

什么是身体虐待？殴打、灼烧、推攘、咬、捆绑、划伤、封锁、用物体击打、用身体威胁（例如举起拳头或摔东西）。身体虐待是使用体格力量去控制、操纵或威吓。

什么是言语虐待？咒骂、贬低、羞辱、嘲笑，这些都具有施虐型。言语虐待即使用言语或口才去控制、操纵或威吓。

² 司法局犯罪数据简介，“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1993-2001。

³ 弗莱（Victoria Frye），“谋杀在孕期死亡中的占比调查”，《美国医学会杂志》2001 年三月 21 号。

什么是情感虐待？它是采用拒绝、忽视、恐吓、孤立或损坏的方式，系统性地打击和压垮一个人。是使用情感权力去控制、操纵或威吓。

什么是财务虐待？包括对财务没有发言权、一无所知，只被发放少量金钱，或是强迫配偶开口要钱，并使用这种财务需求在其他方面控制他们。财务虐待是使用金钱及相关权力来孤立、控制和贬抑他人。

什么是属灵虐待？很多施虐者会使用圣经经文和圣经原则来操纵、贬抑和控制配偶。例如，顺服的经文被用来要求参与罪恶，譬如群交、脱衣舞夜总会、为性虐待辩护，或是被用来关闭对话和协商。属灵虐待是使用圣经和属灵的语言、原则来控制、羞辱、贬抑另一个人，并使之闭口。

家庭虐待本质上是一种攻击、强制的行为模式，或是一种强迫、操控的行为模式。它经常会逐渐递增，变得十分严重。起初，言语被用来恐吓、制造恐惧和困惑。然后会加上限制、孤立和克扣的行为。身体行动则上升到另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指的是损坏物品（例如在墙上捶出一个洞，或是损坏物件）。身体暴力则又上升一个级别。最终，虐待会加入某种类型的武器。你可以看到家中是如何建立起恐惧和恐怖。

这些手段中任何一个，都可以被用来伤害和杀死人的灵魂。身体上没有疤痕，不代表虐待没有发生。你只需读一读国际监狱里的记录，就可以知道人如何可以残酷地虐待，却不动人一根汗毛。孤立、剥夺、恐吓和言语，都可以用来操纵、迷惑，这一切具有严重影响。曾经遭遇过一次身体暴力的女人，会成为言语和情感虐待轻而易举的掠物，因为界限已经被逾越，她们知道下一次暴力很容易发生。不要小看言语或情感虐待的威力和毁灭之能，不要以为你不可能用话语杀死一个灵魂。许多孩子的灵魂都如此被杀害，不要以为：“哎呀，至少他没有打她。”错了，他打了她，只是没有用拳头。

看一下神对于欺压和虐待的回应：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耶利米书 22:16）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作高台，在患难的时候作高台……他记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诗篇 9: 9, 12）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保护他们远离言语虐待他们的人」。”（诗篇 12: 5）

“你当为哑巴（或作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箴言 31: 8-9）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以赛亚书 3: 15）

“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掠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以赛亚书 10: 2）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耶利米书 22: 3）

大卫说，一个公义的君王（大有权势的人）会为困苦人辩屈，会粉碎压迫者，拯救穷乏人脱离欺压和暴力（诗篇 72）。换句话说，他会使用自己的权能来施行拯救。

我们的神以公义、顾念和关心受欺压、无权无势者为特质，耶稣临到那些心灵忧伤、被掳、被囚和遭患难的人。他对那些被践踏的人温柔的保护，向我们启明了神的性情。

耶稣基督的教会难道不是蒙召像他一样吗？我们难道不当在这个黑暗世界彰显他的性情吗？那些在自己家中四壁之内遭欺压、剥削和残害的羊群，难道不当在基督的身体里找到庇护吗？

压迫、不公、残暴和虐待，都不是属神的。义人不会欺压或施虐，他们不会用言语服务错误目的，他们不会为自己利用他人，他们不会说羞辱的话，不会践踏他人的价值和尊严。神不是施虐的神，我们这些背负他名的人，也不当是施虐者。神严厉谴责虐待，他发声敌挡虐待，保护被虐待的人。因此，他的教会要想像他一样，也当去做他做的事。当神的百姓顺服神，他们一定会斥责施虐者、捍卫无助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经常是斥责无助的人，保护施虐者、为他们辩护。

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谴责施虐者、要求他们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根基。统管婚姻关系的律法便是爱的律法，任何形式的虐待妻子，都是对这一律法的严重干犯。神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 5：25）。单是这个命令，就足以粉碎对婚内虐待任何形态的正当化、借口和轻描淡写，不论是吼叫、攻击、侮辱还是滥用权力。

基督的爱会将一个女人压在墙上向她咆哮吗？

耶稣的爱会咒骂另一个人吗？

神说：“丈夫们，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去滋养她、珍惜她……”

将一个女人与他人隔绝，禁止她有任何外在接触，这是滋养她吗？

在她的胳膊上留下淤青，这是珍惜她吗？

咆哮着“我恨你”或“我想离婚”，这是珍惜她妈？

嘲讽她，用笑话贬低女人，连续几天不同她讲话，这是滋养她吗？

经年累月地沉溺于色情，宁可喂养自己的情欲，也不去爱自己的妻子，这是滋养和珍惜吗？

神说：“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彼得前书 3：7）。

一个男人一再批评妻子的选择和意见，这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吗？

当他坚持所有的家务都得由她来做，毕竟家务是女人的工作，这是理解她吗？

当他拒绝让她有管理金钱的机会，这是敬重她吗？

当他在他人面前嘲讽讥诮她，这是敬重她吗？

当他抓着她的肩膀摇晃，将她推倒在床上，这是敬重她吗？

当他只允许自己是对的，这是敬重她吗？

丈夫施加于妻子的任何虐待都是背叛他爱、尊荣和珍惜她的誓言。丈夫施加于妻子的任何虐待都是对盟约的不忠。丈夫施加于妻子的任何虐待都是犯罪，不仅是得罪她，

而且是得罪圣洁的神。神说：“情欲的事……就如……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醉酒，荒宴……”（加拉太书 5：19-21）。

那么当家中的暴力和虐待被曝光与对质，为什么我们经常将重担放在受害人身上，要求她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去证明她没有“致使”他施虐，而不是要求施虐者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显出改变？我们经常过于强调受害者的回应，到了一个不要求施虐者为他的行为负责的地步。难道我们是害怕他反过来对我们发怒吗？我们是害怕与他对质吗？我们是害怕自己被控告不尊重婚约的神圣吗？我们是认为保护一个充满罪恶的家庭，就等于是持守神圣的婚约吗？我们是害怕站在被欺压者的一边吗？

我完全晓得，所有妻子都是罪人。如我们从统计中所见，有些妻子也会虐待。她们用自己的舌头虐待，或是操纵、控制，或是羞辱和攻击。然而，让我们说白一点：*妻子的任何失败，都不足以正当化婚姻中的虐待和暴力。*妻子显然要在神面前为自己在家中的言语行为负责，她蒙召无论如何都要顺服神的话。但妻子的任何失败，不论怎么坏，都不能使暴力回应合理化。圣经没有*任何*经文支持虐待、欺压或暴力，圣经清楚表明，那些事都是从人心发出，虐待的致因和起源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在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切，都源于我们*内心*，而非我们的外部。

照料者对受害人的回应

辅导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有几点需要铭记于心。第一，当一个在家里遭遇家庭暴力的人到你面前，你会发现，通常她要过一阵子才会告诉你真相。她们会陈述其他问题，而不是揭露家中真实发生的事。许多人都经历了长期的暴力，因此很害怕。很多都受到配偶的威胁，甚至是武器威胁。受害人经常是一点一点地揭露真相，她们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他有时会变得有点攻击性。”“他推了我一下。”真相通常要严重得多。受害人还会经常为施虐者的行为找借口，类似：“他不是故意的。”“他丢了工作，那天过得很糟糕，或因某事很沮丧。”受害人已经接受和加入了施虐者的自欺。

当你意识到你在辅导一个身陷险境的女人，她的安全就是重中之重。你必须表现出对她的尊重，这意味着你要相信她，而不是要求她拿出证据。向她保证，她遭遇的任何暴力都*不是*她的错。你需要与她一同制定一个人身安全计划，你需要帮助她回答类似以下的问题：

- 她有孩子吗？如果有，聊一下家暴对孩子们的影响，他们的人身危险，以及心理风险（作为家暴见证者）。他们有没有遭到虐待？
- 她能去哪儿？任何介入都可能将受害人和帮助她的人置于险境。受害人需要说出她想要什么。
- 假如她在考虑离开，那么她需要收集那些基本物件——钥匙、驾照、钱、孩子的医疗信息、就学文件、信用卡、衣物？这会帮助她选择必要的物品，让她打包放在安全的地方，例如朋友家中。

在美国，妇女可以获得单单用于报警求助的手机，医院通常会发放。我还建议她去当地警局备案，告诉他们家中存在暴力，哪怕她不愿意强求改变，只是知会一下警察局，假如她来电求助，他们就知道需要立刻回应。在美国，我们还有所谓的“安全屋”，这些是给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提供的庇护所。有一点必须理解，虐待会因受害人离开而升级，很多女人都被施虐者跟踪和杀害。帮助妇女儿童获得安全，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当参与进来的一件要事。

辅导家暴的妇女，难度在于她们对真相的讲述通常很缓慢，不会一下子说出关于丈夫的真相，而且常常不愿意离开家。这些妇女爱她们的丈夫，希望维系自己的婚姻。统计表明，最终离家的妇女，在那之前平均会尝试 25 次。她们通常会离开，然后很快回去，一再重复。她们的思维非常困惑，既希望维系婚姻，又害怕虐待，所以她们常常会妥协，很难作出谨慎、理智的决定并坚持下去。

直到她离开家，才能真正开始辅导工作。她们中很多甚至大部分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和焦虑。当一个人还处于虐待当中，很难治疗她的 PTSD。但有时这也是必要的，以便坚固受害者，帮助她照顾自己和孩子，并努力保持清晰的思考。

当然，处理家庭虐待案例，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她什么时候能回去？在我的经验中，教会以及一些基督徒辅导员，对分居都十分焦虑，很盼望夫妇能重新联合。这种焦虑会导致不成熟的回归，虐待的循环常常会死灰复燃。有时候，身体虐待固然停止了，但一方（或双方）会采用胁迫来控制对方。丈夫虽然不再使用暴力，但会采用威胁的方式；妻子则会威胁假如丈夫让自己不满，就再度离家。这显然不是好的婚姻目标，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

曝光罪恶以寻求悔改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教导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要效法神，像光明的儿女一般生活。我们生命的果实应当是良善、公义和真理，我们不当参与任何黑暗的行为，而要 *曝光它们*。我的经验是，当婚内虐待被曝光时，教会惊恐的发言常常不是针对虐待，而是谴责曝光者。似乎那个将罪行暴露在光下的人，而不是那个一再施虐的人，被看作是搞破坏的人，是婚姻的破坏者。

神的儿女蒙召将罪恶暴露在光下——从他们自己的罪开始。当教会里的某个成员拒绝处理虐妻之罪，那么牧者就有责任谴责和曝光这样的罪行。这是唯一的盼望。当罪暴露在光下，罪就成了可见的，只有那时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隐藏的罪恶是没有救赎可言的。假如这样的曝光导致婚姻破裂，这当然值得哀哭。然而，这也值得喜乐，因为这是在承认神可以救赎的罪恶、失败和毁坏。例如，假如一个瘸腿的人到医生面前，医生察看他的腿，发现已经腐烂生蛆，正常反应必然是被吓到、伤心和痛苦。任何人都不能将蛆怪罪到医生头上，或是指望医生认为这个人的瘸腿不严重而忽略病情。医生是使病情曝光的人，这会带来哀哭，但也会带来健康和医治的盼望。神要求我们更惧怕罪，而不是惧怕罪的曝

光。神希望我们更害怕罪的蛆虫，胜过害怕罪的混乱后果，或是关系的腐化。在神所设立的集体中隐藏罪恶，这完全算不上成功。

敬虔的标记不是恩赐或言语本身，而是属灵的成熟，即持续一致地彰显出一个人与基督相似的性情和品格。基督教世界存在一些不成熟的领袖，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是凭着恩赐，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成熟。当一个人在口才和神学上特别有恩赐，我们很容易假设他是成熟的。流利地讲述神学真理，不代表这个人就是神忠心的仆人。

不幸的是，有些人会用自己的能力和神学知识去遮掩罪恶。我们经常假设，口才体现了品格。我在家庭暴力领域一再看到这种事发生。我见证过教会将妇女送回家中，送回到施暴者身边，仅仅因为施暴者说了句对不起，流了点眼泪。悔改可不只是口头上的漂亮话而已，它需要长期体现在生命上，持续一致地彰显出来。真悔改也是一个过程，不但本身需要时间，更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证明。当人类的罪恶曝光，他们会尽一切口才，包括使用圣经语言，试图维持正常生活，尤其当曝光危及到他们的许多利益。被曝光者的自欺会加足马力，试图欺骗质疑他的人。质疑的人确实可能被骗，有时候想到可能的后果，会错误得出结论说，欺骗总比曝光真相的混乱要好。

自欺的习惯是许多行为背后的引擎，例如成瘾、虐待、暴力等等。有些人可能戒了瘾、停止了婚外情，但仍旧活在自欺的麻醉当中。当一个人认为口头上的悔改和一些眼泪，就足以让自己重返领导岗位或婚姻，对欺骗的瘾就仍然存在、仍然鲜活。真悔改的证据之一便是意识到这一点，谦卑承认相信自己是失策之举。还有一个证据是真实、持续地渴望理解自己的罪行造成的后果，并付出赔偿和代价。倘若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给那些习惯性撒谎的人帮倒忙。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呼召他们来到神的真理面前，即神有能力改变一颗习惯撒谎的心，这是一个痛苦但带来医治的真理。

圣经说，我们的心极度诡诈，根本无法识透。教会常常对欺骗和谎言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持过度天真的看法，这导致出现严重可怕的虐待，只说句“我错了”便足够；以及外在行为的停止，就足以作为悔改的真实标志。悔改意味着对某事具有既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只是言语、眼泪和承诺，而是强烈的向神的悲伤，并以持久的更新转变为结果，在长时间内重复地体现出来。

以弗所书 4: 28 给了我们一个真悔改的定义框架：“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一个大原则的具体应用：停止属罪的行为，关闭这个习惯的一切形态，使用你全部的精力去弥补，到一个地步，原本你窃取，现在你慷慨地舍去。让那虐待的人停止这个习惯的一切形态，辛苦作工来赔偿和弥补，向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和庇护。

当真悔改真的出现，那个人的生命焦点就变成了追求像基督，并向任何不像基督的事物死去。思想、心灵和口舌，都被更新成像耶稣的样子。当我们听到借口、理由、怪罪、自私或是关注他人的罪，就可以确定，这不是真悔改。在家庭暴力的案例中（儿童虐待也一样），首要目标不是家庭外在结构的复原，而是罪的治死、爱的生长，以及对基督的顺服。

一个习惯欺骗的人，不能立刻改变，因为属罪的模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而且自己都不觉察。任何具有施虐行为的人都是习惯自欺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规避真理。认为一个多年犯罪已成习惯的人，只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立刻变成好人，这是没看到神眼中的罪是什么样的。虐待他人，并不意味着问题只是出在我的拳头和言语上，这种毒性是系统性的。我的思维、判断、倾向、欲求和意志，都已经成了罪的奴仆，满了罪的毒液。我已经习惯性地注射自欺的麻醉剂，以便称罪为善，看罪为可接受的。真悔改是长期体现出来的持续一致的转变，并且，只有当试验和试炼一再临到，这个人身上出现了新的反应，证明一种 *新模式* 的存在，证明他经得起考验，悔改才得到验证。代价高昂、众人围观时出现强烈的煽情式悔悟，这不是悔改的标记。悔改意味着更在意那个被伤害的人，而非自己；悔改要求对我们罪的影响具有深刻的认知，对补偿充满热心和动力。悔改意味着开始意识到神自己被我们的罪干犯，因此感到强烈的痛苦。悔改意味着对信任的毁坏负起责任来，知道信任不会一朝一夕重塑，在那之前，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回应性暴力、家庭暴力的恶行时，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蒙召在神面前屈膝，反思我们生命中不像基督的地方。我们也蒙召放胆传讲真理，讲述真相，为哑巴开口，为不幸的人争取权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清楚显明，完美的爱不会否认罪的严重性，装假或忽略。我祷告，基督身体内的任何罪恶，我们都不会轻忽。容忍罪是再次干犯基督所爱惜的身体，在这个世纪，愿耶稣基督的教会为真理、圣洁和爱挺身而出，哪怕是在紧闭的家门后的罪恶，也不会姑息。

十六章

认识性虐待

“我爸爸强奸了我。”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是四十年前。我刚读完心理学硕士，正准备读博。我的个人生活和训练，完全没有预备我迎接这句声明。我做了一个好学生碰到难题时都会做的事——我去找了一位导师。

那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早期，我得到的回应是，女人有时候会讲一些疯狂的故事，我们要做的是不要被它们套住。她们本质上是在吸引关注，假如你给她们关注，就会让她们精神更加异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听到其他性虐待的故事，我决定聆听这些故事并告诉我的辅导对象：我对这样的事一无所知，也不认识可以求教的人。我想帮她们，假如在我试图找出帮助她们的方法时，她们能教给我她们所知道的，我愿意学习。或许是因着走投无路，她们同意了。这开启了我专业生涯中新的一页，它改变了我、挑战了我，仍然在继续教导我。

如你所知，人类能够对同类犯下凶残的暴行。人类所做的凶恶之一，便是性虐待儿童。一个小孩子是一个正在生长、还处于过程中的人，不论何时你干预了一个生长过程，都会改变结果。性虐待一个小孩子，粉碎、干犯了他们存在的每一个方面——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自我、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未来。这样的干犯迫使儿童以不利于他们适应更广大世界的方式作出调整，导致他们发展出基于重复的谎言、邪恶和摧残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很显然，我们必须带着这样的理解去回应这个沉重的主题，否则我们的回应最好也是无效，最坏则是危害。

性侵犯也是我们国家最急速增长的罪行，然而，几乎所有关于性虐待和强奸范围的信息，都取决于受害者本人的分享意愿。很显然，虐待的真实广度无从得知，因为很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人倾向于保密。这在教会中也一样，有时甚至更甚。

据美国医学会统计，每年大约有 70 万名女性遭到性侵，平均每分钟不止一名女性。四分之一的女孩和六分之一的男孩在 18 岁以前经历过童年性虐待。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遇强奸。此外，还有大量针对男人和男童的性虐待和强奸仍旧隐蔽、鲜为人知。对照你教会里的人数想一想这些数据，你可以逐渐理解这些罪行的频率。因着性暴力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它发生的频次，我们绝对不能保持沉默。神没有呼召我们沉默，而是呼召我们成为盼望和医治的避难所。

当一个有着性虐待和强奸经历的人到你面前求助，通常他们求助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正在摧残现在和将来。即使他们并非寻求针对虐待本身的医治，促使他们寻求护理的虐待症状（焦虑、抑郁、自杀念头、无家可归、滥用药物），有时是未经解决的虐待经历的体

现。你的任务是帮助他们面对他们最想遗忘的，学习如何承受他们无以承受的。所盼望的目标，是日益从过去的缠累中得释放，以便能有创意、有效能地度过现在和将来的时光。

儿童性虐待

性虐待可以被定义为：“任何未经同意而进行的性活动，不论是口头、视觉还是身体。”儿童被视为没有同意的能力，因为他们身心发展尚不成熟，并对性行为缺乏理解能力。性虐待存在不同类别，口头性虐待包含性威胁、针对儿童身体的性评论、淫荡的言辞、骚扰，以及性暗示语言。

视觉虐待包括观看色情材料、裸露癖和窥阴癖。身体性虐待包括口交、鸡奸、手指插入、物体插入、抚摸、性交以及在儿童面前手淫，或是由儿童给成人手淫。

大部分虐待都来自家庭成员或是儿童认识的熟人，虽然在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中，施虐者有时是陌生人。有一点必须注意，大部分虐待都以依恋关系为背景，其中儿童有极其充分的理由期望从成人那里得到保护、温暖和照顾。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虐待案例，施虐者主要都是男性（女性施虐者只占3%-7%），且大部分都相当年长，尽管年轻施虐者的数目也在增加。法律部门统计，1995年，全美因性犯罪被捕的罪犯中，年龄小于18岁的占33%。¹未成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巨大议题，涉及到如何回应的问题，尤其在初犯案例中。

强奸

强奸和性侵犯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当代法律情境下，强奸指的是藉由暴力、身体威胁达成的未经同意的性侵入，也包括受害人没有能力做出同意的情况，例如精神疾病、精神障碍、醉酒或中毒。在美国，至少20%的成年女性和12%的青春期女孩曾经历过性侵犯。2013年以前，FBI在其年度《统一犯罪报告》中对强奸的定义，只适用于女性。²按照这个定义，美国没有男性被强奸。到了2013年，这个定义得到显著修改，然而男性强奸的数据仍然相当低，尤其是监狱里发生的强奸事件几乎从不上报。强奸和性虐待援助组织报告称，随着桑达斯基（Jerry Sandusky）案【译注：美国大学足球教练，在15多年间性虐待和强奸50多名男童】尘埃落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寻求帮助。³

关于容易被虐待的男童的研究少之又少，尽管如今正在改变。有理由相信，在亲生父亲缺席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更容易吸毒、遭遇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最终出现精神疾病或入

¹ 美国司法统计局，“性侵犯与施害者”（Sex Offenses and Offenders），1997年二月。

² 利德（Dara Lind），“FBI终于修改了陈旧过时的强奸定义”（The FBI finally changed its narrow, outdated definition of rape），2014年11月14日。

³ 强奸、虐待与乱伦国家援助网络（RAINN），2012年六月，“桑达斯基案判决对受害人的意义”（What the Sandusky Verdict Means for Survivors）。

狱。到了六年级，遭遇过性虐待的男童，使用酒精、吸食毒品和静脉注射毒品的比率要比其他男孩高出 20 到 50 倍之多。遭受过虐待的男童，其自杀率是一般数据的 12 倍，他们患上精神疾病的比率也要高得多。在患有精神疾病的男性中，至少 40% 曾遭受过童年性虐待。⁴ 近期一项针对流浪汉收容所的研究显示，进出收容所的男性中，40% 曾遭遇某种类型的童年虐待。⁵ 这样的研究表明，我们急需理解这些男性在人生早期的弱势处境，以便能及时干预。对男性虐待缺乏讨论，导致一大群人生活在无声的苦难中。

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儿童性虐待会产生严重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并非所有的性虐待都造成创伤或具有长期影响，当虐待频繁发生于儿童人生中一段较长时期，其后果也就更加严峻。施虐者与受害人的关系越近，年龄差距越大，虐待的影响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父子乱伦对孩子的一生具有巨大影响。男性施加的虐待通常比女性危害更大，任何类型的性插入都会导致更大的危害。显然，暴力和残酷的虐待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果孩子试图以某种方式告诉一个成年人发生了什么，却遭遇不信、否认，得不到帮助，虐待的影响就会显著加重。成年人回首过去的虐待，视自己为被动时（“我为什么不努力逃走？”），倾向于背负严重的自责。他们经常用成人的眼光去评判童年的自己，忘了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可能轻易逃脱一个两百磅成年男性的魔爪。当儿童的身体对性刺激有所反应，他们经常假设或被施虐者告知，这意味着他们“想要”虐待，或是“喜欢”它。这一虚假罪咎感的重担会将他们压垮。

性侵犯者

20 世纪 80 年代，艾贝尔（Gene Abel）博士进行了一项研究，询问自愿参加测试的性侵犯者，他们一共犯下多少起性侵罪行。这项测试保障了数据的私密性，研究结果叫整个学界一片哗然。有 232 名猥亵儿童的性侵犯者参与测试，他们一共汇报了五万五千起意图性侵事件，宣称其中成功实施的有三万八千起，一共有一万七千个受害人。性侵不属家庭成员的女性受害人的男性罪犯，平均每个人侵犯 25 个受害人；性侵不属家庭成员的男性受害人的男性罪犯，平均每个人侵犯 15 个受害人。艾贝尔博士在研究中也计算了被抓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可悲的是，这些数字与美国受害人的统计数据一致。⁶ 罗塞尔（Diana Russell）的研究发现，十四岁以下的女孩中，28% 曾被猥亵；倘若加上 14-17 岁这个年龄区间，这个比例会增加到 38%。然而，举报率却只有 5%。

⁴ 《费城问询报》，“Focus Urged”。

⁵ 霍柏（Elizabeth K. Hopper）等，“风暴中的避难所”（Shelter from the Storm: Trauma Informed Care in Homelessness Service Settings），《公共卫生服务与政策期刊》（The Open Health Services and Policy Journal），2010 年第三期，80-100 页。

⁶ 萨尔特，《性捕食者》，11-12 页。

《性捕食者》（Predators）一书的作者萨尔特博士（Anna Salter）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欺骗的问题。数十年的研究表明，人们很难可靠地分辨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然而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有分辨力。想到我们无法真的知晓一个人是否可靠，这个念头实在叫人恐慌。

性侵犯者过着双面人生。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说了下面这番话，他是教会中最年轻的执事：

“我过着双重生活……我会为人们做各种善事，非常慷慨。我会拿自己的钱给那些贫困的家庭，不是教会的钱，是我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我会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他们。跟他们聊天、鼓励他们。我会去养老院，跟老人聊天、祷告。我会去社区做义工，从事服务项目。我会捡起马路边的垃圾，会替老人和坐轮椅的人割草，替他们买菜。”⁷

再听儿童性侵犯者讲他们是怎么选择受害人的，然后想一想你周围的孩子：“我一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更有需要的孩子，那个不怎么融入人群的孩子，或是被兄弟姐妹欺负的孩子。”“我会寻找家庭生活不快乐的孩子，因为我很容易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友谊。”“我会找易于操纵的孩子，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我会找不被爱的孩子，试着对他们好一点，直到他们非常信任你，他们会给你一种印象，他们会乐意参与。要以爱当诱饵。”⁸

还有一个事实很重要也很可悲，学者、调查人员和治疗师发现，尚未进入青春期的低龄施虐者越来越多。据估计，有5%的性犯罪是由不到12岁的孩子犯下的，受害人的平均年龄是6岁。美国目前有2000多个针对性侵犯者的教改项目，400个都是针对未成年罪犯。⁹

要牢记，站出来进行指控的受害人，撒谎杜撰儿童性虐待的情况极其罕见。根据所有针对撒谎的研究，确实可以说大部分人都经常撒谎。然而，有无数研究记录表明，儿童或成人杜撰不存在的虐待、在虐待上撒谎，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当受害人确实撒谎时，他们倾向于撒谎保护他们的施虐者，而非让施虐者陷入麻烦。诚然，指控对于受害人和被指控的侵犯者而言，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后果。一个儿童或成人要是能编造出一个令人信服、详细的儿童性虐待历史，几乎得有精神病才行。

儿童的特质

论到儿童性虐待的成年幸存者，有一点需要牢记：虐待是由一个孩童思维遭遇、处理和“理解”，而非一个成人思维。儿童具有怎样的特质？他们是弱勢的、依赖的，很容易受影响。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他们认为世界围绕着他们运转。因此，儿童对虐待的观念处理类似：“假如我不是个坏男孩或坏女孩，这就不会发生。是我使人做坏事。”这些意念会给他们一种盼望，因为假如这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很坏，那么只要我变好，它就会停

⁷ 同上，第36页。

⁸ 同上，第66页。

⁹ 《费城问询报》，1998年九月，“性虐待：青少年性捕食者”（Sex Abuse: Youngsters Now Predators）。

止。这样的思想让一个孩子得以继续依赖他的父母（他必须依赖他们以生存下去），因为“坏”出在他身上，跟父母无关。

儿童正在学习，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多少认知。他们正在学习关系是如何运行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身为男女是什么意思。父母为孩子做的事之一，便是给世界命名（树、船、房子），这也包括抽象、无形的事物，例如好、坏、爱、信任。在虐待的情境下，儿童学习到：关系是为了利用他人而存在，善是恶，恶是善，伪装是必要的，以及他们是垃圾。如此深刻的教训并不会在他们成年后突然消失，相反，这样的教训会成为成人的主导信念，操控他们的思想。

症状和后继影响

思考童年性虐待的一些后果或症状时，有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是 *指标* 而非证据。一个人可能呈现所有这些症状，然而却从未经历过童年性虐待。这些是性虐待历史的潜在指标，它们清楚暗示了一段痛苦、摧毁性的历史，但却不能绝对判定那段历史的具体性质。你当然要询问关乎性虐待的问题，但要接受得到的答案。当人们说他们没有遭受过虐待，或不知道自己曾遭受虐待，你却说他们被虐待过，这绝对 *不合乎伦理*。

1. 身体——许多幸存者都厌恶自己的身体，出现自毁、自残的行为。可能出现各种类型的上瘾：食物、酒精、性、毒品；也可能出现自杀的念头和自残行为。饮食障碍、睡眠障碍也不少见。对身体常常具有强烈的羞耻感。生活可能有乱交迹象。一位幸存者说：“有人知道只有你身体的某些部分被人需要是什么感觉吗？你的思想、你的心、你的能力、你的兴趣全都不重要，哪怕是你整个的身体也不重要，只有特定的部位才要紧。那就是你的所是，你的价值。”可能会出现抱怨身体、偏头痛、颞颥关节障碍、肠胃问题、焦虑自挠、性功能障碍。
2. 情感的后继反应包括：愤怒、恐惧、巨大的悲恸和负罪感，另一个可能是情感的麻木。重复的虐待导致幸存者学会关闭自己的情感，当感受变得不可承受、处境不可逃脱，这是一种缓释的方法。许多人都会使用毒品或酒精来帮助自己麻木。一些幸存者说：“最不可承受的是恐惧。我认为自己将它掩盖得不错，但它从不消失。我害怕男人、女人、黑暗、狭窄的空间、睡眠和触摸。我永远无法放松，永远不会感觉安全。”有一位幸存者谈到她的悲恸：“怎能发生这样的事呢？你知道四岁被强奸是多么痛苦吗？作为一个小孩子，从来不知道安全是什么感觉，从来没有体会过父母的爱，这种痛苦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要塌了。”
3. 虐待摧毁幸存者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维是由贯穿童年的谎言和欺骗所塑造。诸如“我一文不值”、“神不是良善的”、“爱不存在”这样的信念十分强烈。将真理和重复的谎言区分开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的困惑非常巨大，尤其当施虐者“是个很好的人”。一位幸存者说：“每个人都爱我爸爸。他会讲笑话、叫人开怀，他给‘他的姑娘们’（妈妈、我和我的两姐妹）提供了一个好的生活。他带我们去教

会。没人知道在家里，他会喝酒，然后来找我和我的两姐妹。我们会努力躲起来，躲在床下或衣橱里，但他总能找到我们。妈妈不过是接着做饭。”

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我们称为的“双重思维”。赫尔曼谈到了一个生活在持续的乱伦处境下的孩子，面临着无法承受的发展重任。这个孩子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形成对一个危险看护者的依恋。她需要对一个不可信任的人发展出信任；在不关心、残忍的人手下发展出一种自我认知；在一个混乱、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并在一个完全缺乏安慰的环境下发展出自我安抚的能力。她的生存之道十分艰巨，必须在被遗弃给一个冷酷无情的权柄的同时，找到盼望和意义。为了维系对父母的信念，她必须拒绝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不安全的，或是哪里出了问题。唯一的选项只剩下假设她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假如她是坏孩子，那么她就可以努力变好。假如是她导致了乱伦，那么也许她有办法阻止它。孩子常常以为假如他/她是个好孩子，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发生。到了成年后，要扭转这种思维，已成为相当艰巨的任务。

4. 从虐待生发的问题也会反映在幸存者的人际关系中。童年性虐待关系到背叛、拒绝、羞辱、离弃和欺骗，信任似乎不可能或愚莽。关系被恐惧渗透，控制成了主要元素。一位幸存者说：“信任是个相当可怕的词，对我来说，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我人生中的所有成人，要么伤害我，要么忽视伤害我的人。我想我的确信任，不是吗？我信任人们会伤害我。”
5. 虐待也具有极其严重的属灵后果。神的形象扭曲，自我形象扭曲，在经历神的爱与恩典的路上制造了许多障碍。神被视为爱惩罚、喜怒无常、冷漠或死亡。幸存者很难将两个不可调和的实际联系在一起——神和性虐待。这两个若是单个地存在，都可以被理解，但神和性虐待怎能调和呢？童年性虐待的触角遍及幸存者的成年生活，常常影响他们人生的方方面面。被虐待的孩子为了生存而发展出的心理调适，虽然使他们在创伤中存活下来，但却至终成为摧毁他们成年人生、阻碍成长的障碍。尽管这些后继影响的严重性每个人有所不同，但我们提到的这些事，都有可能是虐待的后果之一。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并非所有虐待都是创伤性的，童年性虐待是否是创伤性的，取决于 PTSD 的存在与否。我们常犯一个错误，假设所有虐待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影响。但虐待必须总是在个体意义上去理解，若是不这么做，就没有真正地聆听，本质上等于是重复了虐待的模式。

假如我们发现一个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就需要理解创伤及其影响。顺便说一句，根据研究，一个人在人生中一再地无家可归、一再流浪街头，经常意味着存在某种形态的童年虐待。收容所经常关注生活、工作技能、上瘾等问题，研究显示，无家可归者中，创伤的发生率很高。无家可归本身就是创伤性的，使人处于容易受创的弱势位置。此外，性虐待、家庭暴力、街头暴力史也很常见，这个人群中也有很多战后军人，这一切都可能造成创伤。因此，学习认识 PTSD 至关重要。

经历暴行是活在不可言说之中。要从暴行中得医治，人必须学习如何讲述那不可言说的。我们的任务成了帮助当事人找到方法，去讲述和承载那不可言说的。创伤使人消声，使人隔绝，使人无助。要从创伤中得医治，人必须在关系的情境下讲述，且他的讲述能带来影响。

什么是创伤？创伤包含强烈的恐惧、无助、失去控制能力以及毁灭的威胁。如赫尔曼所言：“创伤事件是离奇的，不是因为它们鲜少发生，而是因为它们冲垮了人类对生活的寻常适应机制。”¹⁰ 寻常的回应包括求救、在关系中寻找安慰，以及“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创伤情境下，这一切都不再有效。这正是创伤事件的一个恐怖之处，当你无法抵挡创伤，当你的身体无法逃脱，这时就必须找到其他的应激机制。你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阻止暴行的发生。

人类对危险的通常反应是复杂的，身体和思想会同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正常的、适应性的，预备当事人战斗或逃跑。创伤反应却发生于个体行动没有任何效用的时候。它发生在那些认为自己无力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人身上，也发生在那些知道自己无力阻止事件发生的人身上。当行动变得无意义，人类的自卫体系就会被冲垮，崩溃而紊乱。我们通常对危险的反应似乎完全没用，这种反应经常会在危险结束后，以扩大的方式存在很长事件。创伤导致精神警觉性、情感、认知和记忆的长期改变，有时候，创伤事件会分离这些通常连为一体的功能，使得它们不再如同一个整体运行，而成了分裂的。例如，一个受创的人或许会出现强烈的感受，却没有对事件的清晰记忆；忽视出现清晰的记忆，却没有情感反应。创伤经常导致认知和情感过程的紊乱。

在经历了不堪重负的恐惧之后，经常会出现两种矛盾的反应，或是两种对立的心理状态：侵入和回缩。受害人在创伤的遗忘和重演之间徘徊，在强烈、不堪重负的情感和麻木间摇摆，有时冲动，有时则被动压抑。

记住，创伤的核心是恐惧。逃避记忆的冲动很容易理解（儿童性虐待、强奸、家庭暴力、街头暴力、战争），当我们感到害怕，就想要逃跑。受创的人被逃避记忆、感受、消化、思考创伤所驱动，与之同时，创伤本身却在人里面存活，尽管被掩埋，却未消失，它的触角足以立刻将受害者扔回到原初的创伤经历中：噪音、感受、气味和恐慌感。这些规避和侵入的徘徊状态，延续了创伤制造出的混乱、不可预测感，使得创伤看起来就像仍在进行一般。记忆的闪回、重复的噩梦、侵入的记忆，让受害人永久体验着一种不可预测、混乱的感觉。他们无法好转，因为创伤仍旧在脑海里发生。他们害怕被记忆触发，因此经常会不断压缩自己的生活，直到一些退伍军人只能坐在房间里的一张椅子上，害怕外出，因为有些东西会触发他们的创伤记忆，将他们重新扔回现场。

起初，受害人会透过闪回和噩梦经历到持续的记忆侵入，重整事件信息。受害人高度焦虑，警觉于新危险的到来。倘若是单次创伤事件，侵入症状通常会在 3-6 个月后缓解，尽管因着记忆总是有重演的风险，所以症状显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¹⁰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第 33 页。

当创伤重演，长期的症状就融入人的性格，受创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假如侵入症状（家庭暴力）随时间缓解，麻木和回缩的症状仍会余留。这一点很重要。不幸的是，因着人看似恢复了先前的生活，许多人都会认为他们已经从创伤中康复。遗憾的是，当事人虽然正常生活，但内里却一潭死水，与生活 and 人际关系的连接中断。许多遭遇创伤的人，比如童年性虐待，他们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种回缩状态。我们若想进行创伤的辅导治疗，就需要帮助人处理他们的记忆、情感和反应，使他们重回关爱、连接和意义状态中。

创伤的重演

许多经历过童年性虐待的幸存者，在成年后都会经历创伤的重演。这部分是为了努力胜过无力感，它是受害者将施虐者内化，作为惩罚自己被虐待的一种方式。它也被用来平息高度的焦虑和烦乱。这些阶段可能十分严重，对治疗师和被辅导者而言，都可能引发焦虑。

童年性虐待涉及到长期的过度刺激、情感泛滥，融合了性、愤怒、侵害、抚摸、控制和施虐。这样的经历会造成一种无法承受的情感状态，以及强烈的自我贬抑。经历了长期虐待的成人，不再能经历正常的情感机制，他们充满了自我厌弃，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感知甚少。

当一个孩子遭受重复的侵害，他或她的身体、思维受到了剥削，诸如愤怒、性张力这样的成人冲动都被发泄在一个孩子身上。不难理解，经受了这般剥削的儿童，会使用自己的身体去释放紧张感，透过自残的行为行使冲动。此外，尽管大部分人都能从受伤的关系中汲取关爱和安慰，但被虐待的儿童却做不到，因为关系会带来疼痛。持续的虐待会熄灭人类对连接的正常诉求，受害人被遗弃，只能靠自己。

因为无法在痛苦中依赖他人获得照顾和支持，许多受害者都会诉诸于自毁行为以获取安慰。最常见的形式是割破、灼烧自己的身体，肉体的疼痛可以释放内啡肽，相当于身体的吗啡。内啡肽具有镇定和抗抑郁的作用，可以带来安抚。这些自毁行为复制了虐待周期：恐惧、烦乱、疼痛，然后安静。许多幸存者都对毒品或酒精上瘾，或是发展出性/色情成瘾，这一切都可以被用来镇定一个过度焦虑的系统，他们无法用其他方法控制。

这样的行为被受害者视为一种解决方案，但照料者会把它们当成问题。这显然会给关系带来张力，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教育、指导和共情。但有一点必须清楚，成人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改变的主要动力在于自己；否则关系必然会变成一场拉锯战，全由照料者的不悦和迫切期望看到改变驱动。见证另一个人的挣扎和选择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会了解关爱之人经历的虐待，并且自己无力阻止——这是对受害人童年经历的一种复制。我们会发现自己想要掌控、焦虑不安、沮丧，这一切都与受害人持续经历的状态类似。

回应受虐史的成人

要想以医治回应虐待，诀窍在于在回应中逆转虐待的模式。虐待中，受害者的思想、感受、疼痛无关紧要；在医治中，受害人有了说话的空间（不管说得多慢），有了能听的耳，有共情的回应，也有自己的声音。虐待中，关系被背叛，欺骗、背叛、滥用权力、摧毁信任 and 安全感、侵犯、羞耻、羞辱；医治中，受害人是安全的，权力从来不会被滥用，被尊重，总是听到真理和真相，被尊荣。虐待中，权力被剥夺，尊严被偷窃，羞辱而无助；医治中，权力复得（“你怎么想，你怎么选择，你有什么目标？”），照料者的权力总是被用于服务幸存者的益处和福祉，而非服务自我。

当我们辅导一个有受虐史的成人，辅导的第一阶段着眼于建立一个安全、值得信任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帮助受害者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安全稳定的环境。他们是否住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照顾自己吗？他们是否使用危险的药物，或存在危险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是否存在一定级别的稳定性？如果不是，那么第一要务就是缓慢地建立安全稳定的环境。

在缺乏安全稳定的情况下，一上来就投入到受害者的虐待经历中，等于是预备他们跌倒和失败，且最有可能使得摧毁性应激机制雪上加霜，他们已经使用这一机制来应对过去。辅导的正确顺序是：首先建立安全和稳定；其次讲故事、理解故事的影响；最后，开始迈向未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重复地建立安全和稳定，故事分享会引发恐惧和激动，这需要同理、关爱和平复，然后才能再回到故事中去。

我曾多次去卢旺达从事培训工作，从卢旺达人身上学到许多珍贵的教训。最近，一个可爱、敬虔的大屠杀幸存者对我说：“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就像动物一样。你知道的，他们称我们为蟑螂。但你来了，你跟我们坐在一起，你听我们的故事，你看见了他们……我们就记起了自己原来是人。”你看见了他们。照顾那些承受了童年性虐待或任何类型创伤的人，这句话必须总是作为我们的格言。总是，没有例外。你当看见他们……不是看着你认为他们应当到的地步，或是你想要他们去的地方，不管这目标多么好。你看见了他们以及他们是谁，但你必须总是看到他们曾经是谁。他们曾经所是，现在依旧存在。卢旺达人曾经是人，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需要与那些以为自己不是的人同坐。其他的话都没有意义。

透过与你面前受伤的人同坐，见证由他们主导讲述的故事，尊严就得以重塑。每次你去触摸疼痛的源头——你必须这么做，它都会疼。最轻微的触摸，带来的疼痛都会立刻触发旧的应激系统，这会阻止他们继续前行。假如不理解的话，这样的情形相当进退两难。他们想要变得更好，你的目标也是一样，你甚至可能看得见通往更好的路。但经常在你与他们一同前行的时候，他们会回到旧有的、熟悉的模式；他们会恐慌、抵制，不知所措。我们的倾向常常是不理解这种前后反复，给他们压力，或是错误地催促他们前行。

假如你正在阅读，我想是因为你想要有效地帮助那些经历过虐待的人，与他们肩并肩前行。记住这些事，要看到他们——他们是谁、曾经是谁，以便你带着理解去回应，而非出于自己的需要、当日的疲惫或是自己设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光有好的意愿和动机是不够的，光有知识也是不够的。好的辅导、合乎伦理的看护，是由绝不重复虐待模式的一致回应组成，与恶意的“帮助”相对。这样的看护总是对受害人

有益，它是受害人选择的，而不是被迫的；它充满真理的信息；受害人获得有尊严的对待，参与一切的决定、时间安排和目标制定。这个过程一直是由恩慈、忍耐、真理、理解和忠诚主导。

最后，我盼望你能看到这项事工彻底的道成肉身属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 1：14）。他看见了我们；他见证了我们的毁坏；他与我们同坐、与我们同行，听我们说话。你在跟随他，你蒙召有血有肉地活出真道。你蒙召去看见、认识、理解，以便你可以在那个人的真实地步迎见他，如同基督为我们做的。你蒙召与他们一道进入那地方，透过你像基督的性情和忠诚的忍耐，吸引他们从悲伤和黑夜中走出来，进入神使人自由的真理和他对他们伟大的爱。

十七章

自恋主义和它孕育的系统

早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诞生之前，人们对自恋主义已经有所理解。希腊神话中，纳喀索斯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不接受任何人的求爱。有一个被他拒绝的求爱者向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祷告，祈求她惩罚他的冷酷无情——或者按照我们的话说，他的缺乏共情。涅墨西斯使他看见自己水中的倒影，爱上了自己。这个倒影当然是无法接近、求而不得的（如同他对别人一样），最后他因求爱不成郁郁而终。他的名字希腊文是 Narkissos，从 narke 一词而来，意思是“昏迷、恍惚、麻木”。

这显然是英文单词 narcotic（麻醉药）和 narcolepsy（嗜睡症）的由来。这个故事的组合元素十分有趣：自恋和对他人没有感情，导致麻木和死亡。当然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死后变成了美丽芬芳的水仙花，要点是过度的自恋可以结出美丽的果实。他的心死了，却结出生命和美丽。

读到这里，你们许多人应该都见过所谓的自恋主义者。你们有些人曾在办公室里辅导过这样的人，发现他们挑战不小。还有些人在家里、讲台上、服侍中、工作场合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起初看起来魅力十足，因为他们常常很聪明、有魅力、有口才、有能力，看似前程一片光明。他们常常是我们寄希望带来改变的人，期望他们能使“它”变得更好、更上一层楼。这个“它”可能是我们、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会或我们的组织。

这一章中，我想区分下自恋主义和自恋型人格障碍，我们的篇幅主要用来讨论后者。在认识自恋型人格障碍后，我想近距离探讨自恋主义者和一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当他是那个系统中的领导者。我们也会思考被自恋主义者吸引的体系的特征，以及为何那些处于领导层的人未能发现他们欢迎进来的人是怎样的。最后，我想透过圣经的镜片去审视这一切，基于神的话，对自恋主义和被它吸引的体系（或个体）进行一个曝光操作。在结尾，我会给出一系列的保卫措施。

尽管这一章很可能会让你扩增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NPD）的理解，它却并非一篇关于如何诊断某人是否符合这一类别的论文。本章也不是论述对 NPD 的治疗。这一章的焦点主要在于理解这种人格障碍，以及它与我们生活或服侍的体系有何关联。这一章的焦点源自于我多年辅导神职人员和事工领袖的经验，以及我与教会和基督教组织多年的共事经历。我曾见过、辅导过许多被自恋主义者摧残和粉碎的集体——家庭、教会和事工机构，这些自恋主义者相当不道德和败坏。我曾见过有的教会不断地引入自恋主义者在其中担任领袖，却完全意识不到为何他们会重复这个模式。我也曾辅导过教会和其他组织，尽管没有出现性犯罪、盗用公款、严重的谎言，但仅因为有个自恋主义者在其中掌舵，他们就伤亡惨重、动荡不安。

认识自恋主义

自恋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沉溺，对形象全神贯注，特权式的行事作风，要求多而苛刻，通常对他人的感受不感兴趣。你们养育过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对这些特质大概有点耳熟。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在概念上有一个区分：因着年龄、发展阶段的不成熟或创伤导致的自恋主义，与自恋型人格障碍必须分而论之。前者的自恋主义具有弹性，是可塑的，可以纠正，也会随着人的成熟而逐渐摒弃。你们养过孩子或辅导过青少年的人，肯定见过这个过程——一个自我中心、要求苛刻的青少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仁慈、为他人着想的成年人。你们也遇到过看似自私自我的青少年，最后变得特别可爱，一点都不自私。自恋主义跟我们处理的大多数问题一样，是个连续统，因此我们都尝过它的滋味，见过它的强烈形态和模式，也见过人格障碍的坚硬、持久，以及它在人生方方面面的渗透性和塑造性。因此，这个连续统从些许的自恋意味，一直延伸到自恋型人格障碍。后者是在一切情境中都存在的坚硬模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微妙的差别，否则就会错误地给人贴标签，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他们感到沮丧和厌烦，而非谨慎、科学地研究和理解我们的处理对象。

与之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多项研究表明美国的自恋主义呈上升趋势。有些研究显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大学生中，自恋主义的亚临床级别有所上升。许多学者指出，一些文化趋势成为滋生自恋特质的温床，例如特权主义、物质主义、期望免于受苦，这一切都会在幼年滋养自恋主义。这样的研究存在争议，也有学者给出相反的数据。至少，这个主题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

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6.2%的美国人存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学界的其他推测数据显示，临床样本为 2%到 15%，或大众群体小于 1%。大部分专家都赞成，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大概占 50%到 80%。然而，女人也当然可能具有这种人格障碍，我就曾在工作中遇到过——尽管与数据一致，女性要少见得多。

这种人格障碍的核心特质是：过度夸大强化的自我，缺乏共情能力，对赞美和认可具有无法满足的需求。用临床的话说，这种人格障碍涉及到以下持久态度：“我比你或任何人更大、更好、优越得多；我没兴趣了解和理解我对你的影响，除非你能喂养我的自我，或支持我对自己的信念。”《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1994）称，这种模式在成年早期显露出来，且具有明显的 *跨情境* 的特征——所有人格障碍都有这个特征。为了确保我们都了解这一人格障碍的范畴，让我们查看 DSM 列出的诊断条件：

1. 对自我具有过度夸大的认知，通常表现为夸大自己的成就和能力。
2. 沉迷于幻想无止境的成功、权力、天才和爱。
3. 相信他很特别，只能被其他特别的人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跟我们后面讲到的体系问题相关）。

4. 要求过多的称赞和仰慕。
5. 感到自己有特权，期望得到青睐和顺从；不允许异见的存在，要求“顺服”（注意这里的圣经用词）。
6. 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剥削性；利用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用他人供养自己。
7. 缺乏共情能力；无法与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
8. 嫉妒他人，或认为别人因他的优越和特别而嫉妒他。
9. 狂妄自大，行为态度都呈现出傲慢。

诊断自恋型人格障碍，需要满足九条中至少五条。简短说来，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精髓就是：“一切都绕着我转，你可千万别忘了！”让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一二。注意，具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他的自我定位都是来自外界。看一下这个清单：成功、成就、高过别人的权力、崇拜、肯定、称赞。自恋主义者向他人呈现的是他夸大了的自我，而非真实自我，以便获取这些“养分”。这些东西就好比他的饮食、他的氧气。他切实相信这些对他的存在都是必需之物，而且都是欠他的，他本来就有权得到这些。假如得不到，他就会愤怒。

自恋主义的核心是同时维持自我的好与宏大。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一切来维持二者，包括他的能力、头脑、魅力、权力、成功、名望以及任何属他的资源。他也会利用他人。他会利用你，会剥削你所有的一切来服侍他的目的——你的能力、头脑、爱、成功、美丽、名声、关系网、顺服，以便维系他自我的好与宏大。假如可以的话，他会将你吸干。一旦你被吸干，就会被扔到一边。他有许多恩赐，除了在神面前的谦卑。然而唯有谦卑能统御所有其他能力，使人唯独被神的灵掌管。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神给的恩赐神化，而非赐恩赐的神！当教会将恩赐神化，就很容易掉进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祸坑。

伯拉夫（Joshua Braff）在小说《雅各格林鲜为人知的思想》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丈夫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太太在家中举办了一场社交宴会，会上发表了一篇描述丈夫的演讲。在指出丈夫是多么受人欢迎、朋友众多后，她解释了跟这样一个自恋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怎样的情形，他总是执迷于自己的重要性，总是要求维系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请听她对自己生活的描述：

“自恋主义者必须一再确保自己在他人眼中独一无二、聪明绝顶，以此遮掩他对于不足的恐惧。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他看到了不愿在自己身上承认的重大局限。他必须一再确保他的孩子会持续不断地努力纠正这些瑕疵。实际上，孩子可能极其聪慧，但变得对自己极度不自信，以至于无法相信自己的能力。孩子与生俱来的自我认知，因着接受这种错误的标签而深受其害。到最后，自恋主义者必须想办法弥补自己本质的脆弱，就是他一直心知肚明的，因此他必须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因此自恋是个自我供给的循环，当他们在生活中意识到别人不是这么看他，或是没有满足他的期望，他们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勃然大怒。愤怒可以遮掩与脆弱自我相关的恐惧，但外人几乎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结果，他们迫切渴望得到的称赞和认可，反而变得遥不可及。我已经服侍这种思维十八年了，当我意识

到，这么多年我努力满足他的要求和荒谬的完美标准，完全是白费功夫，不过是使我的丈夫更加失望，这对我而言犹如五雷轰顶。”¹

她说得很到位，不是吗？那种宏大、“特别”，那种对赞美、认同和顺服的要求，以及不被满足时的暴怒，那种他人必须不计代价为他修补的羞耻感，那种特权感，对他人的剥削（甚至是他自己的孩子），皆是为了扶持他宏大、美善的自我认知。他甚至对自己的儿女都无法共情，他持续地利用他人喂养自我。“喂我爱，喂我崇拜，喂我称赞，喂我认同，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将我的形象回馈给我，必须是我说的、我想要成为的那个形象。假如你失败了，愿神帮助你！”

多年前，父亲还在养老院时，我们会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拜访他。有一天，我们在走廊里交谈，那里有许多坐轮椅的老人在排队。孩子们跑到前头，很快，小儿子哭着跑回来：“妈咪，妈咪，他们为什么不给那位太太喂饭？”我跟他一起去看个究竟。有一位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的老太太正坐在那里，张开双臂对所有路过的人说：“喂我，喂我，我快要饿死了！”辅导自恋主义者时，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这个画面。所有路过的人都是掠物，刚刚吃了什么也完全没有记忆。

当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披上牧者的衣衫，装作牧者的声音，但他的态度、方式却没有真正的牧者心肠，这对他而言是多么不堪重负的任务！这种装模作样是多么沉重！领袖可以称自己为基督徒，可以说自己是牧者、牧师或门徒，可以学着满口属灵辞藻、声调柔情动人，然而却仍然是个滥竽充数的骗子。他们在神的草场上是陌生人，怎么可能引导或喂养羊群？没有属灵的眼睛去看见神、分辨神的真理，他们怎能将这些带给羊群？他们辛辛苦苦地推磨，为要给他人生产粮食，但他们自己却坐在黑暗里饿肚子，最终必然会吞吃那些他们声称要看护的人。他只有制造海市蜃楼的能力，拿石头当面包给他们吃。这样的领袖是自己任命的，不是神设立的。我们很容易被他的陷阱诱惑，将他的恩赐神化，因着自己的饥饿和渴望而饥不择食。实际上，他是个雇工，更关心自己，在意的是他快饿死的膨胀自我，最擅长剪羊毛，而不是喂养羊群。

自恋与体系

当你听到、消化以上的特质，你疑惑世上怎么会有人、教会、机构或国家跟这样的人扯上关系，甚至还当作极好、充满盼望的事？思想一下第一个特质：过度夸大的自我。谁想要在这样的人身边？这纯粹是膨胀和狂妄，充斥着自我，不是吗？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可一点魅力都没有。那到底是什么拉我们进去呢？

¹ 伯拉夫 (Joshua Braff)，《雅各格林鲜为人知的思想》，阿岗昆出版社 (Algonquin Books) 2004 年出版，173-174 页。

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是一个幻术高超的魔术师。他是一个化妆高手，是那个穿花衣的吹笛手。贝克（C. D. Baker）的精彩小说《伊娃福柯的诱惑》，讲的是一个二战前德国家庭的故事。他们同周围文化一样，在一战后竭力寻找盼望和医治，被希特勒诱惑，把他当做德国的救主。他会使荣誉重归一战中蒙羞的德国人，他会喂养饥饿的人、辅助贫穷的人，他会除去国家的绝望。诚然，他确实做到了一段时间。他让货架上重新摆满了面包，他让百姓的钱包鼓了起来，他让人民心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诱惑和瞎眼让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作者写道：“伊娃的世界坍塌了，充满了恐惧。然后一个救主像光明天使一般降临，伊娃和她的世界于是闭上了眼睛，让他随心所欲。”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希特勒的基督徒”，这个表述实在有点超现实，这两个词怎么会连在一起出现？

让我们回过头来纵览全局，然后再近看，以便更好地理解神的百姓怎么会被自恋主义者诱惑。首先我们来谈谈美国文化。我恐怕我们呼吸文化的空气已经太长时间，以至于已经被迷晕了（毕竟自恋这个词的词根跟“致幻”有关），所以感觉不到毒素，反而日复一日地吸收。

想一想我们文化的一些特质。自恋主义及其相关的特权主义，显然是其中之一。看一下经济世界的贪婪和衰败，看一看有人觉得你挡了他的路时会做什么，看一看越来越多有权有势的人利用女性满足私欲。从大事到小事，你要是挡了我的路，或是我需要“适应”规则，别忘了随心所欲是我的特权。我们珍爱物质主义、影响力、享乐和成就，我们购买负担不起的房屋和商品，追求将道德标尺抛诸脑后的性。我们期望生活保护我们远离苦难，假如它没有，我们就找个人起诉。我们期望要什么得什么，不想要的通通规避，我们有权力过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繁忙似乎被等同于高效，高效和成功都比真实的关系更重要。我们是一个充满自我沉溺、焦虑和愤怒灵魂的国度。很显然，一切并非我们期盼和要求的样子，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和绝望——跟一战后的德国很相似。

就像古代以色列一样，今日教会大都被周遭文化所俘虏，虽然确实有美好珍贵的例外，但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凿的。我们中了毒，迷恋个性、大事工、魅力、成功、大群跟随者、光环和动人的口才。这当然会使教会陷入险境，如同希特勒时代的基督徒屈服于一个承诺更大、更好的领袖，且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缘故。

同样的恩赐和能力，可以使一个人成为有力的传道人、大能的领袖，也可以隐藏自恋。当我们用天生的品质和恩赐去衡量领导资格，而非用品格中彰显出的属灵美德；当我们用可见的手段追求增长和改变，而非不可见的；当更大、更强的承诺引诱我们相信我们会为神做大事——我们很容易陷入幻觉，偏好和支持那个更大、更聪明、更有口才的领袖。我们吸收了膨胀的思想，它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会建造，我们会增长，我们会吸引人进来；我们会做穷人事工，我们会进行各种事工，我们会筹集金钱，我们会改变世界；并且，我们已经陷入一种幻觉，认为这一切都是为神而做。我们跟随自恋主义者，将自己和我们的体系摆在中心位置，基督在外围，好比他是一颗绕月卫星，只为我们这个特别的群体闪耀。我们看不到的是，那些被吸引进这个宏大异象的人，他们看不到这个异象终极

意义上不过是自恋主义者膨胀了的自我，根本就不是神；而那些追随他的人，不过是在追捧一个演员演一出自我膨胀的戏而已。

举几个情境。A 教会经历了不少坎坷，受人爱戴的前任牧师离世，教会里不少成员因此离开。教会聘任了一位新牧师，但不顺利。他似乎无法激活教会和吸引更多人加入，因此他们分道扬镳。整个系统一片消沉，很多人还记得一些年前教会是多么生机勃勃，他们渴望昨日重现。他们继续不断地面试牧师候选人，但找不到一个有望将他们带回昨日辉煌的人——直到最近。他们刚刚面试了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聪明绝伦，相当有口才。他的讲道有种振奋激昂的特质，他给教会带来了盼望——盼望他们能再次成为一个有活力、增长的教会，一个给社区带来改变、领人归主的教会。这位候选人对他们讲了许多他对教会的愿景，以及要做什么来使教会复兴。他知道正确的方法，知道怎样帮助他们增长、实现教会的一切潜能。

起初，当自恋主义者加入体系时，常常会给系统带来活力。他带来了幻象，我们会更大、更好，我们有一个杰出的讲道人，他的魅力和口才彼此交织，描绘着充满盼望的光辉未来。当然了，现实中并不会使用我们说的这些词汇，一切的允诺都是用属灵语言包装，点缀着诸如 *扎根更深*、*更完全*、*更加成长* 这样的词汇，并添上圣经的语句。那些饥饿弱勢的羊群立刻跟上，深信这个幻象，盼望它的实现，认为它一定是从神而来。所有人都盼着增长和复兴，当然了，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许多羊都确实相信这会成真。

一个消沉、软弱、饥饿的体系，很容易成为自恋主义者的掠物，不论它是家庭、国家、教会还是机构。自恋主义者信口开河，许下种种伟大的承诺，把自己当做希望所在。他似乎带来了盼望、应许、生命和成长，整个软弱的体系都暗暗地寄希望于他，看不到这是一种盼望的错置。拯救即将到来，一个英雄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是语言的大师，可以振奋人心。穿花衣的吹笛手正在吹奏美妙的乐曲，不知不觉，众人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被他吸引。他们以为这个人是在来喂养他们，看不到自己即将成为他的食物。他们以为这个人会带来盼望、改变和增长，看不见假如他们不给他带来这些东西，他就会发怒谴责他们——谴责他们不愿意做正确的事、不顺服神、理解力不够。如此就变成，这个人本可以为体系带来极大的复兴和福祉，这些羊却成了伟大异象实现路上的阻碍。

第二种可能的情境是，一个群体虽然不消沉、饥饿，但却已经把自己当做优越的——更有知识、更属灵、肩负某个特别的使命。植堂教会、新的机构、不断繁殖的教会、历史悠久的机构组织，类似的这些群体具有一种属灵的贵族血统心态，很容易掉进自恋主义的大坑。当你属于一个“我们知道怎么做得更好”的群体，你们的领袖自然必须超越平庸、更加伟大。一个特别的群体要求一位特别的领袖，反之亦然。非凡的属灵血统要求非凡的领袖，如此你自然很容易掉入一场自恋主义的狂欢。起初，群体和领袖都沉迷于彼此的倒影中，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美丽的影子。你的优越证明了我的优越，我们是一个精英系统，我们选出了超凡的领袖，即将为神成就超凡的大事。

这样的群体最终会变得自相残杀，结果群体和领袖彼此相吞，永不满足，在相互吸食中两败俱伤。这种情境具有循环性，我就曾见过。最终，体系因着领袖真实的失败而伤亡惨重，而体系医治自己的方法，就是寻找另一个特别的领袖，一个“这次真的懂”的人，期

望这次“真找对人了”。最终，同一个系统会接二连三地聘用自恋的领袖，跳不出这个怪圈。

在这两种情境下，出现盗用公款、神职人员性虐待的现象，一点都不奇怪。自恋主义者靠外界的供养生存，他们贪恋赞赏、肯定、爱、成功和权力，缺乏共情能力，在人际关系上极具剥削性。自恋主义者一定会失望和受伤，这是可以预期的。当他们像白马王子一般临到一个消沉的群体，或是在众人崇拜的目光和欢呼声中降临一个“特别”的群体，毋庸置疑，这个群体一定会让他们失望。不论他们得到什么，都达不到他们的预期，或是配不上他们本配得的。这意味着，自恋主义者会感觉受到威胁，会饥渴。

这种失望很容易走向对群体更公然的剥削，例如贪污金钱以满足重要性，或是以他人作为性掠夺物。他身上那些助他走上领袖地位的天然品质，都会被用来剥削他人——操纵性的口才、煽情、权力，全都用来获取他想要的，并用来掩藏自己的私欲。如此牧人跟以西结书 34 章的描述如出一辙，他们喂养自己，而非喂养羊群。被抓住时，他们害怕的是自己会受到的伤损，觉得自己这么特别，本当活出超凡的人生，但其他人却挡了他们的路，这是他们欠他的。

有时候，体系本身会保护自恋主义者。他们会捍卫自恋主义者的自恋，坚信领袖的“特别”，如此沦为自恋主义者的共犯。例如，在恋童癖的处置上，教会领导层或许会说：“他的侍奉相当有恩赐，你当然不想毁掉这种潜能了。”自恋主义者和体系都极度欠缺共情能力，更别说是悔改了，这种情形十分恐怖，叫人颤抖。他们视他人和他人的苦难为隐形的，可以轻易抹去、擦掉，这是一种死亡形态。当体系本身患上这种疾病，它一定倾向于遮掩神职人员性虐待、恋童癖这类的罪行，因为它会“摧毁”教会或组织。

在我们继续之前，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再次提醒，之前我说过自恋主义是一个连续统。许多人都有自恋的气息，这在领导层里外都是一样。因此，诊断时需要谨慎。第二，神职人员性虐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怕的。然而，并非所有出现性虐待的神职人员，都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一对神羊群的剥削和残害，不只有一条通道。

圣经视角

很显然，我们需要对这一议题的光照。没人希望被困于这种关系中，我们也不希望基督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被自恋的领袖摧残，他们看起来伟大、满口伟大的承诺。那么，在陈述了当今基督教文化现状之后，就让我们再透过圣经的镜头加以察看。注意，先前我说过，我很清楚基督教世界中存在美好的例外，跟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截然不同。我当然不是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把所有教会和机构都归到同一个类别。

文化是我们所有人生命中的一个主要塑造力，它远比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广大、复杂。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协作的世界中，可以立刻与远方的人对话，基本一直都能听到噪音，旅行高度快捷，信息堆积如山，物质商品应有尽有。全世界都推崇更大、更快、更强，几乎所有东西都要追求“更”。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东西缠累，将之不假思索地应用于神的工作。更大当然更荣耀神了，成功自然意味着更多人听到福音了，更快当然是神祝福的标志

了。这也就意味着，更小、挣扎和缓慢，一定是某种审判，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要是处于这种光景，就该痛苦，痛苦就该期待释放和拯救。期待释放和拯救就会处于弱势，任何脆弱、有限和堕落的人类都会处于这种弱势。

我们都充满渴盼，你我皆不例外。我们都是为神所造，意味着我们受造要活出神的伟大、神的无限、神的荣耀。我们本当认识神、与神同行，与万有的主对话。然而，我们如今却破碎、消亡、在泥土中挣扎，只是我们还在寻找荣耀。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落到今天的地步吗？这是因为某个有限的物体看起来很好，我们信从了谎言，以为它能使我们像神。这一点至今未变，不是吗？你不觉得，伊甸园里的“一摘成讫”，带有一种自大和自恋吗？

记住我所说：自恋主义和自恋型人格障碍之间存在区别。然而，记住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有人里面都有这两颗种子。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容易为自恋主义的领袖倾倒。我们渴望伟大，这种渴望终极意义上不是在渴望自己的伟大，但我们很容易被后者诱惑。本质上，我们是在渴望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伟大的神。遗憾的是，我们却试图用有限的事物填补这一渴望，认为它们会使我们伟大，即像神。在这一章的背景下，那些渴望被扭曲，以至于我们相信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领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会使我们更好，体系也会变得更宏大。这种形态，属于我们称为的“替代型自恋主义”。

还记得吗，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假如我们不能成为全班最受欢迎的人，至少我们可以跟最受欢迎的人在一起，显得跟他们关系很铁，那样就可以分享他们的伟大和光环，我们也会变得特别？你们许多人大概也在辅导办公室见过这样的婚姻：一个边缘型人格跟一个自恋型人格结了婚，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二重奏，一个双重挑战。边缘型人格感觉自己没有自我、极度饥渴，而自恋型人格带着光辉降临，似乎足以填满他们两个人。他承诺要填补她的空缺，使她变得更好，这一切都是幻象。他的潜台词其实是：“你会通过我的手变得更大、更好，这样就可以来喂养我、喂养我，因为我快要饿死了。”

一个体系跟一个自恋型人格的领袖之间的“婚姻”也是一样，这个体系可以是家庭、教会或事工。这样的领袖似乎能实现诱人的承诺，使体系更好、更大。“你会变得像神，更大、更好。我也可以变得更大、更闪耀、更美丽，因为你是如此，而我就在你身边。”

我们需要留心潜台词。这样的话术是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的伎俩，为的是诉诸于人类的渴望，引诱我们离开最伟大的荣耀——神自己。我们得知，仇敌相当狡猾；他会取来一个真理，往里面注入谎言。他是言语的大师，花言巧语、极其善辩。如果你跟一个由自恋主义者掌舵的体系中的人交流，会发现他们经常谈到领袖的口才——他的言语聪慧、流利、大有能力，尤其是善用属灵的话语。但这些话都是狡猾的，为的是引诱、剥削和操纵他人，以喂养自己膨胀的自我。

《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爱丽丝跟矮胖子讲话，矮胖子说：“你可以得到荣耀！”

爱丽丝说：“我不知道你说荣耀是什么意思。”

矮胖子轻蔑地笑道：“你当然不知道——除非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获得一个使人无法反驳的论据’！”

爱丽丝反驳说：“但荣耀的意思不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论据’。”

矮胖子用相当轻蔑的语气说：“当我使用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我要它具有的意思。”

爱丽丝说：“问题是你到底能不能使一个词具有这么多种含义。”

矮胖子说：“问题是谁是主人。完毕。”

矮胖子的话堪称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样本。他用言语达成自己的目的，凌驾于语言的用法和语义规则之上。爱丽丝认为语言应当按照其正确含义使用，矮胖子则嘲笑爱丽丝。

希特勒曾说：“人若是巧用宣传（宣传自然主要靠语言），就能让人把天堂看成地狱，把极其可怜的人生看作乐园。”² 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领袖，说服跟随者相信很多假象，本质上是在称恶为善，大家还点头称是。他们用情感、属灵和言语的力量操纵、控制他人喂养他们的自恋。与信徒发生性关系是爱的表现，盗用公款是好的，因为是为神的缘故。喝兴奋剂、摒弃跟他人的一切连接、完全顺服聪明绝顶的领袖（他全都是为了你好），这一切都被称为好的、敬虔的，会被其他不如你、不属于核心圈的人误解。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领导与耶稣的领导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针对这个主题，无法尽述，先前我也曾涉及一二，现在我们继续反思。

1. 耶稣基督体现的神的领导，与典型的人的领导完全相反。像基督一样领导，意味着降卑。从天堂降到人间；从高处降到低处；从广袤到有限，从宽广到狭窄，从荣耀到泥土。它在爱与谦卑中向下走，以便喂养和滋养他人（约翰福音 13；腓立比书 2）。
2. 神对领导力的衡量并非看其范围，非看其大小，也非看其受人称赞的程度，而是看它的内心。天国必须靠征服心灵来拓展，一个领袖是一个从神的视角看待人生的男人女人，焦点着眼于心灵的国度。假如你想如耶稣一般带领，那么他必须统管你的心，不论试探如何：喂养自己的心，为他人做大事，用权力谋私欲，抬升自己。他对你心灵之国的统治必须首当其冲，假如他统管你的心，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彰显他的性情、荣耀他。神在心灵王国的统治，总是带来对他的爱与顺服（马太福音 5）。
3. 第三个特征是，属神的领导力要求十字架的受难。十字架的道路，是因爱而甘愿舍己的道路，这种爱是对神的爱。神渴望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呈献祭物的，献祭意味着死亡。随着我们升高到神的国度，我们会发现死亡是必须的，我们里面一切不像基督的事物都必须死。领袖里面的这种死亡，会导向跟随者的生命力。属神的领导力跟吞吃信徒的领导力完全不同，后者是吸干信徒，本质上把他们当做无形之物，可以随时抹去（加拉太书 2：20）。

² 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

4. 奉耶稣之名的领导力，是一种后退的领导力——往后倒走。这听起来很奇怪，不是吗？我们想到领导力，那都是在前的，带着大家往前走，是在前面实施号令的。一切往后倒的东西，都似乎跟领导力相反。然而想一想，那丰富得不可测度的，为了贫穷的人往后走；那完整的，为了破碎的人往后走；那自由的本体，为了被掳的人往后走；那光明的本体，为了瞎眼的人往后走；那力量的本体，为了受伤的人往后走。他向后走，走向那些完全不像他的人！这与关注伟大的领袖是何等不同，与替代型自恋主义是何等不同（以赛亚书 61：1-3）！
5. 散发基督馨香的领导力，是以基督为食粮，以便将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倾倒在饥饿的灵魂。这样的领袖会殷勤保障他们持续地饮于基督和他的话，使他的话语更新他们的心灵和品格，以便他们分给羊群的粮食能带有基督的印记（约翰福音 1：14；约翰一书 4：17）。

保护措施

1.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心，它们只能被耶稣掌管。我们不当被任何渴求、目标或人的承诺掌管。要察验你的渴求，理解它们的本质，因为它们会使你容易受到错误梦想的诱惑。同样的，你也要察看自己归属的体系有什么渴望。系统性的诉求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群体的力量总是更大。你该如何处理？你是否了解自己和体系的危险？我们应当爱神、顺服神胜过一切，哪怕我们的心灵破碎、饥渴，特别想伸手去摘使我们像神的果子，这时也不能顺从诱惑！潘霍华与“希特勒的基督徒”形成鲜明对照，他拒绝用希特勒看似宏大诱人的承诺喂养自己。
2. 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浸泡在圣经中。假如我们不彻底浸泡在真理中，又如何分辨谎言及其微妙形态？我们不当做麻木的羊，呆呆地站着，等着人来喂。青草地就在那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时去吃草。在那些伪装成牧人、实际想用我们喂饱自己的人出现时，分辨力、敏锐的属灵视力、对神真理的深度掌握，都会大大帮助我们抵挡危险。
3. 像基督体现在品格上，而不只是言语上。言语可以任意篡改荣耀的定义——记住矮胖子。但荣耀是由神和神的话定义，神自己就是荣耀的本质。不像神的事物就没有荣耀，不论多少人追捧、多少欢呼喝彩声、感觉多么振奋激昂。我们很容易被言语和激情诱惑。
4. 小心那些许下伟大承诺的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神使万物更新以前，也将一直堕落。我们灵魂的仇敌怀有宏大的目标，他想升到众星之上，与神同等。他给了亚当夏娃相似的允诺，我们对这样的承诺显然也缺乏抵抗力。神的目的是对他的爱与顺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在舞台上实现这目标，这不是一大群观众、闪亮的聚光灯、人的称羨能达成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缓慢安静地在我们的心灵国度中，向那伟大目标迈进。

我祷告祈求，在今日世界，我们能灵巧如蛇，保持警惕和分辨力去看待周遭和内心的一切。我祷告，我们能看清那些看似像牧人之人的真面目，他们实际要么是吞吃其他羊的病羊，要么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祷告，我们能驯良象鸽子，而不是自己里面充满毒素。

看到基督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很容易让愤怒、苦毒和其他情绪污染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明智审慎，而不是被毒素充满；我们需要无害，不摧残基督的身体，但也不能无助。我祷告，我们的盼望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都能建立在唯一安全的根基上，那就是神的宝座。没有任何人类领袖可以满足我们的软弱和饥渴，不论他多么有恩赐，多么能说会道。假如他自信或声称自己可以做到，就把这当做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特征。

第四部分
对辅导者的关爱

十八章

给辅导学生的十堂课

我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学的心理学，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些年间，我曾与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士同坐，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父亲曾对我做过很怪的事。”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那个年代还不存在针对童年性虐待公开、专业的讨论，没有任何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讲座、课程。乱伦只有弗洛伊德提到过，他说自己从女病人那里听闻，但声称那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我的一个导师也持相同看法，如我在前面一章所提，他告诫我不要被这些故事套住，否则我会让病人的精神病恶化。我不断听到其他女性述说相似的故事，最终选择相信这些她们，而不是我的导师。

我在费城接受一位女性主义先驱人物的教导，逐渐听闻强奸和家庭暴力。我也曾辅导过越战退伍军人，将自己浸泡在 PTSD 的世界。我开始阅读纳粹德国时期的大屠杀文献，以便理解创伤（那时连名字都没有）及它对人类的影响。我逐渐理解了性虐待是暴力的一种，是对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创伤，是一种压迫和剥削。

我听到了闻所未闻的邪恶和苦难。我见过女人遭受长期残酷的暴力，施虐者是她们的父亲、祖父、叔叔和老师。我曾帮助过的一位抑郁的女生，被人用她的吹风机电线勒死。我正在辅导的青春少女，她的父亲从我的办公室被带走，铐着手铐离开，因为他一直在性虐待我的辅导对象。我发现过一个九岁的寄养儿童，因家中的性虐待而被带走，寄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又在那里遭到虐待。我发现，自己跳入了一个不可言说的苦难深坑，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

这些事件对我的塑造极大，神使用绝望的人教导我如何对抗当下的邪恶。他教导我，不论他人怎么说，都要聆听他的声音。那时很多人都声称，这样的虐待不是真的，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不过是女人想要获得关注，我被她们骗了、洗脑了，心理学是邪恶的。

我逐渐学会了如何远离周遭的噪音和人的声音，努力聆听神的声音，了解他的意念、他的心。我开始从越战军人身上，从大屠杀文献中学习如何应对创伤。我见证了暴力是如何剥夺人类的声音，粉碎关系，滥用权力。我逐渐理解了压迫可以摧残灵魂，制造绝望。残酷的不公摧残了人里面神的形象，使他们远远少于神呼召他们成为的样子。实际上，残酷的压迫可以使受害者变成压迫者。

神花费多年教导我生而为人是什么意思，苦难对人类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减轻苦难、帮助他人痊愈。他领着我上学，那些受苦的人就是我的学校。他好像在对我说：“孩子，过来，让我带你看看人类的苦难。”他的学校始于我童年的玩伴，他透过我父亲的人生继续教导我，如今这课堂仍在继续，还有许多可以学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学到了许多关于人类的伟大功课。他们在受苦，许多人的苦难都无以言表。他们被侵犯、践踏、虐待、压迫、拐卖和消声。神的形象已经因堕落而破损，但在有些人里面，这形象遭到了残酷的践踏和粉碎，以至于几乎无可辨认。

接着，多年后，神又在他的学校里为我添了一门课。那时他对我说：“孩子，过来，让我带你看看我的教会。”他将许多牧师带到我面前——牧师和他们的儿女，牧师和他们的太太。他将疲惫、倦怠、挣扎于侍奉和婚姻张力的牧师带到我面前；他将被教会消耗殆尽又吐出的牧师带到我面前；他将爬着回来的宣教士带到我面前，因着大量的工作和过少的资助、禾场上的分裂、从未处理过的历史和创伤——例如恐怖主义者的强奸和绑架，他们崩塌成一摊废墟。我面对着受害人和牧师，以及有时候受害人兼牧师。我因在牧人中间所见的而悲伤，许多都疲惫不堪，经常被神的百姓利用完后扔到一边。

然后有一天，神让世界崩塌，我进入了黑暗的深水。在那里，牧人使羊变成受害者，宣教士强奸他们去服侍的当地人，牧师滥用权柄侵犯教会里的妇女。我遇到了凝聚起来保护施虐者而非受害人的教会，我看到了罪被隐藏和忽视，而非曝光在神的光中。牧人和教会成了捕食者，体系和组织成了保护对象，而非羊群。

我辅导过一个把妻子殴打得鼻青脸肿的“基督徒”领袖，他一直歪曲事实，告诉我，我还年轻，不理解有时候在家庭中一点点暴力是必须的，这样才能达成神的旨意。我致电一位牧师，告诉他教会里的一位女士正处于危险之中。但他却将她送回家，因为毕竟那才是她属于的地方。我曾辅导过一个被她的牧师性虐待的女孩，教会领导层帮助那个牧师搬家，以便他可以在别处继续他“满有果效”的侍奉。“我们可不想让一个小小的错误毁了一个这么有恩赐的弟兄，不是吗？”我曾辅导过对色情上瘾的牧师和宣教士，他们与教会里的姊妹发生性关系，他们招妓，有的人还喜欢小男孩。

我挣扎了。我挣扎于难以置信、愤怒、愤世嫉俗和论断。我希望能扭转局面，这时潜入了一种微妙的傲慢。傲慢总是假设一种优越性，愤世嫉俗会把人往坏里想，我这个指责基督的教会就像粉饰的坟墓、充满虐待和不义的人，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充满了骄傲和苦毒的粉饰坟墓。我变成了我所鄙弃的——一个照顾其他粉饰坟墓的粉饰的坟墓。

当我意识到我无法再继续做我眼前的工作时，那一天我里面逐渐发生了改变。我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尽头——我的技能、我的耐力、我的韧性、我的意愿，全都到了尽头。我无法想象自己再次进入那黑暗有毒的苦境，我被自己所医治的疾病感染。我在神面前俯伏于地，告诉他我不想干了，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于是开始指教我。他教导我，这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他的。我不过是获邀参与他正在世上做的工作。这不是我的重担，而是他的。我不过是获邀成为他的伙伴，与他一同在世间行走。随着时间推移，我从这位伟大的教师那里学到，他不仅想要我看到人类、理解苦难、看到他的教会，而且希望我能领会他对这一切怀有怎样的心肠。他对受害者的心——性虐待、糟糕的教会、侍奉压力的受害者，倒是不难理解。但他对虐待羊群的牧人的心，则更难领会。然而，他温柔地坚称，他的教导不仅在于揭示虐待的真相，而且还在于赐下他的心肠。离了这一点，信息就会摧毁和败坏持守信息的人。你看，这个世界上存在剧毒，你没法去亲密触摸自己和他人生命中的那些剧毒，却不被污染和毒伤，除非你里面充满了神的意念和心肠。

现在，他将自己对受苦者、对教会的心肠赐给了我，教会仍旧充满瑕疵和污秽，她是神赴死赎回、日夜洁净的。神曾说，爱他的教会就是爱他了。一个人不能爱头却鄙视他的身体，因为他们是议题的。他曾说，假如我爱他，就会爱他的子民。不爱他的子民，哪怕是不爱那些犯罪的牧人，都是不爱他。他教导我，像他一样去爱，意味着呼召人进入真理和光明。忽视、隐藏或粉饰基督身体里的罪恶，等于是敌挡基督，因为他是为治死罪而来。任何容忍罪恶的装假，都是选择毒害基督我们救主的身体。

如你所见，他给我的邀请，不论是“孩子，过来，让我带你看看人类的苦难”，还是“孩子，过来，让我带你看看我的教会”，都是呼召我进入那位爱世界的神的心肠。起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些经历下，我想给你一些我学到的功课，你在神学院可能听不到这些。

1. 辅导一点都不美好。我们以为辅导跟看护、同情、坚忍和智慧相关，这些都是美好的。诚然，辅导确实跟这些事相关。然而，辅导也与无法形容的苦难、难以言表的哀恸、无法想象的黑暗、难以置信的欺骗、残忍、无情和邪恶相关。进入辅导领域，等于是邀请垃圾进入你的生命。

人们会在危机时刻来到你面前，在情感混乱、痛苦无以承受时找你。他们想要这一切停止，他们很害怕，想要帮助，想要噪音停止，想要平息恐惧，想要感觉安全。他们将自己的愤怒、暴力、呜咽、咆哮、恐惧、恐慌和悲伤带给你面前，你会面对无法形容的苦难，以及深度的习惯性罪恶。你会面对被强奸的儿童、被殴打的妻子、悲恸的父母。你会听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暴行和残忍，听到虐待、暴力、愤怒、羞辱、背叛、丧失和惊人的遗弃。不论你的口才多么好，你都会遇到让你完全失语的苦难。你会面对罪恶，有些是我们熟悉的：婚外情、滥用权势、压迫、暴力。你也会遇到延续了几十年的习惯性罪恶，以至于你面前的这个人似乎变成了罪本身。你会与邪恶同坐，有时候邪恶是如此骇人，以至于你后背的寒毛直竖。

2. 你会暴露出自己的本相。我们进入辅导领域，常常是以为（或别人告诉我们）自己很友善、关心人，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充满同情心。也许我们眼中的自己满有忍耐、喜欢施舍、直觉敏锐。这些品质的真假，一定会在辅导工作中暴露出来。哪怕它们是真的，有一天某个人也会挑战你，让你的好品质到达崩塌的极限。当你面对顽固的上瘾、暴力或严重的虐待，有人将不属于你的错误归罪于你，你不可能不触及自己耐心和理智的边界。当你辅导时，人们排着队将最糟糕的自己呈现给你。我相信，在你自己的人际关系中，你一定体会过别人最坏的样子也会带出你里面最坏的样子。假如你不认同，就留意自己被一群糟糕的司机困在堵车的路上是什么样子。

当你暴露时，要记住你的辅导对象并非敌人，也不是你必须管理好以便不再暴露自己的人。要把这种暴露当做圣灵的安排，邀请圣灵向你揭示自己的本相，搜查你，让你更加被基督充满。这样，当你的内里再次受到猛烈的撞击，基督的样式就会激荡出来。

3. 学会与痛苦同坐，不要立刻就给辅导对象或自己上一针麻醉剂。不要惧怕痛苦，当你面对不堪重负的痛苦，你会恐惧，想要减轻它，以便你们都能感觉好一点。要小心，痛苦是人里面对问题的唯一抗议，是人里面抵挡虐待的唯一声音。假如你迫不及待要压抑痛苦，你就没法找到伤口。痛苦是一个标志，暗示着危险。痛苦是人里面的马丁路德，往城墙上贴一张告示，说明哪里出了问题。身体出现痛苦，我们称之为病。人若是没有痛觉，就会面临毁灭。缺乏情感上的痛苦，这叫麻木，近乎死一样的状态，也缺乏感受喜乐的能力。在情感的连续统中，两端必然此消彼长。缺乏道德痛苦，会导致反社会人格和死亡状态。因此，要努力减轻苦难，但要谨慎。聆听痛苦，研究它、倾听它的故事。痛苦是你找出对方问题或病症的重要方法。
4. 你将与神同工。照顾破碎的人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神在世间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蒙召与他同工。假如你有恩赐分担别人的重担，那么神给你的正是做他的工的恩赐。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去做，这是一种倒退。这是他的工作，这些人是他的百姓，连你也不是自己的。我们大部分人去做这项事工时，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点弥赛亚情节。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帮助！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应对罪和苦难！然而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了！只有一位救赎主，我不是他，我是他的仆人。我需要作为他的仆人去生活、去服侍。“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翰福音 4：34）。我们是否真的以为，在个人生活中不依靠圣灵、不顺服神的话，仍然可以在世间为神做工？
5. 你将 为神去做神的工——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你的服侍对象。我们很容易以为，这项工作是为受苦者做的，为他们的重担、他们的苦难。但假如是为他们而做，也就被他们管治。工作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高兴、恐惧是否减轻、是否满意，等等等等。但有些痛苦是无法消除的，有些人抱有错误目标，有些人则不论你做什么都不满意。假如你为他们工作，你就成了他们各种突发奇想的奴隶。你也很容易为自己工作，辅导容易使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有智慧、被人需要，也会让你逃避到他人的痛苦中，去躲避自己的痛苦。假如我们为自己工作，就容易拿羊群供养自己，利用它们让自己感觉更好。这是神的工作，我们的奉献是献给神，他只会因我们的顺服而喜悦，而非我们的成功或重要性。
6. 你只能透过神去做神的工，让他同时在你里面做他的工。除非救主首先在我们里面做拯救的工作，否则我们无法做他的工。让这项事工暴露你的本相，将你的本相带到十字架面前，祈求神在你里面做救赎的工作。辅导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神的工作运行在那些困苦、破碎、哀哭、被掳的人里面，我们则更喜欢健康、完全、喜乐和自由。我们必须仰赖神在我们里面的救赎之工，唯有当他使我们像他的爱子，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地进入我们最想逃避的地方。多年来，我学会了祈求神在我里面做工，以便他透过我做的工能够成就。除非我们已经面对真理，认识神的爱，否则我们怎能传讲神的真理、见证神的爱？
7. 治疗的内容具有传染性。我们受造成为形象的承载者，被设计在我们的位格中承载神的形象。这部分意味着人类有承载形象的能力，我们是可塑的，可以被塑造成为某种事物的形象。不论我们地位如何、教育水平如何，我们都仍是愚蠢的

羊。我们与某物共处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在我们的位格中映照它的形象。结婚多年的夫妇经常有夫妻相，每个人都塑造、改变了对方。你不可能面对抑郁、虐待、冲突、恐惧等等，却不被其塑造。我们会传染上他人灵魂的疾病，越来越多的著作论及继发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类天性易被长期相处的事物影响，假如我长期见证和处理创伤，就会在位格中映照创伤。我们甚至在耶稣的位格中看到这一点，尽管他是完美的，却担当我们罪与苦难的样式。假如对他而言都是如此，对我们更是何其真切！

8. 要经年累月地谦卑做学生，学习人、学习神。要不止息地寻求神的思维、神的心肠。首先，要认识人，认识苦难，认识苦难对人的影响。然而，在你追求认识的途中，永远不要假设你已经认识透彻。不论你有多少阅历，哪怕你阅人无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会为时过早地期望准变，会提供错误的解答，会无法聆听，因为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要敏锐地听，热心地学。

其次，要认识神，认识他的话，做圣言的热心学徒。假如我们要作为神的代表去服侍人，就必须好好地认识神。我们经常自以为是，在我们根本不怎么认识神的地方，像专家一样替神发言。我们需要被他的话充满，学习按他的意念思考。愿我们永远不要忘了，神说，认识他的话意味着话语织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对他话语的顺服。我们应当在血肉中活出圣言的样式。

9. 十字架是创伤事工的恩典之地。“……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门。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以赛亚书 45：2-3）。当你行走在他人生命里的幽暗地牢，目睹那绝望的铜墙铁窗，要记住：这会浇灭你对人性的一切理想主义和盼望；你会来到自己的尽头；你会想要放弃，或是在绝望和愤世嫉俗中沦陷——然后，你会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十字架。你的主在那里，背负着你所看到的一切——虐待、暴怒、上瘾、抑郁、殴打、拐卖、种族歧视、自杀、癌症的缓慢死亡，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这一切可怕之事，一切压垮你、使你想要逃跑的黑暗，都会领你到那钉十字架的主面前。

主也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一切——你的愤怒、你的恐惧、你的不耐烦、你的软弱、你的傲慢、你的愚蠢、你的罪和挣扎、你的不足。这一切都会领你到他面前。你看，辅导不是一个佳美之地，而是黑暗之地。但这黑暗中有隐藏的宝藏，当你在那里找到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就会找到绝望中的盼望、黑暗中的光、苦难中的喜乐、死亡中的复活。找到钉十字架的主，意味着你会更新转变，你服侍的人会被更新，你会忍耐到底，直到面对面见主的那日，听见他赐福你的话：“做得好。”

10. 从事创伤事工，必须完全仰赖圣灵。换一种方式说就是，我们必须披戴谦卑。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有能力理解面前那个复杂、诡诈的人吗？我们甚至很少理解自己！我们到哪里能找到智慧？怎样知道何时该讲话、何时该沉默？我们疲惫的时候，怎样忍耐、怎样去爱？离了神的灵，我们怎能体贴神的意念？离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怎能走过漫长的医治更新之路？除非我们允许十字架在我

们里面做工，否则基督钉十字架那赐生命的大能，怎能释放在别人生命中？与受苦的罪人同行，意味着指出谎言、黑暗和邪恶。有时候，苦难无以言表，其深度无法承受。试试面对一个五岁被拐卖的女人，试试面对一个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除了神在我生命里的工作，除了神赐给我的话语，我还有什么能提供给这样的人？除非倚赖圣灵，否则我们无法对抗他人生命中的地狱。假如这样的苦难还不足以将你压垮，那么这一个又如何：一个十二岁起就开始性犯罪的人，他生命中那层层掩埋、撕扯不尽的谎言与罪恶，你该如何面对？离了神的灵，我们无法将生命带到死亡之地，将光明带到黑暗之境。

对我而言，基督教辅导工作一直都在于做神的仆人，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浸染，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爱神、顺服神，在受苦罪人生命的十字路口与他们同坐，时时刻刻倚靠圣灵，努力将一切的知识、智慧、真理和爱带给那个人。这项工作——不管你如何称呼它，一定会被神使用，一定会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这项工作一定会见证神在受苦者生命中的救赎工作，一定会荣耀神伟大的圣名。

十九章

继发性创伤

面对压力，人通常有三种基本反应：倦怠，继发性创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将根据这三种反应的难度级别一一查看。第一也是最轻微的反应是倦怠，这是一种因身处长期的情绪消耗处境，导致的生理、情感和精神上的枯竭。这是一个渐进过程，症状有易怒、悲观、失眠、无法专注、麻木。倦怠在任何类型的照料者身上都很常见，无止境地服务着依赖你、破碎的人，你不可能不出现至少是间歇性的倦怠。

停下来，想一想你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源。你们有些人的私生活中存在压力，但你的环境中也可能有压力源。最后，还有组织性的压力源：跟同事的冲突、对工作感到厌倦、孤立。

第二种回应压力的方式，是所谓的继发性创伤，也叫次级创伤（ST）。它指的是一个人因着共情活动（照料、服侍、连接），内在体验发生转变，结果别人的创伤成了自己的创伤。之前，我称之为“替代型创伤”，意思是我们可以被他人的创伤影响和塑造，承载他人创伤的形象。继发性创伤有突发的可能，症状包括不堪重负的感受（眼泪、愤怒）、情感封闭、感觉与他人失联（甚至是爱的人）、无助感，以及生活没有斗志。

停下来想一想你服侍过的人经历的各种创伤：性虐待、强奸、家庭暴力、战争。你们有些人在战区、难民营和贫民窟服侍，你们关心服侍的对象，顾念他们，爱他们。他们面对可怖的邪恶，你怀有的关爱制造了一扇通往你心灵世界的大门，你会发现自己不堪重负，想要封闭自己。我从事创伤事工多年，辅导过许许多多的虐待幸存者，继发性创伤成了我生命中的家常便饭。它可能发生在长期的工作之后，也可能因为在意之人的创伤而突然发作。有时，我听了虐待或创伤故事后，半夜会被那故事的噩梦警醒，或是被我的丈夫叫醒，因为我在梦中哭泣。我自己并未经历那创伤，但我成了它的见证人，间接地受创。

连续统中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回应，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指的是见证、经历、遭遇极度的创伤压力源（死亡、死亡威胁、自己或他人严重受伤、人身威胁）后，出现极度恐惧、无助或惊恐的反应。症状包括高度的警觉（肾上腺素飙升）、避免任何与创伤有关的接触，以及情感的麻木。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例如经常性的警惕和戒备、闪回（类似日间噩梦）、对光和声音敏感、夸张的应激反应、夜间噩梦、情绪波动（愤怒、发脾气、羞耻感、流泪）、失眠，以及难以集中注意力。

先前提到赫尔曼说，我们会感染上服侍对象的疾病。你不可能从事创伤事工，却在情感上毫发无损。重复暴露在人类的邪恶和残暴面前，一定会挑战你的信念，也会增强你的无助感。在创伤历史面前，你很容易感到无助和无能。你为那些从未有过童年的人哀伤，可能感觉自己像在服丧。你的工作会不断挑战你的情感平衡，你会挣扎于抽离的冲动。抽离是对你面对的现实的一种质疑或否定，你麻痹自己的情感，疏离自己的工作，甚至离弃

你正在帮助的人。我们也可能会迈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冲动行事，想要以不切实际的方式拯救他人，或是试图控制他人。我想，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难万无一失，很难没有差错，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失去平衡。秘诀在于，要建立自己的保护机制，以便短暂的失衡不至于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继发性创伤与治疗人员的护理

赫尔曼在《创伤与康复》中写道：

“创伤是传染性的。治疗师扮演的是见证者的角色……有时会在情感上不堪重负。他会在弱一点的程度上经历到病人的恐惧、愤怒和绝望……这一现象被称为……继发性创伤……除了 PTSD 的继发性症状之外，治疗师还会经历到病人经历的人际关系障碍。重复地暴露在人类的贪婪和残暴之下，不可避免地会挑战治疗师的基本信念，也会增加他的脆弱感……治疗师也会感染病人的无助感……有经验的治疗师，经常会在受创的病人面前感到突然的无力和无助……治疗师也会经历到病人的巨大悲恸，甚至感觉自己像在服丧……除非治疗师有充分的支持去承担这样的悲痛，否则她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会从医患关系中抽离自己的情感。”¹

赫尔曼进一步强调，反移情作用有可能成为理解病人经历的指南。换句话说，继发性创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患者的受虐经历。持续地从事创伤治疗，对治疗师的情感平衡构成很大的挑战。治疗师也与患者一样，会通过抽离、冲动、武断的行为应对不堪重负的感受。

稳固的支持系统是一个关键的安全措施，遗憾的是，很多治疗师都没有这样的支持网络，只能单枪匹马地从事创伤治疗工作。有时候，这是因为精神健康界存在已久的否认，过去几十年间，这一现象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否定创伤并不只是个体经常出现的挣扎，整个体系也是一样。

一些年前，为了预备自己的卢旺达之行，我读了一本发人深思的书，《我们想通知您，明天我们全家就要被杀了》，作者是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古勒维奇（Philip Gourevitch），这本书是他针对卢旺达大屠杀写的报告文学。² 1994 年，胡图族收到屠杀图西族的号令，屠杀大部分是由砍刀完成，一百天内，有一百万人丧生。这本书的标题来自图西族一些牧师写给教会会长的联名信，这位会长是个胡图人。

古勒维奇花了很长篇幅讲述国际社会在屠杀进行中的集体失声，全世界和各国政府都假装暴行没有在发生，就像我们面对巨大创伤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如你看过卢旺达大饭店这部电影，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人的自然反应常常是否认我们无法承受之事，见证创伤的治疗师也不例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尽管否认、轻描淡写、麻木都是不

¹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140-144 页。

² 古勒维奇，《我们想通知您，明天我们全家就要被杀了》（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1998 年出版。

对的，但假如我们指望自己毫无挣扎、不受影响地处理创伤，也是不切实际。假如我们能简单接受创伤必然造成影响，我们就可以更现实地看待自己，也更容易照顾好自己。

萨科维特（Saakvitne）和珀尔曼（Pearlman）在他们合著的《痛苦更新》（Transforming the Pain）一书中，将继发性创伤定义为“治疗师因着处理他人创伤的共情活动，内在体验发生的转变”。³ 继发性创伤是一种职业病，是创伤工作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不是客户自己施加给我们的，而是因着知晓、护理、面对创伤的实际而有的自然反应。

继发性创伤的影响取决于处境与治疗师本人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影响是可变的。显然，在一个缺乏支持网络的情境下，当你自己本人也经历过创伤，治疗他人的影响就比其他人的其他处境更加严重。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察验其中有没有会引发继发性创伤或使之升级的因素。

创伤工作者也经常会被治疗对象的故事情景所困扰，这些画面可能会在日间、性生活或噩梦中闪现。它们可能是对特定诱发因素的视觉、听觉、嗅觉或情感反应，经常很难拿出来谈论，又挥之不去。它们常常与我们听闻的某个特定情境有关。曾经，有一个敏感的辅导对象问我，我的大脑会不会出现混乱的记忆，分不清脑海里到底是谁的记忆。答案是肯定的。

继发性创伤的影响之一是侵入式的画面。我们如受害者一样，大脑也会出现听闻的暴行画面，在我们入睡、敬拜、享受天伦之乐时突然闪现。我们会觉得它们具有侵略性，觉得在窃取我们的时间、污染美好生活。处理这类画面时，以下步骤会有帮助：

1. 承认这些画面的存在，不要试图推却。
2. 告诉另一位照料者，这样它就不再是秘密，它的力量会被削弱。
3. 问一问自己，为何画面挥之不去，是否与你的个人生活有关？
4. 问一问自己，它会刺激到你里面的什么东西，你是否自己也有过创伤史？
5. 问一问自己，这个画面威胁到你里面的什么需求？安全感、控制感、信任、亲密感，等等。你是否已经存在相关挣扎，所以才容易受画面影响？
6. 制定应对、缓解压力的策略，这些策略能为你提供什么？它们是如何抵抗创伤的（例如，它们创造连接感，关注美好，抵制其他创伤）？

实践意义上，如果你想忍耐过去，需要注意三个重要方面：自我护理、人际关系和信仰。关注这三个领域，你才能打持久战，避免自己也被损伤。

自我护理

³ 萨科维特（Saakvitne）与珀尔曼（Pearlman），《痛苦更新》（Transforming the Pain），纽约诺顿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自我护理包括饮食、锻炼、睡眠、医疗护理和娱乐休闲，大部分都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关。当我们服侍处于极大需求和危机中的人，我们倾向于忽视自己的身体（跟幸存者一样）。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常态，否则我们就会出现生理和情感倦怠。我们住在一个软弱、有限的身体中，它需要护理和滋养。不要被他人的需求缠绕住，以至于最后自己被摧毁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人际关系

好的、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弹性和情感健康具有显著影响。痛苦和苦难常常使我们与他人隔绝，压力巨大的日程安排、不堪重负的需求，经常使我们忙个不停，第一个牺牲掉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支持性的人际关系。要想在创伤事工中坚持下去，就必须在工作环境下享有一种被人照顾、在乎的感受。假如你的工作环境里不存在这样的关系，那就寻求朋辈的监督或辅导。

信仰

对我来说，鲜活的信心至关重要，能带来真理、安慰和盼望。邪恶和苦难有着吞噬信心的巨大能力，常常让我们充满绝望。我们服侍中要面对性虐待、强奸、人口拐卖、战争、大屠杀……这一切都会带来邪恶、黑暗、混乱、孤独和绝望。你必须要有方法去抵消这些影响，这很重要。这意味着你必须主动追求良善、美好、秩序、安全感、连接感、亲密关系、安慰、敬拜和盼望。这些都是创伤事工中毒的解药，没有这些解药，你会缓慢地毒发身亡，不论是情感、身体还是属灵。

耶稣走在我们前头

关于继发性创伤，我还有一些未了的话。我相信我们是形象承载者，具有可塑性，我们天生就容易受长期相处事物的影响。假如我长期与创伤相处，我就会在位格中映照创伤。在创伤事工中，神大大拯救了我走出自己的挣扎，因我意识到，当我走过受苦者的创伤与生命，当这一切影响我自己的生命，我是在跟随救主的脚踪。他成了肉身、走进了我们的创伤，他真的背负了我们的罪与苦难，他一直走在我们前头。

思考一下继发性创伤的一些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身份定位。基督的身份永久地改变了——他是神，成了人。创伤摧毁我们的联结。基督与神为一，却呼喊道：“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创伤的强烈情感使我们不堪重负，我的灵魂病危，几乎要死！我被深深地压迫和围困，灵魂被痛苦冲垮（马太福音 26：38）。安全感何在？基督被父弃绝，进入了地狱。

保罗在歌罗西书 1: 24 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自己的服侍时，一再重复这个原则：*假如我受苦，那是为了你们的安舒*。当我们服侍他人的创伤，感到这创伤在我们的位格与生命中回荡，让我们记住，基督从未呼召我们去做他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我们效法他的脚踪，我们就会将他的安慰和医治带给那些被人类罪恶摧残的生命。

911 事件一个月后，我受邀去纽约进行一次创伤主题的演讲。那次行程中，我被允许进入世贸大厦的废墟现场，与那些夜间挖掘尸体的工作人员同处。我于凌晨 3 点离开现场，跟一个电焊工人同坐一辆出租车。这位工人完全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我问他在 911 现场的经历，他告诉我，第一天他拿着垃圾袋到处搜集尸体碎片。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越战老兵，战争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整天用酒精麻醉自己。他小时候一直要承受父亲的暴怒，发誓自己以后绝不要这样对待家人。他说，很多工人离开 911 现场后都会刻意去喝酒喝到醉，以便能承受这份工作。他拒绝了，夜间会坐上一辆出租车，在城市里兜上一圈，然后再回家。我在酒店下车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我拒绝用醉酒掩埋我见到的一切，但是请告诉我，我该拿这些记忆怎么办？”

你是否曾想过，我们差往世界各地的工人，具有怎样的记忆？哪怕是我们自己城市里的？你是否曾想过，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警察、儿童福利社工，他们有着怎样的记忆？那些努力营救妓院里的妇女和大街上流浪儿童的人呢？那些在难民营或战区服侍的人呢？那些照顾艾滋病受害者、埃博拉病人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埋葬尸体，又有着怎样的记忆？

我想，你们很多人一定像我一样，曾经辅导过这样的照料者。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创伤的传染性，看到了继发性创伤。假如你面对创伤足够长的时间，你也会受创。那些被神呼召见证人类苦难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实际上，最有果效的人，也是最容易被传染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感受和表达共情的能力越大，出现继发性创伤的风险就越大。作为辅导者，你们对此不会陌生。有时候，你的某个辅导对象的苦难会进到你里面，大大地影响你。创伤事工的过程本身就是创伤性的，你会在巨大的苦难前发展出一种无助感，经常会感到困惑或迷茫。当你走过印度肮脏悲惨的妓院，然后回到家花四美元买一杯星巴克，怎能不感到迷茫？当你走过四岁时被性侵的悲惨记忆时，又会如何呢？

你也会感觉到与他人的隔阂，因为你的脑海中装载着虐待、暴力的画面。你的所见所闻成了对你的信念、世界观和信仰的冲击。我们必不能忽视创伤侍奉的工人，他们迫切需要我们的爱、聆听、时间和看护。我们必不能忽视我们自己，一个不积极照顾士兵的军队是愚蠢的，它的力量会减弱，它的士兵可能会伤人伤己。我们需要彼此照顾，若我们不去照顾这个世界中的“911 工作人员”，他们就会成为自己援助的悲剧的受害者。我们也是这些工作人员的一员。

承受了有史以来最大创伤的那一位——我们的救主，他背负着永恒的伤痕。我们不会遇到救主不曾承担的苦难，他自己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他为我们承担这

一切时，留下了永远的伤痕：“看到我的手，我的肋旁了吗？”我们这些远远更加软弱、有限的人，当然不能指望面对他人生命中的地狱却毫发无损。

我们的救主呼召我们参与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救赎工作，他呼召我们去到疾病、黑暗和死亡之地。但他并非呼召我们进入，又将我们丢在那里，他会与我们同去，他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他会安慰我们、装备我们、滋养我们、坚固我们，他会聆听我们的倾诉，不止息地为我们代求。一个不跟着头部运转的身体是有病的身体，任何耶稣基督的仆人，奉他的名出去作工却被信主的同胞离弃，说明我们没有真正跟随我们的头。遗憾的是，教会、基督教机构经常看到世界的需要，差遣工人去满足这些需求，但却意识不到，神的呼召也包含照顾那些被差的工人。许多基督的仆人都承受了极大的苦难，当教会不跟随她的头，不关爱和照顾差遣的工人，这些工人就被扔在一边。我们需要理解这一需要，需要智慧地照顾自己、照顾彼此，以此为基督教世界树立榜样，见证神呼召他的工人获得滋养而非冷漠的忽视。

耶稣是一个背十字架的救主，他带领我们走苦难与悲伤的道路。他在地上给我们最后的话，是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弃自己的仆人：“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愿我们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工作：忠心地照顾那些被虐待、压迫和遗弃的人，为他们持续不断地代求。愿我们也照顾好自己，我们是他的器皿，这样做也是荣耀他在我们里面和藉着我们成就的工作。

二十章

垃圾城里的美

埃及首都开罗人口 1500 万，在城市的东部边缘是一个叫做垃圾城的地方。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终日捡垃圾、进行分类，他们通常也住在垃圾里。垃圾城里的人都是开罗收垃圾的人，垃圾就是他们的生活来源。若想体验一下垃圾城，你可以坐出租车从开罗上高速，穿过露天市场、街道、驴车，穿过拖着垃圾的人们。旧卡车不断运来更多的垃圾，制造越来越多的垃圾巨塔。溢漏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最终都会落在附近的街道上。假如你继续穿行，就会来到一个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山谷，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型的焚化场，无法回收的垃圾都在这里焚烧。

垃圾城里没有绿植，没有生机，街道上充满了压缩的垃圾方块。假如你低头看，可能会看见一个旧的易拉罐、一只死猫的尸体、腐烂的食物。环顾四周，你会看见堆积如山的垃圾，尽管有些垃圾堆更加隐蔽。这里气味冲天，你离开时，衣服和头发都会带着这种气味。到垃圾城，就等于身处垃圾的海洋。

然而，这个称作垃圾城的地方，亦有着令人惊讶的一面。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美丽。假如你走进垃圾城，穿过焚化场的山谷，你会来到一个有着白墙和水泥地的地方。你会看到一间展示着编织袋、地毯和各种垫子的房间，另一个房间的墙上则挂着拼布被子、装饰品和枕套。那里有一些妇女将破布按颜色分类，装到不同的筐里。还有些妇女在两架织布机上用垃圾创造美丽。

倘若你继续穿行，会听见大水池中水流的声音，大袋大袋的碎纸在那里分解，变成纸浆。妇女们穿着橡胶围裙，将纸浆在筛子上摊开，把筛子从大缸中捞出来，堆起来滤水。接着，滤干的纸浆被拿到太阳下烘晒，制作成有着金色浮雕和大理石纹路的漂亮卡片。就这样，更多美丽从垃圾中创造出来。

垃圾城社区里有一间科普特教会，它的起点是 19 年前的一间主日学校。当你穿过垃圾城上山，路上的老鼠会使你加快脚步，接着你会进入这座山上的某个洞穴教堂——一共有两个。大的那个洞穴教堂可容纳一万人，几乎可媲美科罗拉多的红石露天音乐厅。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聚会，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垃圾，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垃圾，他们也带着垃圾的气味；然而他们在这里聚集赞美、聆听讲道、一同敬拜。这是垃圾城里的美。

起初，我是从一位女士那里简短听闻垃圾城的存在，她在那里做过一次短宣。我对那里的现实和理念惊叹不已，花了更多时间聆听一个大学生的分享，她与垃圾城里的一些妇女有过近距离接触。她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那是垃圾城里的一个年轻女孩送给她的，是一枚垃圾做的美丽戒指。她分享了看着这枚戒指时的那种挣扎，它是如此美丽，然而却曾经是垃圾。她说：“同时体验到两幅画面，真的很难。”

我发现，神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教导我关于他和人生的功课。垃圾城就是其中一个惊喜。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地方，我正因当天一系列棘手的病人而苦恼。我的工作从早晨八点开始，那天的顺序是暴力、长期性虐待、长期疼痛、色情上瘾、躁郁症、第二例长期性虐待、孩子处于绝症末期的父母，以及强奸。那个濒死的孩子使我心碎，我开车回家的一路上都在哭。

我趴在方向盘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实在是住在垃圾城里。”那一刻，我的CD机里突然想起一个美丽的的女高音，唱着一首亨德尔的赞美诗，诗篇96：9——“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译注：英文直译为“当以耶和华的圣洁之美敬拜他”】。我那糟糕的一天突然与这节经文在我脑海中碰撞开来，我发现自己在祈求神指教我，让我看到自己生活、工作的垃圾城里他的荣美。神给我的回应，我想分享给你。

你知道，说我住在垃圾城里，你甚至可能无法理解。我住在一座温馨的风子里，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两个健康优秀的儿子。我早上起来去上班，工作是我热爱的，同事们使我的生更充实，我对这一切都充满感恩。与地球上许多人相比，我的生活充满了美。但我心底切切实实地知道，我生活的世界里其实充满了垃圾。我是怎么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的？

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假如你去卢旺达，走过一些地方的时候，你会踩到骷髅，它们属于那些在种族灭绝大屠杀中被杀的人。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我凝视过那些从科索沃逃亡的年老妇女的脸庞，她们跨越边境，家人都在种族清洗中丧生。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跟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们，一天早晨照常去科罗拉多的一所高中上学，却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我曾听护士们详细地对我描述晚期堕胎的恐怖细节。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在许多国家，那里的孩子们被迫成为童兵，被卖作性奴，惨死于艾滋病。

然而，现实比这还糟，垃圾城不止是电视和新闻上的见闻。我知道我生活在垃圾城里，还因为垃圾时时刻刻地在我的办公室里倾倒。我详细聆听过五岁的女孩、八岁的男孩遭遇的性虐待细节，施虐者是牧师、营会辅导员。我曾辅导过被所谓的“基督徒”丈夫殴打的妇女，她们所受的虐待是如此惨痛，脸部的骨骼都被殴打得变形。我曾辅导过丈夫们身陷网络色情的妻子，或是丈夫宁可去找妓女，也不愿意回到他们盟约的妻子身边。

我知道我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我曾辅导过因教会分裂、背叛和毁谤而痛苦不堪的牧师；曾经被绑架、折磨和强奸的宣教士，只因为他们想去跟人分享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我知道我生活在垃圾城里，因为我也曾辅导过与神呼召他们牧养的妇女、少女发生性关系的牧师；性侵他们前往服侍的当地人的宣教士；性剥削儿童的圣经老师。

我恐怕，现实比这些还要糟。你我不仅被垃圾包围，我们也制造自己的垃圾。我们中有些人，曾经拿自己的服侍对象满足自己的欲求，假如不是与性有关，至少也是情感上的，这是剥削那些向我们求助的困苦人。我们以信仰和正直为代价，追求金钱、名声和赞赏。我们忽视自己生命和婚姻中的痛苦和难题，有些人藏匿着酒精和色情上瘾问题，哪怕我们正在辅导那些具有相同上瘾问题的人。我们实实在在是生活在垃圾城里。

住在一个真正的垃圾城里，意味着必然被垃圾影响。当你生活在垃圾里，工作是处理垃圾，逐渐你会闻起来也像垃圾。假如你待的时间足够长，这气味就会浸染一切，哪怕你离开了垃圾堆，气味仍然在你身上挥之不去。对此，我们领域有个专业术语，叫“继发性创伤应激障碍”，也叫“同情疲劳”。处理这个世界和工作中的垃圾，可能导致严重的身心后果和社会性后果，与我们的辅导对象的症状类似。与罪和苦难共处，任何形态的共情都意味着情感和属灵上替代性创伤的风险。

同情疲劳的教训在于创伤的传染性。赫尔曼在《创伤与康复》一书中说，创伤工作“给治疗师个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风险”。¹即使是轻度的工作，也具有这样的后果。当你遇到一群人指责某人或某物，你会怎么样？世上最自然的反应便是加入这种指责。垃圾本身具有传染性，这在日常社交中尚且如此，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垃圾又会怎样呢？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清洗掉乱伦、仇恨、暴力和疾病的故事，自己和生活却完全没有余毒吗？

我们处理这一切时，生出了一种信念：从垃圾中创造美丽是有可能的。这本质上不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吗？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念：破布可以被做成美丽的装饰品，垃圾可以变成美丽的大理石纹理的卡片。因此我们教导、监督、训练和辅导他人从事这项工作，我们也确实见证了奇迹的发生，不是吗？我们有些人曾见证过分离性人格识别障碍的康复，我们见证过成功的戒瘾、施虐者更新为安全的人、婚姻得以复原、恐惧的人学习去爱。我们作为学者、老师、辅导员和牧师，日复一日地彼此合作，盼望能在被垃圾充斥的生命中见证美丽的诞生。

这是有代价的，不是吗？你们有些人很疲惫；有些人已经看不见美丽的异象，感觉很无望；有些人自己的生活里充满了垃圾，却羞于求助；有些人假如拿到一张继发性创伤的诊断问卷，所有格子都会打上钩。你们已经筋疲力尽。

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所遭遇的是创伤领域最大的风险之一。当你日复一日地目睹、处理大量的垃圾，你可能会失去对美的视觉，再也看不见美丽。还记得去过垃圾城的大学生很难同时承受两个画面吗？美丽和垃圾，真的可以轻易调和吗？垃圾似乎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常常比美丽更加强大。另一个长期处理垃圾的危险是，你失去了辨识垃圾的能力。你会麻木，你见过这么多黑暗，以至于一点点黑暗似乎不再要紧。然后你就会对自己的垃圾麻木，结果，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不再帮助他人从垃圾中创造美丽，相反，我们将自己的垃圾跟别人的垃圾搅和在一起。

用垃圾创造美丽是一项奇怪的工作，这要怎么实现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如果可能，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人用垃圾创造美丽，同时防止我们自己变成垃圾呢？我们怎么能持续地吸引紊乱的思想和心灵，自己却不被紊乱？什么能为我们赋能，去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又该拿自己的垃圾怎么办？

¹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141 页。

你若记得，我上面曾提到那首突然响起的赞美诗：“当以耶和华的圣洁之美敬拜他。”这句话在我脑海中爆炸，我找到了那天祷告的答案。我祈求神“在垃圾城里教导我你的荣美”，答案在于另一场爆炸，一场远比我脑海中的撞击大得多的爆炸。实际上，那是一场宇宙性的爆炸，是一个地方、一个事件，它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上的爆炸震动了大地的根基，让正午的日头变为黑暗，滚开了坟墓，使地狱颤抖。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垃圾，与全宇宙最纯洁、最可爱的美丽发生的碰撞。

只恐怕，我们的身份、生活和工作的真正核心，常常被我们摆到第二位。离了十字架，不论是垃圾还是处理垃圾的人，都没有盼望可言。我们拥有很多技能，我们中间很可能存在心理治疗领域的顶级专家——在所有已知的领域游刃有余。我们有大量的理论、许多杰出的头脑，但理论和杰出的头脑并不能用垃圾创造出美丽。我要解释一下，我非常支持顶尖的技能和杰出的理论。而且，我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些事上应当超越世俗世界的水准，因为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卓越。然而，我们莫不要忘了，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世界的希望所在。我们持续的危险在于焦点错了，我们经常呼喊说：“看哪，这个新方法！看哪，这个新理念！看哪，这个新课程！”却忘了呼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界罪恶的，清除世间垃圾的！”

你今天沮丧吗？你是否因日复一日的工作，承载他人的痛苦和苦难而筋疲力尽？你是否因自己的垃圾而一蹶不振？唯有在十字架下，你才能与《天路历程》里的基督徒一起说：“他用自己的痛苦给了我安息，他用自己的死亡给了我生命。”换句话说，正是在那最大的垃圾堆——十字架上，我用垃圾交换了荣美。

我祈求神让我在垃圾城里看见他的荣美，请听我祷告后的看见。你们可能在自己的服侍和生命中，经常要面对地狱的黑暗和肮脏，让我向你展示，垃圾如何可以变成永恒的荣美。你们这些看到了世界深水区黑暗触角的人，你们这些触摸到罪的原始肉身的人，来吧，让我向你展示腐烂中的荣耀。

十字架毋庸置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垃圾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垃圾的最强烈、最庞大、最坚固形态，如此坚固，以至于似乎将美丽摧毁殆尽。十字架是邪恶和死亡之地，是毁坏与忿怒之地，是黑暗、饥渴、孤独、弃绝、遗弃和奴役的所在，是神的缺席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十字架是地狱本身。十字架就像是人格化的垃圾，是垃圾的终极象征。

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谁？谷中的百合花，沙仑的玫瑰花。我看到了众人中最美丽的，神的荣美成为肉身。我们看见了纯洁、圣洁、无限的爱、怜悯，以及永恒的荣耀。这一切美丽都超越我们的理解力，不是我们有限的思维所能测度，然而却被粉碎、被摧残、被毒害、被玷污、被消声、被抹杀。美丽就像地上的日头被遮蔽，如日蚀般黯淡。假如美丽被遮蔽，还剩下什么呢？除了垃圾别无其他。假如天堂被杀戮，那么我们只剩下地狱。垃圾已经吞没了美丽，死亡吞没了生命。辞职吧，你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谁想要花费一生之久，不过是重新摆放垃圾？

但你我都清楚，这并非故事的结局。然而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是否失去了对后来结局的眼见？我们是否活得就好像垃圾天长地久、不可超越一样？又或者，不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工作侍奉中，我们都活得像一个记得美丽终究得胜的人？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让我告诉你。毁坏被转变成荣耀，死亡被生命吞灭，邪恶被更新为圣洁，人的忿怒变为称颂，黑暗变为光明，地狱被天堂击败，饥渴变为活水泉源，破碎变成生命的粮。隔绝导向关系的重塑，奴役导向自由。垃圾城里确实存在美丽，为了成就这一切的奇迹，我们的主进行了怎样庞大而坚忍的奋战！

这就是垃圾城的盼望所在，对于城里城外的人而言都是如此。假如垃圾可以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转化为荣美，那么这奇迹当然可以发生在我这点微小的生命中，当然可以发生在我自己的辅导对象身上！而且，我知道这奇迹可以实现，我就曾一再见过它的发生，不论是我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我们在十字架的脚前获得垃圾城的启示，我们在十字架上得到了祷告的答案——神啊，向我展示垃圾城里的美丽！在十字架上，我们自己的垃圾也有了盼望。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了抵抗他人垃圾侵蚀的力量。

十字架很美？是的，因为正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完全看到了基督的美丽。他全部的爱都在那里显现，一切的品质都呈现无疑。耶稣的伤痕比世间的一切荣华都要荣美，十字架诚然是美丽的所在。

贾艾梅（Amy Carmichael）曾经拯救印度小女孩脱离庙童的命运，成为庙童意味着她们要遭受印度教祭司的性虐待。贾艾梅曾说：“我们只能凭借洁净的宝血去触摸罪恶，唯有神圣洁的烈火能托住这样的触摸。离开加略山的力量，你不仅会毫无防备，而且会被污染。”² 你和我的工作是对罪与苦难，除非我们自己先领会十字架的真理，否则十字架的盼望无法经过我们的生命传递给别人，我们无法给予自己也没有的东西。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在帮助他人时被他们的垃圾污染。

我一再地发现，神呼召我在垃圾城里工作，工作内容也包括处理我自己的垃圾。当我自己生命中充满垃圾、未经处理，我凭什么以为自己可以帮助他人，将垃圾转变成美丽？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已经监督过不少咨询师进行辅导工作，假如我自己的生命还不足以论证，我也从许多人的生命得知，我们也带着很多垃圾。我想，你的心中一定也一样。那些我们称之为“问题”的东西，或是用更高大上的词汇例如“反向移情”，其实不过是垃圾的代名词，换了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它们可能是：自己的扭曲经历；隐藏的罪的态度，例如愤怒和恐惧；被人伤害的破碎；极度痛苦的经历；对工作、帮助和他人的称赞上瘾；对棘手的辅导对象不耐烦的回应、厌烦和怒气；滥用权力或亲密的关系……假如我不持续地在神面前对付这些垃圾，祈求他将之转化为彰显他性情的荣美，那么对于我的辅导对象而言，我就是个危险的存在。

我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却以为可以带领他人去，这是多么愚蠢！这叫什么向导？希望你我都有如诗人一般的勇气，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诗篇 90: 17）。说出这句话要有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不计代价，更是求神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因为这样的荣美显然不可能与垃圾共存，我们的垃圾堆必然需要更新转变。

² 贾艾梅（Amy Carmichael），《真相》（Things As They Are），1903年出版，第35页。

我们不仅要让十字架触摸和更新我们的垃圾，还需要改变我们对垃圾的判断力和视角。假如你容忍一点点的污秽，或是在污秽中滞留一段时间，那么你的视角、你对垃圾的判断力都会转变。一点淤泥没那么脏，只有特别脏才叫脏。看一点色情，对配偶粗鲁一点，对辅导对象严厉一点，都不要紧，这些跟毒瘾、殴打和虐待比起来算得了什么？然而从十字架的光照去看，它们都是垃圾。

我们不仅无法看到，从品质上讲，一点垃圾跟一卡车的垃圾没什么两样；我们还无法分辨什么是垃圾、什么不是。我怎么知道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需要焚烧呢？我不想保留垃圾，但也不想把可回收、可以转换成美丽的都一股脑丢掉。我在这上的判断力是不可靠的，谁会想到暴力和性虐待的历史可以转变成美丽？谁会想到死亡可以变成生命！更何况是成功、称赞、人的支持和崇拜，这些都只不过是垃圾——谁会自然地得出这样的观念？然而保罗称它们为粪土，在他眼中，这些东西就是粪便。

几年前，我的一次经历让我对这节经文（腓立比书 3：8）体会得颇为生动。我去了一个到处都是农场的区域演讲，有个朋友与我同行，我们在演讲过后去附近散步。当时天色已晚，我们身处一个阿米什农庄，没有街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了几只栅栏后的鸵鸟，我决定凑近去看个究竟。无知者无畏，更何况还看不见。我穿过草地，跨过围栏外围的沟渠，突然发现自己的脚陷在一大坨鸵鸟粪中。这个惊喜实在太意外了，意料之外的、看不见的垃圾。当我们回到旅馆，我把鞋放在房间外面，它们实在是脏透了。回家后我就把它们扔了，它们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这时，这节经文浮现在我眼前——这双鞋在我眼中的确是粪便、垃圾、废物。那保罗这里的粪土指的是什么？邪恶？不洁？上瘾？暴力？都不是，这些都可以被转变成美丽。他肯定知道，因为他曾是个杀人犯。保罗称为粪土的，是自义、热心、守律法，以及一系列高大上的特质，这些全都是——垃圾。

我们却是颠倒的，不是吗？我们想要扔掉邪恶、暴力、虐待、上瘾、悲剧和痛苦，将它们好像粪便一样丢掉。它们没有价值，挡住我们的路。十字架的信息却在于，最意料之外的事物恰恰可以被神更新，而我们尊重的事物却是实实在在的垃圾。

既然这样，十字架就不仅能对你我的垃圾说话，也能对那些破碎的罪人说话，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寻求帮助和医治，十字架就是他们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垃圾可以被美丽吞没，死亡被生命吞灭，你我蒙召带着盼望，去迎见这世上的垃圾制造者、垃圾收集者们。辅导或治疗至关重要的任务——也是难度所在，就是使那完全不能容忍、不可接受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共处，努力在垃圾中创造美丽。这是在不毛之地结果，承载那不可承受的。治疗或辅导的关键任务，就是去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做我们不能做的事。谁能担得起这样的任务？唯有知晓十字架大能的人。

你看，因着十字架，你我都蒙召跟随耶稣的脚踪，去他去的地方。耶稣的脚踪在哪里？他在病人、垂死的人、被折磨的人、惊恐的人中间行走，他在垃圾中行走，当他走过，垃圾就变成美丽。“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书 52：7）。我们得知，他要使他脚踏之处得荣耀（以赛亚书 60：13）。但耶稣的脚是有伤痕的，不是吗？你也当如此行走。你无法在恶与苦难的双重奥

秘中行走，却不受伤。继发性创伤是这个世间的人生实际，但就如我们美丽的救主，即使你走在垃圾城的街道上，终日捡垃圾，闻起来也像焚烧的垃圾，他在你里面的工作、他藉着你成就的工作仍然是美丽的。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他背负了垃圾，他为我们成了垃圾。

没有这些真理，我们无法完好地生存下去。专家们——不论“他们”是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合宜的监督，需要工作和娱乐的平衡，需要好的睡眠和锻炼，以保护自己免于倦怠。他们是对的，这些都是好的建议。然而，它们并不充分。在整个世界的垃圾面前，你我太微不足道，加上我们都有自己的垃圾。除非十字架不断在我们生命中作工，你将永远看不到垃圾中创造出的美，因为这样的任务超越我们的能力——这是一件超自然的工作。

约翰一书第五章描述了我们生活在双重实际中，那个大学生难以同时接受的两个实际：垃圾与美丽。“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19-20）。神的儿女生活在一个由恶者掌控的世界上，只恐怕我们的胜算不大。我们在这样的垃圾面前不是对手，我们迟钝、不够机智，我们的理解力太有限、力量太薄弱。但是，奇妙而荣耀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垃圾城里来了永恒的美之本体，当他来到，他在我们的垃圾中行走，被我们的垃圾压伤，他也更新、转变我们的垃圾。如今，即使我们仍然身处垃圾城，他已经任命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在垃圾中行走，让垃圾触摸我们。他也呼召我们将这个时代看为荣耀的事看作垃圾——那些华而不实的、他人的欢呼喝彩、成功，以便他可以透过我们做工，将垃圾变为荣美，首先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接着透过我们临到我们所服侍的人。

你听到这一呼召了吗？这是一个艰难的呼召，是一个要求我们不断对付自己生命中的垃圾的呼召，是一个与垃圾摔跤的呼召，不断恳求神焚尽渣滓，将丑陋更新为美丽。这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处理我们的争吵、分裂和批判，意味着我们要对付隐藏之罪——苦毒、上瘾、权力欲。这意味着我们要不计代价、不加妥协地追求父上帝的荣耀，且不为自己窃取分毫。这意味着我们不被金钱、成功或称赞所左右，而是视这些事为粪土，以便我们能得着基督这位创造美丽的大师。

这也意味着与他人生命中的垃圾作战，去帮助那些刻薄的人、缓慢的人、受苦的人、污秽的人和抵挡的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地以救赎的恩慈在垃圾中行走，这需要神超自然的恩典。我们认为自己必须为神做超凡之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要在平凡中做不平凡的事——用垃圾创造美丽的工艺品。这很难，不是吗？我们会疲倦。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就很疲倦，不知道是否能继续走下去。与我们自身垃圾的争战，持续一生之久。在这之上，还要与他人的垃圾作战。如此不难看出为何想要放弃。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 4：16-18）

什么是不可见的？终极的美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示录 21：1-5）

说这些盼望的话的是谁呢？是荣耀的主，美的本体和源头，他在宝座上，以被杀的羔羊的样式显现。他在永恒中，将永远独自背负着垃圾的伤痕，而我们身上却不会有任何垃圾的记号。我们将永远地脱离一切的余毒和气味。然而，在那最美丽的地方，那位最美丽的主却永远带着罪的伤痕。对你我而言，那些伤痕将是天堂中最美丽的景象。

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辅导者的呼召是，就像开罗里垃圾城中的百姓，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成为乐意在世界的垃圾城中服侍的人。我们之所以乐意，唯独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和彰显的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因着可怕而美丽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在世界中捡垃圾，包括我们自己的垃圾。我们可以成为神拯救的器皿，将垃圾更新为美丽。

愿你我都如垃圾城里的百姓，在老鼠窝中、垃圾堆中行走，走进洞穴教堂，以便在那里赞美和敬拜被杀的羔羊。愿我们唯独尊崇他，将万事视为粪土。愿我们只寻求一件事——定睛仰望主的荣美，寻求见他美丽的面。然后，愿我们主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他坚立我们手中的工作。

附录一

一个幸存者的信心告白

这是一位幸存者在挣扎中写出的作品。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她的整个童年都活在父亲和其他人的性虐待当中。这位作者知道被你叫作“爸爸”的人强奸意味着什么。这些文字的作者挣扎了很久，也将继续挣扎：为什么神没有阻止？“当我爸爸强奸我时，神在想什么？他是什么感觉？”在这篇附录里，你将看到她写的两本小书，她努力将神的话应用于自己和虐待教给她的谎言。你将清楚看到，她如何面临着双重挣扎：她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谎言，以及神话语的真理。这是两本非凡的小书，许多幸存者都很难将自己的挣扎以如此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它们清楚体现了持续的挣扎，也对谎言和真理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这个过程对幸存者而言常常很有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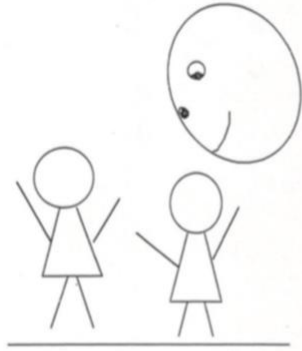
这个女孩不仅允许我在这里展示她的创作，也允许我用它们去帮助其他幸存者。我发现，这两本小书对成年人极其有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回应了幸存者的思考。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困惑和思想是冻结的，以至于谈论、思考和推理上帝时，仍然像个被虐待的孩子。第二，这些小册子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唯独十字架的真理足以回答虐待导致的思考、困惑和挣扎，唯有在十字架上，两个不可调和的实际相遇了。

当你辅导有着性虐待苦难经历的人，这些小册子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然而，这里也提醒一点：它们并非速效药。我也发现，当被辅导者经历过安全的关系、理解了虐待及其影响，之后再使用这些小册子会更有果效。一旦处理了虐待的历史，幸存者提出的属灵问题就会有所不同，理解真理的能力也大大加增。不要急，假如过早地使用这些小册子，真理就无法进入。

耶稣先生 什么都知道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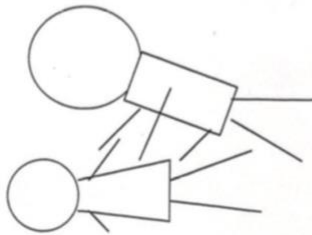
约翰福音19章23节 和合本



艾玛和曼蒂有个特别的朋友
被称作耶稣先生，她们爱耶稣先生，
耶稣先生也爱她们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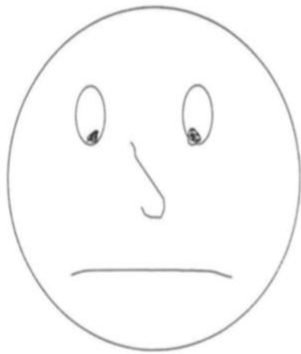
艾玛和曼蒂
会和耶稣先生讲好多好多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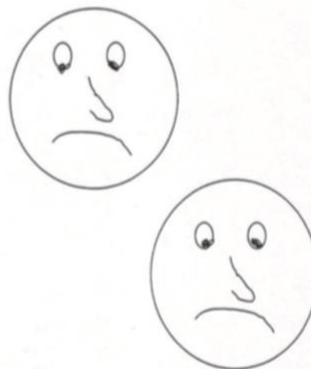
但是她们没有告诉他，
她们的爸爸伤害她们
还让她们内心感到恶心。
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爸爸对她们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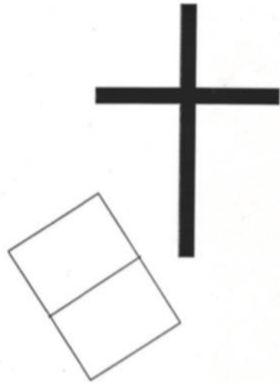
有一天，
曼蒂和艾玛正谈到她们感到好孤独。
曼蒂说：“也许我们可以告诉耶稣先生
爸爸对我们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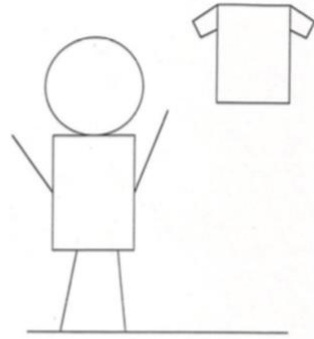
艾玛不喜欢这个主意。
她认为耶稣先生对那样的伤害一定
一无所知。



艾玛认为
只有曼蒂和她了解这种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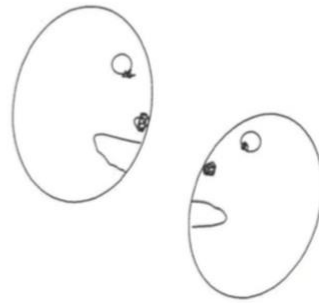
有一天，当曼蒂和艾玛
正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她们读到耶稣是怎么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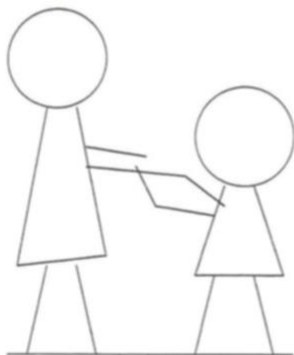
在一本叫约翰福音的书中，
她们读到坏人脱下了耶稣的衣服，
就像爸爸脱下了她们的衣服一样。



曼蒂想要知道
当爸爸伤害她时
耶稣先生是否知道她是什么感觉。



曼蒂对艾玛讲了她的想法。
艾玛认为
除了曼蒂没有人知道不穿衣服有多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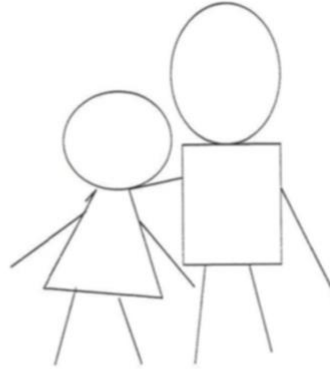
但不管怎样
艾玛同意把爸爸伤害她们的事
告诉耶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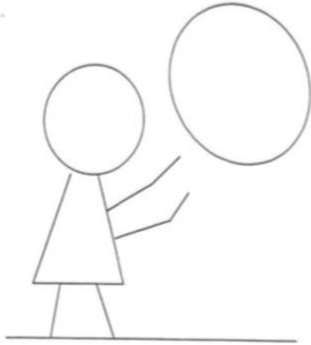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她们祷告说：
“也许你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但当爸爸脱去我们衣服的时候，
我们真的感到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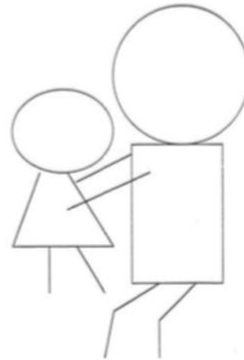
在她们要说更多之前，
耶稣先生对她们说：“我也同样感到痛苦。
那些坏人拿走我的衣服，
正如你们的爸爸拿走你们的衣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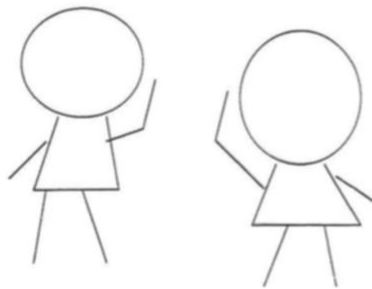
“我如此爱你们。
我受过伤，因此我可以明白你们的感受，
你们并不孤独。”



“你确定吗？耶稣先生？”艾玛问道。
“你确定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



耶稣先生抱起这两个小女孩，
紧紧的抱着她们，很久很久。



艾玛和曼蒂终于看出
耶稣先生真的明白她们的感受。
坏人拿走了他的衣服，
就像爸爸拿走她们的衣服一样。



你可以给耶稣先生说说
爸爸是怎么伤害你的，
就像曼蒂和艾玛那样。
他想听你所有事情——
因为你是他宝贝的小女孩。

耶稣先生什么都知道

从这本小册子里，你能看到作者逐渐明白，耶稣先生是忧患之子，他熟知悲恸的滋味，包括 *她的* 悲恸。耶稣先生说：“我也受过伤，坏人拿走我的衣服，就像你们的爸爸拿走你们的衣服。”当幸存者开始学习并理解耶稣的受难与死亡，这会带来极大的医治。耶稣 *知道*——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启示。最近，我辅导过一个女人，她在阅读圣经里耶稣受难的经文。“他们拿了他的衣服，我从没注意到这节经文，他们拿了他的衣服。”说这话时，她几乎要从沙发上跳起来。这是一个曾经被许多人侵犯的女人，青春期时，她曾赤身裸体地站在一群男人面前，这样的记忆数不胜数。当这样的经历被耶稣看见、被耶稣理解，她们生命深处的伤痛得到了触摸。在下一个小册子里你将看到，与耶稣建立起连接之后，她又将这种连接进一步扩展到天父。

耶穌先生的 阿爸

“上帝不想让你的心充满恐惧；
他是保护你的阿爸，他绝不会伤害你。”

罗马书：8:15（改述）



曾经有一个特别的小女孩叫艾玛，
艾玛是一个非常棒的女孩，
耶稣先生非常爱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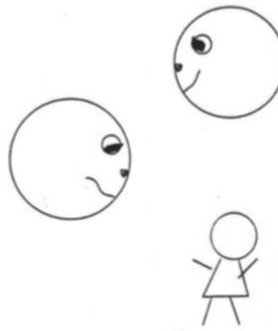
艾玛的爸爸没有像耶稣那样
以安全的方式爱她，有时她爸爸伤害她，
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坏女孩。



艾玛以为所有爸爸都会伤害他们的小女孩。



耶稣知道爸爸伤害她
艾玛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位父亲，
这让耶稣先生感到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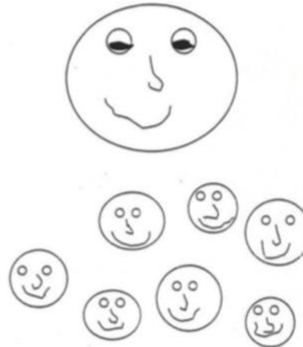


所以耶稣先生决定是时候让艾玛
认识那位安全的父亲了，
他的阿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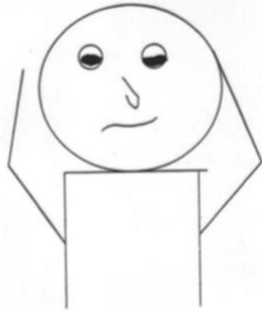
阿爸
是安全的!



阿爸的意思是“安全的爸爸”，
他爱你却不会伤害你，
那就是耶稣先生的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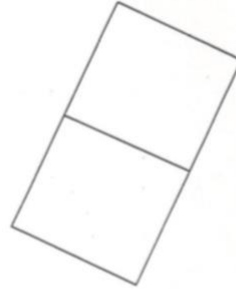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知道，认识阿爸对艾玛来说
有多么重要，因为艾玛也是阿爸的小孩。
耶稣先生的阿爸就是上帝，
他是每一个人的阿爸。



耶稣先生知道阿爸是安全的，
但是艾玛不知道。
他得想办法让艾玛看出
阿爸是安全的，是她亲爱的父亲，
与伤害她的父亲不同。

所以耶稣先生引导艾玛认识他阿爸的一切。



他给艾玛看了关于阿爸的书，
书中说到：“上帝不想让你的心充满恐惧；
他是你的安全阿爸，
他绝不会伤害你。”

艾玛思想这节经文，
并告诉耶稣先生她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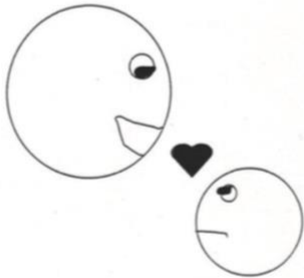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她祷告说：
“我不想要认识你的阿爸，
他是一位父亲就代表他会伤害我。
我不喜欢被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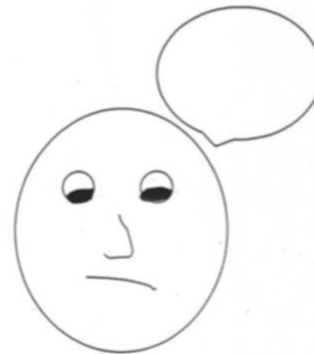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并没有因艾玛说的话生气。
他知道艾玛向他是诚实的，她讲了真话。

所以耶稣先生回答她说：



“艾玛，我知道你害怕我阿爸。
但阿爸是安全的。
他与你所认识的爸爸都不一样。
我保证他绝不会伤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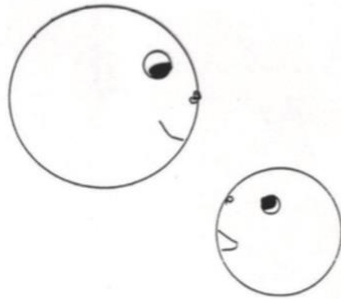
艾玛想了想，她认为爸爸都是不安全的，
但是耶稣先生却向她保证阿爸是安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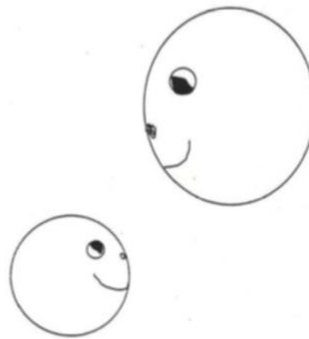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从不失信，艾玛明白这一点。
他保证艾玛永远可以向他开口，
他答应过的。他保证过她不会是一个人，
他信守了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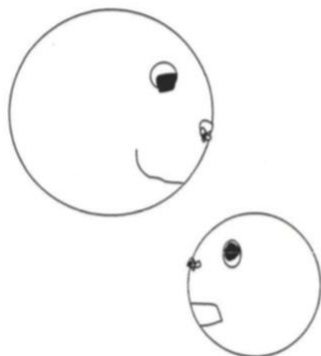
艾玛之前从未见过一个爸爸是
信守诺言的，但是耶稣先生却
总是信实的。所以艾玛决定
信任耶稣先生



“耶稣先生，我面对你的阿爸时
还是会害怕，但我会相信你，
因为你说他是安全的。
那……我和他见面的时候，
你会和我一起在这里吗？”



耶稣先生笑了，眼里含着
开心的眼泪：“是的，艾玛，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爱你，
绝不会丢弃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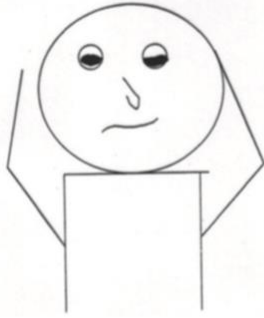


因此耶稣先生与她同在。
艾玛开始对阿爸说话：“嗨，阿爸，
我是艾玛。我是耶稣先生的朋友。”

阿爸很高兴有了艾玛的消息。
他用安全的声音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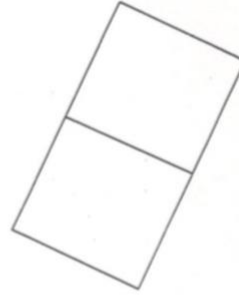


“我的宝贝孩子，我是多么高兴，
终于等到你成为我的女儿了。
我那么爱你，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耶稣先生知道阿爸是安全的，
但是艾玛不知道。
他得想办法让艾玛看出
阿爸是安全的，是她亲爱的父亲，
与伤害她的父亲不同。

所以耶稣先生引导艾玛认识他阿爸的一切。



他给艾玛看了关于阿爸的书，
书中说到：“上帝不想让你的心充满恐惧；
他是保护你的阿爸，他绝不会伤害你。”

艾玛思想这节经文，
并告诉耶稣先生她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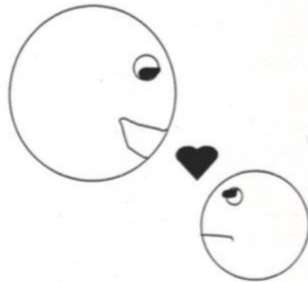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她祷告说：
“我不想要认识你的阿爸，
他是一位父亲就代表他会伤害我。
我不喜欢被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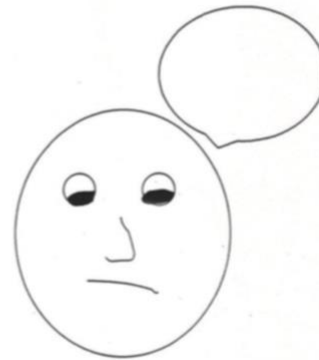


耶稣先生并没有因艾玛说的话生气。
他知道艾玛向他是诚实的，她讲了真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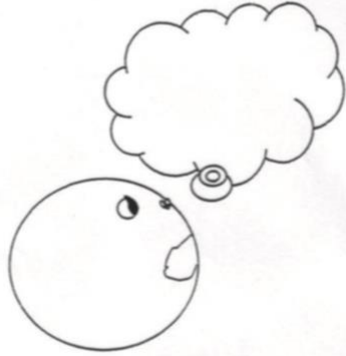
所以耶稣先生回答她说：



“艾玛，我知道你害怕我阿爸。
但阿爸是安全的。
他与你所认识的爸爸都不一样。
我保证他绝不会伤害你。”



艾玛想了想，她认为爸爸都是不安全的，
但是耶稣先生却向她保证阿爸是安全的。



艾玛看到阿爸的目光中充满了爱，
她感到安全。她开始向阿爸倾诉，
谈论每一件事，
就像她和耶稣说话一样。



阿爸开心极了，他终于和他的
小女儿在一起了，艾玛因为找到了那位
一直爱着她并且安全的阿爸而感到幸福。
她很感恩，她相信耶稣先生是信实的。



阿爸是你安全又亲爱的爸爸。
他绝不会像你爸爸那样伤害你。
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即使是那些你不敢告诉他的事！
他等不及要你来到他跟前做他的小孩子啦！

耶稣先生的阿爸

记住，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哪怕是写了这样的小册子也没有结束。然而，这些小册子确实是神在她生命中作为的明证，更显出了她 *自己的信心告白*。这不是我能为她做的，而是她自己的灵魂在面对虐待的巨大困惑时进行的摔跤。

附录二

哀歌

这是一篇哀歌，其中集合了圣经的多处经文，表达了向神极度的痛苦。你可以与单个的辅导对象一同起应朗读，但与一群人进行却尤其有力，那样你可以听到、感受到哀歌的功用和力度。这首哀歌曾被世界许多团体使用，以表达各种类型的创伤和哀恸。我敢肯定，有些读者也处于哀恸中，会感觉这首歌能贴近心灵。

带领者：耶和華啊，你為何站在遠處？

為何在患難時向我隱藏？

全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带领者：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全体：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至眼目失明。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

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

姊妹：我們的仇敵都向我們大大張口。

恐懼和陷坑，殘害和毀滅，都臨近我們。

我的眼多多流淚，總不止息，

無故與我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鳥一樣。

他們使我的命在牢獄中斷絕，並將一塊石頭拋在我身上。

眾水流過我頭，我說，我命斷絕了。

全体：因此我不禁止我口。

我靈愁苦，要發出言語。

我心苦惱，要吐露哀情。

弟兄：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

無人認識神。

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奸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因此，這地悲哀。其上的民，必都衰微。

全体：因此我不禁止我口。

我靈愁苦，要發出言語。

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姊妹：我也照样经过困苦日月，
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
黑夜就过去呢？

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

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全体：因此我不禁止我口。

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带领者：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

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

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事你以为美吗？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

求你停手宽容我，

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
可以稍得畅快。

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

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全体：因此我不禁止我口。

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弟兄：我心也大大地惊惶。

耶和華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華啊，求你转回，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全体：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們所遭遇的事，
觀看我們所受的凌辱。**

帶領者：你為何永遠忘記我們。

為何許久離棄我們。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
我們便得回轉。

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全体：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們所遭遇的事，
觀看我們所受的凌辱。**

帶領者：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
向我的神呼求。

姊妹：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
留心聽我的呼求。

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

我在急難的日子，求你向我側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應允我。

弟兄：耶和華啊，

我用聲音呼喚的時候，求你垂聽。

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

那時我心向你說，

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發怒趕逐僕人。

你向來是幫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

不要丟掉我，也不要離棄我。

全体：耶和華啊，求你垂聽我的禱告；

耶和華啊，我的禱告求你垂聽；

我祈求的時候，求你應允我！

